武俠世界

鐵騎震武林（新派俠義倫理愛情故事） 龍乘風・著

刀客情濃，小子重義，奇人奇遇，誰能分淸楚種種是是非非？本故事情節緊湊，佈局巧妙離奇，保証令你痛快淋灕，手不釋卷，喜愛龍乘風作品的讀者，敬希先睹爲快，幸勿錯過。



第30年

2

$ 8.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先生撰著的「鐵騎震武林」，本故事題材新穎，文字流暢，故事佈局更是巧妙離奇……文中描述聖姑上官瑩瑩為了李薄刀而背叛了梅典，脫離神木宮，梅典為此氣惱萬分，命令一點和千點兩名高手去追殺他倆，但梅典也因自己練功走火入魔而身亡……

蕭玉寒先生所著的「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虹珠寶地」在今期刊出，風水大師賴布衣的傳奇故事早已深入民間，家喻戶曉，為廣大民衆所喜愛，今期的「虹珠寶地」內容更為精彩、生動，請勿錯過！

「內鬨」是雲中飄先生的精心佳作，雲天祥武藝高强，却在「大福銀號」當護院，他的目的是什麼？動機何在？故事曲折懸疑，耐人尋味，深含警世之哲理。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狄心先生所著「狂俠走天涯故事」之「萬惡圖」，一張令人莫名其妙的羊皮卷引起江湖人的爭奪，曾十一也被捲入漩渦…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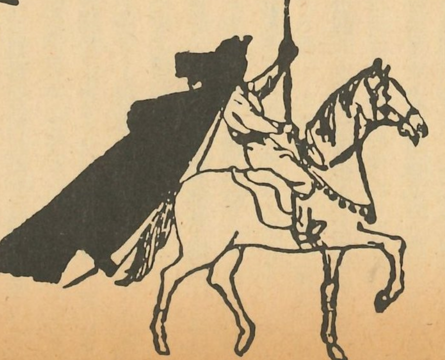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2期

（總號14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倫理愛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鐵騎震武林

馬車護送　兇煞追來

唐寶釧在跳上棗紅馬鞍之前，又把那摺得方方正正的黃紙打開，很仔細地再唸了一遍。

黃紙上有幾行字是這樣寫的：「初八午時，峯頂再決高下，不見不散，不來的是龜爺爺的孫子。」

還有四個小字：「知名不具」。

唐寶釧唸完之後，看看天色，知道時候差不多了，便跳上馬鞍，策馬衝出鴻門鏢局。

鴻門鏢局是揚州最大的一間鏢局，鏢局總鏢頭「鐵鐧金面俠」向羣，既是名俠，也是盛名卓著的老鏢師，只要鏢車上插着綉金線的向字旗，這一枝鏢就會九成九平安大吉，安然送到目的地。

二十年來，鴻門鏢局只失過三枝鏢，但有兩枝鏢都在一個月之內找回來。

所以鴻門鏢局在二十年來只失掉一枝鏢，而且向羣也已照數賠償，不欠顧客分文。

這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自此之後，鴻門鏢局就再也沒有失過一枝鏢。

對於鴻門鏢局這些歷史，唐寶釧是不太關心的，就正如向羣不太關心這個寶貝徒兒平時會溜到什麼地方去一樣。

＊　＊　＊

唐寶釧騎術不錯，那是她的大師兄「寒星一閃」上官燁所教的。

上官燁是向羣門下爲人最老實的弟子，而最不老實的一個，也許就是唐寶釧。

唐寶釧在八歲那一年拜師在向羣門下，她本是太原人氏，但自此之後就住在揚州，跟隨着師父習藝練武。

向羣是鏢局總鏢頭，又是揚州名俠，空閒的時間實在不多，所以，唐寶釧所練的武功，最少有一大半是由上官燁代爲傳授的。

上官燁對這個年紀最小的師妹很好，可說是照顧週全，但唐寶釧却經常整他，直到現在還是不時向大師兄偷襲，不是從後一脚飛來，便是裝設古怪機關，往往把這個老實的大師兄弄得啼笑皆非。

昨天晚上，上官燁曾經這樣地說過：「妳已經十三歲啦，做事可得穩重一點，別老是跟那些流氓斯混在一起。」

唐寶釧立刻滿口答應了。

但答應歸答應，能否依言照辦，自然又是另一回事。

從鴻門鏢局往北策騎飛奔，不到一頓飯時光，便來到了「峯頂」。

所謂「峯頂」，其實只是揚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丘，這山丘下遍植修竹，環境倒是相當恬靜雅緻。

唐寶釧把馬兒拴在竹林裏，神氣十足地直登「峯頂」。

「峯頂」無人，却有一隻木盆子。

木盆裏有水，水裏有一隻正在爬來爬去的烏龜。

唐寶釧鼓起了腮，一雙靈活的眼睛倏地充滿着怒意。

她當然知道這是誰的把戲，不管怎樣，這人準是存心想戲弄自己的。

「小李子！你快給我爬出來！」唐寶釧在叫。

「小李子」就是約她到此再決高下的人，也就是上官燁眼中的流氓。

流氓要分大小，那麼小李子自然是個小流氓。

他甚至比唐寶釧還要小半歲。

小李子的父親本是個軍官，但却在十年前突然神秘失踪，有人說他給番兵宰了，也有人說他找到了一個寶藏，繼而變成逃兵，躲到某地大享風流快活的日子，更有人說他給番邦那公主纏住，如今已成爲番邦駙馬爺，連「小番人」也生了好幾個云云……

有關於小李子父親的傳說，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但那一種才是眞的，却是誰也沒法子確定。

也許，所有的傳說都是假的，總而言之，小李子的父親失踪了，而他的娘親也在數年之後鬱鬱而終。

有人說，小李子一直都不懂事，但也有人說，小李子懂的事太多了，所以還不到十三歲就已經變成一個妖怪。

妖怪本來是很可怕的，但小李子這個小妖怪却很特別，他除了有時候很可惡之外，有時候也很討人歡喜。

最少，他的樣子很好看，他牙齒整齊潔白，偷東西吃的時候會在事前預先洗淨雙手。

唐寶釧經常偷襲上官燁得手，但小李子却往往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唐寶釧也嚐試一下給人偷襲的滋味。

所以，唐寶釧每次會見小李子，都一定小心翼翼的，絕對不敢稍爲大意。

但她這種「小心翼翼」，通常都會在很短暫的時間後就消失了。

因爲小李子既是她的敵人，也是她的朋友。

盆子裏的烏龜雖然很用力地爬來爬去，但牠永遠不可能自己爬出這個木盆子。

「這盆烏龜一定是小李子的傑作。」唐寶釧心裏這樣想。

她發誓馬上要找到小李子，然後狠狠的把他教訓一頓。

但小李子沒有出現，一直都沒有出現。

唐寶釧很憤怒，她決定回揚州城內把小李子抓出來。

但就在這時候，她忽然看見自己的馬兒上，正坐着一個人。

這人並不是小李子，而是一個頭髮灰白的灰衣老者。

唐寶釧本已心頭冒火，驀然看見有人騎着自己的馬兒，自是按捺不住，立刻衝下山丘，同時叫道：「快下來！這是我的馬！」

灰衣老者却搖搖頭，道：「我不能下來，萬萬不能！」語氣居然甚是堅決。

唐寶釧人雖小，膽氣却是不弱：「怎麼了？你想打架？」

灰衣老者又搖了搖頭，道：「我不會打架，妳若動手，我只好投降，然後上吊自殺。」

唐寶釧怔住了，她怔怔地看着這個

古怪的老人，半晌才道：「你是不是個盜馬賊？」

灰衣老者道：「我不盜馬，馬兒又不值錢。」

唐寶釧道：「誰說馬兒不值錢？要是一匹千里良駒，就算是萬兩黃金也未必能夠買得着。」

灰衣老者道：「這是迂腐之見，庸俗者的看法。」

唐寶釧瞪着他，道：「我如何庸俗法？」

灰衣老者道：「只要一提起黃金，不管是萬兩也好，一錢也好，便已庸俗腥臭，令人頭昏眼花。」

唐寶釧哦一聲，道：「如此說來，你是不吃人間煙火的老神仙了？」

灰衣老者道：「非也！我什麼都吃，就是不吃烏龜。」

唐寶釧跳了起來：「什麼？那一隻烏龜是你放的？」

灰衣老者道：「當然不是，烏龜又不是狗肉，我才不會把這種笨東西帶到這裏。」

唐寶釧目光一閃，道：「你見過小李子了？」

灰衣老者淡淡一笑，道：「怎麼？妳沒看見他？」

唐寶釧道：「他在那裏？」

灰衣老者却道：「妳知道我爲什麼不能下馬？」

唐寶釧道：「誰曉得你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

灰衣老者道：「這和我的心無關，問題在於我的一雙脚。」

唐寶釧道：「你的脚有什麼毛病？」

灰衣老者道：「我的脚若有毛病，那就好了，壞就壞在這對脚不但沒有任何毛病，而且還勁力十足，只要隨隨便便一踩，就可以踩碎很堅硬的石頭。」

唐寶釧道：「這和你能否下馬又有什麼相干？」

灰衣老者道：「怎會沒相干？我這兩隻脚若踩在地上，小李子的臉龐還能保持完整嗎？」

唐寶釧越聽越糊塗了，她「唉」的一聲：「小李子的臉又不在地上——」但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整個人就已忽然呆住了。

因爲她忽然看見地上有個鼻子，人的鼻子。

灰衣老者淡淡一笑，目注着唐寶釧說道：「妳看清楚了沒有？這是小李子的鼻子，他的鼻子在地上，人却被埋藏在泥土下。」

唐寶釧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驚怒地叫了起來：「你把他怎樣了？」

灰衣老者微笑道：「別緊張，他只是給埋藏着，可不是給埋葬掉，這一隻鼻子是有呼吸的。」

唐寶釧本來正在生小李子的氣，但這時候却爲了他而大爲擔憂。

她怒瞪着灰衣老者，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這樣對付小李子？」

灰衣老者乾笑連聲，隔了良久才緩緩道：「這是懲罰。」

唐寶釧道：「他犯了什麼罪？」

灰衣老者道：「偷竊。」

唐寶釧：「他偷了你什麼東西？」

灰衣老者道：「洗脚木盆。」

唐寶釧「呸」一聲，道：「一隻用來洗脚的臭盆，只有瘋子才會去盜取！」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小李子也許就是這種瘋子，他偷走我的洗脚木盆，又把一隻烏龜放在木盆裏，想必是另有用心的。但他有什麼重大圖謀，我老人家是管不着的，總之，他偷東西就不是好東西，既不是好東西，就得懲戒懲戒，妳說對不對？」

唐寶釧道：「懲戒懲戒是很對的，但萬一弄出人命怎辦？」

灰衣老者呵呵一笑，道：「這就難說得很了，有時候，就算是給螞蟻咬一口，也會兩腿一伸就此嗚呼哀哉去也，正是各有各的命數，說是說不來的。」

唐寶釧吸一口氣，道：「你要怎樣才肯放人？」

灰衣老者道：「這個容易，只要他拜我老人家爲師，我這個做師父的馬上就弄他上來。」

唐寶釧忙道：「對，這是很容易的，他一定會答應。」

灰衣老者嘆了口氣，道：「但妳錯啦，他不但不肯答應，還罵我是個老烏龜，所以我老人家一氣之下，才把他埋藏在地底裏。」

唐寶釧「唉」的一聲，叫道：「他眞是個蠢蛋，若換上是我，早就做了你老人家的徒兒。但這不要緊，我有辦法可以勸服他，一定叫他向你老人家乖乖的叩頭，一來算是認錯，二來算是向你老人家正式拜師。」

灰衣老者面露喜色，道：「妳眞的有這個本事？」

唐寶釧道：「當然有這個本事，小李子是最聽我的話的。」

灰衣老者欣然點頭，笑道：「這好極了，嗯，不妙！」

他前一句「好極了」，但不到轉眼間却又說「不妙」，不禁使唐寶釧大感奇怪。

只聽見灰衣老者乾咳兩聲，才接着道：「我老人家酒癮來了，但這裏滴酒全無，當眞不妙之極。這樣罷，妳在這裏好好照顧小李子，我現在去買酒，一買到酒馬上便回來。」

唐寶釧聽得爲之楞住，灰衣老者又道：「妳要給我看守着小李子，千萬不能讓他溜掉，懂不懂？」

唐寶釧頷首道：「我知道了，你老人家速去速回，這裏一切有我。」

灰衣老者道：「一言爲定，我老人家買酒去也！」語聲甫落，人已凌空自馬背躍起，才一兩個飛縱，便消失在竹林之外。

唐寶釧舌頭一伸，暗道：「好厲害的輕功。」但她也無暇再去細想，現在最要緊的，是快點把小李子挖掘出來。

唐寶釧馬上用手去挖，尙幸蓋在小李子身上的泥土頗鬆，他很快就可以重見天日。

原來小李子不但被埋藏在地下，而且還給縛住了手脚，所以連掙扎也掙扎不來。

只見小李子臉色蒼白，兩眼朝天，連氣息也甚是微弱，唐寶釧看得有點心慌，輕輕拍了拍他的臉，叫喚道：「小李子，你怎麼啦？」

小李子還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樣。

唐寶釧立刻爲他鬆解繩索，然後又再叫喚：「小李子，你醒一醒，那個老人家買酒去了，他很快就會回來，你還是改變初衷，拜他老人家爲師罷。」

小李子終於眨了眨眼，嘆道：「寶釧，妳現在一定很痛快了。」

唐寶釧一楞，道：「有什麼事值得我感到痛快的？」

小李子道：「妳能夠有機會瞧見我現在這副窩囊相，難道還不過癮萬分嗎？」

唐寶釧跺了跺脚，道：「你眞不是人，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小李子哈哈一笑，道：「才說兩句話，就已前後矛盾，錯誤百出。」

唐寶釧道：「這又有什麼矛盾了？」

小李子道：「小人也是人，我若眞不是人，那麼就連小人也不配做了，再說，妳的肚子，只是丫頭之腹，和君子之腹最少相差十萬八千里。」

唐寶釧也不吃虧，反駁道：「就算你都說對了，我也只是錯誤兩出，而不是錯誤百出。」

小李子又是哈哈一笑，道：「女兒家也學得油腔滑調，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嗯，東方大俠呢？」

唐寶釧一愕，道：「什麼東方大俠？」

小李子道：「當然是那個把我埋在地下的人。」

唐寶釧道：「你是說那個穿灰衣的老人家？」

小李子道：「對了，他在那裏？」

唐寶釧道：「我剛才不是對你說過了？」

小李子道：「剛才我的耳朵還塞滿着泥土，妳說的話我聽不見。」

唐寶釧道：「那麼，老人家和我的談話，你也是聽不見了？」

小李子道：「老子只聽見沙虱在耳朵邊打觔斗的聲音。」

唐寶釧道：「他老人家說——」當下便把剛才灰衣老者的說話詳細地重覆了一遍。

小李子聽完之後，忽然跳了起來，直指着唐寶釧的鼻尖叫道：「妳眞是當今武林中最笨的女笨蛋，雌烏龜，實在蠢得太不像話了！」

唐寶釧給他罵得臉兒脹紅，不禁扁着嘴道：「你爲什麼罵人？」

小李子道：「妳可知道東方大俠是何方神聖？妳可知道他的武功有多高？」

唐寶釧道：「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盜走了他老人家的洗脚盆子，又知道他老人家很想收你爲徒，但是這頭蠢驢却不肯答應。」

小李子「呸」一聲，道：「妳懂個屁！那個盆子不錯是他的，但烏龜也是他放下去的，自始至終，峯頂那一個盆子，那一隻烏龜都不干我的事！」

唐寶釧呆住，好一會才道：「難道這都是那個東……東方大俠幹的？但他爲什麼要做這種無聊的事？」

小李子瞪着她，道：「妳以爲這世間上只有妳自己才最無聊？妳喜歡戲弄別人，東方大俠爲什麼不可以？他現在就是要把我弄得七上八落，團團亂轉。」

唐寶釧搖搖頭，道：「不，東方大俠並不是無聊，他做這些事，也許只是爲了要收你爲徒。」

小李子揮了揮手，埋怨道：「眞是婦孺之見，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撞在妳的手裏，就一定會化黑爲白，完全顚倒了是非。」

唐寶釧叫了起來，「我又有什麼地方做錯了？」

小李子哼一聲，道：「你以爲東方大俠想收我爲徒，而我又偏偏不肯答應嗎？」

唐寶釧一呆，道：「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

小李子道：「當然不是，而是剛好完全相反！」

唐寶釧目光一閃，道：「這麼說，並不是你不肯拜他爲師，而是他老人家不肯收你爲徒了？」

小李子道：「正是這樣，我已跟着他兩天，既陪盡了小心，又說盡了好話，但他怎麼說也不肯收我爲徒，到後來，我氣他不過，便把一些酸醋滲在他的酒壺裏，結果……唉……」

唐寶釧一面聽一面漸露笑容，等到小李子唉聲嘆氣的時候，她更是忍不住大笑起來。

「笑……有什麼好笑！」小李子怒道：「妳以爲自己的師父是天下第一高手？我若拜了東方大俠爲師，妳以後休想能夠接得住老子三招！」

唐寶釧笑聲倏歛，道：「我現在不打算跟你逞强爭勝，再見！」

小李子一怔，道：「妳要走了？咱們不是說好不見不散的？」

唐寶釧道：「咱們不是已經見過了？」

小李子道：「這算是什麼見面？還沒有談上幾句正經話，妳就嚷着回去！」

唐寶釧微微昂起了臉，道：「不回去又怎樣？你又不是請我吃飯。」

小李子道：「請吃飯又有什麼大不了？咱們馬上到金葉樓去，由我來做東，保証妳吃得連耳朵都會左搖右擺。」

唐寶釧瞪着他：「你敢罵我是個豬？」

小李子笑道：「別以爲只有豬吃東西的時候才會耳朵擺來擺去，大象也是一樣的。」

唐寶釧道：「你幾時見過大象了？」

小李子道：「我沒見過，但東方大俠見過。」

唐寶釧道：「他在揚州見過大象？」

小李子道：「當然不是在揚州，而是在天……天什麼地方的。」

唐寶釧想了想，道：「是不是在天邊？又或者是在天涯海角？」

小李子搖搖頭，道：「都不是，是……是……噢，我記起來了，他是在天竺見過大象的。」

唐寶釧道：「天竺在什麼地方？」

小李子道：「不很遠，但也不很近。」

唐寶釧皺了皺眉，道：「那麼究竟是很遠還是很近？」

小李子惱氣地揮着手，道：「妳又不是要嫁到天竺去，管它遠在天邊還是近在眼前，妳現在最好什麼也不要問，先填飽肚子再說。」

唐寶釧橫了他一眼：「金葉樓可不是路邊飯店，你身上有多少銀子？」

小李子一拍胸膛，道：「妳一千一萬個放心，老子决不會帶着妳去白吃白喝，丟人現眼！」說完，一個翻身便跳上馬背。

唐寶釧嚷道：「這是我的馬。」

小李子道：「現在是趕着醫肚子的時候，還分什麼妳的馬我的馬？總之，有馬大家騎，有飯大家吃。」

唐寶釧眼珠子骨碌地一轉，道：「但話得說在前頭，若是要坐牢，我唐姐姐可不奉陪。」

小李子點點頭，道：「好的，若眞的要我坐牢，妳可以不必陪着坐，但說不定要拉去斬首，那便與老子無關！」

唐寶釧「呸」一聲：「胡說八道！」正想跳上馬背，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道：「你等一等，我馬上便來。」

只見她匆匆跑上「峯頂」，然後眞的很快便衝將回來。

她「霍」聲跳上馬背，坐在小李子後面。

小李子倏地回頭，道：「妳手裏捧着什麼東西？」

唐寶釧抿嘴一笑，道：「是你的寶貝兒子。」

小李子一看，只見她手裏捧着的原來是隻烏龜。

* * *

金葉樓是揚州最華麗的一間酒家，這裏地方雅潔，酒菜一流，招呼也是最好的。

小李子和唐寶釧雖然都只是小孩童，但也被視爲上賓看待。

小李子坐下之後，一個身材微胖的伙計彎腰哈躬地上前，道：「這位少爺，想要什麼儘管囑咐。」

小李子道：「我的妹子餓了，先給她三大碗白飯。」

唐寶釧瞪着眼，道：「我不是他的妹子，是他的姐姐，唐姐姐。」

伙計一愕，心想：「這兩個小孩兒，莫不是存心來胡鬧的？」但金葉樓店規嚴謹，不論進來的顧客是男是女，年紀大小，總要小心伺候，絕不能隨便得罪。所以，這伙計面上還是堆滿着笑容，道：「除了三大碗白飯之外，兩位還有什麼要的？」

唐寶釧不等小李子開口，便已搶着說道：「先來兩個冷盤；生醉蟹油拌佛手海蜇皮，紅果梨絲拼酒風豬肝。接着要清湯鱉裙，乾燒魚翅，熟搶蟮魚尾……」

小李子瞪着她，忽然問：「妳的肚子有多大？」

唐寶釧反瞪着他：「最少比你的鼻子大得多。怎麼了？你不是說過今天要請我大吃大喝嗎？現在我才叫了四五道菜，你怎麼就害怕了？」

「怕？妳以爲老子怕付不起帳嗎？眞是天下的笑話！」小李子一咬牙，轉臉望向伙計道：「她叫的菜，統統照來，另外還要再加幾味：蜜汁火方、白扒銀肚、翡翠鷄片、海參扒大鮑片……嗯，有沒有禾花雀？若有上市，給老子炸二三十隻來佐酒！」

小李子越說越是嚇人，不但伙計聽得目瞪口呆，連唐寶釧也爲之楞住。

「這個……咳咳……少爺……」伙計抓抓額頭，想再問個清楚，但却又不知道該怎樣問才對。

小李子忽然盯住他：「先把這個寄在櫃台上，酒要最好的，餸菜不妨慢慢來，總要泡製得火候十足，懂不懂？」他一面說，一面把一錠黃澄澄的金子遞給伙計。

伙計捧着這錠金子，臉上的表情立刻變了，他連忙點頭如搗蒜，疊聲道：「小的遵命！小的遵命！」

伙計離去後，唐寶釧立刻一手扠住小李子的脖子：「你這雜種王八，金子是從那裏偷回來的？」

小李子脹紅了臉：「妳先放手！」

唐寶釧手上力度稍鬆，但却還是扠住不放，道：「你不解釋得一清二楚，我就在這裏掐死你！」

小李子道：「這金子不是偷的，是人家送的。」

「送？你碰見財神爺了？」唐寶釧冷冷一笑，道：「是誰這麼闊氣，你帶我去見他！」

小李子道：「那人妳不是見過了？」

唐寶釧道：「我只見過木盆子裏面的烏龜！」

小李子道：「除了烏龜之外，還有烏龜的主人，妳也不是見過了嗎？」

「烏龜主人？」唐寶釧一怔，道：「你是說那個東方……大俠？」

小李子道：「正是。」

唐寶釧道：「他爲什麼會送你金子？」

小李子道：「他沒有說。」

唐寶釧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他老人家是白白把金子送給你的了？」

小李子道：「我也曾經向東方大俠說過：『無功不受祿。』但他老人家却道：『這是我欠你的。』我大是奇怪，再想追問，他老人家忽然就點住我的啞穴。後來，我便不敢再問了。」

唐寶釧搖搖頭：「我不相信，你準是杜撰故事來騙我。」

小李子道：「妳不相信，我可以發個毒誓——」

唐寶釧立刻截着說道：「你別來這一套，總之，這金子若是你盜取回來的，我以後再也不理睬你。」

小李子眼神怪異地望住她，半晌才道：「妳從來沒偷過東西嗎？就算這金子我眞的是偷回來的，那又怎樣？」

唐寶釧撇了撇嘴，道：「盜亦有道，但誰曉得你是用什麼方法得到這錠金子的？」

小李子道：「妳以爲我會幹傷天害理

的勾當？」

唐寶釧哼一聲，正想答話，忽見一人氣急敗壞地趕了過來。

唐寶釧一見這人，不禁爲之楞住：「鐵猴兒，你怎會跑上這裏來的？」

這個匆匆趕至的漢子，身材異常瘦小，臉型也長得像是猴兒，所以雖然姓鐵名三，但大夥兒都只叫他鐵猴兒。

鐵猴兒是鴻門鏢局的一名趟子手，做事相當勤快，但武功却比唐寶釧還差了一截。

唐寶釧和鐵猴兒很合得來，在鏢局裏，無論是誰要欺負鐵猴兒，唐寶釧都會帮着他。

這時候，只見鐵猴兒臉色蒼白，一上來就說道：「寶釧，妳眞的在這裏……」

唐寶釧道：「你怎知道我在金葉樓的？」

鐵猴兒道：「妳的馬在樓外，所以我……我……」

唐寶釧皺着眉，道：「出了什麼事，你別緊張，慢慢的說好了。」

鐵猴兒喘了口氣，才道：「鏢局裏發生了大事……有個不知道從那裏鑽出來的妖精，把鏢局鬧得天翻地覆，連……連總鏢頭也給她逼得透氣不過來……」

唐寶釧吃了一驚：「有這種事？」

鐵猴兒叫道：「若不是這樣，我也不會跑到這裏來找妳回去！」

唐寶釧大急，對小李子道：「這一頓酒菜你自己慢慢吃好了。」

小李子忙道：「小佳人有事，老子怎可以袖手旁觀？咱們一塊兒回鏢局去。」

鐵猴兒道：「咱們快走！快走！」

小李子、唐寶釧和鐵猴兒三人匆匆離開金葉樓，但却在門外給一個人攔住去路。

這個並非別人，正是那個神秘莫測的灰衣老者。

小李子一看見灰衣老者，立刻就向他叩頭：「師父在上，徒兒小李子拜見。」

灰衣老者道：「你們想去那裏？」

小李子道：「鴻門鏢局。」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去不得，鴻門鏢局這一場災刦是萬萬逃不掉的，你們若回去鏢局，只有白白送命的份兒。」

唐寶釧臉色一變，道：「小李子的性命寶貴，自然不能白送，但我不同！」說完，又和鐵猴兒奪門而出。

但灰衣老者却以閃電般的手法點住鐵猴兒的穴道，唐寶釧一凜，正要喝罵，灰衣老者又用一柄生了銹的菜刀抵住鐵猴兒的咽喉。

這一柄菜刀雖然銹跡斑斑，但用來殺人還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唐寶釧心中一沉，道：「前輩，這算是幹什麼的？」

灰衣老者道：「沒什麼，只想你們乖乖聽老夫的話。」

小李子忙道：「徒兒一定聽師父的說話，但此刻救人如救火，別的事情咱們慢慢再說，先到鴻門鏢局救人才是最要緊。」

灰衣老者冷冷一笑：「救人？憑咱們幾塊材料就想去救人？眞是可笑！」

小李子道：「若憑小李子和寶釧的武功，當然是連一隻螞蟻也救不了的，但師父神功蓋世，刀法卓絕，只要肯出手——」

「住口！」灰衣老者冷哼一聲，道：「少拍老夫馬屁，我自己有多少斤兩，我比你清楚得多。」

小李子道：「師父知道就好了，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咱們這就火速進發，他媽的事不宜遲。」他一急，「他媽的」這三個字就再也忍不住衝口而出。

灰衣老者道：「你說得不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如今老夫救了三個，那便是勝造二十一級浮屠了。」

唐寶釧一怔，道：「你救了三個？是那三個？」

灰衣老者道：「就是眼前你們這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

唐寶釧氣得跳了起來：「咱們用不着你來救！」

灰衣老者道：「老夫阻止爾等回到鴻門鏢局，就是救了你們一命。」

唐寶釧道：「我若不聽你的話，那又怎樣？」

灰衣老者道：「反正妳要送死，老夫又何必客氣，一刀宰掉這個小猴兒便是。」

唐寶釧急得臉色脹紅，望了望小李子，小李子嘆了口氣，暗道：「師父老人家執意如此，老子又有什麼辦法可想了？再說，能夠挑得了鴻門鏢局的王八蛋，多半是厲害之極的傢伙，憑妳唐大姐姐跟小李子的本事，又怎能他媽的力挽狂瀾？」

灰衣老者盯着唐寶釧，忽然道：「妳眞的不心息？」

唐寶釧道：「換上是你，那又怎樣？」

灰衣老者嘆道：「若換上是我，只怕也會和妳一般愚蠢，唉，人就是這樣，沒良心的該殺，有良心的偏偏都是他媽的蠢材。」

小李子眉毛一挑，笑道：「師父，你老人家似乎有點回心轉意了？」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我不是你的師父，也不會回心轉意陪着你們回到鴻門鏢局送命。」

小李子道：「鴻門鏢局惹上了什麼仇家？」

灰衣老者道：「江湖上的恩怨十分複雜，你又不是鴻門鏢局的人，何必多管閒事？」

唐寶釧道：「小李子不是，但我是！」

灰衣老者道：「向總鏢頭待妳很好嗎？」

唐寶釧昂起了臉，道：「當然不壞。」

灰衣老者道：「但照老夫看，並不見得，他若眞的待妳如珠如寶，早就該傳授妳『月影隨形劍法』。」

唐寶釧道：「我師父從沒提起過什麼月影隨形劍法，他是『鐵錮金面俠』，以鐵錮功夫馳名武林的。」

灰衣老者冷冷一笑，道：「小丫頭，妳懂得什麼！妳師父的鐵錮功夫，其實

就是劍法！」

唐寶釧道：「我不相信！」

灰衣老者道：「妳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事情都已過去。」

唐寶釧道：「你放不放鐵猴兒？」

灰衣老者道：「不但不放鐵猴兒，連妳也要一併活捉，省得七嘴八舌的，使老夫耳根不得清淨！」

唐寶釧臉色一變，向後倒退兩步，但灰衣老者隨手射出一塊碎銀子，就點了她的膻中穴。

小李子「咦」的一聲望住唐寶釧，道：「妳怎麼不動了？」

唐寶釧怒道：「你拜了一個這樣高明的師父，眞是可喜可賀。」

小李子無可奈何地一笑，道：「若眞的拜了他老人家爲師，自然是可喜可賀的，但現在還只是空穴來風，空中樓閣，徒然一場夢而已。」

灰衣老者「哼」的一聲，道：「你說得像是四大皆空，何不去做和尚？」

小李子道：「只要你老人家刮光了腦袋出家，小李子自然是緊緊跟隨的，決不敢多留一根頭髮！」

灰衣老者皺了皺眉，道：「瞧你這副樣子，什麼也不像，就像是陰魂不散的寃鬼！」

小李子道：「師父知道就好了，正是君子成人之美，兩皆大樂者也……」

灰衣老者道：「少來這一套，老夫不是君子，收了你這個小無賴做徒兒更不是一件美事。」

小李子道：「就算是臭事，也臭得令人回味無窮，那又何樂而不爲？」

灰衣老者道：「少放屁，越放越臭，如今最好什麼都別再提，快點上路才是正經！」

「上路？」小李子一怔，「上路到什麼地方去？」

灰衣老者道：「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總之離開鴻門鏢局越遠越好！」

小李子道：「要不要僱一輛馬車？」

灰衣老者道：「老夫早就準備妥當，咱們快走！」說完，輕輕把鐵猴兒和唐寶釧挾在脅下，然後向金葉樓北方疾掠而去。

小李子用盡氣力跟隨着，同時心想：「別的功夫練不練，那是以後一回事，但輕功却非要練得出神入化不可。」

* * *

灰衣老者果然早已準備好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雖然看來殘舊一點，但坐在車廂裏却很舒適。

小李子已很久沒有坐過馬車了，不禁暗暗道：「上一次，老子是陪着范老爹到莫家村的，那輛馬車又腥又臭，坐在車子裏就和坐在茅坑一模一樣，但這一次却不同啦，老子的師父充當車把式，陪在老子左右的，一個是鐵猴兒，另一個却是寶釧姐姐，鐵猴兒算是不香不臭，但唐寶釧却是個香寶貝，坐在這輛車子裏，倒也算是一樁享受。」

這時候，灰衣老者一面駕駛着馬車，一面留意着四週動靜。

過了片刻，灰衣老者忽然眉頭一皺，喃喃道：「他媽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那些不要命的龜孫子還是纏上來了。」

小李子在車廂裏聽見灰衣老者在自言自語，不由心中一凜。他探頭往車外一望，望了好一會，心想：「天下太平，何來什麼龜孫子了？」

正待把腦袋縮回，忽然看見馬車後面遠處，有數騎人馬如飛般衝至。

小李子「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道：「師父，那些是不是龜孫子？」

灰衣老者道：「少管閒事，快把吃飯的傢伙縮回車子裏去！」

小李子本來還打算再瞧一會，聽見灰衣老者的話，才把頭縮回車內，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只聽得「嗤」一聲響，一支利箭閃電般射至，恰好就在馬車旁邊擦過。

小李子嚇了一跳，暗叫：「乖乖的孫，老子的腦袋若縮慢半點，豈不是變成箭靶了？」

只聽得灰衣老者又道：「小李子，外面風景很好，怎麼不再瞧下去？」

小李子道：「車廂裏的風景更好。」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眼睛直盯在唐寶釧的臉上。

* * *

從後面追上來的，總共是五騎人馬，最先策馬狂奔的，是一個濃眉大漢，他手裏拏着一柄强弓，額上有一道又粗又長的疤痕。

在他後面的，是三男一女，三個男的是黑衣漢子，每人都手綽一桿漆黑鋼槍，而那個女的大概四十歲左右年紀，她只有一條左臂，但騎術之佳，却猶在那三個黑衣漢子之上。

小李子從車廂後面的門縫瞧得很清楚，暗道：「都不是好東西，無論男男女女，全都他媽的妖裏妖氣。」

灰衣老者就在這時候說道：「來的是『遼北五妖』，剛才差點一箭就把你射個『雁落平沙』的就是『箭妖』杜連勇，那三個使鋼槍的是遼北歸氏兄弟，老大歸東豹、老二歸南鵬、老三歸北熊。」

小李子笑道：「既有歸東、歸南、歸北，怎麼沒有歸西的？」

灰衣老者道：「本來眞的有一個叫歸西不知什麼的，但結果眞的夭折歸西去了，想必是名字大大不吉利之故。」

小李子道：「還有那個獨臂婆娘又是何方神聖？」

灰衣老者道：「這婆娘雖然只剩下一條胳臂，但武功却比四人更高。」

小李子道：「她怎麼稱呼？」

灰衣老者道：「『千手毒羅刹』言秀麗。」

小李子奇道：「這婆娘分明只剩下一隻手，怎麼外號反而叫『千手毒羅刹』了？」

灰衣老者道：「這婆娘雖然只有一隻手，但暗器功夫變幻莫測，所以江湖中人就送給她一個這樣的外號。」

小李子哈哈一笑，道：「這婆娘跟那個什麼『箭妖』杜連勇，看來倒是天生一對。」

灰衣老者道：「本來就是天生一對，

這對妖精在十年前成親，但成親後姓言的婆娘連屁也放不出一個來。」

小李子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姓言的婆娘顯然一無所出，箭妖可曾納妾？」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納妾？你以爲姓言的婆娘是吃素的？」

小李子道：「若不是吃素的，那便是吃醋的了？」

灰衣老者道：「你說的不錯，這婆娘是個吃醋大王，杜連勇連瞧別的女人都不敢，豈敢納妾？」

小李子道：「師父，遼北五妖越追越近啦……」

灰衣老者道：「我不是你的師父！」

小李子道：「師父，寶釧姐姐的穴道解得不解得？」

灰衣老者道：「萬萬不能解，一解開她的穴道，她又要趕回鴻門鏢局送死了。」

小李子道：「這五妖是不是鴻門鏢局的對頭人？」

灰衣老者道：「鴻門鏢局的對頭人十分厲害，這五妖只是來湊湊熱鬧的。」

話猶未了，又有一支利箭從後面射了過來。

這時候，雙方距離已漸漸拉近，這一支利箭的勁勢看來更是駭人。

但灰衣老者却只是輕揚馬鞭，就把這支利箭抖了開去。

杜連勇在後面大喝道：「停車！停車！」

灰衣老者居然很聽話，立刻就把馬車停止下來。

遼北五妖迅速搶前，把馬車團團圍住。杜連勇打量着灰衣老者，含笑道：「瞧你老人家也是武林中人，未知怎樣稱呼？」

灰衣老者道：「山村野夫，賤名何堪掛齒？」

杜連勇道：「廢話，你敢把杜某的神箭捲落，膽子可不小！」

灰衣老者道：「你把利箭射過來，老夫如不把箭捲落，就得變成箭靶，難道這也算是罪過了？」

杜連勇道：「你若箭來身受，便是大智大慧之舉，但是不但不敢以身接箭，還用馬鞭擊落神箭，自然是罪不可恕。」

小李子聽得心頭火起，忍不住怒叫道：「這等笨人笨箭，也敢口出狂言，眞是不知害臊！」

杜連勇怒道：「車子裏狂叫的是什麼畜牲？」

小李子道：「是東方大俠的弟子！」

杜連勇狂笑道：「什麼東方大俠？」

灰衣老者道：「別聽這小子胡言亂語，五位還是繼續上路好了。」

「上路？上什麼路？」杜連勇獰笑一聲，道：「咱們只是想抓一個女娃兒回去而已。」

灰衣老者道：「女娃兒？是那一位女娃兒？」

杜連勇道：「唐鳳舞的孽種！」

灰衣老者倏地叱道：「你這張嘴好不乾淨！」

杜連勇冷笑：「本來就是不乾不淨的——」但他還沒有說完，灰衣老者已抖動馬鞭，急刺他的咽喉。

馬鞭本是柔軟之物，但灰衣老者却運內勁把鞭子化爲精鋼，鞭梢簡直就和利刃一般無異。

總算杜連勇識得厲害，馬鞭一刺到，人已離開馬鞍，翻身飄落地上。

歸氏兄弟見灰衣老者猝然動手，當然也不再客氣，相繼揮槍向灰衣老者進襲。

杜連勇給灰衣老者這一鞭逼得要跳落馬背，自然感到十分不是味兒，正想向灰衣老者反擊，言秀麗却喝道：「先把女娃兒抓回去再說！」

小李子心中一驚，忖道：「這番不妙，這妖精若要捉拏寶釧，老子可招架不住。」

就在這時，杜連勇已揮拳撞向車廂木門。

他拳頭大如砵兒，一拳擊下，木門立刻穿了一個大洞。小李子雖然心驚，但嘴巴却硬，喝道：「誰在敲門？」

杜連勇咧嘴一笑，伸出毛茸茸的大手輕輕一拉，車廂木門就給他扯脫下來。

唐寶釧雖然穴道被點，但仍能說話，她立時叫道：「小李子快走！」

小李子「呸」一聲，道：「現在要走的是甲魚！」

杜連勇嘿嘿一笑，盯住小李子已發白的臉孔，道：「年紀輕輕，倒也懂得什麼叫情深義重！」

小李子道：「老子當然知道什麼叫情深義重，可不比你這種忘恩負義的傢伙，每晚都偷偷潛入萬香樓去！」

杜連勇聽到後面那一句，登時臉色大變，「臭小子，你別胡說八道！」接着又急忙向言秀麗解釋：「娘子，妳千萬別聽這臭小子的說話，他分明是存心——」

「不必說了，我全都知道！」言秀麗冷冷道：「我知道這小子的心意，他是想咱們兩夫妻不和，最好大打出手，這小子便得其所哉！」

杜連勇這才鬆一口氣，道：「娘子精明，高見高見。這臭小子的說話，眞是連半個字都不能相信的！」

言秀麗冷冷一笑，道：「老娘本來就不相信這小子的話，但你怎麼還不動手？」

杜連勇忙道：「娘子說的是！」正要動手對付小李子和唐寶釧，車廂裏忽然有一個人標了出來。

這人是從唐寶釧後面突然殺出的，他手裏有刀，目光也銳利如刀。

這人正是鐵猴兒！

就連唐寶釧也從沒見過，鐵猴兒也會有這樣兇狠的時候。

在唐寶釧心目中，鐵猴兒是個很有趣的小伙子，他平素與世無爭，就算有人欺負他，他也不會記在心裏，只是一笑置之便算。

但這時候，鐵猴兒簡直不像是一隻「猴兒」，而是像一隻出柙猛虎。

「鐵猴兒小心！」唐寶釧立刻叫喊。

但她的叫喊聲才響起，杜連勇已把鐵猴兒手裏的刀奪走，還在他胸前重重

擊了一掌。

鐵猴兒登時「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唐寶釧又驚又怒，就在這驚怒交集之際，她被點住的穴道突然給自己衝破了。（鐵猴兒也是自己衝破被點住的穴道。才能揮刀襲擊杜連勇的。）

唐寶釧恢復了自由，不用說自然是要和杜連勇拚搏。但她那裏是杜連勇的對手？

眼看她馬上就會落入杜連勇魔掌之中，忽然一條灰影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一掌震開了「箭妖」杜連勇。

這人正是那個灰衣老者。

杜連勇給灰衣老者一掌震開，心中大是不忿，言秀麗却在這時候驚呼道：「賊漢子，咱們快走！」

杜連勇一怔，正在遲疑間，言秀麗又叫道：「這老兒是東方展梅！」

「東方展梅？」杜連勇驟然聽見這個名字，不禁連臉都白了。

他再也不敢逗留，匆匆上馬，跟着「千手毒羅刹」言秀麗狠狽逃去。

灰衣老者仰天狂笑，笑聲十分响亮。小李子眉頭一皺道：「師父別笑了，先看看鐵猴兒怎樣好不好？」

灰衣老者果然立刻停止了笑聲，但他的笑聲一停止，臉色很快就變得蒼白起來。

「師父！」小李子吃了一驚，「你怎麼啦？是不是病了？」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我不是生病，而是給歸……歸北熊在背心打了一掌！」說完，又劇烈地咳嗽着，額上冷汗不斷直冒出來。

小李子怒道：「歸北熊在那裏？老子要找他算帳！」

灰衣老者笑了笑，道：「你想怎樣，要把歸氏三兄弟鞭屍嗎？」

小李子一愕，道：「怎麼？原來師父已把那三個龜孫子都解決了？」

灰衣老者咳嗽了兩下，道：「若不把那三個龜孫子解決，爲師又怎能——」說到這裏，猛然省起「爲師」這兩個字大是不妥，想要收回，但說了出口的話，却如覆水難收。

小李子何等機靈，一聽之下登時大喜，叫道：「師父，你老人家終於肯認我這個徒兒了！」說完，「噗」的一聲跪下，又「咚咚咚」的一連叩了三個响頭。

灰衣老者呆呆地盯住小李子，良久才苦笑了一下，道：「小李子，你不後悔拜我爲師嗎？」

小李子道：「不後悔！一千一萬個不後悔！小李子若後悔拜您老人家爲師，就是烏龜蛋上的沙虱，放屁祖宗褲襠裏的臭屁！」

灰衣老者嘆了口氣，道：「這也許是天意，也罷，我就收你爲徒罷。但爲師有一個條件，你肯不肯依？」

小李子道：「別說是一個條件，便是一百個一千個，小李子也肯依！」

灰衣老者道：「爲師的條件很簡單，倘若有一天，爲師要你另拜高明爲師，你必須答允，不得婆婆媽媽！」

小李子一呆，他雖然聰明機智，但怎樣也想不到灰衣老者提出的條件居然是這樣的。

灰衣老者盯着他，又道：「怎麼了？是不是不肯依我這個條件？算了，咱們拉倒也罷——」

「不！徒兒答應便是！」小李子只得應允下來。

灰衣老者這才展顏一笑，道：「很好，做人之道，千萬不可以過份固執，必須從善如流，尤其是師父的話，更是萬萬不可忘記。」

小李子立刻答道：「徒兒知道了，將來徒兒爲師父收了徒孫之後，也會把師父這番話對師父的徒孫直說的。」

灰衣老者嘿嘿一笑，道：「眞有得你說的。」

小李子道：「師父，徒兒有一件事，想求師父，希望師父答允。」

灰衣老者道：「小鬼頭，你又有什麼花樣？」

小李子道：「鴻門鏢局的事，師父可否想想辦法？」

灰衣老者嘆息一聲，道：「你怎知道爲師沒有想辦法？而且，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你又懂得多少？」

小李子道：「徒兒的確是什麼也不懂的，但鴻門鏢局的總鏢頭，他是個仁義君子……」

灰衣老者道：「江湖上的仁義君子太多了，倘若每一個仁義君子有危難咱們都插上一手，只怕不到一個月，咱們的仇家沒有一千，也最少有八百！」

唐寶釧聽了，不禁眼眶一紅，叫道：「咱們鴻門鏢局的事，咱們自己會解決，用不着外人來幫忙！」

灰衣老者冷冷一笑，目光如電地盯着她：「妳這算是什麼？生老夫的氣？」

唐寶釧咬了咬嘴唇，扁着嘴道：「豈敢！」

灰衣老者道：「是生氣便是生氣，又有什麼敢與不敢的？本來嘛鴻門鏢局的事，和老夫是毫不相干的，妳是鴻門鏢局的人，妳要回去送死，老夫實在不必多管閒事，但偏偏老夫和妳的老子有點淵源，倘若任由妳回去送命，將來見着妳的老子，就不大好說話了。」

唐寶釧道：「我爹是個勇敢的江湖大俠，他不會欣賞你這種膽小怕事的懦夫！」

小李子臉色一變，喝道：「妳怎可以這樣辱罵我的師父？」

唐寶釧昂起了臉，叫道：「我偏偏喜歡罵，你管得着嗎？」

「閉嘴！」小李子怒道。

唐寶釧冷笑：「要你的姑奶奶閉嘴，除非你殺了我！」

小李子揚起了手掌，瞪目道：「妳以爲我不敢？」

唐寶釧挺起了胸膛：「殺呀！殺呀！你不敢殺的便是龜孫子！」

小李子氣忿不過，正要動手揍她，灰衣老者突然沉聲叫道：「別窩裏反，又有人追上來了。」

小李子和唐寶釧聽見灰衣老者這樣說，都不禁爲之臉色驟變。

灰衣老者語聲甫落，果然見有一騎人馬，從東南方田野小路上直馳而來。

小李子吸了口氣，道：「師父，你的傷勢嚴重不嚴重？咱們可以抵擋得住嗎？」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別說爲師受了傷，便是在最精神奕奕的時候，遇上這個老妖怪也是頭疼萬分的。」

小李子一怔：「這人是誰？」

灰衣老者道：「東海紅霞島的烈火師太！」

「那不是個尼姑嗎？」

「不錯，是個老尼姑，天下間最難纏的一個老尼姑！」

灰衣老者的話才說完，已有人怒聲吆喝：「誰在說貧尼的長短？」

怒喝的正是策馬狂奔而至的一個老尼姑，只見她臉色沉重，雙目烱烱生光，而胯下馬兒在急馳之下說停便停，顯見策騎功夫甚爲了得。

灰衣老者給這老尼姑喝罵了一句，也不生氣，只是乾笑着，道：「江湖上又有誰敢說師太的長短？哈哈！哈哈！」

老尼姑哼一聲，道：「如今江湖大亂，又有什麼事情值得發笑？」

灰衣老者道：「江湖大亂是江湖上的事，但老夫的心境却是平靜得很，兼且一時高興，要笑便笑，又有何不可？哈哈！哈哈……」

「住嘴！唐寶釧呢？」老尼姑一面說，一面望住唐寶釧，「妳還認得貧尼嗎？」

唐寶釧想了一想，搖頭道：「晚輩不認得師太！」

老尼姑怫然不悅，道：「貧尼叫烈火師太，七八年前曾經抱過妳摘朱菓、採靈芝！」

唐寶釧怔住，小李子不禁爲之掩嘴失笑。

烈火師太怒道：「你是誰？又有什麼好笑的？」

小李子道：「我姓李，敢問師太，在七八年之前，唐寶釧幾歲？」

烈火師太道：「就算沒有五六歲，也最少有四五歲了。」

小李子道：「才不過是幾歲大的女娃兒，又怎會一直記住師太的容貌？」

烈火師太沉着臉，道：「咱們的事，你少管。」

灰衣老者道：「師太不遠千里而來，大概不是巧合罷？」

烈火師太道：「當然不是巧合，從這一下子開始，寶釧一定要跟着貧尼，那是爲了她的安全着想。東方老兒，你有什麼話說？」

灰衣老者複姓東方，名展梅，年輕時是個浪子，壯年時叱吒風雲，在江湖上闖出了一個外號，人稱「大遊俠」。

如今年紀大了，「大遊俠」也就自然變成了「老遊俠」。

東方展梅淡淡一笑，對烈火師太道：「只要妳不把唐寶釧煮熟來吃，老夫並無異議。」

烈火師太「哼」一聲，罵道：「眞的狗嘴長不出象牙，貧尼是吃素的！」

小李子叫了起來，道：「管妳是吃素的還是吃蒼蠅的，誰都不能帶走唐寶釧！」

烈火師太怒視着他：「放肆！你跟東方老兒有什麼瓜葛？」

小李子道：「他老人家是我的授業恩師。」

烈火師太冷笑道：「他傳授了你什麼武功？」

小李子道：「護花神功！」

烈火師太一楞，面上露出了迷惑之色，她瞧着東方展梅，道：「這是你自創的武功嗎？」

東方展梅搖搖頭，道：「別聽我這個劣徒在胡謅，老夫只想有朝一日能夠練成金剛護體不壞神功，什麼護花神功，老夫連聽也沒聽說過。」

烈火師太這才知道小李子在胡說八道，不禁雙眉一揚，喝道：「斗膽！竟敢在貧尼面前瞎扯！」

小李子道：「唐姐姐是弱質女流，妳要欺負她，小李子自然是要保護到底的！」

烈火師太冷笑道：「所以，這就叫護花神功？」

小李子點點頭，道：「好說！」

烈火師太猛然回頭，目光如刀一般盯住東方展梅：「你是怎樣調教門下弟子的？」

東方展梅嘆了口氣，道：「老夫教導無方，師太如不嫌弄髒兩手，大可把這畜牲當場斃了，省得把老夫氣得吐血！」

他這麼一說，烈火師太倒是楞住了。

半晌之後，烈火師太才揮了揮袍袖，道：「你們師徒的事，貧尼管不了這許多，總之，貧尼要帶走寶釧，誰敢阻攔，貧尼決不客氣！」說着，伸手向路邊一株白楊樹拍了一下。

小李子瞧着這一株粗逾人臂的白楊樹，但覺樹幹並無異狀，上前推了一下，連樹皮也沒跌下半塊。

小李子打個哈哈，東方展梅立刻喝道：「你笑什麼？」

小李子道：「師父是應該心裡明白的。」

東方展梅冷笑道：「爲師當然曉得你心裏正在怎樣想。不錯，這株白楊樹沒有給震斷，但你可知道，有不少武功，都是可以把敵人注意力分散的？」

小李子一呆，道：「徒兒不懂。」

東方展梅道：「你若用心想想，仔細看看，很快就會明白了。」

小李子皺了皺眉，忽然瞧着白楊樹下的一塊大石。

這大石看來也沒有什麼異狀，但當小李子一腳踩上去之後，這大石立刻就粉碎了。

小李子不禁嚇了一跳。

他當然知道，這大石絕對不是自己一腳踩碎的，而是烈火師太的傑作。

她甚至全沒有觸摸及白楊樹下的大石！

小李子不由暗叫：「乖乖的祖宗十八代，這老尼若用這等功夫招呼老子，老子只怕立刻變得比這塊大石還更粉碎千倍！萬倍！」

東方展梅淡然一笑，道：「乖徒兒，這下子總算是大開眼界了罷？」

小李子抽了一口涼氣，但接着却又昂起了臉，道：「師太神功厲害，小李子是知道的，但唐姐姐是和我一塊兒出來的，怎可以在半途給人搶掉？」

烈火師太冷冷道：「你懂什麼！貧尼是要救她，可不是要害她！」

小李子道：「誰曉得妳心裏打什麼主意！」

烈火師太道：「旁人不曉得，你師父必定曉得。」

小李子向東方展梅望過去，只見東方展梅神情平淡，道：「師太是不會陷害唐寶釧的。」

烈火師太盯着小李子，道：「你聽見沒有？」

小李子道：「我聽見了又怎樣？最重要的還是唐姐姐肯不肯跟妳走。」

烈火師太道：「這是貧尼和寶釧之間的事，不勞旁人費心。」

小李子「呸」一聲，道：「我不是旁人，是唐姐姐的大敵人、小朋友！」

烈火師太雙眉一揚，道：「什麼大敵人，小朋友，簡直是一派胡言，你再阻攔，休怪貧尼對你不客氣。」

小李子呵呵一笑，道：「師太是武林前輩，妳要對付我這些無名小卒，當然是易如反掌的，但常言有道：『有理能服君子，無理難壓庶民。』小李子再飯桶，也決不會向强權惡勢力屈服！」

烈火師太倏地目光一轉，瞪視着東方展梅，道：「你該好好管敎一下自己的徒兒。」

東方展梅點點頭，道：「師太說得對，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的確是要好好管敎一下的。」

小李子連忙叫道：「師父，別聽這——」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方展梅已點了他身上幾個穴道，其中當然包括了啞穴在內。

小李子面上露出了憤怒之色，但東方展梅却對着他嘻嘻一笑……

殺傷五妖　老尼要人

月朗星稀，小李子躺在一張神案上，兩眼直往上瞧。

他瞧見了星星。

他這樣子躺在一間廟宇裡，居然能夠看見天上的星星，那是因爲這廟宇實在殘破得太厲害，連上蓋也已塌了一半。

東方展梅就在這破廟神案旁邊泡製叫化雞。

雞是偷回來的，泡製叫化雞的手法，也是他在丐帮作客時偸學的。

叫化雞很香，東方展梅忽然嘻嘻一笑，道：「想當年，老夫跟丐帮的叫化子混在一起，別人都以爲老夫也是丐帮子弟，眞是有趣。」

說完，忽然在地上抓起一枚石子，向半空高高抛去。

當這枚石子落下來的時候，不偏不倚就落在小李子的啞穴上。

小李子的啞穴立刻就解開了，他首先咳嗽兩聲，然後才道：「給別人當作叫化子，又有什麼好玩了？簡直是沒有任何趣味可言。」

東方展梅把叫化雞在小李子面前晃了一晃，笑道：「怎麼啦，還在怪責師父嗎？」

小李子嘆了口氣，道：「經過這幾個時辰冷靜細想，徒兒總算明白了師父的心意。」

東方展梅把一隻雞翼撕了下來，咬了一口才道：「你明白了什麼？」

小李子道：「師父是不想咱們受到連累，所以只好把唐寶釧這個燙手山芋拋給那個老尼姑！」

「呸！放屁！放屁！爲師是那樣不濟的人嗎？」東方展梅佛然不悅。

小李子眨了眨眼，道：「當然，師父還另有深意的，那個老尼姑，對寶釧似乎不壞，而且好像是存心要來救她出險境的。」

東方展梅這才面容稍寬，道：「你能夠明白到這一點就好了，你以爲烈火師太是什麼人？她會隨隨便便把一個黃毛丫頭帶着走嗎？」

小李子道：「老尼姑和寶釧之間有什麼淵源？」

東方展梅道：「詳細情況爲師也不大清楚，但爲師可以保証，唐寶釧跟着烈火師太，只會有好處而決不會有壞處。」

小李子道：「但鴻門鏢局的事又怎樣？」

東方展梅道：「那是鴻門鏢局的刧數，唉，這件事爲師管不了，烈火師太也同樣管不了。」

小李子道：「鴻門鏢局到底惹上了怎樣的仇家？」

東方展梅道：「當然是厲害之極的江湖人物，否則又怎會在太歲頭上動土？」

小李子道：「師父一定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的，何以總是不肯對徒兒直說？」

東方展梅道：「對你直說又怎樣了？難道你有本領可以扭轉乾坤不成？」

小李子嘆了口氣，道：「連師父和老尼姑都不敢對付的人物，徒兒又還能有什麼法寶可以改變大局，但徒兒若知道他們是那條路上的人物，以後就會當心一點。」

東方展梅沉吟半晌，道：「這些事，你還是知道得越少就越妙。」

小李子眨着眼，道：「師父眞的不肯說？」

東方展梅道：「爲師想過了，你既拜我爲師，就得潛心苦練爲師傳授給你的武功，既要練功，就不能心有旁騖，須知稍一分神，就很容易走火入魔，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這些竅門，你懂不懂？」

小李子道：「徒兒似懂非懂。」

東方展梅皺了皺眉，道：「你以後慢慢就會明白的，對了，這叫化雞滋味不錯，你來試試罷。」說着，伸手把小李子所有被點住的穴道都解開了。

小李子恢復自由，猛然記起鐵猴兒，連忙問：「師父，鐵猴兒怎樣了？」

東方展梅道：「他也給烈火師太帶走了，有烈火師太看顧着，他的傷勢很快就會復原過來。」

小李子道：「那個老尼姑脾氣不太好，鐵猴兒跟着她，只怕會大吃苦頭。」

東方展梅道：「吃苦頭也許是免不了的，但除了吃苦頭之外，鐵猴兒也一定會得到不少好處。」

小李子道：「老尼姑還能給他什麼好處？」

東方展梅道：「別的不說，只要烈火師太肯指點他一兩招武功，就已足夠鐵猴兒畢生受用不盡。」

小李子道：「但徒兒寧願跟着師父，那個老尼姑怪裏怪氣的，一瞧見她就頭昏腦脹。」

東方展梅莞爾一笑，道：「少廢話，還是先塡飽了肚子再說。」

＊　＊　＊

一隻叫化雞，總算塡飽了兩個人的肚子。

小李子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吃一面讚不絕口。

「師父，叫化雞已吃完了，咱們該怎辦？」

「還有什麼怎辦的，當然是先睡一覺，等到明天才再作打算。」

「就在這裏睡？」

「你嫌這裡不夠舒服？」

「不，只要今晚老天爺不下雨，在這破廟裡睡覺也是十分寫意的。」小李子悠然一笑。

東方展梅道：「知足常樂，你能夠明白就好了。」

小李子道：「但徒兒有一件事，直至如今還是不大明白。」

東方展梅道：「是什麼事？」

小李子道：「師父在還沒有收我爲徒之前，何以給我金子，而且還說是您老人家欠下我的？」

東方展梅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自己眞正的名字？」

小李子道：「我不就是叫小李子嗎？」

東方展梅道：「難道你娘親從來沒對你說過，你是姓李名多寶的嗎？」

「什麼，我叫李多寶？」小李子楞住。

「多寶這個名字，是你爸爸想出來的，妳娘親怎會連你的名字都不跟你說？」

小李子道：「徒兒也是奇怪萬分的，但娘親生前既不肯說，徒兒又有什麼辦法？」

東方展梅嘆了口氣，道：「這其中必然是大有緣故的，爲師雖然不敢肯定眞相如何，但你娘親對你爸爸不滿，那是不必懷疑的。」

小李子搖搖頭，道：「不，我媽生前，常常都在想念着我爹，但她總不肯說出我爹的名字。」

東方展梅道：「那是酸風醋雨在作怪。」

小李子道：「你是說我媽吃醋？她吃誰的醋？」

東方展梅道：「當然是爲了你爹而吃醋，你可知道，你父親是個怎樣的人物？」

小李子搖搖頭，道：「徒兒不知道，因爲從來沒有人對徒兒說過。」

東方展梅哼一聲，道：「江湖上總有人知道你爹是何許人也，只是從沒有人對你提起過而已。」

小李子忙道：「我爹叫什麼名字？」

東方展梅道：「他叫李薄刀，是個參將。」

小李子道：「我爹是個武官？」

東方展梅道：「曾經是的，但後來却不是了。」

小李子道：「爲什麼？是不是他這個參將幹得不夠意思？」

東方展梅道：「夠不夠意思，那是很難說的，有人每天吃兩餐就已經很滿足，但有人一天五餐，每一餐都吃珍饈美食，但仍然是他媽的不滿足。」

小李子道：「你是不是說我爹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了參將還嫌不夠味兒，想做三軍大元帥？」

東方展梅道：「那倒不是，其實，你爹不幹那勞什子參將，主要是爲了一個女人。」

小李子一呆，半晌才道：「這個女人是不是很漂亮的？」

東方展梅道：「當然漂亮，否則又怎會使你爹神魂顚倒，茶飯不思？」

小李子奇道：「你怎知道我爹爲了這個女人神魂顚倒，茶飯不思？」

東方展梅道：「因爲你師父神通廣大，消息靈通，所以連皇帝在什麼時候放屁，什麼時候撒尿，都很難瞞得過我老人家。」

小李子「哦」的一聲，笑道：「小李子有一個這樣的師父，別人想欺負小李子就難乎其難了。」

「別再稱呼自己是小李子，」東方展梅臉色一沉，道：「從現在開始，你一定要記着，你叫李多寶，是大俠兼寃大頭李薄刀的兒子，懂不懂？」

李多寶乾咳一聲，道：「徒兒明白了。」

東方展梅這才展顏一笑，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以後做事，決不可效法那些笨蛋，懂不懂？」

李多寶點頭道：「徒兒也明白了，嗯，你老人家這樣說，是否暗示我爹是個笨蛋？」

東方展梅道：「你爹本來就是個笨蛋，又何須暗示？」

李多寶道：「常言有道：『虎父無犬子』，我爹若眞的是個笨蛋，只怕徒兒也聰明不到什麼地方去。」

東方展梅道：「話雖如此，但你拜了我爲師，就算眞的比牛還笨，也會漸漸變得聰明起來的。」

李多寶狡獪地一笑，道：「想來，師父必定深諳對牛彈琴的功夫！」

東方展梅哈哈一笑：「好說！好說！」

李多寶道：「師父還沒有說清楚，你到底爲什麼要給我金子？」

東方展梅道：「理由太簡單了，那是因爲我曾經向你爹借過三兩銀子。」

李多寶一怔，道：「師父向我爹借三兩銀子有什麼用？」

東方展梅道：「吃牛肉麵。」

李多寶又是一愣：「一碗牛肉麵值三兩銀子嗎？」

東方展梅道：「一碗牛肉麵當然是用

不着三兩銀子的，但再加上十斤女兒紅，那就他媽的差不多了。」

李多寶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東方展梅道：「太久了，那時候你還沒有出世。」

李多寶道：「到現在你老人家還記得這筆帳？」

東方展梅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師父是什麼東西？借了錢會賴着不還的嗎？」

李多寶說：「但你老人家給我的金子，最少可以用來買十條牛，買二百擔麵。」

東方展梅道：「那是利息。」

李多寶「嘩」的一聲：「這麼重的利息，咱們李家豈不是大佔便宜嗎？」

東方展梅道：「但爲師可沒有這種感覺。」

李多寶笑道：「師父是武林奇人，想法自然跟徒兒大不相同。」

東方展梅道：「從前的事，還是別再提了——」

「怎麼別再提了？徒兒很想知道我爹的事，你老人家繼續說罷。」

「你爹是個怪物，有時候滴酒不沾唇，有時候整天泡在酒海裡，他高興的時候一言不發，不高興的時候反而手舞足蹈，大笑大叫……」

「這倒怪哉。」

「但爲師可不知道，你爹如今在什麼地方，他說不定已娶了那個女人，也說不定給那個女人當作奴隸一般牽着鼻子到處走。」

「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我爹倒算不笨。」

「嘿嘿，眞是有這樣的老子，便有這樣的寶貝兒子，你爹知道了，一定會高興得一言不發。」

「高興的時候反而不說話，這也可算是別創一格之至。」李多寶嘻嘻一笑。

東方展梅淡淡道：「你若要學你爹，肯定就得苦練武功。」

李多寶倏地目光大亮，道：「我爹的武功很高明？」

東方展梅道：「當然高明，高明得根本不像個參將。」

「什麼意思？」

「天下間大大小小的參將，又有誰身負絕頂武功的？你爹功力深厚，輕功更是武林一絕，像他那樣的人，居然去幹什麼參將，簡直是他媽的笑話。」東方展梅嘿嘿一笑說。

李多寶道：「但我爹終究還是沒有再做參將了。」

東方展梅道：「爲師已經對你說過，他是爲了一個女人。」

李多寶道：「這女人叫什麼名字？」

東方展梅道：「上官瑩瑩。」

李多寶想了想，道：「她又是何方神聖？」

東方展梅道：「是江南上官家族的大小姐。」

「上官大小姐？」

「不錯，上官大小姐才華絕高，在十六歲那年，已經名動江南武林。」

「是她看上我爹？還是我爹看上了她？」

「這個爲師就不大清楚了，反正你爹喜歡她，她對你爹也很不錯，這就是了。」

「你不是說過，我爹可能給這個女人當作奴隸般牽着鼻子到處走嗎？」

「上官瑩瑩若肯牽着你爹的鼻子到處走，便是對你爹十分不錯的明證。」

李多寶苦笑了一下，道：「如此說來，男人都是作賤的，連我爹那樣的英雄人物也不例外。」

「說的對。」東方展梅點頭道：「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這眞是沒話說的。」

李多寶嘆了口氣，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遇見我的老子？」

東方展梅道：「這就得看看機緣了。」

李多寶道：「師父神通廣大，消息靈通，大概可以給徒兒一點指示罷？」

東方展梅道：「爲師現在只能給你一個最重要的指示——努力練功。」

李多寶一呆，繼而大聲說道：「徒兒遵命。」

＊　＊　＊

澤城位於臨安之南，位居要衝，乃商旅必經之地。

這一天晨曦，澤城最大的一家客棧，來了一個衣衫破爛，面有疤痕的中年漢子。

這中年漢子背着一個黑布包袱，神情落寞地走近櫃枱面前。

掌櫃的是一個下巴尖瘦，眼大如銅鈴的傢伙，此人眼高於頂，是個不折不扣的勢利小人。

他一看見這中年漢子，就已斷定來者是個潦倒漢。

「他媽的。」掌櫃的心中暗罵：「眞是倒楣，大清早就遇上這等瘟神。」

那中年漢子走到櫃枱面前，還沒有開口說話，這掌櫃的已在喃喃自語：「實在忍不住了，非要到茅厠裡解決解決不可。」

他這兩句話才說完，中年漢子突然把一塊東西塞進他的嘴巴裡。

掌櫃的大怒，立刻把嘴裏的東西吐出來，接着掄起拳頭便要揍人。

但也就在這時候，他呆住了。

因爲他忽然看見，從自己嘴裏吐出來的東西，居然是一錠金子。

一看見這錠金子，掌櫃的臉色立刻變得截然不同了。

他迅速把掄起的拳頭放下，而且還立刻打躬作揖，恭聲道：「大爺，您早，有什麼事情，儘管吩咐小人便是，咱們這客棧，字號老，房子雅潔，招待慇勤……」

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怎麼還不去茅厠？」

掌櫃的忙道：「難得大爺駕臨敝店，小人豈敢怠慢，再說——」

「你什麼都用不着說。」中年漢子沉聲道：「我要把這客棧所有房子全都包了起來。」

掌櫃的大吃一驚，道：「這……這怎麼使得？」

「爲什麼使不得？」中年漢子「哼」一

聲，左掌一拍，輕輕拍在櫃枱上。

當他把左掌拿起之後，掌櫃的又看見了一錠金子，而且這錠金子，比剛才塞進他嘴裏的金子還要大十幾倍以上。

掌櫃的連忙道：「大爺，您老人家放心，這件事包在小人身上便是。」

中年漢子也不再理睬他，自己到櫃枱後面取了一罈酒，拍開泥封仰首便喝。

他取的是最好的一罈酒，倘若他不是先後亮出了兩錠黃金，只怕掌櫃的連碰也不肯讓他碰一下。

客棧的住客不太多，掌櫃的逐間房子告知，有些用軟言相求，有些暗中花點銀子要住客搬走，事情總算進行得相當順利。

但到了天字第十一號房子的時候，掌櫃的却遭遇到了困難。

住在這房子裡的，是一老一少，看來也不像是什麼有錢人家，但吃喝倒還很捨得花銀子。

掌櫃的對那個老者道：「俺知道，這種事情對兩位是不太方便的，但俺是左右做人難，所以還望尊駕幫忙則個……」

老者冷冷一笑：「什麼叫左右做人難，你認爲站在左邊難一些？還是站在右邊難一些？」

掌櫃的一呆，道：「何謂之左邊？何謂之右邊？」

老者道：「你就當老夫這裏是右邊好了。」

掌櫃的道：「俺分不出什麼左左右右，只想快點解決這難題，實不相瞞，那個要包起敝客棧的大爺，他是個凶神惡煞，極不好惹……」

老者呵呵一笑：「那個凶神惡煞不好惹，那麼老夫倒是一條小毛蟲，可以任由別人踢來踢去了？」

掌櫃的道：「俺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希望尊駕能夠體諒體諒而已。」

老者搖搖頭，道：「眞眞對不起，老夫要賴在這裏，要不然，老夫也可以把這間客棧包了下來。」

說完，也把一錠老大的金子放在桌上。

掌櫃的不禁瞧得連眼都直了，他從來也沒有在一天之內，見過兩錠這麼大的金子。

但現在，一錠又一錠的金子擺在他眼前，但他有本領可以賺取嗎？

他臉上不禁露出難爲的神情，一時之間，實在拿不定主意。

老者乾脆坐在椅子上，高高翹起二郞腿，任由掌櫃的考慮個飽。

但掌櫃的很快就搖了搖頭，道：「您老人家的好意，請恕俺無法可以接受——」

「呸，老夫對你有什麼好意了？」老者立刻大罵：「老夫可以對一個猪好，可以對一隻烏龜好，就是萬萬不能對你這種比猪不如，比烏龜更不是東西的小人好。」

掌櫃的忍無可忍，也勃然大怒，叫道：「你欺人太甚了——」

「老夫偏就喜歡欺負你，那又怎樣？」老者冷笑着說。

掌櫃的臉色鐵青，道：「好，咱們走着瞧。」

「瞧？還有什麼好瞧的？」忽然間，有人笑哈哈地說道：「我師父別的本領稀鬆平常，但放火燒房子的功夫却是他媽的高明之極，你既然不肯遷就我師父，這客棧留着也是多餘的，只怕不出兩個時辰就得化爲灰燼。」

說話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他雖然年紀小，但却是老氣橫秋，一副老江湖似的神態。

這一老一少，正是東方展梅與李多寶。

李多寶一說出這番話，掌櫃的立刻爲之滿頭冒汗，顫聲叫道：「你們算是幹什麼的？難道你們視王法如無物嗎？」

「王法？什麼叫王法？你自己首先懂不懂？」李多寶嘿嘿一笑，「你若懂得什麼叫王法，就不會把已付了房錢的住客趕走。」

掌櫃的自知理虧，只得說道：「俺也是逼不得已的……」

「放屁！什麼叫逼不得已？只是你貪財而已。」李多寶毫不放鬆。

掌櫃的苦着臉，叫道：「咱們是生意人，自然是要幹賺錢的買賣，這又有什麼錯了？」

李多寶冷笑道：「對你來說，當然是錯不了的，但咱們堅決不走，也同樣是錯不了的事。」

掌櫃的倏地臉色一沉，道：「好！你們不走，有什麼岔子，可跟俺沒有半點關係。」

李多寶笑笑道：「別把自己瞧得太重要，難道一幢大樓塌下來，有人會把這筆賬算在一隻螞蟻身上不成？」

掌櫃的悶哼一聲，但也不敢再說什麼，只得悻悻然回到外面再說。

＊　＊　＊

那個中年漢子聽見有人賴着不走，倒也並不怎樣生氣，只是對那掌櫃的說道：「那個老傢伙，是不是個瞎子？」

掌櫃的搖搖頭，道：「他雖然年紀一大把，但眼珠子還是黑白分明，只怕連跳虱身上的斑點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

中年漢子仰首喝了一口酒，道：「這個易辦，你把這東西拿給他瞧瞧便是。」

他一面說，一面把一塊木牌遞給掌櫃的。

掌櫃的接過這塊木牌，只見木牌十分滑溜，但上面既無刻上任何文字，也無任何圖案。

掌櫃的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種木牌，便是送給俺，俺也會隨手將之拋進茅厠裏，又有什麼好瞧的？」

但中年漢子既然這樣囑咐，他也只好遵命照辦。

當他把木牌交給東方展梅之際，心中還是不太相信，這木牌可以趕走這一老一少的。

但東方展梅一瞧見這塊木牌之後，他臉色立刻就變了。

李多寶湊了上前，問道：「這是什麼玩藝兒？」

東方展梅乾咳兩聲，道：「別問，咱們走。」

「什麼？」李多寶詫異極了。

東方展梅也不再多說半句話，拉着他便離去。

掌櫃的也同樣詫異得說不出話來，他呆楞楞地把那木牌捧在手裡，這時候，他彷彿覺得木牌沉重了很多，份量大不相同。

直至一老一少遠遠離去後，掌櫃的方始如夢初醒，連忙拿着木牌折回店堂。

中年漢子冷冷道：「客棧裏還有沒有人？」

掌櫃的搖搖頭，道：「都走光了。」

中年漢子「唔」一聲，道：「你幹得很好，把手拿來。」

掌櫃的滿心歡喜，暗忖道：「這財神爺又要奬賞俺了。」當下連忙把雙手一起伸了出去。

中年漢子忽然淡淡一笑，道：「這個給你！」

只見金光一閃，掌櫃的右手手心立刻多了一件寶貝。

那是一柄金光湛然的刀，刀鋒並不長，還不夠一尺，但卻鋒利無比。

但那掌櫃的接過這柄金刀之後，立刻就殺豬也似的大叫起來。

原來那中年漢子把這金刀插進掌櫃的掌心裡，刀鋒直穿過他的手背而出。

中年漢子瞪着掌櫃的，道：「怎麼了？你嫌這柄刀不好？」語氣變得頗不客氣。

掌櫃的強忍痛楚，顫聲叫道：「不！這……這刀很好……這刀很……很好……」

中年漢子望住他，道：「你嫌一柄太少了？是不是想再多要一柄？」

「不！不！小人不要！不要！」

「快滾！這裏已經給我包下來了，你還獃在這裡幹嗎？」

掌櫃的不敢再說半句話，急急狼狽地走了。

中年漢子環顧四周，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不久，一個身材矮小的侏儒跳蹦蹦地走了進來，他一看見中年漢子就說道：「地方弄妥當了沒有？」

中年漢子道：「妥當得不能再妥當。」

侏儒臉色一沉，兩眼瞪視着中年漢子，道：「妥當是妥當，不妥當就是不妥當，什麼叫妥當得不能再妥當？」

中年漢子臉色倏變，怒道：「你是個什麼東西，竟然敢在我面前這樣說話？」

侏儒一笑，但這笑容十分陰森，他道：「我只不過是你的一個書僮，但做書僮的，也是可以說話的，對不？」

中年漢子道：「焦溫，你別以為有聖姑撐腰，就可以對我放肆！」

侏儒哈哈一笑，道：「聖姑是李大俠的嬌妻，你是聖姑的好老公，焦溫算是什麼東西，又豈敢在李大俠面前放肆？」

他嘴裏說不敢放肆，但態度卻是傲慢之極。

中年漢子目中殺機倏現，侏儒卻又道：「李大俠要殺焦溫，只怕還不是時候！」

中年漢子道：「要殺一個書僮，什麼時候都是時候！」

焦溫道：「只怕未必，你若敢動焦溫一根汗毛，嘿嘿！你自己去想想後果好了！」

中年漢子咬了咬牙，道：「別太早得意，江湖上有不少你這種蠢人，現在都已變成一堆枯骨。」

焦溫道：「蠢人固然如此，聰明人也是一樣的。」

中年漢子哼的一聲，不再說話。

倏地，一陣鼓樂聲傳至，只見長街上有十餘黑衣大漢，吹吹打打地擁簇着一頂轎子向客棧這邊走了過來。

這十餘黑衣大漢都是戴着闊邊竹笠，幾乎把他們的臉龐全都遮掩着。

「聖姑到！」二個黑衣大漢漫聲叫道。

接着，其餘黑衣大漢也在和應：「聖姑到！」十餘人同時叫出這三個字，氣勢倒也十分懾人。

中年漢子站在客棧門外，神情肅穆地在等候着。

他在恭候聖姑。

而聖姑到底是什麼人？這中年漢子又是什麼來歷？

* * *

在澤城東北兩里左右，也有人抬着一頂轎子，直向澤城而來。

坐在轎子裏的，是一個國字臉，鼻高唇闊的紫臉中年人。

這中年人可不簡單，乃黔北神拳、鐵尺兩大幫的總瓢把子——「拳尺震八荒」原孤情。

原孤情性情冷僻，對付敵人心狠手辣，但對朋友倒還算很講義氣，是以他在武林之中，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

抬着轎子的，是四個年紀和他相差不遠的漢子。

在前面抬轎的兩人，一穿青衣，一穿白袍。

在後面抬轎的兩人，一穿金線綢袍，另一個穿破爛衣衫。

四人抬轎，說話多多。

只聽穿青衣的漢子哈哈一笑，道：「原幫主親自出馬，眞乃武林之福。」

白袍人道：「原幫主武功高强，這一戰大可輕易取勝。」

穿金線綢袍的人道：「俺只是認為，原幫主雖然可以取勝，但卻不是輕易取勝，而是在艱苦劇戰之後，才能獲勝。」

青衣人道：「老二，你敢瞧不起原幫主？」

綢袍人道：「俺幾時說過瞧不起原幫主？俺若瞧不起他，何不說他這一戰必敗無疑？」

青衣人道：「那個婆娘，就算武功再高，也只不過是一個婆娘，又怎比得上原幫主？」

綢袍人道：「正因為原幫主這一次決戰的對手是個婆娘，所以才萬萬不可以輕視。」

白袍人皺了皺眉：「怎麼了？原來老二天不怕地不怕，但卻最怕婆娘？」

綢袍人「呸」一聲，道：「俺只是告誡自己，千萬別在陰溝裡翻船罷了。」

白袍人冷冷道：「你倒識時務！」

綢袍人道：「何謂之時務？」

白袍人道：「時者，時辰之謂也，務者，務求一擊即中之謂也，是以時務者，亦即是在一個時辰之內務求一擊即中之謂也！」

「也你祖奶奶個屁！」一直沒有開口的破衣人突然罵道：「老三，你不懂就別亂說，時務這兩個字，可不是這樣解法的。」

白袍人道：「不是這樣解法，又是怎樣解法才對？」

破衣人道：「時者，時遷之姓氏也，時遷乃梁山好漢之一，最擅長偷雞，其妻也姓時，乃鼎鼎大名之時大娘，時大娘姓時，她的老子自然也姓時，而她的老子，也就是時遷的岳丈，此老人姓時名務，亦即時務也。咱們常聽人說道：『不識時務』，也就是『不識岳丈』之意。」

綢袍人「哦」一聲，道：「俺只聽人說過『有眼不識泰山』，可沒聽過『不識岳丈』。」

破衣人罵道：「眞是蠢冠三軍，笨甲天下，岳丈也就是泰山，『不識岳丈』就是等於『不識泰山』，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綢袍人忙道：「難得老大不厭其煩，信口雌黃努力解說，俺總算明白過來了。」

破衣人聞言，不由笑道：「你雖然資質庸劣，其蠢無比，經常把烏蠅當作豆豉，常把馮京作馬涼，但最少有一個長處……」

「是什麼長處？」

「甚識時務！哈哈！哈哈！」

* * *

縱敵做妻　脫離邪派

四人抬轎，說話多多。

他們的說話，都給兩個人聽見了，這兩個人就是東方展梅和李多寶。

李多寶聽得津津有味，東方展梅卻是為之搖頭不已。

李多寶望着師父，道：「這四個人並不笨。」

東方展梅道：「不錯，他們並不是愚笨，而是白痴。」

李多寶笑了笑，道：「不管這四個人是愚笨也好，白痴也好，他們說的故事實在不錯。」

「還說不錯？」東方展梅嘿嘿一笑，道：「你到底有沒有問題？」

李多寶道：「說故事，本來就是越出神入化越妙，那個穿破衣的老兄，他如此解說『時務』二字，確是別出心裁，令人拍案叫絕！」

東方展梅道：「放屁之言，自然是又臭又絕。」

李多寶道：「但最少聽來並不沉悶，對徒兒來說，這便是很動聽的故事。」

東方展梅道：「但這樣的故事聽得多了，你也會變成白痴。」

李多寶道：「幸好徒兒聽得並不多，而且他們往南行，咱們向北走，可說是後會無期……」

「這倒非也！」東方展梅道：「為師本來再也不會回澤城去了，但如今卻得改變主意。」

李多寶一怔：「為什麼要改變主意？」

東方展梅道：「為師離開澤城，是因為要避開一個人。」

李多寶道：「是不是那一個木牌的主人？」

東方展梅道：「不錯，你可知道，那木牌的主人是誰？」

李多寶搖搖頭道，道：「徒兒不知道。」

東方展梅道：「那塊木牌，是神木宮的神木令，它的主人，也就是神木宮主『神木天王』梅典。」

李多寶道：「梅典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

東方展梅道：「是個婆娘。」

李多寶道：「這婆娘漂亮不漂亮？」

東方展梅道：「她已快六十歲了，漂亮個屁！」

李多寶道：「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這位梅宮主如今人老珠黃，自然是再也不漂亮的，但她在年輕時候，說不定是個美人胚子。」

東方展梅乾咳一聲，沒有答話。

李多寶想了一想，又道：「那個梅典號稱『神木天王』，但卻是個女流之輩，眞不簡單，師父若不說明，徒兒還以為那是一個粗眉大漢。」

東方展梅道：「所以，也有人稱之為『神木女天王』。」

李多寶道：「是不是梅典已在澤城之中？」

東方展梅道：「這可不一定，但她的神木令既然已出現了，神木宮中高手必已就在附近。」

李多寶道：「要包起那間臭客棧的，必然就是神木宮的人，但神木宮何以要包起那間臭客棧？」

東方展梅道：「其中自然是大有原因的，說不定就是為了要和剛才那個原幫主決一死戰。」

李多寶道：「那個什麼原幫主，武功怎樣？」

東方展梅道：「不在為師之下。」

李多寶乾咳一聲，道：「這就眞的不簡單了。」

東方展梅道：「這個原孤情為人有點古怪，但抬着轎子那四個傢伙，更是古怪得多。」

李多寶點點頭，道：「他們是誰？」

東方展梅道：「這四個人，都是隴中武林名宿『天霞叟』穆半樑的徒兒，穿破衣的是老大『拳頭嚇壞人』魯千沙，穿綢袍的是老二『鐵掌不得了』禤常樂，穿白袍的是老三『輕功快如電』方青玉，還有一個青衣漢子便是老四『飛鏢十分多』司徒榮。」

李多寶聽得津津有味，道：「這四師兄弟為人古怪，綽號也是別有一格的。」

東方展梅道：「這四個活寶貝，合稱為『隴中四奇』，數年前不知如何認識了原孤情，而且成為了極要好的朋友。」

李多寶道：「這原幫主帶着隴中四奇

前往澤城，一直遇上了神木宮的人，不知情況將會怎樣？」

東方展梅道：「這就很難說了，所以，爲師打算折回客棧，瞧瞧熱鬧。」

李多寶道：「神木宮的混蛋，不是很不好惹的嗎？」

東方展梅冷笑道：「你師父也同樣不好惹！」

李多寶嘻嘻一笑，他正是要師父說出這麼一句話。

* * *

「隴中四奇」抬着轎子，一直來到了那間客棧門前。

司徒榮道：「是這一間客棧了。」

方青玉道：「地方不錯，但怎麼店堂內不見一人？」

司徒榮道：「店堂內沒有人，說不定房子裏擠滿了大大小小的混蛋。」

「什麼大大小小的混蛋？該說是老老嫩嫩的混蛋才對！」禤常樂怪笑着說。

方青玉道：「你們這些灰孫子，別以爲老子是蠢蛋，老子一眼就已看出，這客棧大有他媽的古怪！」

「何古怪之有？」司徒榮問。

方青玉道：「有古怪就是有古怪，別再嚕嚕囌囌，你自己不會瞧嗎？」

司徒榮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繼而問禤常樂：「你知道老方在說些什麼嗎？」

禤常樂冷冷一笑：「這傢伙老是不正不經的，這種人每天最少有三十六次語無倫次，誰理睬他都會倒楣得不能再倒楣。」

司徒榮大笑。

就在這時，轎子裏的原孤情突然大喝一聲，掀開轎門走了出來。

原孤情目光橫掃四周一眼，忽然冷冷道：「你們是幹什麼的？店堂內沒有人，可以進去瞧瞧！」

司徒榮道：「屬下本想進去瞧瞧，但却有點顧慮。」

原孤情眉頭一皺：「你顧慮些什麼？」

司徒榮道：「我顧慮的，是裏面會不會有機關埋伏着？」

「機關？」原孤情「呸」一聲：「就算眞的內有機關，有個萬重陷阱那又怎樣？難道咱們還對付不了嗎？」

司徒榮點點頭，道：「對，咱們神拳、鐵尺兩幫的好漢，除了蚊子之外，什麼都不怕。」

禤常樂一呆，道：「蚊子又有什麼可怕了？」

司徒榮道：「蚊子是咬人的傢伙，給這些討厭的東西咬一口，可不好玩！」

禤常樂冷笑道：「老子揍你兩拳，更不好受。」

司徒榮道：「你若揍我兩拳，我大可以回敬你十拳、二十拳、他媽的三五十拳，但給蚊子咬了一口，又如何能回咬過去？」

禤常樂想了一想，不由點點頭，說道：「他媽的言之成理，老子這一次輸啦……」

忽聽客棧店堂內一人冷冷笑道：「各位朋友既已來了，何以老是呆在門外？難道是過其門而不入嗎？」

「非也非也！」方青玉道：「這一個龍潭虎穴，咱們是非入不可的，不然的話，恐怕天下英雄、英雌都會見笑！」

這時候，原孤情已大步進入客棧店堂之中。

* * *

殺機四伏！

陣陣逼人殺氣，籠罩着整間客棧！

原孤情雖然脾性古怪，但他畢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所以，他站在店堂內的時候，仍然有着一種凜然不可欺侮的風範。

「梅典，你出來罷！」原孤情發出了一聲冷笑。

他早已知道，這客棧大有古怪，是「神木天王」梅典在故弄玄虛。

忽聽先前冷笑之人又再開口，道：「本宮宮主並沒有到此，正是殺雞焉用牛刀，憑你這幾塊材料，在下已足夠收拾有餘！」

未幾，一個中年漢子緩緩地從一間房子裏走了出來。

原孤情一看見這中年漢子，不由臉色驟變，道：「怎麼是你？」

中年漢子道：「是我又怎樣？你害怕了？」

「怕？我會怕你才怪！」原孤情哈哈大笑，隨即動手。

他一動手，就是一雙黑鐵尺！

鐵尺漆黑，中年漢子亮出的一把刀卻閃亮照人，有如白雪。

刀很薄，薄如紙。

這是中原最薄的刀，刀招的變化全然不像是刀法，只是像鵝毛、飄雪。

薄薄的刀，鵝毛般的刀法。

刀招柔細中有殺着，那是李薄刀的刀法。

這中年漢子並非別人，正是李薄刀！

* * *

在客棧另一角，東方展梅正在和李多寶談話。

「這個人就是你的老子李薄刀！」

「是我爹？眞的是他？」

「是的！我老眼未昏花，決不會看錯！」東方展梅的語氣十分肯定。

李多寶傻住了，因爲他從來沒有想過，會在這地方遇見自己的親生父親！

「師父，徒兒該怎辦？」李多寶問。

東方展梅眉頭緊皺，道：「這是你們父子間的事，我這個老頭兒似乎是不宜加上一把嘴的，但要是爲師眞的什麼都不說，恐怕又會嘴癢癢的，十分難受。」

李多寶嘻嘻一笑，但隨即又苦着臉，道：「師父，徒兒的事，非要師父多加指點不可，不然的話，徒兒眞是不知道該怎辦才對。」

東方展梅嘆了口氣，道：「你不必擔心，誰叫我收了你這麼一個徒兒？但你老子是個十分古怪的傢伙，應該如何對付他，眞是非要從長計議不可。」

「是的！是的！」李多寶連連點頭。

* * *

原孤情決戰李薄刀，戰況十分激烈。

但時候一長，原孤情就支持不下去

，李薄刀很明顯地佔到了優勢。

李薄刀刀招奇幻，原孤情已無法可以抵擋。

眼看原孤情不出三五招之內，就得死在李薄刀的刀下，但就在這時候，李薄刀却把刀收回，沒有再緊逼原孤情。

原孤情額上有汗，而且汗流如注，一張臉煞白得十分可怕。

他喃喃地在叫：「我敗了！」

「不錯，你已經敗了，但你仍然活着。」李薄刀的語氣冷得像是冰，「你走罷，以後再也不要找我。」

原孤情目中突然射出了毒蛇般的光芒：「連找你報一箭之仇也不可以嗎？」

李薄刀道：「你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擊敗我。」

原孤情道：「你是太高估了自己，還是永遠都是瞧不起別人？」

李薄刀冷冷一笑，道：「也許兩者都是，所以，我才會是李薄刀。」

原孤情的神情立刻萎頓下來，就像是一隻給戳了一刀的公雞。

他已無話可說。

不久，原孤情就走了，他來的時候很快，走的時候却很慢很慢。

他彷彿不捨得離開這個決戰李薄刀的地方。

* * *

原孤情走了，「隴中四奇」也走了，李薄刀獨自站在那裏，臉上看來似是罩着一層厚厚的霜。

忽然間，焦溫又出現了，他臉上沒有霜，卻有一種狐狸般的笑容。

這種笑容，是天下間最可惡的，所以李薄刀根本不去看這個人。

但焦溫却走了上來：「老李，你的刀法果然越來越精進了，但做人却似乎越來越糊塗。」

李薄刀不理睬他。

焦溫却又纏了上來：「老李，原孤情這種不知好歹的混蛋，你何必刀不留情？換上是我，決不會讓他活着離開這裏。」

李薄刀還是不作聲，甚至用背對着他。

焦溫又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老李，你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要在神木宮裏混，決不可以違背宮主的意旨，不然的話，嘿嘿……」

直到這時候，李薄刀才緩緩地轉過臉，冷笑着問焦溫：「你說夠了沒有？」

焦溫打個哈哈：「當然還沒有說夠──」

李薄刀突然嘆了一口氣：「可惜你此刻已經活夠了！」

焦溫臉色驟變，連忙退後兩步，同時厲聲叫出了兩個字：「你敢──」

他才說出這兩個字，李薄刀的刀已在他的臉上輕輕掠過。

這一刀看來毫不着力，似是一片鵝毛飄過而已。

但就在這麼一刀，焦溫已無法可以閃避開去，他的臉在一刹那間被當中劈開，也可以說是在那一刹那間就結束了生命。

焦溫倒下去的時候，李薄刀已走得很遠很遠。

李多寶瞧得連眼都直了，他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對東方展梅道：「這是什麼刀法？」

東方展梅回答道：「殺人的刀法！」

* * *

李薄刀殺了焦溫之後，來到了一間古廟。

古廟一片寧靜，但他的心是否也同樣寧靜？

廟中有人，一個穿長裙，神態冷漠的女人。

李薄刀來到這個女人面前，說道：「原幫主已經走了。」

「爲什麼不殺了他？」

「因爲我不想殺這個人。」

「但你不殺他，他以後一定會再來找你的麻煩。」

「不會，原孤情以後再也不會找咱們的麻煩。」

「你何以如此肯定？」

「不爲什麼，只因爲我瞭解這個人，無論是誰給他恩惠，他都絕不會恩將仇報。」

「假如你看錯了又怎樣？」

「我從來沒有看錯過任何人！」

「很好，你有這種信心，就是爭霸江湖的最大本錢，倘若沒有本錢，無論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成功。」

「爭霸江湖這四個字，以後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因爲我已厭倦。」

「厭倦？難道你忘記自己是個江湖人嗎？」

「江湖人數之不盡，何必偏偏要我來充當江湖殺手？」

「因爲宮主瞧得起你。」

「但我却瞧不起自己，我本是昂藏七尺大丈夫，何以一直要在女人脚下搖頭擺尾？」

「斗膽！你敢對我這樣說話？」

「爲什麼不敢？如今，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

「但在神木宮，我是聖姑，而你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脚色！連焦溫也可以在你面前大呼小喝！」

「那是以前的事，以後焦溫再也不會對我無禮，也不會在你面前一味阿諛奉承。」

「什麼意思？」

「我已殺了焦溫！」

「撒謊！你怎敢動焦溫一根汗毛？」

「我當然不會動他一根汗毛，因爲無論是誰少了一根汗毛，都是無關痛癢的。」

「你眞的殺了他？」

「在你面前，我幾時說過假話？」

那個女人不再說話了。

她就是「神木宮」裏的「聖姑」上官瑩瑩，她一直都很瞭解李薄刀。

李薄刀不喜歡說謊，也許是因爲他不屑在別人的面前說假話。

上官瑩瑩的身子有點發抖，那是因爲憤怒，還是因爲感到震驚？

這一點，恐怕就連她自己也不怎麼瞭解。

忽然間，她長長的嘆了口氣，然後

對李薄刀說：「你走罷，走得越遠越好，以後再也不要再讓我看見你的影子。」

李薄刀沒有走，他還伸手握着上官瑩瑩的手，說道：「咱們是天生一對的，我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你。」

上官瑩瑩搖搖頭：「不，你殺了焦溫，已經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李薄刀冷冷道：「是誰不可饒恕我？是你？還是梅典？」

「是我也好，是梅典宮主也好，結果都是一樣的。」上官瑩瑩道。

「不，絕不一樣，梅典是梅典，你是你，在我的眼中，你們兩個人絕不一樣！」李薄刀說到這裏，額上青筋暴現！

上官瑩瑩咬了咬牙，道：「難道你要我執行本宮的刑法來對付你嗎？」

李薄刀坦然一笑，道：「你若能下得了手，李某又有何懼？」

上官瑩瑩眼色一變，倏地拔劍。

她的劍並不長，只有一尺八寸六分，但却寒氣逼人，鋒利無匹。

李薄刀道：「你拔劍的姿勢，比起半年前更加好看得多了。」

上官瑩瑩冷冷道：「等到這把劍刺穿你的咽喉，就不怎麼好看了。」

劍光指着李薄刀的脖子，但李薄刀居然還在面露微笑。

上官瑩瑩深深吸了一口氣：「你以爲我不忍下手，這就大錯特錯了！」

李薄刀還是盯着她的臉，而且一直微笑着，全無半點懼色。

忽聽得「噹」一聲響，上官瑩瑩的劍跌落在地上，她的臉在瞬間變得一片蒼白。

她果然下不了手。

李薄刀把劍拾起，突然一劍刺入自己的胸膛。

上官瑩瑩呆住了，她做夢也想不到李薄刀會有此一着。

「你瘋了？」上官瑩瑩急急抱着他，登時爲之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薄刀居然還在微笑着，他對上官瑩瑩說道：「你可知道，這一劍刺得有多深？」

上官瑩瑩不住的在搖頭，淚水同時湧出。

李薄刀仍然在笑：「這一劍入肉不足三寸，若刺向左方一寸，必入心臟，非死不可。」

上官瑩瑩叫道：「但你此刻……」

李薄刀道：「如今却是可生可死，全看你肯不肯救我。」

上官瑩瑩連連頓足：「怎會不肯……」

李薄刀道：「當世名醫有三，但能治癒此傷勢者只有一人，那是『墨影寒儒』柳大夫。」

上官瑩瑩臉色一變：「但柳大夫是神木宮的死敵！」

李薄刀緩緩地點頭，道：「不錯，你若要求柳大夫爲我治傷，必須與神木宮斬斷一切干係，不然的話，縱有萬兩黃金，也無法令柳大夫出手相救！」

上官瑩瑩道：「如何才能令柳大夫相信我已和神木宮斬斷一切干係？」

李薄刀道：「神木宮有左右二侯，左侯『神影槍』段照，右侯『奪魂斧』尉遲烈，是柳大夫生平最憎恨之人，你若能提着這兩人的腦袋去見柳大夫，柳大夫也許會相信你的。」

上官瑩瑩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李薄刀乾笑一聲：「算了，你不必爲我做任何事，我不會怪你的，這一劍又不是你刺過來的……」說到這裏，突然兩眼一翻，昏倒過去。

上官瑩瑩急忙封了他身上幾處穴道，又用金創藥把傷口敷住，但那一把劍仍然明晃晃地插在李薄刀胸膛上。

她不敢拔出這一把劍，她知道，這一劍拔出來，李薄刀可能立刻就會死。

她必須立刻去找「墨影寒儒」柳大夫，而且必須提着兩個人的腦袋去找他。

＊　＊　＊

在一條看來隨時都會塌下來的殘舊木橋上，李多寶居然在橋上跳來跳去，就像是一隻猴子。

東方展梅瞧得眉頭大皺，忍不住叫道：「徒兒，這樣子跳來跳去又有什麼好玩？」

「當然不好玩，但我偏喜歡跳來跳去。」

「冷靜一點好嗎？」

「就算徒兒停下來，也不見得會冷靜。」

「但總比這樣好一點。」

但李多寶還是跳了很久，才停了下來。

東方展梅嘆息一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要出人頭地，必須堅忍沉着，切忌輕浮暴躁。」

李多寶喘着氣，道：「老子的老子爲什麼要跟着神木宮的婆娘們混來混去？他可曾混出了什麼名堂？要是什麼名堂也沒有混出，又何必繼續再混下去？」

東方展梅道：「你老子是精明的人，他必然有自己的想法。」

李多寶道：「師父，徒兒想跟老子談一談。」

東方展梅道：「但如今爲師也不知道他溜到什麼地方去。」

李多寶道：「事在人爲，咱們可以再找。」

東方展梅道：「找是可以再找，但必須小心一點，不可打草驚蛇。」

李多寶道：「誰是草裏的蛇？」

東方展梅想了一想，忽然怪笑一下，道：「這個爲師也不知道，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聲未已，橋下也傳來一個人乾澀的笑聲。

李多寶喝道：「是誰鬼鬼祟祟？」

橋下那人又再笑了一會，忽然身形拔起，直飛上橋。

李多寶呆住，他做夢也想不到，從橋下飛身而至的，居然是個尼姑。

一個老尼姑。

＊　＊　＊

天下間有多少個老尼姑，這是誰也計算不出來的。

但唯一能夠令到東方展梅面色動容的，卻只有一個——烈火師太。

烈火師太性情剛烈，不苟言笑，和她相處並不是愉快的事。

東方展梅悄悄對李多寶說：「這個人就是你老子李薄刀了！」

因此，東方展梅每次遇上這個老尼姑，總是希望可以避之則吉的。

但要避開烈火師太，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若要找尋某一個人，這個人就算躲到天涯海角，還是避不開去的。

東方展梅當然很明白這一點，因此他每次看見烈火師太的時候，都只能暗暗苦笑。

烈火師太輕功佳妙，那是不必置疑的，東方展梅想跑也跑不掉，而且，他也沒有太充足的理由，非要避開烈火師太不可。

烈火師太一出現，東方展梅就笑哈哈的迎了上來，道：「妳來得正好。」

烈火師太冷冷一笑：「貧尼來到這裏，何好之有？」

東方展梅哈哈一笑，道：「咱們倆師徒在這裏正悶得發慌，師太從天而降，正好解悶解悶。」

李多寶立刻叫道：「非也，非也，她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從橋下飛上來的。」

東方展梅眉頭一皺，道：「這又有什麼分別？」

李多寶道：「怎會沒有分別，而且簡直是大大的分別，堪稱爲天淵之別。」

東方展梅想了一想，居然也點點頭，道：「你說得半點不錯，果然是大有天淵之別。」

烈火師太「哼」一聲，道：「你們說夠了沒有？」

李多寶嘻嘻一笑，道：「咱們師徒可以長話短說，師太若有什麼指教，咱們齊齊洗耳挖鼻擦擦眼珠子一起恭聽便是。」

東方展梅道：「徒兒，你說話犯上了畫蛇添足的毛病，以後只要說洗耳恭聽便可。」

李多寶道：「徒兒知道了。」

烈火師太神色冷峻，目光橫掃着東方展梅和李多寶的臉龐，良久才乾咳一聲，道：「神木宮野心勃勃，東方施主有何高見？」

東方展梅似乎一愕，半晌才道：「神木宮宮主野心勃勃，那是她老人家的事，我又還能有什麼高見？」

烈火師太道：「東方施主向來急公好義，先天下之憂而憂，何以這一次居然一反常態，把這等關係整個武林安危的大事視若無睹？」

東方展梅大笑兩聲，道：「師太未免把老夫瞧得太高了，老夫爲人之道，向來是得快活時且快活，又怎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啦？」

烈火師太臉色一沉，道：「施主若是眞的對武林安危漠不關心，貧尼多說也是無益，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李多寶卻急急叫了起來，道：「師太且慢。」

烈火師太盯着他的臉：「有什麼事？」

李多寶道：「唐寶釧在那裏？我想見一見她。」

烈火師太道：「你不必見她，她也不

會見你。」

李多寶跳了起來：「妳又不是唐寶釗，怎知道她不會見我？我又不是她的大仇人。」

烈火師太道：「唐寶釧的事，旁人是管不着的，無論是誰都管不着。」

李多寶「哼」的一聲，道：「妳又怎樣？難道妳以為自己是與衆不同的？」

東方展梅忙道：「烈火師太，自然與衆不同。」

李多寶道：「唐寶釧的事，該由她自己來決定，不管是誰，都不能代替她拏主意。」

烈火師太灰眉一揚，道：「你眞的很想見一見唐寶釧嗎？」

李多寶道：「當然。」

烈火師太冷冷一笑，道：「你要見她，除非你能戰勝一個人。」

李多寶一怔，道：「這人是誰？」

烈火師太道：「這人就是貧尼。」

李多寶臉色一變，道：「這算是什麼？以老欺少嗎？」

烈火師太道：「你若連貧尼都打不過，又還有什麼作為？就算以後你能見到唐寶釧，那又怎樣？」

李多寶道：「武功高低，跟我要見唐寶釧是全無半點關係的。」

烈火師太道：「你說沒半點關係，但貧尼卻認為關係大得很，要是平庸之輩，又怎配跟貧尼的弟子走在一起？」

李多寶道：「唐寶釧肯拜妳為師嗎？」

烈火師太道：「貧尼要收誰做弟子，誰就是貧尼的弟子。」

李多寶冷哼一聲，說道：「還是那一套，以老欺少。」

烈火師太不再理會他，掉頭就走。

李多寶啐了一口，道：「眞是他媽的老怪物。」

東方展梅微笑着走了過來，道：「你罵得很好。」說完，突然一拳重重揍在李多寶的肚子上。

李多寶怪叫一聲：「為什麼打人？」

東方展梅哈哈一笑：「不為什麼，只因為我也是一個他媽的老怪物。」

＊　＊　＊

晚上，星星一顆一顆在窗邊，李多寶看着這些星星看得出神。

星星有什麼好看？

李多寶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看這些星星。

他想練功，但練來練去還是練得不好。

東方展梅沒有理他，只是跑到客棧的店堂，跟掌櫃先生喝酒下棋。

李多寶在窗前輕輕的嘆了口氣，暗道：「要勝過那個老尼姑，眞是他媽的談何容易，看來，老子這一輩子也休想再見唐寶釧了。」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有人在後院那邊呻吟。

李多寶眉頭一皺，道：「如今是什麼時候了，還在這裏唷唷亂叫，擾人清夢。」

他心中煩擾，再也沒心情去看星星，跳上床蓋上被子蒙頭便睡。

但他卻睡不着覺。

他睡不着覺，是因為後院那邊的呻吟聲越來越是厲害。

李多寶心中有氣，暗罵道：「是那一門那家的王八羔子，他媽的在這個時候還叫天叫地，待老子教訓教訓這斷可也。」

當下立即衝至後院那邊，只見一人俯伏在地上，呻吟聲聽來十分可怖。

李多寶眉頭緊皺，叫道：「這位老兄，你有什麼不妥，要不要老子踢你兩腳？」

那人仍然俯伏在地上，聞言立刻搖頭不迭，叫道：「你千萬別踢我兩腳。」

李多寶哼一聲，還沒有再說什麼，那人又已繼續說道：「只踢兩腳是不夠的，最少要踢二、三百腳，最好踢上二三千腳，甚至一萬腳也不妨事。」

李多寶一怔，心想：「這斷準是個瘋子。」

既是瘋子，還是少惹為妙，他立刻掉頭便走，但他才走出三步，突覺在足踝一陣劇痛，原來那人伸手抓住了他的右腳。

李多寶吃了一驚，急忙叫道：「朋友，這是幹什麼的，又有什麼好玩了？」

那人道：「我如今痛苦得緊，那裏有心情跟你玩耍，你是走不得的。」

李多寶說：「老子為什麼走不得？」

那人道：「我抓住你的腳，你自然走不得了。」

李多寶道：「你可以放了老子，老子立刻就可以健步如飛，走得比兔子還快。」

那人在地上不斷搖頭：「不，我不可以放開你，萬萬不可以。」

李多寶心中叫苦不迭，道：「這又是他媽的什麼道理？」

那人道：「我若放開了你，就沒有人肯踢我了。」

李多寶道：「但你這樣子抓住老子的腳，老子也不能踢你。」

那人道：「誰說不可以，我只是抓住你一隻腳，你若要踢我，大可以用另外一隻腳。」

李多寶一呆，道：「本來是可以的，但想深一層，卻又還是他媽的不可以。」

那人道：「為什麼不可以？」

李多寶道：「要踢一個人，用一隻腳固然是可以的，但倘若另一隻腳給別人抓住，那麼只用一隻腳的力道踢出去，必然會力道大減，因此嘛，若要老子踢得凶狠，必須兩腳自由自在，那才踢得痛快，不然的話，就算踢一萬八千腳，也是他媽的無濟於事。」

那人想了想，道：「小兄弟之言不無道理，但我若放了你，你不踢我那又如何？」

李多寶道：「你若非要找人踢踢不可，老子又怎會不奉陪，你放心好了，老子若兩腳恢復自由，定必一腳把你踢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如有食言，老子便是烏龜王八羔子豬雜種。」

那人道：「好，我相信你，但你若敢不踢，這一次我就不再抓住你的腳，而是抓住你的脖子。」

接着，那人就放開了手。

李多寶心中驚疑不定，但心想踢人總比給人踢過癮得多，既然此君存心作賤自己，倒也用不着客氣，一於照踢可也。

「兄台看招，此乃『一腳定中原』。」

「呼」一聲响，李多寶一腳就向那人的小腹踢了過去。

那人搖搖頭，道：「這一腳不但定不了中原，就連茅厠也定不了，眞是名不符實。」

李多寶心中有氣，第二腳的力道便大為增强。

「這是『象腳勁』，厲害之極。」

那人卻還是不斷搖頭，道：「這算是什麼象腳了？照我看，這一腳充其量只能算是蟻腳而已。」

李多寶「哼」一聲，道：「你且別得意，老子的絕招還有很多，最少還有鴛鴦腿、金華火腿、天殘腳、雞腳鴨腳。」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向那人身上踢去。

那人不斷叫道：「踢得好，再用力一點，千萬別腳下留情。」

李多寶道：「你若吃不消，請早一點說，以免給老子踢得狗血淋頭，焦頭爛額。」

「少廢話，快專心踢，若踢得不三不四，我立時便宰了你。」那人惡狠狠的在叫。

李多寶心中暗暗失笑，但也在暗暗吃驚，心想：「這種瘋子倒也罕見，老子把他踢得七葷八素，對他又有什麼好處了？」

他雖然生性聰明，但一時間倒也猜不出那人到底是什麼來路，只得左一腳右一腳踢向那人的身上。

李多寶踢了二、三百腳之後，只覺得兩腿酸軟，足趾更是疼痛之極，但那人並未滿意，還要李多寶繼續用力地踢。

李多寶又踢了百來腳，那人漸漸不再作聲，到後來連半點聲氣也不聽聞。

李多寶一怔，立時停止下來不再踢。

只見那人俯伏在地上，動也不動，李多寶心中暗吃一驚，忖道：「這番不妙，莫不是老子眞的把這瘋子踢死了嗎？」

當下深深吸一口氣，向那人叫道：「嗨，老兄，你醒一醒，你醒一醒。」

但那人仍然是動也不動，也沒有開口回答。

李多寶心中更是吃驚，道：「朋友，這是你自己的主意，要不是閣下堅持非要老子狂踢不可，老子也不會把你踢進陰曹地府去，唉，朋友，這又是何苦呢？」

那人還是沒有任何動靜，李多寶越瞧越是生氣，索性再向他身上踢幾腳。

「他媽的，你死了沒有？」

那人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此刻舒服無比，又怎會死了！」

李多寶一呆，道：「踢夠了沒有？」

那人道：「當然還沒有踢夠，但你若繼續踢下去，這一雙什麼鴛鴦腿只怕會變成爛臭腳了，唉，你我無怨無仇，我又為什麼要害你，還是就此算了。」

李多寶吁一口氣，如獲大赦，道：「好極，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

那人卻又一手抓住他的足踝，道：「且慢，你不能走。」

李多寶一凜，道：「為什麼還不能走？」

那人道：「你踢了我幾百腳，可知道我是何方神聖來着？」

李多寶眨了眨眼，道：「尊駕是何方神聖，老子又怎會知道？」

那人道：「我姓萬，叫萬無術。」

「萬無術？是不學無術的無術？」

「不錯，這名字很糟，是不是？」

「不，很特別，也很有趣，你若叫萬無敵，這種名字聽起來才是最嘔心的。」

「你叫什麼名字？」

「李多寶。」

「令尊怎樣稱呼？」

「李薄刀。」

「李薄刀？」萬無術一聽見這個名字，立刻就從地上直跳起來，叫道：「他是個混蛋。」

「你怎知道他是個混蛋？」

「他若不是混蛋，又怎會約了別人決鬥，結果卻連人影也見不着？」

「他約了誰決鬥？」

「我。」

「你？你為什麼要跟老子的老子決鬥？」

「因為你的老子搶走了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她是誰？」

「是上官瑩瑩，神木宮的聖姑。」萬無術說到這裏，眼中發出了異樣的神采。

李多寶眨了眨眼，目注着萬無術的臉龐。

萬無術並不老，但也不算年輕，他的年紀也許比李薄刀還大一點點。

李多寶看了他好一會，才問：「你是否很憎恨老子的老子？」

萬無術搖搖頭：「沒有，我從來沒有憎恨過李薄刀，我只是憎恨我自己，一直沒有勇氣向上官瑩瑩表白心意，以致錯失許多良機。」

「良機莫失，失機者斬！」

「但良機已失，徒嘆奈何！」

「既然你並不憎恨老子的老子，又何以要找他決一死戰？」

「我只是想看一看，上官瑩瑩選擇他，是否一項錯誤的決定。」

「是否他的武功若勝過閣下，你就認為聖姑的決定是對的？」

「不錯。」

「眞可笑！」

「有什麼可笑？」

「喜歡一個人，並不是喜歡他的武功，江湖中有不少武功絕頂之士，都是容顏醜陋的傢伙，但常言有道：『姐兒愛俏』，倘若某甲武功雖高，但卻其醜無比兼且心術不正，如此傢伙又要來何用？」

萬無術兩眼一瞪，道：「你是在說我吧？」

李多寶道：「閣下是否容顏醜陋？」

萬無術道：「當然不是。」

李多寶道：「閣下是否心術不正？」

萬無術道：「當然也不是。」

李多寶悠然一笑，道：「閣下既非心術不正，又不是容顏醜陋，足以證明我並非指桑罵槐，你是用不着諸多猜疑的。」

萬無術呆了一呆，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你踢我？」

李多寶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萬無術說：「因爲我對不住上官瑩瑩。」

李多寶奇道：「你又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上官瑩瑩了？」

萬無術說：「我已成親。」

李多寶越聽越奇：「你成親那是你自己的事，又怎會對不住上官瑩瑩？」

萬無術道：「上官瑩瑩雖然不肯跟我在一起，但那是她的決定，她是她，我是我，對不？」

李多寶聽得眉頭大皺，過了半晌才乾咳兩聲，說道：好像很對，但也好像完全不對，什麼她是她，你是你，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萬無術說：「我既然對上官瑩瑩鍾情，就該有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決心，豈可受到一時的挫折，就另要別的女子爲妻？」

李多寶道：「閣下之言，聽來似乎頗有道理，但其實卻是無稽得很。」

萬無術道：「怎會無稽得很？」

李多寶道：「要是上官瑩瑩也和你對她一樣，你才可以說什麼除卻巫山不是雲。但上官瑩瑩根本未曾把你放在眼內，你就算一往情深，非卿不要，那又有什麼屁用？到頭來還不是好夢一場空嗎？與其做一個痴呆的漢子，何不他媽的另尋佳麗作爲伴侶？」

萬無術苦笑一聲：「只可惜我如今娶的並不是什麼天香國色，而是一個庸俗之極的臭婆娘。」

李多寶說：「明知道是個庸俗的臭婆娘，何以還要和她成親？」

萬無術道：「都只怪骰子不爭氣。」

「骰子？」李多寶一怔：「你要了一個庸俗的臭婆娘回來，跟骰子又有什麼相干了？」

萬無術道：「這兩三年來，我在賭場裏輸了好幾萬兩銀子，最後弄得債台高築，幸虧吳員外爲我償還賭債，不然的話，眞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多寶又是爲之一呆，道：「吳員外又是什麼人？」

萬無術道：「吳員外是一間豆腐店的老闆。」

李多寶道：「區區一間豆腐店的老闆，又算得了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萬無術道：「一般的豆腐店，自然是不值一哂的，但這間豆腐店的老闆卻不同。」

李多寶道：「這又有什麼不同了？」

萬無術道：「吳員外除了擁有一間豆腐店之外，還有兩間大酒家、三間客棧、五間雜貨店、還有逾萬畝良田，除此之外，又是大鹽商。」

李多寶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道：「如此說來，這位吳員外簡直是富甲一方的大財主了。」

萬無術道：「吳員外雖然金子銀子多得難以計算，但女兒卻只有一個。」

李多寶眨了眨眼，忽然「嗤」的一聲笑了起來，道：「萬老兄，你不是娶了吳員外的女兒爲妻罷？」

萬無術苦着臉，道：「誰說不是？」

李多寶嘻嘻一笑，道：「這就值得恭喜了。」

萬無術「呸」的一聲：「有什麼值得恭喜的，這個臭婆娘除了滿身都是他媽的銅臭之外，有那一點可以跟上官瑩瑩相比？」

李多寶悠然一笑，道：「這世間上嘛，本來就是不怎麼公平的，別人的長處，你不一定可以兼備，同樣地，閣下的所長，別人就算想學也是學不來的。」

萬無術道：「又不是你娶了吳員外的獨生女兒，你當然不會叫苦。」

李多寶道：「就算吳員外的女兒如何不妙，畢竟已經是閣下的結髮妻子了，正是既來之則安之，又何苦愁眉深鎖，把自己弄得不愉快？」

萬無術道：「不愉快就是不愉快，並不是自己故意弄出來的。」

李多寶道：「我踢了你這許多脚，難道你一點也不疼嗎？」

萬無術道：「皮肉筋骨再疼，也及不上心疼得那麼厲害。」

李多寶乾咳兩聲，道：「常言有道：『心病還須心藥醫』，就算我再踢你一千幾百脚，對你也是於事無補的。」

萬無術道：「那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

李多寶嘆了一口氣，道：「尊駕的事，我這個旁人本來就是理會不着的，咱們就此告別可也。」

但他還沒有走，萬無術已抓住他的肩膊，道：「兄弟慢走。」

李多寶道：「萬兄有何指教？」

萬無術道：「你我一見投緣，何不再聚一聚？」

李多寶眉頭一皺，道：「再聚一聚，對咱們又有什麼好處？」

萬無術道：「你武功不高，在江湖上行走是十分吃虧的。」

李多寶道：「在江湖上行走的人，不見得人人都是身懷絕技之輩。」

「你說的不錯，因此這些人經常都會給別人所欺負。」

「那又如何？」

「與其給別人欺負，何不練就一身驚人武功，就算不欺負別人，最少也不會給別人欺負，正是何樂而不爲？」

李多寶哈哈一笑，道：「萬老兄，你說得眞是稀鬆平常之極，但要練就一身驚人武功，又豈是易如反掌之事？」

萬無術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要練好武功，必須有明師指點，否則練來練去，也是枉費力氣，虛耗精神而已。」

李多寶說：「老子已拜東方大俠爲師。」

萬無術道：「你是說東方展梅？」

李多寶道：「正是！」

萬無術道：「平情而論，東方展梅的

武功雖然不弱，但若跟萬某相比，只怕還差了一大截。」

李多寶道：「老子的師父，最少有一種本領是遠遠及不上萬老兄的。」

萬無術「哦」一聲，道：「是那一種本領？」

李多寶道：「是吹牛神功！」

萬無術陡地臉色一寒，冷笑道：「你居然以爲我在吹牛？」

李多寶嘻嘻一笑，道：「也許不是吹牛，而是吹豬吹狗吹驢子。」

萬無術「哼」的一聲，突然一手抓住李多寶左邊腰際。

李多寶給他這麼一抓，登時全身酥軟，想放聲大叫，但不知如何卻完全叫不出聲。

萬無術沉聲在李多寶耳邊說道：「我要把你拋上九霄雲外，你要小心了。」

李多寶吃了一驚，正要叫：「使不得！」突覺身子有如箭矢一般，直向半空飛了出去。

李多寶心中暗暗叫苦，心想：「這一次老子命休矣。」

就在這時候，突然一人斜斜飛至，以兩手平平托着李多寶的身子。

李多寶身在半空之中，一時間也弄不清楚這人到底是誰，只知道身子已不再繼續向上直飛，不由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獨霸武林　只成空話

把李多寶平平穩穩在半空中托住的並非別人，正是他的師父東方展梅。

李多寶一看見東方展梅，登時爲之精神大振，連忙對東方展梅說道：「徒兒遇上了這個瘋子，好不狼狽！」

東方展梅向萬無術一指，道：「你說他是個瘋子？」

李多寶道：「他若不是瘋子，就不會要徒兒踢他。」

東方展梅搖搖頭，道：「你錯啦，這位是萬大俠，可不是什麼瘋子，萬大俠說要傳授你武功，那是你的造化，又豈可推辭？」

李多寶吃了一驚，道：「師父，只有你才是我的師父，別人傳授武功，徒兒是決計不學的。」

東方展梅道：「你若不肯跟他練武功，那也容易得很，只要把腦袋瓜子砍下來便是。」

李多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道：「師父，這個玩笑開不得。」

東方展梅冷冷道：「誰跟你開玩笑了？有如此明師肯指點你武功，你居然不肯去學，足証腦袋瓜子銹漬斑斑，有如廢物一樣，既是廢物，自當砍將下來，又有何不可了？」

李多寶忙道：「師父息怒，要是師父非要徒兒跟萬老兄練武不可，徒兒自然是照練可也……」

忽聽萬無術冷冷一笑，道：「我幾時說過要把武功傳授給這個小子？」

東方展梅呵呵一笑，道：「萬大俠用心明顯，到這時候又何必做作？」

萬無術道：「東方老兒，你眞的要我好好整治一下這個小子？」

東方展梅道：「玉不琢不成器，你最好把這小子大大折騰一番，將來得到最大好處的，還是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萬無術嘿嘿一笑，目注着李多寶道：「小兄弟，你聽見師父的話嗎？」

李多寶苦着臉，道：「都聽見了。」

萬無術道：「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把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若要死便死得透透徹徹，死得不能再死，若要活就得活得神龍活現，龍馬精神。」

李多寶道：「如此說來，當然是活得龍馬精神最好。」

萬無術道：「這個容易得很，你以後跟着我，勤練武功便是！」

東方展梅哈哈一笑，對李多寶說道：「這是你的福氣，能夠跟着萬大俠練武，眞是羨煞不知幾許旁人！」

就這樣，李多寶跟隨着萬無術練武，但東方展梅也一直緊緊跟隨着，無論這兩人跑到什麼地方，他也一定會在左右。

*　*　*

李薄刀沒有死，他仍然活着，而且氣色看來十分不錯。

是柳大夫把他從瀕死邊緣搶救回來的。

柳大夫嫉惡如仇，是個醫術高明，殺人手段也同樣高明的大夫。

但近年來他已很少殺人，他甚至不殺生，到後來索性吃素菜，不沾腥葷，就像個出家人一樣。

他不殺人，是因爲他討厭用自己的手去殺人。李薄刀的傷勢極其嚴重，但到了柳大夫手裏，這一點點傷勢就變得微不足道。

柳大夫肯出手救李薄刀，全然是因爲上官瑩瑩送給他兩個人的腦袋。

「該殺的人，早就要殺了，怎麼等到今天才動手？」柳大夫一方面在埋怨，但卻又高興地在微笑。

這是一位武林怪傑，心思與行事手段之怪異，決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李薄刀卻很瞭解他。

他不但瞭解柳大夫，也同樣瞭解上官瑩瑩，所以他這一次的賭注總算是押對了。

他不能押錯，不然的話，這一次賭博輸掉的並非金錢，而是他自己的性命。

這一天，天色灰黯，不斷下着毛毛細雨。

上官瑩瑩在一座碧綠的小湖旁邊，手裏撐着雨傘，身子卻依偎在李薄刀的胸膛上。

兩人呼吸聲都很柔細，上官瑩瑩更是呵氣如蘭，令人心醉。

李薄刀輕輕摟着她的纖腰，又撥着她烏亮的秀髮。

上官瑩瑩忽然抬起頭，問：「你恨不恨我？」

李薄刀悠然地笑了一笑：「我爲什麼要恨你？」

上官瑩瑩道：「若不是我，你應該擁有一個愉快的家，還有一個聰明伶俐的

孩子。」

李薄刀道：「但我若沒有了你，就算擁有世間上所有一切，都會變得很不愉快。」

上官瑩瑩道：「我眞的那末重要？」

李薄刀道：「對別人是否如此重要，我是不知道的，但最少有兩個人把你看得很重要很重要。」

「甚至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

「重要得多。」

「這兩個人，一個當然是你自己，而另一個又是誰？」上官瑩瑩眨眨眼問。

李薄刀道：「你是知道的。」

上官瑩瑩嘆了一口氣，道：「你是說萬無術？」

李薄刀道：「除了萬無術之外，還有誰配得上在我眼內？」

上官瑩瑩道：「你一直都很妒忌這個人？」

李薄刀道：「凡是比我高明的人，我都可以妒忌。」

上官瑩瑩道：「會不會因妒成恨？」

李薄刀道：「對萬無術來說，他妒忌我必然比我妒忌他更多，因爲你一直都在我身邊。」

上官瑩瑩道：「但有一點也許是你們這些男人永遠都不會明白的。」

李薄刀道：「是那一點？」

上官瑩瑩道：「就算我肯陪一萬個男人，萬無術也不會是其中一個。」

李薄刀目露詫異之色，道：「萬無術有什麼不好？」

上官瑩瑩道：「他什麼都好，但我偏偏不喜歡這種男人。」

李薄刀不由嘆了一口氣，道：「萬無術若聽見你這樣說，他一定會很傷心。」

上官瑩瑩無言，但在她背後卻有人冷冷的說道：「我已聽見她所說的每一個字，但我沒有傷心。」

上官瑩瑩和李薄刀同時回頭，兩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臉上。

那人臉色很憔悴，彷彿三四天沒有睡覺似的，又像是剛從湖水裏撈起來的一條狗。

他正是萬無術。

＊　＊　＊

萬無術在江湖上並沒有太大的名氣，因爲他不喜歡招搖過市，甚至經常以張三李四之類的名字遊戲人間。

不少黑道巨擘，元凶巨寇給萬無術神不知鬼不覺地幹掉之後，直至十年八年後還查不出眞相。

萬無術的武功有多高，恐怕就連他自己也不怎麼清楚。

他只知道一件事——自出道江湖以來，身經大小三百餘仗，只敗過一次。

他敗在上官瑩瑩劍下！

但是否上官瑩瑩武功比他更高？

當然不，但那一次，萬無術眞的敗在上官瑩瑩劍下，而自此之後，萬無術就再也忘記不了她的臉孔。

其實，那一次萬無術要對付的並不是上官瑩瑩，而是梅典。

但他還沒有接近梅典，上官瑩瑩就已拔劍代爲擋駕。

結果，萬無術敗了，差點賠上了一條性命。

他到底是如何敗陣的？

事後，萬無術一直無法明白，而且也沒法子可以明白，爲什麼自此之後，就再也忘記不掉上官瑩瑩的臉孔。

這是多情？痴情？還是多情的白痴？

＊　＊　＊

萬無術又再出現在上官瑩瑩眼前。

他的眼神還是那樣地痴。

只有痴情的人，才會有這種痴痴的眼神。

上官瑩瑩沒有逃避他這種痴痴的眼光，是問：「你爲什麼找到這裡來？」

萬無術道：「因爲你倆已陷入勢孤力薄的險境，我若還不趕上來，你們就很危險了。」

上官瑩瑩道：「我們危險不危險，跟你又有什麼相干？」

萬無術道：「別人危險不危險，自然是跟我這個局外人毫不相干的，但你並不是別人，你是上官瑩瑩。」

上官瑩瑩道：「我也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

萬無術道：「我從沒說過你有什麼特別，但這又有什麼關係？總之，你有危險，我就永遠不能置身事外。」

上官瑩瑩冷冷一笑，道：「萬先生，你恐怕弄錯了，我一直都很安全，誰也不會欺負我。」

萬無術道：「從前也許是的，最少，那時候你仍然是神木宮的聖姑，但如今，你已成爲神木宮的叛徒，梅典若把你抓回去，最輕的懲罰也許就是把你煮熟來吃。」

上官瑩瑩搖搖頭：「你一定是弄錯了，梅宮主對我很好，就算我做錯了什麼事，她老人家都不會對我怎樣。」

萬無術道：「自欺欺人的話，還是少說爲妙。」

上官瑩瑩道：「自以爲是的話，也是少說爲妙的。」

萬無術嘆了一口氣，道：「難道我這個人眞的那麼討厭嗎？」

上官瑩瑩道：「在別人的眼裏，你又怎會是個討厭的傢伙？」

萬無術道：「別人怎樣看我，我是半點也不在意的，我想知道，你是否眞的把我看得比一條狗還更不如？」

上官瑩瑩毫不遲疑，立刻就說道：「不錯，在我的眼中，你的確是一個比狗還更不如的東西。」

萬無術神情木然，良久才道：「我知道，你是要我傷心，徹徹底底的傷心，但我不會，眞的不會，無論你用什麼方法想傷害我，結果都是註定失敗的。」

上官瑩瑩道：「早就有人說過，你是個鐵石心腸的傢伙，如今看來，果然不錯。」

萬無術道：「是對也好，是錯也好，從此刻開始，我會跟在你背後。」

上官瑩瑩道：「但我並不需要跟班。」

萬無術道：「你早已有了一個很好的跟班。」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眼睛直視着李薄刀。

李薄刀卻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別人對他的看法怎樣，他早已全不在意。

上官瑩瑩也看了李薄刀一眼，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從前，他也許眞的是我的跟班，但這已是從前的事。」

萬無術道：「如今又怎樣了？」

上官瑩瑩道：「我現在已不再是神木宮的聖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萬無術道：「所以，你認爲自己已不配再擁有李薄刀這麼一個跟班？」

上官瑩瑩道：「事實確是如此。」

萬無術道：「但你可以把他當作是一個護花使者。」

上官瑩瑩默然，只是瞄了李薄刀一眼。

李薄刀淡淡道：「我若是個護花使者，恐怕將會護花無力。」

萬無術點點頭，道：「不錯，單憑李薄刀的力量，的確不足以保護上官小姐，所以，我必須跟隨在兩位的背後。」

上官瑩瑩道：「這又是何苦？聽說你已娶了妻子，你如此胡作妄爲，只怕不是一件好事。」

萬無術道：「是好是壞，該由我自己來判斷，別人怎樣想怎樣看，我只會一笑置之。」

李薄刀道：「你若要跟咱們在一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少，梅典再兇惡，對你也是大有顧忌的。」

萬無術哈哈大笑，道：「還是老李眼光遠大，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客氣了。」

＊　＊　＊

斜陽漸漸消失在西山下，長街一片肅殺。

「灰蜻蜓」莫十一、「火蟻」褚天恆、「冷面蜘蛛」卓庭山早已把長街兩邊店舖清理得乾乾淨淨，此刻別說是人，就連黃狗也不敢跑到街上。

如有人敢踏足長街，一律殺無赦！

莫十一、褚天恆、卓庭山都是神木宮的殺手。

莫十一在神木宮，素以輕功卓絕、暗器狠辣見稱，褚天恆擅使火器，他自製的「奪魂五毒火筒」，就連「霹靂堂」中的火器工匠也大感驚嘆。

至於卓庭山，爲人深沉冷靜，在神木宮中，只有一個人才瞭解他的底細，那是梅典。

梅典不敢小覷卓庭山，因爲梅典見過他怎樣殺人。

連梅典都不敢小覷的人，莫十一和褚天恆自然也不敢等閒視之。

夜色已臨，長街漸漸一片漆黑。

褚天恆忽然發出了一聲尖叫。

叫聲一響起，不久之後，這條一片漆黑的長街就變得如同白晝般光亮。

最少有五百盞燈同時亮着！

「火蟻」擅用火，而且喜歡在火光之下殺人。

褚天恆有多少手下，這一直是個秘密，除了梅典和他自己之外，誰也不曉得。

但如今他隨隨便便一聲令下，就可以使這條靜寂的長街照亮得有如白晝，顯見在他手底下做事的人，決不會少到什麼地方去。

這是一種潛力，一種足以令敵人膽顫心驚的潛力。

在燈光照耀下，褚天恆的臉色看來一片火紅，莫十一卻不住的在冷笑。

褚天恆盯了莫十一兩眼，最後忍不住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俺點燈干你什麼事？」

莫十一又冷笑兩聲，道：「咱們若有弱點，恐怕都會給你這幾百盞燈照得完全暴露出來，如此策略，也許只有你這樣聰明的人才會想得出來。」

褚天恆道：「咱們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莫十一道：「是那一點？」

褚天恆道：「咱們三人之中，有一個對自己毫無信心，對咱們也是全無半點信心。」

莫十一道：「這個人就是我？」

褚天恆道：「我沒有這樣說，是你自己懷疑自己的。」

莫十一的臉色早已變得不好看，看樣子，他立刻就要發作出來。

但就在這時候，他們等待的人來了。

那是李薄刀！

＊　＊　＊

李薄刀是從一間小雜貨店裏推門而出的。

他神情平靜，雖然長街中殺氣逼人，但他卻像是渾然不覺。

他臉上掛着一種很自然的微笑，步履平穩輕快。

莫十一早已氣在頭上，此時一見李薄刀，便把這一腔怨氣發洩在他身上，大叫道：「姓李的，你來得正好，梅天王要取你的狗命！」

李薄刀悠然一笑，道：「梅典要取我性命，爲什麼不親自動手？」

莫十一「呸」一聲，道：「宰雞焉用牛刀，今天你休想活着離開這裏！」

李薄刀：「莫老兄，我從來沒有打算過怎樣怎樣的，正是既來之則安之，但你若輕舉妄動，只怕很容易就會陷入別人的圈套裏！」

莫十一聞言，立時面露狐疑之色，盯着褚天恆和卓庭山的臉。

褚天恆「哼」一聲，一言不聲，卓庭山卻神情冷漠，只是說了一句：「別聽他的。」

李薄刀呵呵一笑，道：「我是諸位的大敵，當然不可聽我的說話，看來，這陣勢擺得很有點瞄頭，李某不才，倒想見識見識。」

他一面說，一面向莫十一直走過去。

莫十一一身灰衣，他用的武器也是灰色的。

那是一根灰色的鐵棒，看來很輕巧，專點敵人身上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

李薄刀一上來就向莫十一挑戰。

莫十一沉喝一聲，突然身形疾衝，首先就向李薄刀的心臟刺出去。

這根灰色的鐵棒名曰「灰刺」，這二十年來已刺死過無數武林高手。

這一刺可怕之處，並不單在一個

「快」字。

最可怕的，就是這一棒雖然已刺了出去，但實際上還有無數變化，無數殺着。

雖也不容易預料得到，這一棒將會從那一個方位刺過來。

即使是李薄刀也不能。

莫十一的招數變得極快，「颯」的一聲，明明是刺向李薄刀心臟的一棒，忽然又指向李薄刀的右足足踝。

刺人心臟，那是致命的殺着，但你若以爲刺向足踝就是一種仁慈的打法，這就未免錯得太厲害了。

先刺足踝，傷敵之下盤根基，隨即連環毒招有如排山倒海般湧出，最終的目的，仍然是把敵人迭進枉死城內！

很少人能避得開莫十一的快招，因爲他的招數不但極快，而且也極陰險，極毒辣。

任何人只要給他刺一下，這一輩子就註定快要完蛋。

李薄刀當然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絕對不能讓莫十一得手。

李薄刀終於也出手了，他出手的動作看來很簡單，全無半點花巧，但他一掌擊出的時候，那種準確和迅速的程度，簡直令人連想都想不出來。

莫十一從前沒見過這樣快的刀，將來也不可能再見這種快如閃電的刀法。

因爲他已沒有將來。

李薄刀的刀，有如蝴蝶穿過花間一樣。

但那不是鮮花，而是血花。

血花飛濺，莫十一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下就倒了下去。

殺人的刀法，往往都是兇狠絕倫的，但李薄刀的刀法看來半點也不兇狠，只是令人有着說不出飄逸的感覺。

莫十一倒下去的時候，褚天恆的火燄槍也已同時出手！

* * *

褚天恆的火燄槍其實不是槍，而是一根鐵管。

這一根鐵管長三尺二寸，平時斜斜地插在腰間，看來並不是搶眼奪目。

但這根鐵管一旦發揮它的威力，卻是任何人也沒法不爲之目眩的。

這根長僅三尺二寸的鐵管，可以射出烈燄，而且能夠射到三丈之外。

而且，這種烈燄是有劇毒的，因爲在火燄射出之際，還有毒霧同時散開。

褚天恆對自己這一套殺手鐗極具信心，他認爲天下間能夠避開火燄槍的高手，決不會超過十人。

梅典當然是其中之一。

但李薄刀是否也可以避開火燄槍？這就得要試試看才知道結果了。

* * *

火燄飛來，每一寸火燄都是殺着，即使是看不見的火燄熱芒，也同樣能制人於死命。

李薄刀自然知道厲害，他絕不能給這些要命的火燄接近自己。

褚天恆以全力出擊，他一出手就把李薄刀所有的退路封死。

火燄槍所射出的火燄，就像是一層又一層的巨網，每一層巨網都足以把李薄刀困住。

但這些火燄巨網眞的可以困住李薄刀嗎？

不！世間上唯一能困得住李薄刀的，並不是這些火燄巨網，而是一個「情」字。

除了這一個「情」之外，想困住李薄刀這個人，恐怕是難乎其難了。

李薄刀揮刀衝前，在火燄飛舞之下冒進，刀尖一直指向褚天恆的咽喉。

刀尖只有一點。

這一點刺目的刀尖，有如流星般射向褚天恆的咽喉，褚天恆雖然本來攻勢凌厲無匹，但卻在這一點流星之下突然畏縮起來。

他抵擋不了這一擊！

他知道，這一點流星的威力有多大，在這時候，他唯一還可以選擇的路，就是急急後退。

但這是極丟臉的事！

他在神木宮裏已掙扎到極高的地位，倘若在這時候急急後退，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會變成白費工夫。

他現在唯一還可以寄望的，就是「冷面蜘蛛」卓庭山會出手相助。

卓庭山是應該出手相助的，他若死在李薄刀刀下，對卓庭山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最少在目前的形勢如此。果然，卓庭山出手了，他用的是一把寒鐵鑄成的五毒鈎，這五毒鈎，這十年來，已勾取過無數高手的魂魄。

五毒鈎一出，形勢立變。

李薄刀不能不回招對付卓庭山，如此一來，褚天恆最少可以大大的鬆一口氣。

卓庭山五毒鈎招數詭異，李薄刀雖然身手極快，但卻也不能不防。

卓庭山與褚天恆聯手對付李薄刀，總算可以扯成均勢。

但就在這時候，褚天恆麾下的「二十三火將」、「五十六火武士」都湧了出來。

這七十九人，是褚天恆的精鋭手下，每人都有不錯的武功。

七十九人若一鼓作氣齊心協力去殺一個人，這股力量是任何人也不能小覷的。

李薄刀也不能例外。

但就在李薄刀腹背受敵之際，又有一個人加入戰圈。

此人手裏揮舞着一支紅纓槍，槍法矯若游龍，一出手已殺三人。

這人正是萬無術！

萬無術不喜歡使用固定的某一種兵刄，有時候他用大刀，有時候他用匕首，說不定再過一兩天他用的兵刄又會轉變。

是以有人說他善變。

萬無術亦承認這一點，他說道：「武功之道貴乎變化神速，變得越快也就越能得佔先機，搶得上風。」

沒有人敢說他不對，但如何才能變得又多又快，卻是一件難事。

然而，萬無術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所以這種人眞難對付。

無論是誰有這麼一個敵人，都是頭疼萬分的事。

* * *

紅纓槍在萬無術手中，可以靈活矯捷，也可以沉重如山！

他簡直可以把紅纓槍變成另一種兵器，使人覺得他揮舞着的並不是一桿槍，而是巨斧、鐵桿、甚至是外門兵器中極難使用的仙人担。

但自始至終，他用的兵器只是一桿看來平平無奇的紅纓槍。

在作戰的時候，萬無術的臉上通常都是木無表情的，他每一招的出手，都絕不含糊，他使的槍法彷彿像是一道幕牆，無論是誰把最得意的武功、最厲害的招式攻過去，都會像氣泡般消失在他這一道槍幕裏。

褚天恆和卓庭山雖然仗着人多勢衆，但在李薄刀和萬無術聯手之下，神木宮羣邪並未能佔到半點便宜，反而給兩人殺得片甲不留！

這一役，褚天恆死於李薄刀刀下。

而卓庭山也中了萬無術一槍，負創而逃。

* * *

李薄刀、萬無術大敗神木宮的消息，很快就傳了開去。

東方展梅和李多寶當然也聽了這個消息。

東方展梅對李多寶說道：「你這個老子，確是他媽的不好欺負。」

李多寶道：「不好欺負的老子，他生下來的兒子也一定不好欺負。」

東方展梅道：「但有一個人是更不好欺負的。」

李多寶道：「師父是說你老人家自己嗎？」

東方展梅道：「爲師在江湖上雖然也算薄有名氣，但又怎能跟那些頂尖兒的脚色相比？」

李多寶道：「那麼，師父所說的這個人又是誰？」

東方展梅道：「神木宮的女天王梅典。」

李多寶道：「梅典眞的很厲害嗎？」

東方展梅道：「梅典若不是個厲害之極的人物，又怎足以駕御這許多黑白兩道的高手？」

李多寶道：「要剷除這個女魔頭，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東方展梅道：「尚幸如今李、萬兩大高手已聯成一氣，對梅典來說，將會是一個很重大的威脅。」

李多寶道：「鴻門鏢局弄得天翻地覆，是否梅典的傑作？」

東方展梅道：「不是她還有誰？」

李多寶道：「鴻門鏢局的總鏢頭，也不見得是個大大的好人。」

東方展梅嘆了口氣，道：「天下間又有多少人是大大的好人了？」

李多寶嘻嘻一笑，道：「照徒兒看，師父可算是其中一個，只是師父不肯承認罷了。」

東方展梅臉色一沉，道：「好小子，你忽然又來拍我的馬屁，有何居心？」

李多寶吃了一驚，連忙道：「師父息怒，徒兒只是一時疏忽，所以才拍你老人家的馬屁而已，以後一定不會再犯！」

東方展梅哼了一聲，道：「如有再犯，該當何罪？」

李多寶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半晌才道：「罰徒兒喝酒三杯便是！」

東方展梅道：「好的，爲師去大醉客那裏借杯。」

「大醉客？這是什麼人？」

「一個喝酒比牛喝水還更多的武林怪傑。」

「爲什麼要向他借杯？」

「因爲他有一隻杯子，比他的肚子還更大一點點。」

「他的肚子有多大？」

「比起那些懷胎十月的婦人還大一點點。」

李多寶差點沒有當場昏倒過去。

* * *

神木宮總壇內，氣氛異常沉重。

梅典坐在總壇內一張太師椅上，臉色陰沉得十分可怖，就像是想吃人的蟒蛇。

她是神木宮的主宰，也是武林中野心最大的一個女魔頭。

她最信任也最寵愛的「聖姑」上官瑩瑩已背叛了她。

但爲了李薄刀，上官瑩瑩已跟着李薄刀，完全脫離了神木宮。

此事已沒有轉寰餘地。

梅典很生氣，但生氣又怎樣，李薄刀和上官瑩瑩再也不會回來。

梅典坐在太師椅上，足足整個時辰一言不發。

在她身邊，有兩個白衣人。

這兩個白衣人，在武林中完全沒有任何名氣，甚至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

因爲有兩人根本沒有名字。

他們都是孤兒，但這兩人的師父，却是梅花上人。

梅花上人是梅典的兄長，自幼跟隨着少林奇僧普業大師學藝，其後又獲得佛門三本秘笈，練成之後武功大爲精進，數十年來未逢敵手，連梅典的師父一目神尼也曾敗在他手下。

二十八年前，梅花上人收養了一對孤兒，兩人都沒有姓名，梅花上人遂稱二人爲一點及千點。

梅花上人認爲：「一點梅花是好的，但千點梅花也不錯。」

十年前，梅花上人逝世，一點和千點就跟隨着梅典，一直躭在神木宮中。

沒有人見識過這兩人的武功，因爲這兩人絕不輕易出手。

只有梅典例外。

五年前，金鵬幫曾與神木宮分庭抗禮，金鵬幫幫主「金翅鵬王」高嘯天曾率十八高手，把神木宮一木堂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

那是高嘯天一生之中最趾高氣揚的時刻。

但不到三天，金鵬幫總壇就來了兩個神秘的白衣人。

沒有人認識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也沒有說什麼。

這兩個人是來殺人的，殺人就是殺人，用不着說半句多餘的話。

高嘯天初時看不起這兩個白衣人，他對左右護法說道：「這兩人的脚步太虛浮，內力一定不會精湛，你們隨便那一個出手，都可以在十招之內提着他們的腦袋走到本幫主面前。」

高嘯天很少看錯人，當然也很少會說錯話。

可是，這一次他全都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很厲害。

他的左右護法一個一個上前，結果連人家五招都擋不住。

這兩個白衣人的脚步看來雖然虛浮，但却靈捷有如殺人的毒蜂。

當高嘯天感到恐懼的時候，這兩個白衣人已一先一後把他圍在中間。

高嘯天號令金鵬幫中高手全力襲擊這兩個白衣人，他的命令一向都很有效，沒有人敢違抗。

這一次也不例外。

可是，這兩個神秘的白衣人根本不理會金鵬幫有多少人，總之見人就殺。

殺人的手一直沒有酸軟，只有高嘯天從心底裏酸出來。

那是又酸又苦的滋味，他親眼看着自己一手創下來的基業，毀在這兩個神秘白衣人的手下。

最後，這兩個白衣人不但毀了高嘯天的金鵬幫，也毀滅了高嘯天的性命。

這是很哄動武林的一役，但到了很久很久之後，人們還不敢確定，這兩個神秘的白衣人是否來自神木宮！

* * *

一手摧毀金鵬幫，把高嘯天視如無物般幹掉的兩個白衣人，就是一點和千點。

一點用刀，千點用槍。

這一刀一槍，殺人快如閃電，行動也快如閃電。

如今，梅典唯一還可以調遣的精兵猛將，就是這兩個人。

她下了一道神木令，命令一點和千點擊殺上官瑩瑩和李薄刀。

還有，無論是誰想擋路，也一併殺掉。

殺無赦！

殺人的命令已下，一點和千點不再說什麼，接過了神木令就走。

一點和千點離開神木宮總壇之後，梅典的眼神忽然露出了疲倦之色，那是極度的疲倦，就像是剛生下孩子的婦人一樣。

她揮了揮手，總壇內其他的人立刻走得乾乾淨淨，大廳裏就只有她一個人，對着中央的一個大銅盆。

銅盆內燃燒着炭火，火光熊熊，映照着梅典的臉龐，使人覺得她的臉色十分陰森可怖。

但無論怎樣，她還是一個已經很疲倦很疲倦的老婦。

* * *

火光仍然在燃燒，梅典仍然坐在那張太師椅上，連姿勢也沒有改變。

她彷佛要在這裏一直坐着，一直等待一點和千點兩人回來。

但一點和千點還沒有回來，一個衣衫破爛的人却已首先出現了。

那是萬無術。

萬無術不喜歡使用固定的兵器，如今，他手裏倒提着一根狼牙棒。

他的笑容也彷佛像是正在擇人而噬的狼。

狼一般的笑容，狼一般的牙齒，還有狼一般可怖的殺機。

但梅典還是無動於衷，她甚至沒有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說道：「萬無術，你是個多事的人。」

萬無術把狼牙棒輕輕一掃，道：「這根棒可以砸碎你的腦袋！」

梅典道：「爲了李薄刀，值得冒這種險嗎？」

萬無術兩眼一瞪，道：「誰說我殺你是爲了李薄刀？」

梅典道：「如此說來，你是爲了上官瑩瑩了？」

「不，我不會爲任何人而殺你。」

「那麼，你是爲了自己？」

「不錯，我要殺你，完全是爲了自己，」萬無術傲然地一笑，「我要天下間每一個人都知道，神木女天王梅典是敗在萬無術手下的。」

梅典凝視着他，半晌才道：「就算你眞是可以得償所願，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萬無術道：「能夠得償所願殺了你，已經是最大的好處，用不着再找別的理由。」

梅典點點頭，道：「很爽脆，可惜你並不是神木宮的朋友。」

萬無術道：「神木宮在你手裏，只會有數之不盡的敵人，決不會有任何朋友存在的。」

梅典仍然坐在那張太師椅上，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萬無術的目光直逼視着她的臉龐，突然大聲喝道：「爲什麼還不動手，難道你害怕了我不成？」

梅典還是默不作聲。

萬無術把狼牙棒高高舉起，一步一步向梅典逼近過去。

不久，兩人已相距不足五尺。

只要萬無術這一棒砸下去，而梅典又閃避不開的話，那麼，萬無術的狼牙棒就會把梅典的腦袋砸得稀巴爛。

但梅典是何等樣人物，萬無術是很清楚的，沒有人能夠如此輕易的就把梅典置諸死地，除非梅典根本不想繼續活下去。

萬無術的殺着隨時都可以施展，他要殺人，最少有七八十種招式可以使用。

但他連一招也沒有施展出來，梅典就已倒了下去！

* * *

梅典是從太師椅左邊側斜着身子跌倒在地上的。

她跌下去的時候，嘴角同時在沁血。

萬無術楞住了，他的殺手招數還沒有使出，但梅典却已倒下。

這是怎麼一回事？

萬無術不知道，但他並不是個笨人，他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梅典，你早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萬無術瞪視着倒在地上的梅典。

梅典道：「只有我自己，才能使我受到如此嚴重的創傷！」

萬無術明白了。

梅典是練功不愼，走火入魔！

萬無術也是個學武之士，這種兇險他是明白的。

他凝視着梅典，道：「你早已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熬下去的？」

梅典桀桀一笑，但這笑聲是蒼涼的，她說道：「人生自古誰無死，本座什麼都不怕，但無論是誰背叛本座，都一定不會有好的下場。」

萬無術默然良久，道：「你不是很疼愛瑩瑩的嗎？」

梅典道：「我若不疼愛她，她又怎能在神木宮中成爲『聖姑』？」

萬無術道：「她對你也很不錯。」

梅典道：「但那是以前的事，如今她還不是背叛了我嗎？」

萬無術道：「她並不是眞的背叛你，只是不能不跟隨着李薄刀！」

「李薄刀！李薄刀！」梅典恨聲說道：「他算是個什麼脚色？居然敢帶着瑩瑩背叛本座！」

萬無術道：「李薄刀是一條漢子！一條眞眞正正的好漢！」

梅典「呸」一聲，道：「李薄刀若是一條眞正的好漢，就不該抛妻棄子，照本座看，他只是個好色之徒！」

萬無術也「呸」的一聲，道：「你懂他媽的個屁，什麼叫好色之徒，他跟上官瑩瑩在一起，一來是緣也命也，二來他是另有目的的！」

梅典道：「他又有什麼目的了？」

萬無術道：「他是要深入虎穴，然後覷準形勢，阻止神木宮殘害武林同道！」

梅典哈哈一笑，道：「姓萬的，你把老李看得太高明，也太偉大了，但照本座看，他仍然只是一個好……好……」

梅典說到這裏，忽然血氣上湧，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萬無術冷冷的盯着她，忽然把狼牙棒丟掉，然後掉頭便走。

梅典再也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她的身子已僵直，舌頭也僵直。

這個威震黑白兩道的女魔頭，終於氣絕畢命，正如她所說，沒有人能擊敗她，只有她自己才會使自己受到嚴重的創傷。

* * *

一點和千點接到了神木令之後，立刻就去找李薄刀。

這兩人最大的本領，除了殺人之外，就是尋人。

出色的殺人，往往也是出色的尋人者，就像是荒野上的豺狼，必須親自去找尋獵物一樣。

一點和千點的獵物，就是李薄刀和上官瑩瑩。

他們很快就找到了李薄刀。

只要能夠找到了李薄刀，上官瑩瑩就一定會在附近。

果然，上官瑩瑩很快就出現了，她和李薄刀並肩站在一起，兩人的眼神都是堅定不移的。

李薄刀盯着一點和千點的臉孔。

這兩張臉孔看來並不一樣，但神情却是一般無異的。

一般的冷酷，一般的無情。

李薄刀忍不住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我知道，你們要殺人的時候，從來不會說半句多餘的廢話。」

一點冷冷道：「不錯，因爲廢話不能殺人，只會影响自己的意志。」

李薄刀道：「但你此刻已跟我說了兩三句話。」

一點道：「我還會和你繼續談下去。」

李薄刀道：「廢話不能殺人，這是你剛才還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一點道：「但我要說的並不是廢話。」

李薄刀道：「你想說什麼，不妨直說，在下願意洗耳恭聽。」

一點道：「我若要對某一個人說話，那人只有兩種方法可以不聽。」

李薄刀道：「第一種方法是把耳朵震聾，第二種方法是乾脆死掉，對不！」

一點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你很聰明。」

李薄刀搖搖頭，道：「我這個人本來半點也不聰明，只不過受到了太多的挫折，一個人就算本來再愚蠢，到了這個時候也會變得精明一點點的。」

一點又點了點頭，道：「你這樣說，也是不無道理的，我很喜歡別人如此坦白。」

李薄刀道：「眞想不到，你在殺人之前，居然也會說這許多話。」

一點這次搖搖頭，道：「不，你錯了，我在殺人之前，通常都不會說任何廢話。」

「何以這次例外？」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因爲今天我們沒有打算殺任何人。」

「你們不是要來殺我和聖姑嗎？」

「我們不錯是接到了神木令，要殺你和上官小姐，但我們沒有打算動手。」

「爲什麼不打算動手？難道你們也想背叛梅典？」

「我們是不會背叛梅典的，因爲我們根本從未效忠於她。」一點忽然笑了，但他這種笑容，只是皮笑肉不笑。

「果然是蛇鼠一窩，如今是窩裏反了。」

「非也！」一點搖搖頭，「咱們並沒有怎樣對付梅典，她的敗亡，只是咎由自取。」

李薄刀的眼睛陡地暴睜：「神木宮中的那個傳說，難道是眞的？」

一點道：「你是指那一個傳說？」

李薄刀吸了一口氣，半晌才說道：「梅典在去年練功不愼走火入魔！」

一點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是眞的。她太貪婪，這是練內功的大忌！」

李薄刀道：「梅典難道眞的無法收拾殘局？」

一點道：「你可知道她今年幾歲？」

李薄刀搖搖頭。

一點冷冷一笑：「她已九十八歲，她走錯了一步，如今已沒有機會再走回頭重新再來。」

李薄刀默然。

一點盯著他的臉，過了一會之後繼續說道：「李薄刀，你是一條好漢，你若死在梅典的手裡，那是大大不值得的，但你放心好了，梅典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咱們不必再顧慮這個人。」

李薄刀道：「你是說梅典已死？」

一點道：「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話，但那是無關宏旨的。」

李薄刀道：「既然梅典已死，你們何以還要來找我？」

一點道：「咱們是來告訴你一件事的。」

「什麼事？」

「咱們跟着梅典這許多年，就是想看看，她能否獨霸武林。」

「她失敗了。」

「不但她失敗，無論是誰有這種野心，都是註定失敗的。」

「原因何在？」

「以一個人，以至一個幫會，一個門派的力量，根本沒法子可以戰勝整個武林黑白兩道所有高手，即使偶而得佔優勢，時候也決不會長久，到最後還是非要敗亡不可。」一點沉着地說道。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千點突然道：「所以，咱們決不會重蹈覆轍去做這種傻事。」

一點和千點說完就走了。

李薄刀盯着這兩人的背影漸漸消失，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 * *

李多寶仍然跟隨着東方展梅過着流浪天涯的歲月。

李多寶對東方展梅道：「師父，徒兒還是喜歡跟着你老人家。」

東方展梅眉頭緊皺，道：「為師的武功，並不如你初時想像中那麼高明，你若有機會跟別的武林名師習藝，何以要放棄這種機會？」

李多寶搖搖頭，道：「人在江湖，武功最高明的人並不一定是最成功的。」

東方展梅一愣：「你怎會有這種想法的？」

李多寶眨眨眼，道：「師父見多識廣，難道你認為徒兒這樣說是錯的？」

東方展梅沉思良久，終於點了點頭，道：「徒兒，你這次說得很對，武林中不少武功絕頂高明之輩，他們並不怎麼成功，活得也不怎麼愉快。」

李多寶道：「做人若活得不愉快，就算武功練到天下第一，那又怎樣？」

東方展梅道：「做人若是活得不愉快，就算武功練到天下第一，結果還是無所作為的。」

李多寶點頭不迭，道：「一個人若然無所作為，那就白活一輩子了，既然如此，又何必苦練武功？」

東方展梅微微一笑，道：「徒兒，你兜來轉去，最主要的還是這一句說話，你根本不想練武！」

李多寶大吃一驚，忙道：「師父千萬不要誤會，徒兒決非存心偷懶，只是有感而發，認為練武之道，還是適可而止而已。」

東方展梅冷冷一笑：「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耍花樣，為師早就知道你是個怎樣的人，哼哼，其實，你想把武功練到天下第一，也是絕不可能的，還是跟着為師闖蕩江湖算了。」

「師父高見！師父高見！」

「但你的親生老子又怎樣？」

「老子的老子……不……徒兒的老子，他老人家有他的一套，徒兒也不必多說什麼，總之，咱們都是江湖人，遲早會有相聚的一天，那又何必急在一時？」

「說得好，這才不愧是東方展梅的弟子。」

「但人還是要找的。」

「找人？你想找誰？是不是唐寶釧？」

「嘻嘻，師父高明！師父高明！」

「他媽的，少廢話，上路可也……」

「嗨！嗨！嗨！」

「你在叫什麼？」

「海闊天空，老子胯下有鐵騎，總有一天，老子鐵騎震武林！哈哈！哈哈！哈哈！……」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可飛・圖

飛機藍圖

借錢不遂盜竊　藍圖變作廢紙

本來天氣已慢慢轉涼，使人以為秋天已經到來，但是氣溫突然又攀升到攝氏三十四度，到處都瀰漫着一層暑氣，使都市內各人都改變了他們的步伐。

就正在警署內的魏林也被熱浪衝擊得沉沉欲睡的一刻，突然，他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所驚醒。

「進來。」魏林清一下喉嚨後說。

進來的原來是王警司和一名陌生人。

魏林慌忙向王警司見禮。

王警司還禮後，說：「魏幫辦，他是麥洛利先生，是著名的飛機設計工程師，他今天帶着一份重要的設計藍圖，準備返回住所期間，然而，在完全無法理解的情況下，該份藍圖竟然失踪了，而這份藍圖亦關係西方國家的軍事機密，所以我們必需盡快將它尋回。剛才麥先生會經說出好幾個可疑的人物，不過，我研究過後覺得這些人並沒有偷竊的機會，而有機會的人卻是絕對可以信任的。所以我特別安排你接辦這件案，希望你能在最短時間內查個水落石出。」

「對，魏幫辦，請你幫幫忙吧。」麥洛利以急促的語氣說。

「一定，不過，先別急，我要先瞭解一下，倒不如讓我們坐下才談吧。」魏林擺出一副充滿信心的神態，目光銳利地注視著對方的臉，務求使對方緩和一下緊張的心情。

「好，你慢慢說吧。讓我們從頭再看清楚——首先，那張設計圖是否體積很大的東西？」

「不是，這張設計圖佔地並不多。不過話雖然如此說，如果把它塞進袋裏，或者藏在衣服裏面，還是會鼓起來，馬上就會受到注意。你知道的，用於設計圖的紙都比較厚，打開來也顯得很大。」

「那麼，你如何把它帶回家呢？」

「我把它裝在新買來的堅固有鎖的皮包裏帶回家。而且我一直緊抱着皮包，沒有離身。而且我在離開公司時亦檢查過，設計圖肯定是放在皮包裏，並沒有什麼問題。」

「當我離開公司以後，我並沒有到停車場駕車離去，但在馬路上卻因為截車的人太多，所以我選擇了乘坐地鐵，避免在酷熱的陽光下曝晒。」

「在地鐵上有沒有特別的事情呢？」

「這個嘛……因為身上攜帶了重要的文件，需要特別警惕，所以我特別乘搭最尾的一卡車，盡量不跟別人擠。但是我當然不能一個人獨佔一個車卡，而當時有一個個子很高的男人就坐在我身邊。」

「你坐上地鐵時，那個男人就已經坐在那位子上嗎？」

「不，我在中環站上車坐下來之後，那個人在快要開車的時候才闖進來。」

「唔，除了設計圖以外，你在手提包裏還裝有其他東西嗎？」

「我只放了一些無關重要的文件，但是在途中我並沒有打開過手提包，仍是好好的鎖着。」

「你用了這手提包多久？」

「不，是新的。兩星期前在公司大減價時買下的，因為我以前用的已經有點舊了，而且上面的金屬鈕子也壞了，為了以

防萬一，我便買了一個新的。」

「你想同坐的乘客有沒有機會碰你的手提包？」

「嗯……我認爲沒有。就如我剛才說的，因爲身上的藍圖很重要，所以我顯得相當的神經質，不單只皮包沒有離開過膝上，連那個人的一舉一動也沒有可疑的地方。」

「唔，你在那個站下車，下車前還有沒有其他人接近你？」

「沒有。我是在尖沙咀站下車的。」

「你下車以後，又發生過什麼事呢？」

「到尖沙咀站以後，我走進了半島酒店的咖啡室喝了一杯咖啡，然後才返回對面的出租寓所。」

「那麼在酒店有沒有和甚麼人接觸過？」

「沒有，除了酒店的侍應以外。」麥洛利說：「那侍應我也很熟悉，他是一個認眞而伶俐的少年。」

「你有懷疑他嗎？」

「沒有，而且也絕對不可能是他，因爲就算是上好的偸龍轉鳳的功夫，也不可能在端上咖啡的轉瞬間將藍圖拿走。」

「你在酒店坐了多久。」

「約二十分鐘而已，因爲連續通宵工作了兩天，我實在很累，所以沒坐上多久，便決定回家休息了。」

麥洛利又說：「不過當我正要離開酒店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聲叫我的名字，一看，原來是我的外甥史丹利，他正拿着一隻小的新秀麗行李箱向我走來。

「史丹利是日本一間公司派來香港的行政人員，坦白說，根據我的觀察，他的行爲大有問題，實在是談不上是一個認眞的行政人員。他本性是愛慕虛榮，又不能抵抗誘惑力，所以交上了一些壞朋友，常常花天酒地。每當他有金錢方面的困難，總是毫不客氣地向我借錢，尤其是近年要錢的次數增加了，我也漸漸無法對他保持和顏悅色了。

「事實上，魏帮辦，我並不想懷疑他，但是照這種情形看，史丹利却不能說沒有嫌疑。尤其是在他拖欠借欵而沒有辦法的時候，如果被商業間諜收買，很可能做出無法估計的事情來的。不過，如果照我以下的說明，我想，他並沒有偸取設計圖的機會。」

「好，你說來聽聽吧。」魏林兩手指尖交叉著，眼光銳利地注視著對方的臉，這亦是他對談話內容感到興趣時的習慣。

「史丹利在十天以前曾來探我，他說要到新加坡公幹三天，所以來問我借多少錢作應急之用，我借了錢給他後還跟他說：『回來時不要來找我，因爲我有重要的事要做。』他還問我是不是要設計重要的藍圖，但我沒有答他。這件事也許和藍圖失竊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爲了要把整件事的原委說出來，我覺得還是一併說明較好。而我的外甥今天在酒店門外叫著我，倒使我覺得有點意外。

「因爲，他今天可能是有意到酒店來找我的，而他亦知道我喜歡在每次辛勞工作後到酒店咖啡室喝一杯的咖啡的習慣。而且，他今天的來意又是來問我借錢，他眞是煩死我。」

「那你怎麼樣？」

「我急步走過馬路去想擺脫他。」

「史丹利呢？」

「他死纏着我，結果一個在那裏經過的老太婆就撞上了我，踖踖跟跟地好像要跌倒的樣子。」

「那你怎麼樣？」

「我連忙扶着她，結果手提包就跌在地上。」

「那……」

「不過，那只是一瞬間的事，我馬上拾起皮包，所以無論是老太婆或是史丹利，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機會碰到皮包，更何論是下手了。再說，那個步履蹣跚的老太婆，怎麼也不似是個盜竊高手。」

「有道理，要一個人化粧成老太婆是很辛苦的：……那個老太婆有帶什麼嗎？」

「沒有，她行動有點不便，除了一根手杖外，她並沒有拿着任何東西。」

「如此看來，那也許不是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老太婆被妳扶著以後，就沒有跌倒了？」

「是的。她口中不知是說着感激或是責備的話，反正是嘮叨了一會，很快就離開了。而史丹利一直跟着我回到酒店的寓所，管房的蘇珊娜爲我們開門以後，史丹利和我就走入屋內，我就先走進二樓自己的房間，史丹利和蘇珊娜還站著聊了一下。由於他曾來過探我好幾次，所以他和蘇珊娜也算認識。」

「蘇珊娜和史丹利很好嗎？」

「不，還未到那個地步。但是，關於蘇珊娜，却有一些不得不令人注意的地方。」

「怎麼樣？」

「當我初搬進來的時候，她是很大架子的，對許多住客都是用嗤之以鼻的態度。但是，最近她彷彿有很大的轉變，不但關心我，對來探我的外甥的態度也很好，不過，有時却是過份親切了。」

「蘇珊娜究竟是個怎樣的女孩？」

「嗯，她很漂亮，而且有一雙迷人的眼睛，與她不熟絡時，倒覺得她對人很冷淡，但是熟悉她的脾氣後，却是一個不難相處的人。實際上，到現在爲止，我並不覺得蘇珊娜的行爲有特別可疑之處。」

「唔，你入屋後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呢？」

「有，就在入屋後不到五分鐘，我的研究拍檔威廉來找我。」

「威廉？」

「魏帮辦，他是我的研究拍檔，他對設計藍圖的瞭解事實上也和我一樣。」

「唔……那威廉爲什麼來找你？」

「他將我的筆記帶回來給我，因爲他認爲筆記留在公司不太安全。而且威廉是一個忠心的人，他絕對不會出賣我的。」

「唔，當時你的外甥怎麼樣？」

「他本來想告辭的，但威廉說他只是來拜訪一下，只躭擱數分鐘，所以就要求史丹利留下來。」

「那麼史丹利怎麼樣？」

「他說要借用我的睡房洗手間一下。」

「那你怎麼樣？」

「我當然讓他進去，因爲我亦有一些公司秘密和威廉說，所以也不想他留

下。」

「在和威廉交談的時候，你曾經把設計圖從皮包拿過出來嗎？」

「沒有，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

「威廉是穿着什麼衣服？」

「運動恤。縱使我們懷疑他的人格，他的運動恤也沒有夾帶設計圖的餘地。而且運動恤是貼身的，根本就沒有東西鼓出來的樣子。」

「那你什麼時候發覺設計圖的不見了？」

「就在威廉走了以後，我本想就將設計圖放進我的保險箱裏，於是我就拿起手提包，那時，我才發現可怕的事實：就是做得相當堅固的皮包底部，不知被什麼東西割破了！而我立刻從裂縫中伸手入去探索，裡面甚麼也沒有，只有些舊報紙。

「我瘋狂地叫着史丹利，告訴他事件的因由。他好像嚇了一跳，臉色立時轉青，但是他說什麼也不知道，而且他還叫我搜他的身。」

「你有沒有做？」

「有，當時我很焦急，也不理會外甥的尊嚴，就搜了他的身。」

「結果是什麼都沒有。」

「對。什麼都沒有，而外甥亦叫我搜他的行李。」

「你有沒有照做？」

「也有，他的行李很簡單，只有幾件衣服及日常用品，根本就沒有設計圖。」

「而史丹利怎麼樣？」

「他在收拾好行李後，臉上浮現出被傷害了的表情，然後離開了。那時，只有我一個人呆在屋內，我完全沒有注意，只是在房內四處翻找，但即使我把底部割掉了的皮包拿起來看過好幾次，那些舊報紙依舊沒有辦法變成設計圖，結果，我終於決定來報了警，希望警方可以帮我。」

魏林一邊摸着他的下巴一邊思考，宛如整個人就走進另一個園地之中。不久，他突然睜開了眼睛，不停地點點頭，眼睛的瞳孔閃爍著愉快的光芒。

「這的確是一個一眼無法看穿，但却是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魏帮辦，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王警司問。

「因爲，有些一眼無法看穿的問題，其實是很容易解決的。」

「什麼？」王警司實在不明。

「因爲要使它滿足所有條件，而又適合那件事情的解答，幾乎只有一個而已。你現在的問題，就可以說是一個好例子。」

「魏帮辦，你已經知道眞相了嗎？」

「還沒有確定，只是一個假設而已。我想我們回到現場以後，就可以明白一切。」

於是，魏林帮辦和麥洛利等人立刻驅車趕往現場，準備揭破事實的眞相。不一會，他們已經到達現場。走上二樓，麥洛利拿出鑰匙開門，魏林吩咐其他人留在屋外，和王警司及麥洛利入內。

走進屋內，一進門的地方是客廳，不遠處是一間房間，和許多一流酒店的陳設沒有分別。

與入口同一面牆的地方擺放著書架，在房間角落的一邊則是那張出了問題的桌子，上面正放著一隻小提包。

魏林向那裏走近，仔細地審視手提包。

手提包果然是新的，只是底部被無情地割裂了，而它的旁邊就放著一些折疊着的報紙。

「唔，這個手提包果然很堅固，而且它的鈕子上鎖後也鈕得很牢的。」

「有沒有檢視過手提包的鑰匙？」

麥洛利表現出又驚訝的表情：

「但是……魏帮辦，它底部被割裂了，上不上鎖並沒有什麼分別啊！」

「不一定是這樣，究竟手提包的鎖匙在那裏？」

麥洛利從衣袋裏拿出鑰匙交給魏林。魏林把它插進鑰匙洞裏轉動已發出聲音，他不禁浮現出滿足的表情，手上拿著皮包，在客廳中徘徊踱步，接着便走進了睡房。

魏林開始檢查睡房內的床鋪、被單和地板。

「有抽煙嗎？」魏林問麥洛利。

「有，不過我不喜歡在家裏抽，尤其在睡房裏。」

「史丹利抽煙嗎？」

「抽，而且抽得很多。」

「唔。那他可沒有抽煙的禮貌了，煙灰彈得到處都是。」

魏林跟着好像被什麼吸引住似的，他注視着窗邊很久，然後說：「現在我想做一個試驗，空氣最好不要有絲絲的流動，你們到外面等一下好嗎？」

警司和麥洛利點一下頭，就躡足地走出了睡房。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睡房的門大開了，魏林走出客廳，和剛才一樣，他手上還是拿着那個破了底的手提包。

「魏帮辦……」麥洛利帶着期待與不安的混雜表情望着魏林說。

魏林從衣袋裏掏出鑰匙，連同手提包一起交給麥洛利。

「剛才的手提包鑰匙在這裏，世界上時常有很多東西是內外、左右、上下恰巧相反的，例如你這個手提包，如果單從下面的裂口是看不出什麼的，但爲了愼重起見，請你再打開手提包看看如何？無論怎樣，我都希望你試一試。」

麥洛利眞的被魏林一番說話弄得莫名其妙，但他仍然將那鑰匙插進那鑰匙孔內。

立時，麥洛利便現出困惑的神情：

「爲什麼？你偸換了鑰匙，這條匙不是這個手提包的。」

「沒有，我並沒有換過鑰匙，剛才我試的時候也是打不開的。因爲沒有辦法，所以請你再從下面重新看看好嗎？」

麥洛利依着魏林的指示去做。突然，他的臉色大變，他那發抖的手，不知從手提包裏拉出什麼東西。

麥洛利將那份東西緊緊地抱在胸前，高興又激動地在客廳裏大叫大跳。

「魏帮辦，你眞是一個魔術師。到底這是什麼的一回事？」

「對，魏帮辦，我眞不明白。」王警司說。

「啊，王警司，我只是運用推理的方法來破這件案吧。」

「甚麼推理？」麥洛利搶着問。

魏林繼續說道：「最初我聽了你的說話後，很懷疑偷竊的人是如何把手提包底部割破的？而你這個手提包的皮特別厚，要割破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況且皮革本身就有彈性，即使割了一條裂縫，要把裏面的東西拿出來，亦不是一件很順手的事。」

「對，我剛才拉籃圖出來的時候也感覺到。」麥洛利說。

「那麼你認為割開皮包是一個誤導。」

「唔，而且手提包的鎖，並不會如門鎖般的堅固，道理上撬開它比割開它的底部省時得多，所以如果要偷裡面的東西，我相信應該用撬開鎖的方法。因此，割開手提包底部似乎就不大可能了。」王警司說。

「對，我覺得除了換手提包以外，根本別無他法。而剛才我試鎖匙的時候，就知道我的推測是否正確的。」

「那麼，我的手提包是在什麼時候被換掉的？」麥洛利問。

「除了一個情況外，以我推斷，其他的機會幾乎是零。第一，你在坐地鐵時緊緊抱住手提包，旁邊的乘客根本沒有機會下手。其次，在酒店內的侍應，也沒有碰過你的手提包，這些都不在問題之內。

「至於在路上碰到老太婆，卻有相當的危險性，不過，無論如何，她手裏拿着拐杖，並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偷龍轉鳳，這樣線索又消失了。」

隨着魏林的解釋，麥洛利的臉色因喜悅而發亮，但瞬息因為還未有答案而罩上了烏雲。

「管房的蘇珊娜，我也不認為她可以把手提包換掉。至於你的助手威廉，依你所說，並沒有偷籃圖的理由，所以很遺憾，下手的人只有一個。」

「你說是……」

「對，是史丹利。」魏林說。

「他有一個下手的機會，就是趁你開門的一刹那，用最快的手法換去了手提包。因為我相信你的精神會集中在誰來探訪方面，因此，對手提包便稍稍鬆懈。」

「那史丹利換了手提包後，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呢？」麥洛利問。

「在旅行箱內，因為裏面並沒有裝太多的行李，那也是証實他藏有犯罪材料的証據之一。而且他十天前來找過你，他最有可能知道你買了一個新的手提包。」

「對，他曾經看過。」麥洛利說。

「史丹利換了手提包後，本想立刻離去，但是當時卻未有機會，所以他又想出了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

「一個可以算是緩兵之計，他可以安全地脫身，而又洗脫嫌疑的計劃。」

「史丹利知道那時刻對他很重要，因為他也担心設計圖一旦發現被偷了的話，難免他也會引起嫌疑，所以他要避入睡房去洗脫嫌疑。」

「那麼他怎麼做？」麥洛利接着問。

「我相信他一進房內，首先就撬開了手提包，拿了設計圖出來，然後就把它藏起。」

「把它藏起？」

「對，因為只有這個緩兵之計，才可以洗脫他的嫌疑，況且你曾經搜過他的身及行李，你是會絕對信任他沒有偷過東西的。」

「那麼手提包又放在何處呢？」

「我相信他一定是把手提包從窗口扔出去，而且，抽煙煙灰吹得四處亂飛，更証明我沒有說錯。」

「為甚麼呢？」王警司說。

「在進入睡房的時候，我發覺窗門是關着的，所以煙灰不應有亂飛的可能，而且麥先生說他不會在睡房吸煙，可証明那些煙灰是由史丹利弄下來的。尤其是當他扔下手提包以後，緊張的心情還未平伏，就點了一口煙，所以那些煙灰就被吹得四處亂飛，而且亦間接証實了手提包被扔出窗外的可能性。」

「對。史丹利真是太過卑鄙。」

「再說，將手提包由窗口扔掉，亦一個妙計，因為窗口外面是海，當然是會神不知鬼不覺了。」

「那麼他為甚麼仍將設計圖放在屋內呢？」王警司問。

「其實，是史丹利權宜之計。而且他亦有詳細計劃過，如果一旦要行這着的時候，他就需要蘇珊娜的幫助。」

「為甚麼？」

「因為他會以忘了甚麼東西為藉口，騙有鎖的蘇珊娜開門讓他進來，所以我猜他已一早收買了她的歡心，這亦是蘇珊娜態度大為改變的原因，現在我們該去逮捕史丹利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六

三敗高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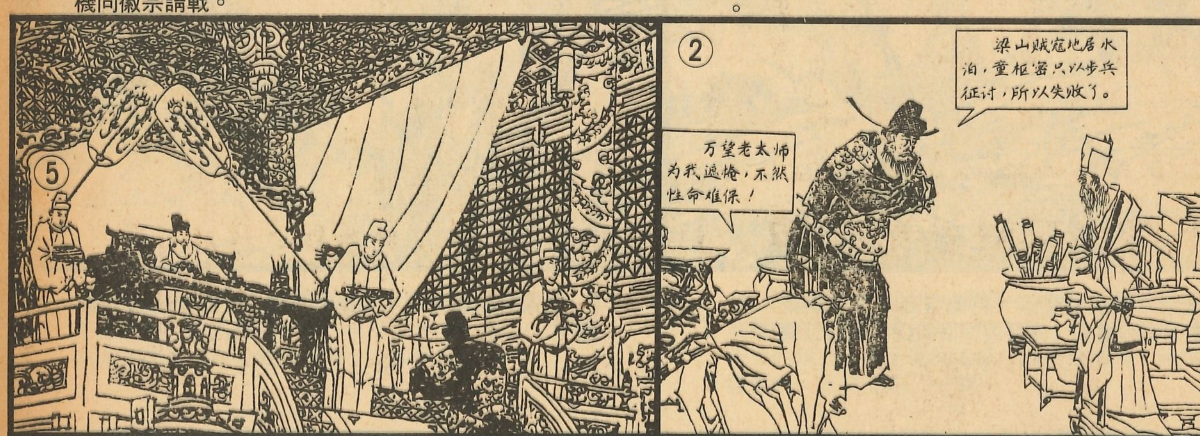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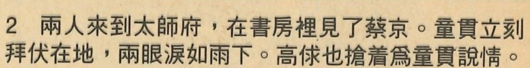


1 童貫被梁山好漢連敗兩陣，帶領殘敗人馬逃回東京！隻身來見高俅，把損兵折將、酆美被活捉等經過都對高俅說了，高俅只得安慰他一番，勸他不必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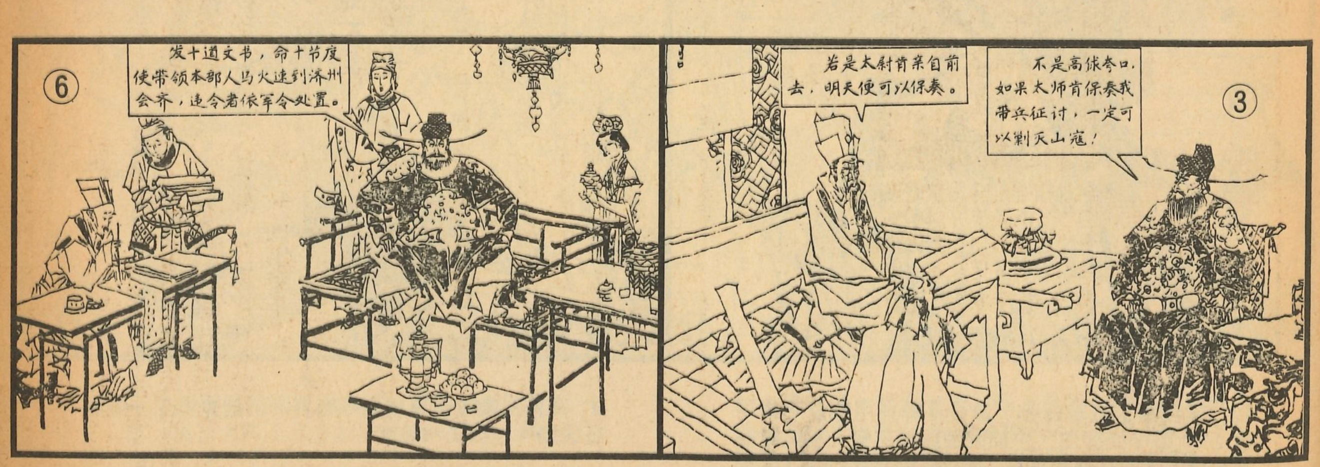
4 他們計議已定，第二天早朝，蔡京胡亂奏過了童貫罷兵休戰的事。徽宗皇帝說：「梁山草寇是心腹大患，必得早早剿除，誰可再領兵前去征討？」高俅乘機向徽宗請戰。



2 兩人來到太師府，在書房裡見了蔡京。童貫立刻拜伏在地，兩眼淚如雨下。高俅也搶着為童貫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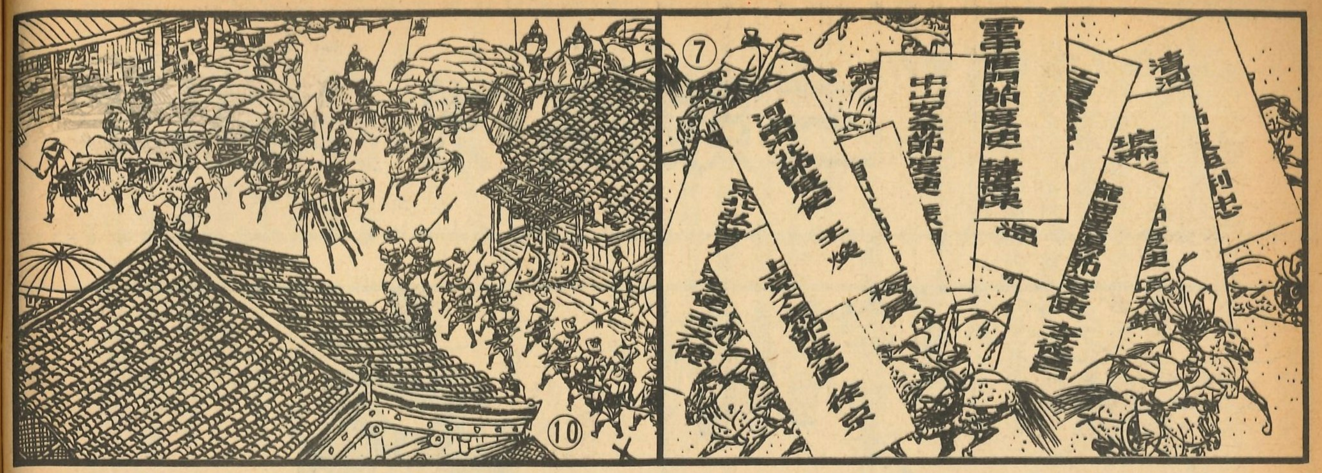


5 徽宗見高俅願帶兵征剿梁山，十分高興，親筆下旨，准高俅任意調撥各路軍馬，向梁山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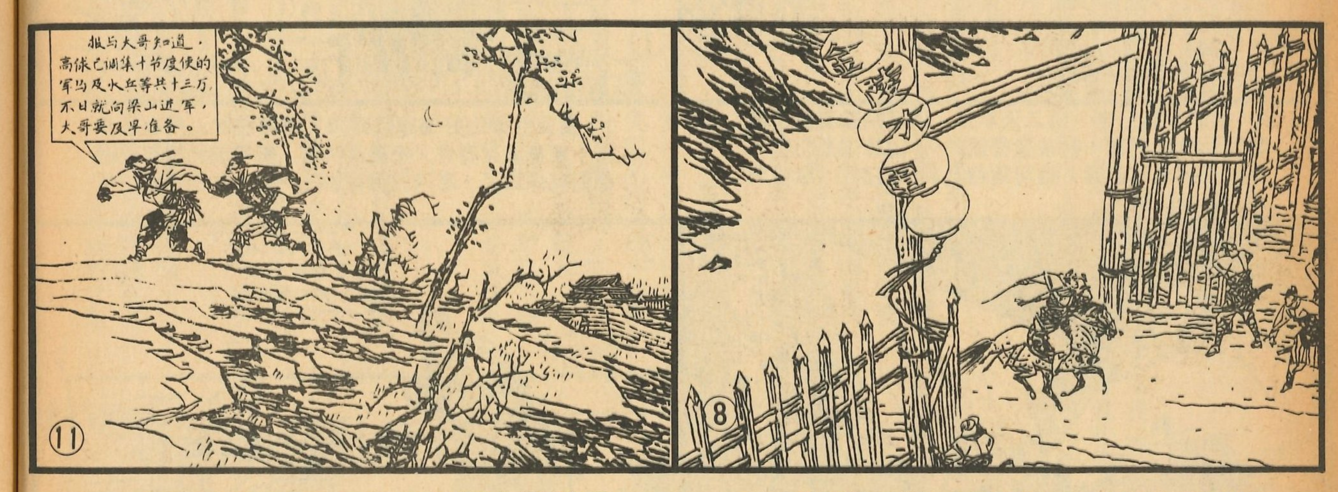
3 蔡京讓高俅、童貫坐下，說：「這事好辦，明日上朝，只說天氣炎熱，軍士不服水土，所以罷兵休戰；但是，萬一天子發怒，再要出兵征討，該如便對答？」高俅說他情願帶兵征討梁山草寇。

6 高俅回到府中，立命書吏傳諭，調十節度使的軍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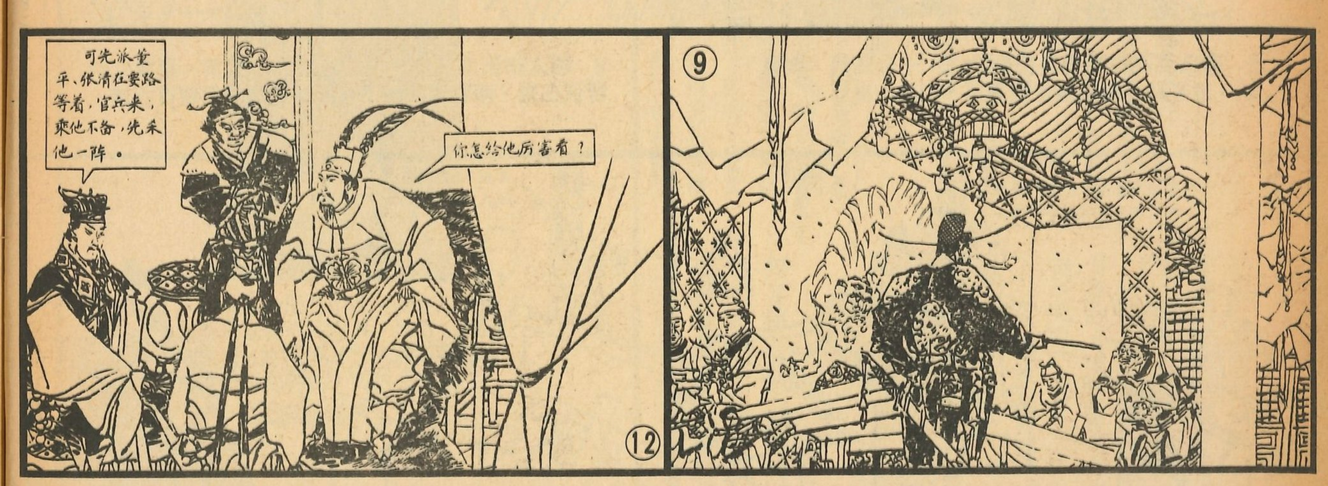
7 這十節度使是：河北王煥、上黨徐京、京北王文德、穎州梅展、中山張開、江夏楊溫、雁門韓存保、隴西李從吾、鼓城項元鎮、清河荆忠。他們接到調撥的文書，哪敢怠慢，紛紛整頓兵馬。

10 高俅又到御營內選出精兵一萬五千，連十路軍馬和水兵共是一十三萬。連日來，高俅發號施令，整頓軍馬，籌運糧草……好不忙碌。單等各路軍馬調齊，就要向梁山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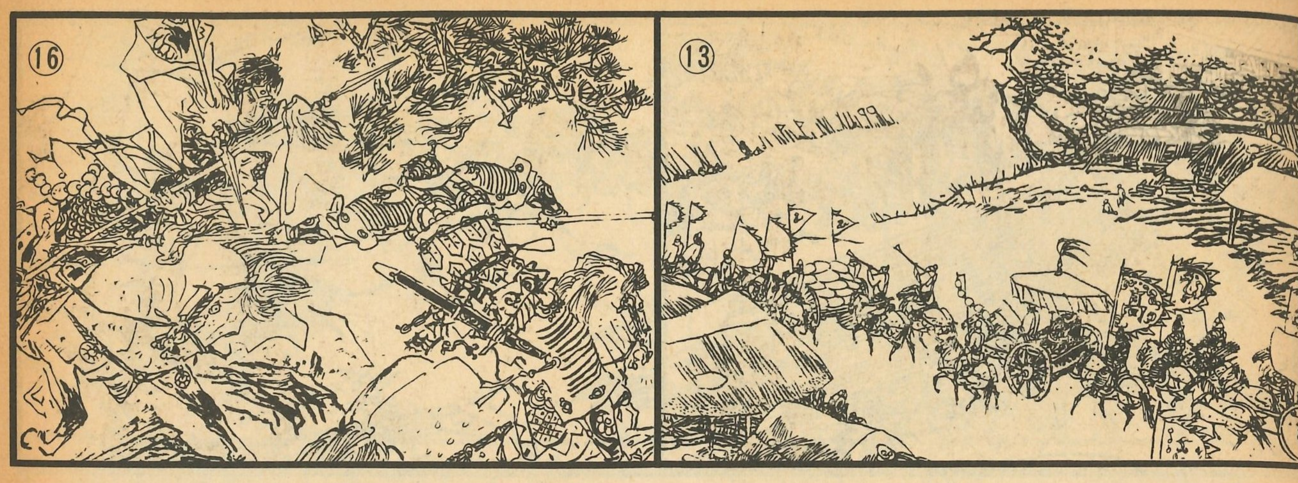
8 高俅又調金陵水軍頭領劉夢龍，火速前往濟州聽命。

11 戴宗、劉唐在東京，打聽得高俅正在調集人馬，就要向梁山進兵，便星夜趕回梁山，給宋江報信。



9 高俅又喚來步軍校尉牛邦喜，命他去沿江一帶搜征民船，也到濟州會齊。

12 宋江聽了戴宗報告，急召軍師吳用商量，吳用說：「大哥不必害怕，十節度使雖然英勇，哪能敵得過我梁山這般英勇的弟兄。等他十路軍馬到來，先給他個厲害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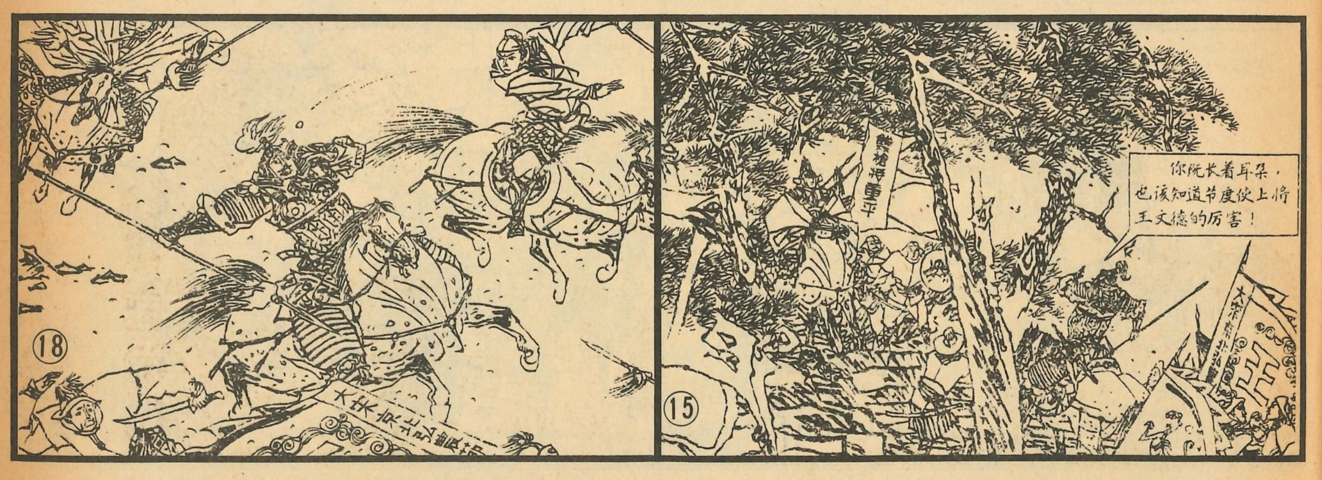
13 在東京，高俅準備了二十多日，看看已準備就緒，擇了個日子，先命御營軍出城，又在城內選了許多歌兒舞女，這才起程上路。

16 王文德拍馬挺槍，向董平殺來；董平也急舉雙槍來迎。兩人一來一往，殺得難分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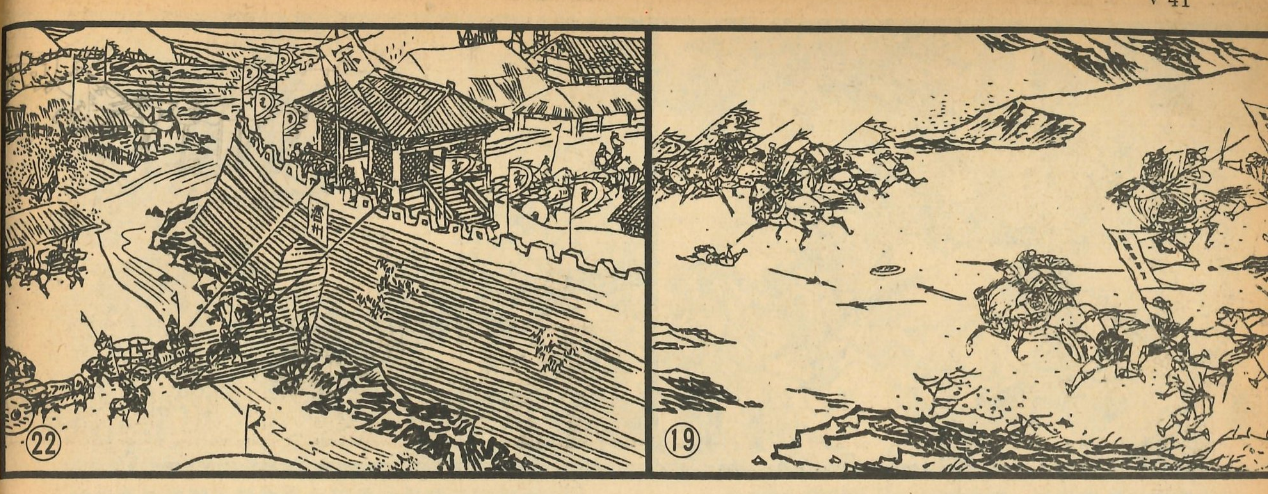
14 連日來，十節使的軍馬也陸續向濟州進發。京北節度使王文德率領的一路人馬，這日行至離濟州四十里的地方，前軍剛剛走進一片樹林地帶，忽然一陣鑼聲响，王文德吃了一驚。

17 兩人殺了八十多回合，王文德看敵不過董平，不敢戀戰，拍馬跑回本陣，喝令衆軍直衝過去，奪路向濟州逃去。董平催動軍馬，在後緊緊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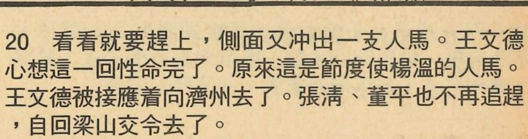


15 鑼响處，衝出一支人馬，為首一員大將，截住去路，大聲喝道：「來的是哪裏人馬？還不快快下馬投降。」原來這正是梁山大將董平。王文德在馬上哈哈大笑，毫無懼色。

18 王文德軍馬剛剛趕過樹林，前邊忽然又衝出一支人馬，為首大將正是沒羽箭張清。張清大喝：「休走！」順手一石子打過去，正中王文德盔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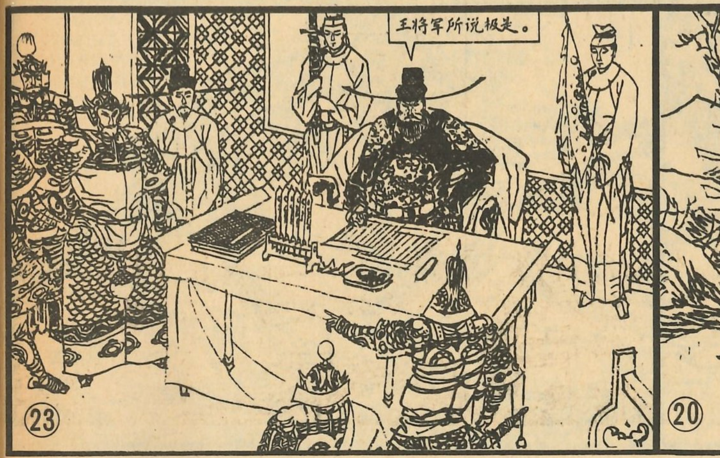
19　王文德吃了這一打，伏在馬鞍上沒命地奔逃。張清、董平在後緊緊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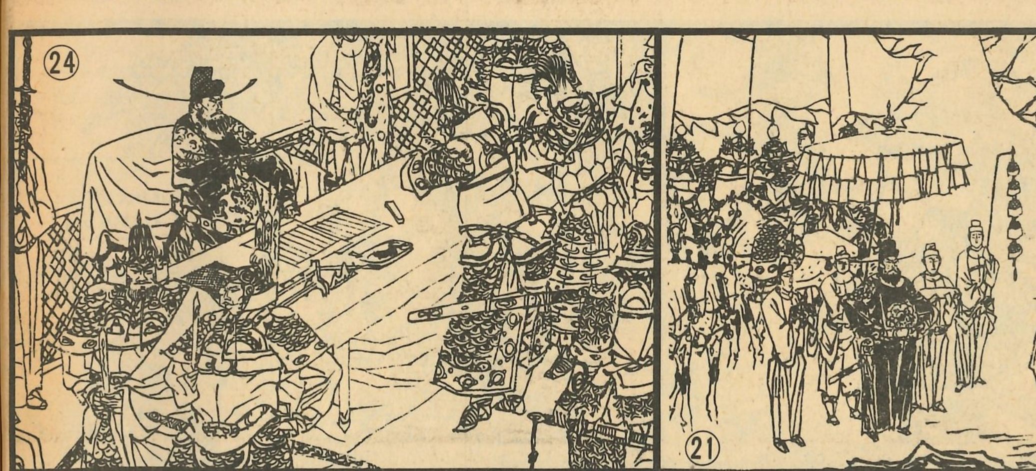
20　看看就要趕上，側面又冲出一支人馬。王文德心想這一回性命完了。原來這是節度使楊溫的人馬。王文德被接應着向濟州去了。張清、董平也不再追趕，自回梁山交令去了。

21　又過了數日，十路軍馬都已來到濟州，這天，聽得高俅帶御營軍到了。十節度使及濟州太守張叔夜親自出城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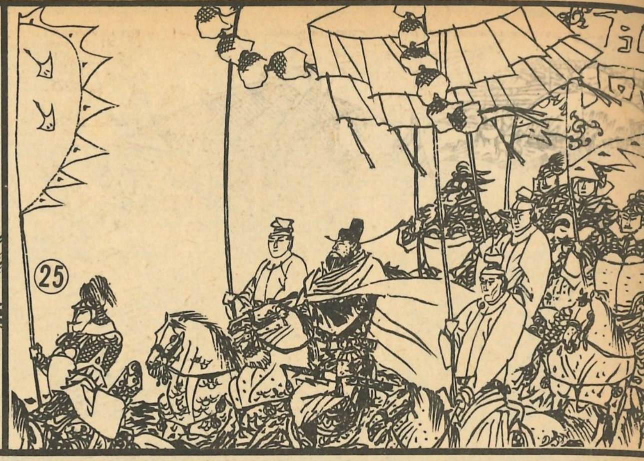
22　高俅來至濟州府衙內，傳令教十路軍都駐屯城外。單等劉夢龍水軍到來，就向梁山進剿。這十路人馬駐屯城外，任意擄掠人民財物，百姓紛紛叫苦，十分痛恨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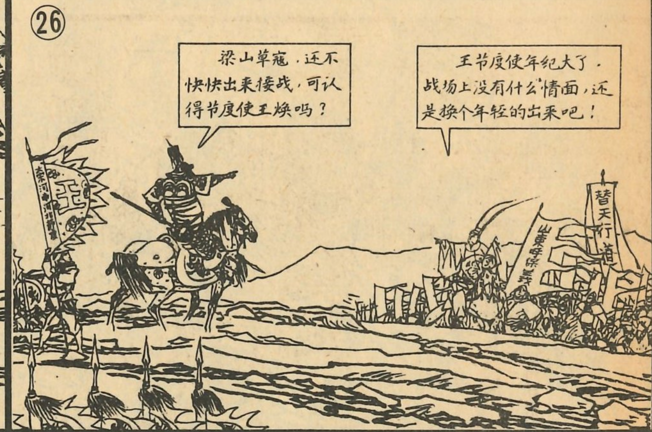
23　第二日，劉夢龍水軍到了，高俅立喚十節度使來，商量向梁山進兵。節度使王煥說：「太尉可先令步兵探路，引賊兵出戰，然後再調水軍進剿賊的老巢，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必獲全勝。」



24　高俅依了王煥的進兵策劃，即命王煥、徐京爲先鋒，王文德、梅展爲後應，楊溫爲左軍，李從爲右軍，項元鎮、荆忠爲前後接應使；又令心腹黨世雄監督劉夢龍的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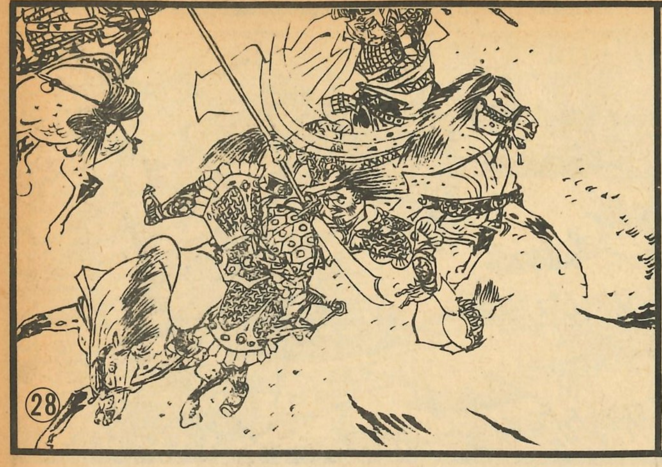
25　各將得令，一連整束了三日。高俅又檢閱了諸路人馬，便令三軍一齊進發，直向梁山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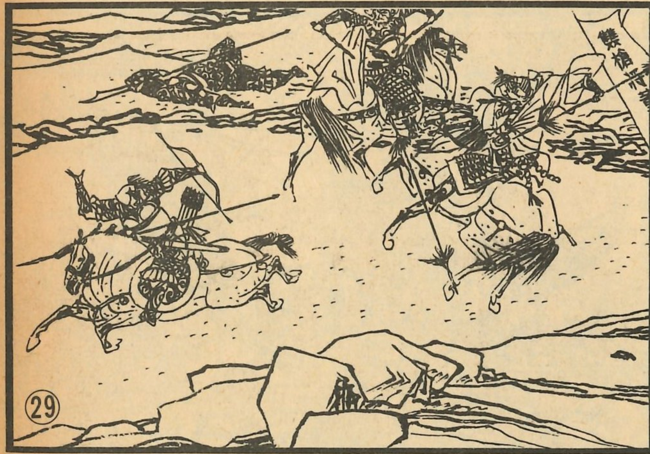
26　宋江早已統率人馬，在梁山下擺好陣勢。官兵來至宋江大軍陣前，先鋒王煥挺槍出馬，高聲大駡，宋江親自出馬答話。



27　王煥受了宋江的奚落，立刻大怒，挺槍直向宋江殺來。宋江身後早衝出豹子頭林冲來，接住王煥。兩人即槍來槍往，戰了七、八十回合，不分勝負。兩邊軍士連連吶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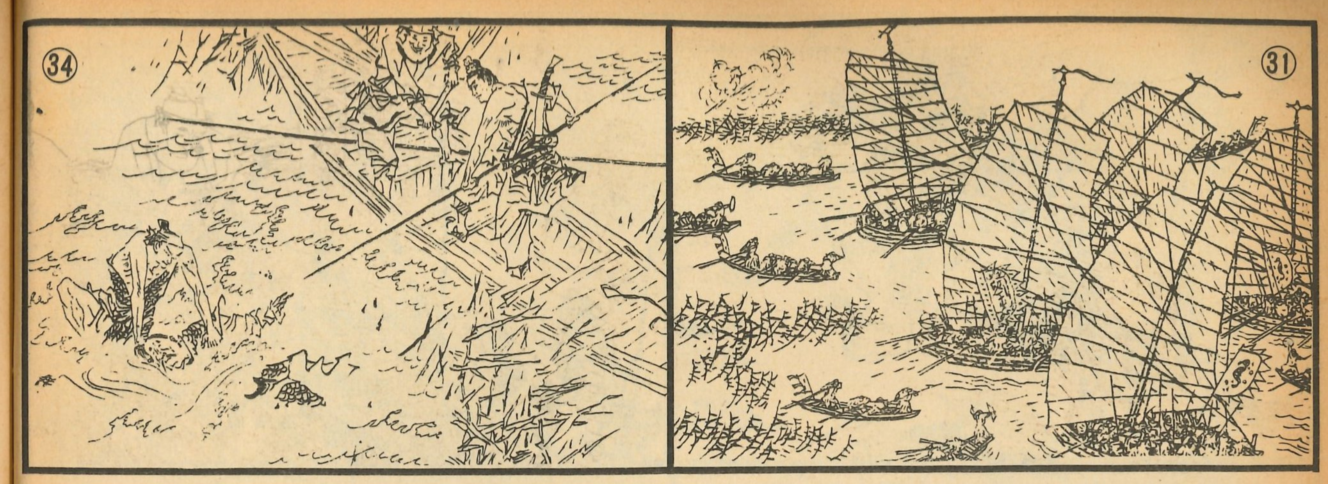
28　官兵裡節度使荆忠見王煥不能取勝，使一口杆刀，拍馬出陣。宋江陣裡早衝出呼延灼來迎。殺了一陣，呼延灼殺得性起，一銅鞭打過去，荆忠的腦袋被打了個粉碎，立刻死於馬下。



29　高俅見死了荆忠，急命項元鎮出馬。對陣裡飛出董平接着廝殺。只戰了幾個回合，項元鎮捨了董平，向側面跑去，董平在後緊追不放。不防項元鎮一箭射來，正中董平左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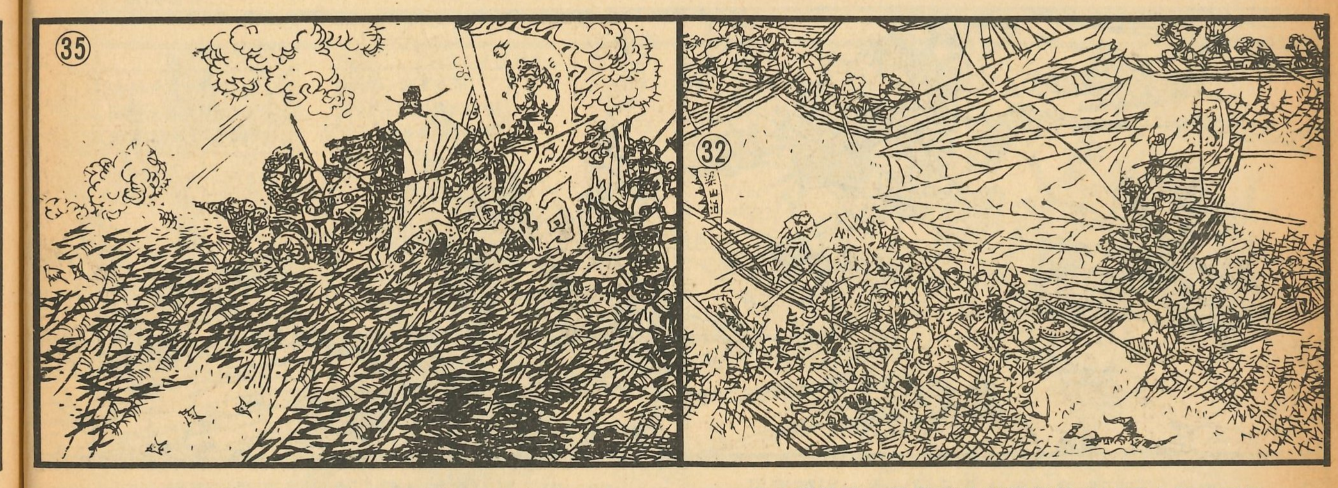


30　宋江陣裡林冲、呼延灼急救董平回到本陣。高俅乘機指揮大軍，滿山蓋野殺過來。梁山後軍遮攔不住，和官兵殺了一陣，撤回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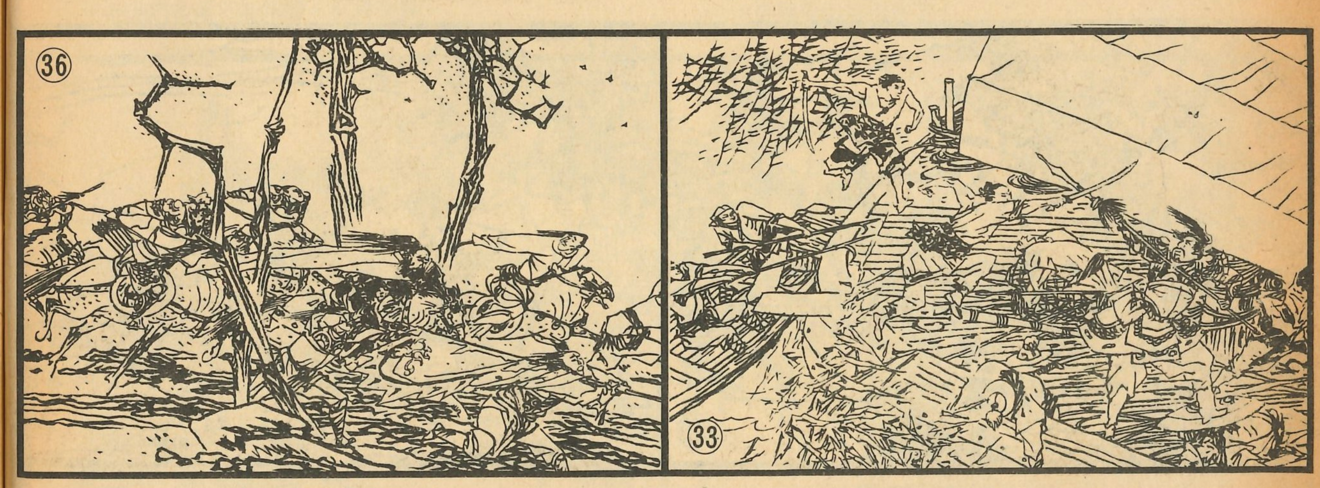
31　再說黨世雄和劉夢龍統率水軍，乘無數船隻，划到梁山水泊深處，只見茫茫蕩蕩，盡是蘆葦。正行間，只聽得山坡上一聲炮响，江面上立刻飛出無數小船來，官兵十分驚慌。

34　黨世雄見勢不妙，一頭跳下水去，早被水裏的張橫攔腰抱住。他被拖上岸，綁起來，押解梁山去了。



32　劉夢龍、黨世雄見港灣蘆葦裏都是小船，不敢戀戰，急命回船，但歸路早被梁山水軍用樹木柴草塡塞，櫓槳哪裏能划得動！劉夢龍見勢不妙，先跳水尋路逃走了。

35　高俅在岸上看得眞切，知水軍失利，急傳令收兵。這時天已黑，只聽得四下裏大炮轟响，不知宋江有多少軍馬殺來，嚇得高俅膽戰心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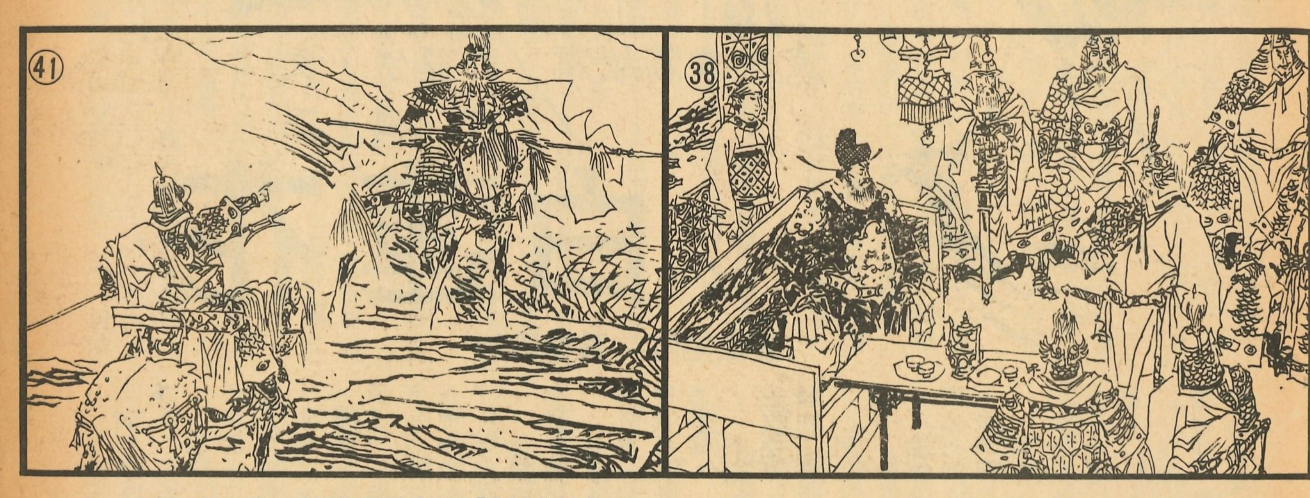
33　黨世雄不肯跳水，逼着水軍划船尋路。行了二、三里，正碰上梁山阮氏三條好漢，黨世雄手持鐵槊，和阮小二殺起來，接着阮小五、阮小七也向黨世雄逼來。

36　原來梁山只是放炮恫嚇，並沒有軍馬追趕。高俅連夜逃回濟州。計點軍馬，步軍損失不多，水軍損失了大半。除劉夢龍帶一些水軍僥倖逃回外，一隻船也沒有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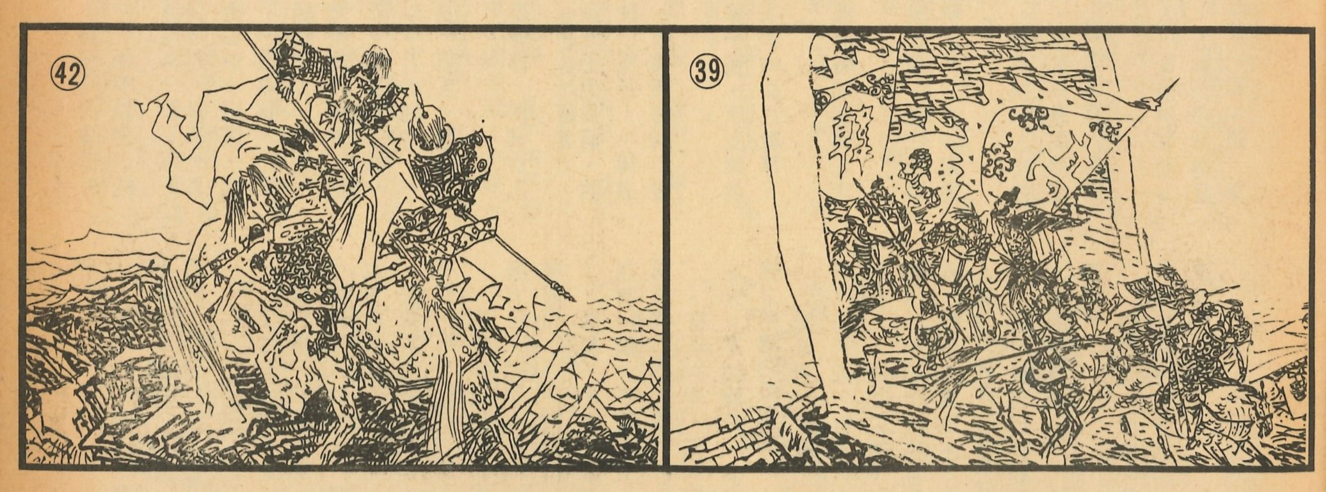
37　高俅被梁山大敗一陣，無計可施，只得一面下令牛邦喜火速搜征民船回來聽調；一面召集諸將，再議收剿梁山計策。

40　兩軍就濟州外擺好陣勢，梁山軍裡呼延灼提槍出馬；高俅隊裡韓存保舉方天畫戟來迎。兩人殺到五十餘合，呼延灼虛戳一槍，回馬便走。韓存保在後緊緊追來。



38　上黨節度使徐京說：「我有一好友，名聞煥章。他深通韜略，足智多謀，現在東京城外東仁村教書，若得他來，可以破梁山詭計。」高俅大喜，立差一員大將，星夜回京請聞煥章來。

41　追到一條河邊，呼延灼回馬喝道：「你性命就在頃刻，快快下馬投降！」韓存保也喝道：「你是我手下敗將，往哪裏逃！」兩人又在小河邊廝殺起來。



39　這天高俅正和諸將議事，忽報宋江人馬在城外挑戰。高俅大怒，急點軍馬出城迎戰。

42　兩人殺得性起，韓存保一戟向呼延灼軟脅戳來；呼延灼一槍向韓存保前心刺去。兩人都一閃，兩樣兵器都戳到各人脅下。呼延灼挾住韓存保的戟；韓存保挾住呼延灼的槍。（待續）

武俠掌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白蓮花

溫柔陷阱　殺機四伏

劉禿子要結婚了，在濟南府這樣的大城市裏，實在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因爲，劉禿子長得很醜，蒜頭大鼻子却配上了一對刀子割似的小眼睛，嘴巴又大得可以橫着吃下一根香蕉，而且，左腿又有點跛，走起路來，一肩高、一肩低，至於那個光禿禿的大腦袋，就算是天下最好的剃頭匠，拏着剃刀找一天，也找不到一處可以下刀的地方，不但禿得找不到一根頭髮，而且，還鼓起了一頭肉瘤。

你說吧！這麼一副尊容，那個女人有胆子嫁給他？

除了人醜之外，劉禿子還很窮，窮得只有一間用木板釘的小房子，小得進門就得上床坐，因爲，那張床佔滿了整個房間。

不過，那張床還算平整，床上雖然沒有墊褥，但却鋪了很厚的白色乾草，躺在上面很舒服。

所以，劉禿子大部份時間都躺在床上。

這裏是濟南府的貧民區，住在這裏兩三百戶人家，都是窮人，但每一家看上去却都比劉禿子好一些。

劉禿子沒有朋友，也不願和人交往，附近的人都認識他，也都只是點頭之交，沒有人仇視他，但也沒有人喜歡他。

這麼一個醜怪的人，又沒有好朋友幫助他，早該餓死了，但劉禿子却還好好的活着，因爲，他有一套本領，看病。

他看的不是人、是獸，舉凡是牛、羊難產，豬瘟、雞瘟，只要劉禿子及時趕到，都能夠着手回春，時疫止息。

所以，他沒有餓死。

但他也不能發財，牲口有價，他無法敲竹槓，如果他爲牛、羊看病的本領，能用在人的身上，早成爲一代名醫，也早就發了大財，可惜，他只是個獸醫，也只好仍住在那間小木屋裏，過着餓不死、吃不飽的生活了。

但做夢也沒想到劉禿子要結婚，要多大胆子的女人才敢嫁給他，就算不怕被嚇死，也該怕被餓死、凍死吧？

因爲，劉禿子家無存糧，連被子也沒有一條，不管冬天、夏天，都是睡在那堆鋪在床上乾草上。

奇怪的是，天下就有這麼一個胆比斗大，不怕餓死、凍死、嚇死的女人，苦求死纏的要嫁他。

說苦求、死纏，一點也不過份，因爲，三天前，就有人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跪在劉禿子那個小木屋前不肯離去，不過，大家都認爲那女人是在求救，救她家裏的牛、羊、豬、雞，沒有人會想到那女人是在求婚。

這件事立刻哄動了整個的貧民區，大家都想見識一下，這個女人醜怪成什麼樣子？

應該是，沒有一個像人樣的女人，肯嫁給劉禿子這樣的人，又窮、又醜、又有點孤僻。

可是，大家都想錯了，那女人不但不醜，而且，非常的美麗，美得使看熱鬧的大姑娘、小媳婦們都有些自慚形穢。

看熱鬧的男人們，却是有些忿忿難平了，這女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又相當年輕，是絕不會超過二十歲的小美人，相形之下，愈覺得劉禿子年紀老邁、形貌醜陋。

貧民區兩三百戶人家，近千口男女老少，趕來看熱鬧的竟有六百多人，把劉禿子住的小木屋圍個水泄不通，幸好劉禿子住在貧民區近郊外的地方，否則只怕要擠塌了房子。

人羣中響起了一聲男子的歎息，道：「這丫頭是瞎了眼啦！還是被鬼迷了心竅，天下男人這麼多，隨便拉一個也比劉禿子稱頭啊！」

不錯，兩百多個看熱鬧的男人，每個人心裏都在這樣想，至少，我比劉禿子好看多了。

這是一場很別緻的婚禮，劉禿子被那小女人強拉着拜了天地，沒有主婚的親友，也沒有迎娶的麻煩，圍滿了看熱鬧的人，却沒有一個人致送賀禮。

劉禿子似是聽到了很多人都在罵他，拜過天地，就躲入了小屋中，年輕的小美人，却是落落大方，站在房門口合掌爲禮，道：「諸位伯伯大嬸，大哥大嫂，小妹白蓮花，苦求了劉郎三天三夜，才蒙他答允收留小妹，諸位剛才都看到了，小妹和劉郎已拜過天地，結爲夫婦，此後，福禍與共，生死相從，海枯石爛，此心不變，大喜之日，本該設備水酒，欵待佳賓，只是蝸居狹小，準備不及，留待日後補請，反正小妹要陪伴劉郎常住在此，來日方長，諸位既然未送賀禮，就彼此兩便吧……」

但聞一個宏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這怎麼行？蓮花姑娘大喜之日，豈可缺少賀禮，諸位請讓一步，送禮的來了！」

只見一個黑臉大漢，雙手一分，硬把人羣推到兩側，空出一條路來，四個灰衣人，抬着兩個大木箱子行了進來。

怪了，眞的有人送禮，看樣子禮還不輕，四個年輕力壯的灰衣人，累得一身大汗。

緊隨而來的是一個身着藍緞子長袍的年輕人，那當先開道的黑臉大漢，却垂手跟在年輕人的身側。

「斷腸公子……」白蓮花雙目凝注在那年輕人的身上。

「正是在下……」斷腸公子微微一笑，道：「想不到蓮花姑娘如此的快速成婚，在下準備不及，只好從權送點俗物，還請姑娘笑納。」

他唇紅齒白，英挺瀟洒，舉止間彬彬有禮，說完話抱拳一禮。

白蓮花似是要等待什麼，怔怔的站了一陣，才歎息一聲，道：「盛情心領，原禮璧還，請你抬回去吧！」

「蓮花姑娘，在下確是一片誠意，還望賞個臉收下薄禮……」

「不要……」白蓮花神情堅決的說：「拏回去！」

斷腸公子輕輕歎息一聲，道：「白姑娘，何不打開看看，再作決定？」

「一定要我看麼？」白蓮花神情微現激動，雙目中淚光隱隱。

「是！萬某人一片誠意……」

「好！我看過你的禮物，你是不是就肯帶走它呢？」

「是！姑娘看過之後，仍然不肯收受，萬某就只好帶走了。」

白蓮花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諸位近鄰，請早些回去休息吧！」

這是明顯的逐客，但站在週圍的人，却沒有一個離去。

這不是劉禿子的地方，白蓮花也無權要別人走開。

更重要的是，這件事太奇怪了，在場的人，都想看個結果。

白蓮花暗暗歎息一聲，緩緩打開了第一口木箱。

四週的人，都伸長頸子去看，他們看到了，同時發出一聲長長的驚歎。

那是一大箱金銀元寶，怪不得那麼沉重，看樣子應該有三四千兩，別說一半是黃金了，就算全是銀子，也夠一個人一輩子也用不盡了。

這裏住的都是窮人，從沒有看到過那麼多的黃金白銀，一下子全部看儍了眼。

白蓮花緩緩把右手移向第二口木箱上。

她的手有些顫抖，慢慢的揭開了箱蓋，目光到處，立刻驚叫一聲，向後退去，同時放手。

這一次，沒有其他人看到那箱中之物，唯一看到的白蓮花，却震驚的呆在當地。

斷腸公子淡淡一笑，道：「蓮花姑娘如是不肯收受，在下就只好帶走了。」

「拏回去，拏回去，我不會……」我不會怎麼樣？白蓮花已說不下去，哽咽的難以成聲。

「好！白姑娘果然是情如海深，萬某告辭了。」

轉身向前行去。

「慢著……」劉禿子緩緩由小木屋內走了出來，道：「萬世昌，你如果自信能走得了，你就試試看吧？」

斷腸公子果然停了下來，緩緩回過身子，一抱拳，道：「久違了，劉兄……」

「你自己找上門的……」劉禿子打斷了斷腸公子的話，道：「總不能怪我吧？」

斷腸公子萬世昌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弟是被白蓮花設計誘來的！」

「你不相信我還活着……」劉禿子冷冷的說：「你相信『七步斷腸』是天下至毒，沒有人能夠逃過它的毒殺……？」

「但劉兄逃過了，你飲下了一杯『七步斷腸』酒，如今仍然活着。」

「我沒有死，但活得很辛苦……」劉禿子緩緩的說：「你看看我這個樣子，是不是生不如死呢？」

萬世昌長長歎息一聲，道：「兄弟也是覺得奇怪，『七步斷腸』之毒，怎會留下活口，直到聽到你開口說話，才知道劉兄眞的未死……」

「現在，你證實了……」劉禿子道：「你準備怎麼交代呢？」

「只求劉兄說明一事，以廣兄弟見聞，萬某就死而無憾了！」

劉禿子望了白蓮花一眼，道：「那木箱之中可是令堂？」

「你怎麼知道的……」白蓮花道：「我沒有告訴你呀？」

目光轉到萬世昌的身上，劉禿子淡淡笑道：「放了白蓮花的母親，我就告訴你如何解去了『七步斷腸』之毒。」

「好！劉兄一言九鼎，兄弟信得過，黑豹放人！」

那隨侍身側的黑臉大漢突然上前一步，一掌劈碎了木箱子，順手提出了一個中年婦人，雙手一揮，中年婦人身上的索繩，寸寸斷裂。

斷腸公子微微一笑，道：「白夫人，恭喜妳，妳有一個好女兒，吞下解葯吧！」

屈指一彈，一粒白色葯丸，直飛入中年婦人口中。

中年婦人立刻閉目盤坐調息起來。

劉禿子沒有開口，斷腸公子也沒有追問，站在四週的人也沒有散去，大部份的人的目光仍然投注那一箱金銀元寶上。

一刻工夫之後，那中年婦人睜開眼睛，緩緩站起身子，望了女兒一眼，道：「蓮花，娘走了，過幾天再來看妳。」

「母親好走！女兒不送了。」

白夫人穿出人羣，迅快的消失不見。

「劉兄，白夫人已安然離去了？」

「以毒攻毒！」劉禿子淡淡的接道：「我嘗試了百種以上毒葯，才解去了『七步斷腸』之毒。」

「果然是醫者胸懷，兄弟實在佩服，想來劉兄已經配出『七步斷腸』解葯了？」

「你自己去想吧！」劉禿子冷冷的道：「自斷雙手，你就可以離開這裏了。」

「這個……」斷腸公子道：「太過份了吧！劉兄……」

「過份，我這麼一副形貌，是不是比失去雙手更悲慘些……」

「不要逼人太甚，劉兄，兄弟施放出『七步斷腸』之毒，縱然劉兄可以逃過，但這場中數百人的性命，就毀滅在你的手中了……」突然提高了聲音，道：「蓮花姑娘已拒收在下的賀禮，箱中的金銀，請各位自行動手取用……」

但聞哄的一聲，男女數百人拚命向那大木箱衝了過去、尖叫聲，哭喊聲，鬧成了一片，大半箱的金銀元寶，片刻間一個不剩，當然，斷腸公子早已在混亂中走得沒了影兒。

人散了，幾十個被擠倒、踩傷的男女，也在哭叫中離去。

但小木屋外還站着兩個人，劉禿子和白蓮花。

「你爲什麼不殺了他……」白蓮花幽幽說道：「當今江湖之上，你是唯一能殺他的人。」

劉禿子沒有回答，轉身行入小木屋內。

白蓮花跟了進去，順手關上了房門，登上鋪着乾草的木床，歎道：「也不能怪你！斷腸公子早已想好了脫身之計，他猜透了你不會讓幾百人死在他『七步斷腸』之下……」

「蓮花……」劉禿子道：「回去吧！這地方妳住不下去的，再說我……」

「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當着幾百人的面，我們拜過了天地……」白蓮花黯然說道：「我們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去，我帶了很多銀票……」突然住口，想了一會，接道：「你不會爲銀子愁苦的，告訴我，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住在這種地方？過着這樣的日子？」

「真的是太窮了，我不能偷，不能搶，那裏會有收入呢？」

「你會看病啊！你身懷絕世醫術，能縮魂留命，起死回生……」白蓮花接道：「你只要掛牌行醫，就會財源滾滾而來。」

「沒有人會請我這麼一個醜怪的人去看病！」劉禿子道：「只怕病人還未吃我開出的葯方，已經被我嚇死了。」

目光投注劉禿子，白蓮花閃掠過一抹作嘔的神情，但立刻抑制下去，笑道：「人之相處，貴在知心，我白蓮花愛的是你的才華，外貌如何？非我所計。」

「還有一件事，我得先說清楚，」劉禿子說：「爲解『七步斷腸』之毒，我遍嚐毒物，全身都爲奇毒所侵，已無法和女人上床，因爲那會使女人中毒……」

白蓮花接道：「真的如此，你怎麼沒有被毒死呢？」

「這就是我的醫術精湛之處了，」劉禿子道：「我以毒攻毒，使數十種毒葯互相克制，維持着我生命力的平衡，但我的身體實已被奇毒侵蝕，隨時有毒發身亡的可能。」

白蓮花臉色微變，道：「那是說，我隨時都可能作寡婦了？」

「是！」

「那……我們生的兒子，會不會帶有毒性呢？」白蓮花道：「要說實話，不要騙我。」

「當然有毒，老子全身是毒，兒子怎會乾淨？」

「那我也只好認了，」白蓮花說：「我們已有夫妻之名，就讓它名實相符吧！」

她抬起纖巧的玉手，開始解衣寬帶。

「妳要幹什麼？這是大白天啊？」

「怕什麼，我已經是你老婆了，難道你這裏還會有客人來訪？」

眼看着嬌艷無比的白蓮花，劉禿子也引起了一強烈的慾焰。

但他咬咬牙強忍了下去，閉上雙目，調息了一陣，睜開眼睛時，床上的景物，已有了很大的變化。

不知何時，白蓮花已脫光了身上的衣服，閉着星目側臥在木榻上。

雖然是玉體全裸，但因身體側屈，重要處半隱半遮，這就更具有強烈的誘惑。

劉禿子吁口氣，暗暗忖道：這丫頭一副捨身餵虎的精神，我這麼一副德行，她竟然能視而不見，也不怕我一身奇毒，解衣相就，目的究竟何在呢？難道她已經想好了乘機暗算我的辦法？我得小心才行，一步也不能失錯。

心中轉着念頭，口裏却緩緩說道：「蓮花，妳身軀玲瓏，絕世無倫，我看了幾眼，已有着心神舒暢之感，唉！可是，我不能傷害妳，快些穿上衣服吧！這裏連一條棉被也沒有，別要凍壞了身子。」

「妾身一片誠心，劉郎竟然不屑一顧……」白蓮花無限黯然的說。

心中却是暗暗的讚道：這人的定力之强，實非常人能及，日後相處，必得處處謹慎才是。

＊　＊　＊

日正當中，大明客棧中一間獨立的跨院的客房中，對坐着斷腸公子和白蓮花。

「查出來沒有，劉雲是不是已經配出了『七步斷腸』的解葯？」

「他的口風很緊，我不敢問得太多，以免露出破綻？」

斷腸公子萬世昌顯然不滿白蓮花的答覆，冷冷說道：「蓮花，令堂還在我掌握之下，我隨時可以處置她，所以，我希望妳能跟我真誠合作……」

「我知道，我正在全力以赴……」白蓮花幽幽說道：「你認爲，我真的會喜歡那麼一個醜怪的人麼？別說同床共枕了，就是整日相對，就要你食難下嚥，可是，我都抑制住自己……」

「說的是啊！你們同床同枕半個月了，竟然是一點口風也掉不出來，日久生情，蓮花，你會不會慢慢的喜歡上他？」

「如果他不是那麼醜，我真的會喜歡上他……」

「最好不要……」斷腸公子冷厲的說道：「如果很不幸的發生了，妳不但會害死妳娘，也會害死妳自己。」

白蓮花突然微微一笑，道：「你也許不相信，這半個月來，他不但沒有動我，連抱我一下都沒有。」

「爲什麼？」斷腸公子臉上泛現出一抹難明的笑意，却用充滿着驚奇口吻的說：「很難叫人相信，他是不是毒性未除，不能人道了？」

「我不知道……」白蓮花歎息一聲，道：「越相處，越覺他高深難測。」

「妳可以主動去引誘他呀？以妳的美麗、妖媚，除了他是鐵鑄頭石雕的人，絕難逃過妳的掌握才對？」

「我已試過了三次，他都能視若無睹……」

斷腸公子哈哈一笑，道：「這麼看起來，他真的是不能人道了。」

「看起來又不太像……」白蓮花道：「我看出他雙目中泛射的慾念，但他總能在情慾泛濫之前，予以控制，這一點，不能不叫人佩服。」

斷腸公子沉吟了一陣，道：「蓮花，當今江湖之上，能使我心存畏懼，阻止我稱霸江湖的人，只有劉雲一個，如果能把他除去，我就可以放手施爲，遲則三年，快則一載，可成江湖霸業，那時，妳就是盟主的夫人了。」

「真到你統一武林時，你還會要我白蓮花麼？」

「蓮花，我說的是真話……」

「萬公子，你肯讓未來的盟主夫人，你的正房妻子，去陪一個醜怪的人上床睡覺麼？」

「作大事不拘小節……」斷腸公子道：「現在，最要緊的兩件大事，就是查出劉雲是否已配出『七步斷腸』的解葯，葯方除他之外，是否還傳了別人？」

「還有一件呢？」

「殺了劉雲，我不知道他武功是否仍在，是否還高過我？但他是唯一擊敗過我的人，他活着，我就有些不安心！」

「只要他肯動我，我就有殺他的機會，可是，他一直忍耐着不肯碰我。」

「蓮花，你要如何下手？」

「這是女人特有的殺人方法，你又不是女人，告訴你也沒有用。」

「那是說，你用來殺死劉雲的辦法，一樣可以殺死我了？」

白蓮花心頭一震，道：「當然，那需要事先的準備……」

斷腸公子接着道：「你說的對！這種屬於女人特用的殺人方法，告訴在下，也沒有用。」

「你太多心了，我殺盡了天下的男人，也捨不得殺了你呀？」

「對！所以，要早些殺了劉雲，蓮花！能不能想出殺死劉雲的辦法？」

「再給我十天的時間，我會完成任務。」

「我想知道妳殺他的辦法，他既然不肯碰你，必得另想辦法才行……」

斷腸公子突然揚起了右手，點中了白蓮花的穴道。

白蓮花沒有閃避，也未還擊。

當然，她心中明白，絕非斷腸公子萬世昌的敵手，出手還擊，那就死定了。

「蓮花，我倒想出了一個辦法，可以立刻知道劉雲是不是已經配出了『七步斷腸』的解葯？不知妳是否願意？」

白蓮花微微一笑，道：「萬兄請說吧！小妹力能所及，絕不推辭！」

「妳……妳……」萬世昌道：「你們已是夫妻，劉雲絕不會忍心看到妳毒發而死，所以，你如中了『七步斷腸』之毒，劉禿子一定會救妳……」

「如果，劉禿子根本就沒有配出『七步斷腸』的解葯呢？」

「唉！那就悲慘可期了，我萬某人白白損失了一個爭霸江湖的好助手了。」

「小妹死不足惜，只不過，沒有人能帮妳殺死劉禿子了……」

「倒也有理，但捨去此策，萬某就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我說過，再給我十天的時間，我一定想出辦法殺死劉雲……」

「如果辦不到呢？」斷腸公子說：「妳自己說個辦法出來吧……」

「好！十天內，我沒有殺死劉雲，我母親還在你的手中。」

「好！殺了妳娘，可是，妳呢？又該受些什麼處分？」

「我自刎謝罪。」

「一言爲定，我恭候佳音了。」

「也許，用不到十天，我要如何找你

，名義上我已是有夫之婦，不能常往外跑……」

「好一個有夫之婦……」斷腸公子道：「妳只要在附近巷口留下暗記，兩個時辰之內，我就會和你見面。」

白蓮花心中一動，忖道：「原來，他早已在那裏佈了暗樁，監視着我的行動，這些日子我已留心觀查，不見可疑人物，斷腸公子實在不好對付。」

心中念轉，口中應道：「這就行了，不過，劉禿子一直對我保持着很高的戒心，我留下的暗記，不會很明顯，你要他們仔細一些……」

「只要妳留下暗記，他們就會找到，這倒不用多費心了。」

白蓮花道：「我是不是該回去了？」

「說的也是……」斷腸公子右手拂動，解了白蓮花的穴道。

白蓮花緩緩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蓮花……」斷腸公子的聲音變得親切溫柔，雙目也射出了情慾的火焰。

白蓮花回眸一笑，轉身行近木榻，慢慢的脫下了身上的衣服。

實在是一副美麗的胴體，肌膚如玉，白裏透紅。

但斷腸公子却站着未動。

他沒有劉禿子的能耐能控制自己的定力，目中神光閃動，英俊的雙頰如火，只是勉强在忍耐着衝動。

白蓮花心中暗道：「他確是一個可愛的男人，英挺瀟洒，武功卓絕，又那麼善解溫柔，爲什麼却陰險成性，翻臉無情？」

緩緩取過白絲的腰帶，白蓮花緊緊的纏住自己的雙腕上，嬌笑道：「過來呀，帮我打個死結。」

斷腸公子微微一笑，道：「果然是善解人意……」雙手輕擺，打了一個死結，接道：「不會把殺人的兇器藏在別的地方吧？」

「小妹還沒那個能耐，一刻千金，萬兄，別再疑神疑鬼了。」

斷腸公子仍然是小心翼翼的查看了一遍，才微笑說道：「看起來，劉禿子果然沒有動過妳，眞有暴殄天物了。」

無限的旖旎風光中，隱藏着步步殺機，輕憐蜜愛中，潛伏着生死的憂苦……這就是江湖，充滿着兇險。

＊　＊　＊

白蓮花躺在小木屋的床上，看着伸手可及的屋面，呆呆出神。

這間小木屋，不但小，而且低，上了床，人就無法站直身子。

劉禿子沒有提搬家的事，白蓮花也未催促，她極力在適應這種貧苦的生活……

但這片貧民區中的人，却有了很大的改變，沒有人再敢輕視劉禿子，看到他又恭敬又害怕，也沒有小孩子敢在小木屋外面玩耍，盡量避得遠遠的。

白蓮花很想睡一覺，她想得太多了，也想得太辛苦，可是，她睡不着。

十天，如果殺不了劉禿子，不但害得母親丟了老命，斷腸公子也不會放過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說服劉雲除掉斷腸公子。

但劉禿子能殺掉斷腸公子麼？

她細心的觀察了半個月，但却瞧不出劉禿子有什麼異於常人的地方，他上床就睡，從未打坐運功過，她沒有告訴斷腸公子，可是心中早已有了懷疑，這個人究竟是誰？是否身懷絕技……劉禿子唯一使白蓮花佩服的，就是他那股坐懷不亂的定力。

時間很迫急，她必須要瞭解眞實的情形……

劉禿子推門而入，穿了一件白蓮花買給他的新衣服，似乎是還洗了個澡，已沒有那股冲鼻子的汗臭味，白蓮花沒有改變小木屋，却極力使這裏清潔一些。

他隨手掩上了木門，白蓮花却一反常態的拉開了木門，因爲，過去，總是白蓮花關上木門。

劉禿子看了白蓮花一眼，沒有多問，上床就睡。

事實上，這木屋中就只有一張床，不睡在床上，又能幹什麼呢？

「你眞能睡得着麼？」白蓮花觀察過室外的情形之後，忍不住開了口，她已經下了決心，把事情問個明白。

「妳有話說……」劉禿子微笑着坐起了身子，接道：「那就痛痛快快說出來吧！」

「你一點也不懷疑我麼？」白蓮花道：「不問我，也不理我？」

「我能作什麼呢？我相信有一天妳自己會說出來的！我不能殺妳，只好耐心等下去。」

「我倒希望你眞有殺我的能力……」白蓮花苦笑道：「斷腸公子隨時會帶人來殺我們，我們該如何自保？」

劉禿子點點頭，道：「妳本來是奉命殺我的……」

「但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我希望合我們之力，對付斷腸公子。」

「我們加起來，也對付不了他的。正如你所料，我也沒有能力殺妳，也不能攆走妳，所以，只好讓妳留下來……」

「但！但你有一種特別的定力，我是很美的女人，我知道自己的魅力，你竟然能夠不碰我……」

「所以，我才活到現在，妳一直無法探測出我的高深，不敢動手。」

「這些都已經過去了……」白蓮花說：「斷腸公子已決定殺我們了……」

「如果他能來這座小木屋中殺我，我就有機會對付他了。」

「我可以帶他來，告訴我，你用什麼辦法對付他。」

「天機不可洩漏……」劉禿子說：「給我一天的時間準備，明天起，隨時可以帶他到小木屋來……」

「我呢？是不是也要進來？」

她似是想到了什麼，只是不敢肯定。

劉禿子沒有回答，只用一雙發紅的眼睛，看着白蓮花。

那是强烈的慾望。

「早就準備給你的，毒死我，我也只好認了！」

「不會毒死你，我只是生得太醜了，

你却太美了，我有些自卑，不敢碰你，當然，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漏了底，因爲，我不能死得太早，我要等着斷腸公子與他一起死。」

白蓮花掩上木門，也脫了自己的衣服，道：「我有一身武功，却無法保護自己的清白，因爲江湖上還有你劉雲和斷腸公子那種武功更高的人……」

「女孩子本來就不應該在江湖上闖蕩的……」

劉禿子終於得到了白蓮花，白蓮花笑一笑，道：「是的！殺了斷腸公子，我就要脫離江湖，我要忘了江湖上一切的事情，不再練武，也不再爭强好勝。」

＊　＊　＊

白蓮花告訴斷腸公子，她已刺了劉禿子一刀，很重的一刀，葯方就在他的枕頭下面，還沒有傳授別人，但他掌力很强，白蓮花被一掌擊傷了，她脫下上衣，胸前有五個清晰的指痕。

斷腸公子趕到了小木屋外，看到劉禿子仰臥木榻乾草上，胸前插着一柄刀子，血已經凝固了，似是已經氣絕而逝。

斷腸公子發出了七枚斷魂釘，全部打中在劉禿子的身上，劉禿子動也沒動一下。

斷腸公子放心了，就算是活人，中了七枚斷魂針，也非死不可，木屋如此之小，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埋伏。

他進入了木屋，屋中沒有空地，只有劉禿子仰臥的一張木榻。斷腸公子登上木榻，移開劉禿子的枕頭。

沒有找到葯方，但却感到一些小昆蟲在身上爬動。

斷腸公子看到幾個奇大的黑色蜘蛛，心中大驚，用手一拍，頓覺身上有幾個地方微微一痛。

完了，世上最毒的苗疆毒蜘蛛，咬了他，而且三隻一齊咬中。

斷腸公子拍死了三隻毒蜘蛛，人也毒發倒斃。

白蓮花飛身而起，一劍刺入了黑豹的咽喉，奔入小木屋，斷腸公子已全身發黑，這種天生毒物，似是比任何人配的毒藥毒上百倍。

劉禿子還有一口氣，他告訴白蓮花，劉雲早死在萬世昌「七步斷腸」毒酒之下，他是劉雲少爺的從僕，不過，這些報仇的設計，都是少爺留下來的，他等了五年，只練兩種功夫，那就是定力和忍痛的本領，所以，他中了七枚斷魂釘，仍然不動一下，那床上的乾草來自苗疆，是毒蜘蛛的棲息所需，沒有這些草，牠們活不太久……他把自己整的這麼醜，只有一個原因，他一點也不像劉雲。他替少爺報了仇，死而無怨，唯一的遺憾是白蓮花破了他苦練了數年的定力。

白蓮花苦笑道：「我也遺憾，這是沒有辦法還給你的事。」

劉禿子死了，含笑而逝，白蓮花却在流淚，看着兩個得到她的男人，都已經成了屍體。

（全文完）

虹珠寶地（一）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飛雲頂三峯聳立　大帽山九龍騰空

忽地一聲炸雷，臨安城郊道上的賴布衣、楊振興、司馬福、李二牛等，均感心頭一震，賴布衣臉上更微微變色，默默沈吟，卻不發一語。

楊振興暗吃一驚，他與賴布衣相處日久，深知他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脾性，但為何眼下一個旱天雷，卻惹得他黯然失色、心事重重？他腳底微一運力，身子便滑上前面，與賴布衣並肩而行。楊振興道：「莫非這炸雷有甚不妥麼？」

賴布衣沉吟不語，向前急走，將近前面的三叉路口，忽地停住腳步，道：「振興賢侄，此處便是你我分手之地矣！」

楊振興驚道：「小侄正欲隨伯伯行走江湖歷練，怎的便在半途捨小侄而不顧？」

賴布衣搖頭道：「子侄之情固足珍惜，師徒之義更要顧念，你恩師不日有難，難道你竟忍心不理麼？」

楊振興心下猛地一跳，忙道：「賴伯伯說的是恩師靈隱大師？他老人家遁跡深山，與世無爭，能有甚麼災難？」

賴布衣暗歎口氣，道：「盛名之下，嫉者忌者必多，臨安之事已了，但恩怨未了，賢侄於臨安驚鴻一現，早已名聞天下，因此而令師靈隱大師亦更令江湖震動，其徒已如此，其師想當然？日後上靈鷲峯之江湖厲害角色必多，靈隱大師勢將永無寧日矣！再者賴某月前與令師一面，細觀其氣色，只覺祥和之中隱透晦氣，此乃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兆也……」

司馬福接口道：「賴兄之感觸，乃因方才這聲炸雷而發，莫非其中有甚更驚人之兆麼？」

賴布衣眉頭深鎖，點點頭道：「不言已被司馬兄料中也！此雷起自坎位，乃北天雷無妄之兆，其聲威正罩臨安，當主北來兵戈之兆，上下左右皆有衝散之虞！萬千百姓必受金人蹂躪，慘受災劫矣！」

這時楊振興已然醒悟賴布衣欲言又止之意，冷冷一笑道：「賴伯伯莫非又欲着小侄為那朝廷效力，與金人決一死戰麼？」

賴布衣點點頭，道：「我正有此意！但只怕賢侄不答應，故心下為難。」

楊振興道：「朝廷兵馬如今有允文弟統率，憑其才智當足與金賊一戰！」

賴布衣搖頭道：「允文固大將之材，但只怕孤掌難鳴！若賢侄肯拋開私怨，暗中策應，允文便如虎添翼矣！」一來令師之劫不日將應，二來亦可趁機助允文一挫金兵銳氣，為公為私，賢侄皆應留此地未雨綢繆，搶佔先機！」

楊振興微笑道：「賴伯伯既已預察天機，為甚不同留此地，憑賴伯伯法力，當可令金賊鬼哭神嚎也！」

賴布衣亦微笑道：「我知你不捨與我分手，但這只是暫別，半年後當再相會。天意雖有此兆，但尚非逼在眉睫，賢侄正好趁這些時日向令師參研武學，修心養性，他日必有一番作為！趁這段時日我亦欲一遂南下粵川各地未了心願

，但接賢侄示警，即趕返臨安接應！可惜怕我行踪飄忽無定，如何互通訊息，卻甚感為難。」

楊振興半晌不語，好一會方決然道：「既然賴伯伯如此決定，料想不差，小侄逕上靈隱寺便了！」稍頓，楊振興又一笑道：「至於互通訊息，小侄卻敢擔保，任賴伯伯隱身天涯海角，小侄亦必可尋着！」

李二牛咧嘴一笑，道：「如此甚好！二牛亦捨不得從此便見不着楊大哥！但楊大哥並非神仙，如何便知我等行踪？」

楊振興笑道：「二牛弟莫非忘了虎兒的神通麼？」

李二牛尚感迷惑，司馬福卻恍然大悟，猛地一拍大腿道：「是極！是極！想必這猩猩一類最精於尋踪識人，楊兄弟有虎兒這通靈黑猩猩相助，我等便遁跡深山亦難隱形矣！」

楊振興一聽，哈哈大笑，忽地向賴布衣俯身一拜，又向司馬福、李二牛拱拱手，迅即一個飛躍，轉向東面小徑，倏然便失了踪影。

* * *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一行三人，離了臨安南行第九日，不知不覺間，已到了一處大鎮。

李二牛肚子早已餓得咕咕叫，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到一家雜貨店前，便大聲叫道：「老板！有甚好吃的？只管多捧幾款出來可也！」

雜貨店老板見這二牛，人雖長得粗壯，卻衣衫襤褸，心便生疑，暗道：「這窮小子，不知打那處地穴鑽出來的餓鬼？胡亂的點幾樣劣貨色給他便了，不然白吃了沒錢結賬，也不致損失慘重！」當下計算停當，便隨便的指了幾款乾糧對李二牛道：「小哥兒，這幾味最頂肚子！」

李二牛其實不識好歹，但能塡飽肚皮，便是上品，他便欲伸手接過，卻被司馬福捉住了，一面拿眼角瞧着站在店外的賴布衣，瞧二牛猛打眼色。

李二牛餓得慌了，又被司馬福阻止，大怒道：「偏你有這等閒心，這時還來作弄二牛！」

司馬福卻詭秘的一笑，李二牛大奇，便也顧不得叫嚷，湊近司馬福身邊道：「喂！好人！有甚好去處，可別賣了二牛也！」

司馬福笑笑，悄聲道：「傻蛋！眼前便明擺着口福，偏你卻瞎了眼！」

李二牛傻笑道：「我肚子正餓得慌，能塡飽肚皮，也就幸運了，還有甚麼口福？」

司馬福笑道：「你瞧着我行事，莫亂嚷嚷，也就是了，包你有好處！如何？你只點點頭，我等便立即有口福也！」

李二牛被司馬福逗得心癢難熬，雖明知此事瞞着賴布衣很是不妥，但禁不住司馬福的逗引，終於還是吞着口水答應了。

司馬福詭秘的一笑，便走進雜貨店，大刺刺的道：「老闆！你好蠢！放着天大的主顧在此卻錯過了！」

那個老闆被司馬福的大模大樣嚇了一跳，隨即半信半疑的指着二牛，道：「他？他也算大主顧？那我可眞瞎了眼啦！」

司馬福大笑，道：「果然！果然！你這鎮上果然多瞎眼之人！順德鎮？順得人？依我看倒不如稱蠢過人也！」

那老闆聽了並不作怒，反而一怔，奇道：「你初來乍到，怎知這兒是順德鎮？」

司馬福心中暗笑，心想自己乃積年的水道老怪，若連這臨江的順德鎮也不曉得，那我半百歲人豈非白活了麼？但卻不加點明，詭笑一下，指指店外的賴布衣道：「老闆知他是何方神聖？」

那老闆側起頭瞇起眼，打量賴布衣一番，才道：「他？我看哪，他八成是還俗的道士，不然便是落第的窮酸秀才！」

司馬福大笑，道：「果然！果然！總算你有點眼力！但你不知，茅山道士比起他猶如小巫見大巫？他呀，若想考秀才求功名，便是宰相太師也須三分禮讓！」

那老闆直眨眼皮，似乎被司馬福這話嚇住了。司馬福便悄聲續道：「但他卻非此道中人，你可知他精通占卦六壬之術？在廣州府，有人請他占一卦願出二百兩銀，他也不屑一顧哩，眼下算你走運，碰上我等頭寸稍緊，無奈之際，只怕十兩八兩銀，便可以奏奇功也！嘿嘿，你這間店，若經他指點一下風水八卦，那就活該你走大運了！」

司馬福這話着實把那老闆的心打動了，但他又恐怕上當，涎着笑臉道：「此話當眞？不騙人麼？」

司馬福嘿嘿道：「騙你便是龜孫王八……你附耳過來，我教你個法子，便知是眞是假矣！」

司馬福附耳對老闆低語幾句，那老闆登時滿面笑容，含笑點頭。這時，賴布衣走近來，見司馬福這般模樣，便問李二牛道：「司馬兄與老闆倒似甚為投契哩！」

李二牛笑笑道：「鬼知道這老兒弄甚麼把戲去騙一頓吃的！」

賴布衣此時也感又累又餓，他深知司馬福這老江湖，行事偏多古怪，碰上銀兩短缺之時，他可是甚麼法子也想得出來，當下笑笑，便跟了進去，看定了再作打算。

豈料賴布衣剛進去坐下，雜貨店老闆不等他開口，先就接二連三的捧了幾盤點心出來，其中一盤，竟是賴布衣從來未見過的，這老闆滿臉笑容，一迭連聲的勸三人嘗試。這盤點心竟是一隻隻金黃色油光閃閃的蝴蝶。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早已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嚼起來，一面讚道：「好味！好味！好之極也！」賴布衣見兩人模樣，也忍不住了，挾起一隻黃蝴蝶細嚼起來，但覺鬆鬆脆脆的，香味甚濃，嚼得甚是有味。

賴布衣邊嚼邊問道：「老闆，是甚麼東西？如此可口，價錢可貴麼？」

老闆笑哈哈道：「不貴！不貴！十隻也是一錢銀！」

賴布衣大吃一驚，他暗算一下，三

人這大嚼之下，竟連吃了六、七十隻之多，算起賬來，豈非是要五、六兩銀？他忙道：「這到底是甚麼寶貝？竟是這般昂貴？」

老闆笑笑道：「客官，這是我順德鎭的大艮蝴砂哩，貨眞價實，半點不貴，不貴！」

賴布衣暗暗叫道：「這大艮蝴砂果然美妙，但價錢之昂貴倒也天下知名！這老闆也不問問客人要吃甚麼，可付得起賬，這般的便捧了出來，豈非打死狗講價錢，不由你不付帳麼？這老闆可惡！眼下銀兩所剩無幾，終不成便賴帳白吃麼？」他登時愁眉苦臉起來。

這雜貨店老闆倒也眞怪，半點不以爲意，反而連連的勸賴布衣三人多吃，還說如不夠飽，他便再端三幾盤出來，賴布衣又差點便跳將起來，忙道：「老闆！免了！免了！單是這一盤，在下只怕也付不起帳，還敢再吃三幾盤麼？這卻如何是好？」

老闆一聽，笑道：「放心！放心！但得客官光臨，小店已然幸甚，還敢收錢麼……免了！免了！如蒙先生不棄，替在下點破迷津一、二，便足感大恩大德矣！」

賴布衣一聽，心中一動，瞥了司馬福、李二牛二人一眼，心有所悟，道：「老闆此話怎說？你怎知在下來歷？」

雜貨店老闆一怔，求助似地望了司馬福、李二牛一眼，司馬福、李二牛本欲笑將起來，但見賴布衣面露不悅，連忙忍住，不敢作聲。

賴布衣道：「司馬兄，莫非是你作怪麼？」

司馬福不敢回話，推了推二牛，悄聲道：「二牛！你答應帮忙的，可千萬別撒賴啊！不然，大家均沒好下場；白撞之罪，可要坐牢哩！牢中只得一兩粗米，到時我這副老骨頭倒容易挨，但你可就難保不變獄中餓鬼也！」

司馬福這般一嚇，把李二牛弄得直吐舌頭，無奈只好硬着頭皮對賴布衣道：「賴先生原諒二牛！是我肚子餓，貪一時口福之快，才惹出這等事來，其實不關司馬叔事，要責要罵，二牛一人頂着就是！」

李二牛這般說，賴布衣便明知是司馬福從中搗鬼，他明知二牛憨直，哪會想得如此騙食的巧計？不忍深責二牛，歎口氣道：「這可被你等害死矣！須知風水之道，絕不可輕施於人，爲這口福之事，竟令我騎虎難下也！」

賴布衣這一微怒，司馬福、李二牛更作聲不得。雜貨店老闆這時已知眼前此人果是名震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也是他福至心靈，馬上跪在地上，拜求道：「先生果然是尋龍大俠賴布衣，小子有眼無珠，失禮之處，尚請原諒！但能聽先生指點二句，小子世代感恩不淺！」

賴布衣連忙把他扶起，道：「老闆請起，請起，這不關你事……在下既欠你一飯之恩，自當有報。但在下看老闆面相平平，並非納福之人，這卻如何是好……」

司馬福一聽，忙道：「老闆！算你好福氣……賴先生問你可有兒呀女呀什麼的？反正是兒孫輩便可矣！」

雜貨店老闆忙道：「有！有！在下有一小兒，今年卻僅三歲！」

賴布衣道：「這娃娃生辰八字？」

雜貨店老闆道：「犬子生於丁丑年十二月初八日正午十二時！」

賴布衣沉吟半晌，才露了點笑容，道：「這小哥兒出生年月日平平，並無甚大前程，且喜時辰值午，當可一爲……這樣吧了，在下批一錦囊，待小哥兒十八歲之年，方可開啓！切切記住，若早洩天機，則前功盡廢也！」

賴布衣說罷，向雜貨店老闆討了紙張筆墨，略一思索，便很快的寫了幾行字，封入紙袋內，遞給雜貨店老闆，道：「這便權充一飯之恩吧了！」

說罷，也不管雜貨店老闆反應，逕自走了出去。司馬福、李二牛一見，對視一眼，心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也連忙跳將起來，跟住溜了出來。

走出老遠，司馬福見後面並沒有人追來，這才暗鬆一口氣，悄聲對李二牛道：「我今回總算見到賴兄騙人也！他這一手，當眞把這雜貨店老闆騙得貼貼服服，五體投地……」

司馬福聲音極細，但依然被賴布衣聽到，他冷笑一聲，道：「我賴某人行走江湖，竟要靠甚麼騙術過日子麼？」

司馬福連忙笑道：「賴兄不過是偶一爲之，其實也無傷大雅！」

賴布衣冷笑道：「司馬兄差矣！事雖小，卻是顯德性！你以爲我這封錦囊是胡亂批的麼？老實說，方才若非勢成騎虎，他便動以千金，也難求得這價值萬金的錦囊也！」

賴布衣說的半點不差，十五年後，這雜貨店老闆年事已高，便把這店子交兒子打理，這時，他兒子剛好十八歲。雜貨店老闆牢記賴布衣之言，到這時開拆賴布衣臨走時留下的錦囊，原來卻是一幅改建店舖的風水走向圖。他的兒子依圖改建，自此之後，生意日漸興隆，僅二年光陰，便多開了四間店舖，再幾年之後，更一躍而成爲順德鎭的首富大戶！這段賴布衣在粵川的尋龍趣事，至今依然爲人津津樂道。

＊　＊　＊

賴布衣等一行三人，離了順德鎭，折向東行，眨眼便走經番禺，再渡過獅子洋，便到了東莞地域。這一路上日夜兼程，有山過山，有水渡水，馬不停蹄。賴布衣在前面領路，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唯有緊跟。李二牛年輕力壯，倒不覺什麼，但司馬福卻慘了，他這積年水怪，在水道上大可稱雄，但在這山丘平原之地，卻半點不敢自誇。

這日再過了石龍，眼見前面一座壯偉的大山擋住去路，司馬福本就累得動也不想再動，這時一見大山擋路，更洩了氣，一屁股坐在一塊石上，死活不肯起來，自言自語道：「賴兄！你就算打斷我的腿，也是走不動的了！反正你不打，這兩條老腿說不得也要斷了！我知你心中對老不死有氣，便故意這般來懲治，但坐牢也有個刑期，老不死已折騰到

這等地步，便有滿肚子氣也該消了吧？」說着，又連連的陪着笑臉，但笑也笑不像，倒比哭還難看。

賴布衣本來倒眞有點責怪司馬福串通二牛，在那雜貨店中算計他，令他騎虎難下，不得不違心施法，這時見了司馬福慘兮兮的模樣，心中一軟，積氣早就煙消雲散，微笑道：「司馬兄！以後再敢暗地裏算計我麼？」

司馬福苦笑道：「不敢！不敢！再這般我便是烏龜王八的孩子！」

賴布衣哈哈一笑，道：「司馬兄可別多心，其實賴某上此地，卻是另有目的，若有奇遇，便不枉辛苦一場也！」

司馬福一聽，精神一振，道：「賴兄又有甚好去處？說出來，若眞有其事，老不死這條腿說不定又走得動矣！」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可知此地再往北行五里，是甚去處？你可知南粵名山數二樵這句話嗎？前面這座山便是二樵之一，叫羅浮山，上面奇景多的是，還愁碰不着麼？但趕路多日，也該歇歇，待明早再上山可也！」

當晚賴布衣等三人便入附近的福田鎭，胡亂尋了個客店宿了，第二天一早，便趕上山去。往北再行五里，才走近一座大山前。三人歇了一宵，飽吃一頓，疲勞盡消，這攀爬上山便不覺多大辛苦。上得山來，在主峯上擧目凝望，果然大開眼界，均同聲讚道：「果然是南粵名山數二樵也！」

這羅浮山又稱作東樵山，與粵川佛山堡南海鎭西樵山齊名，歷來并稱南粵兩大名山。羅浮山橫跨博羅、增城、龍門三地，縱橫四百多里。羅浮山主峯叫飛雲頂，高達四百丈。另有一主峯稱爲上界三峯，與飛雲頂鼎足而立，三峯并峙，氣勢雄偉峭拔。由頂峯俯望，但見層巖積翠，雲氣往來，四百三十二個峯巒，形態各異，變化無窮，氣象萬千。山中懸崖怪洞，亂石成林，計有朱明、桃源、夜樂等十八洞天以及白小灘、水簾洞等九百八十多處飛瀑山泉。山上處處隱現奇獸怪禽，令人莫測其高深。

賴布衣道：「司馬兄可知此山來歷？」

司馬福搖頭道：「老夫在水道上行走，只屢聽人說過南粵名山數二樵，卻從未上過，如何得知來歷？這倒要向賴先生請教矣。」

賴布衣道：「這羅浮山其實包含兩山，上界三峯所在之山，稱爲羅山，自古有之，乃母山；浮山則由東海浮來，聞說羅山東北，因彼此分隔，大仙家葛洪便煉鐵爲峯，叫鐵橋峯，把兩山相聯，以後便合稱爲羅浮山也，葛洪因此功德無量，便白日飛昇，遂成上界金仙。」

李二牛奇道：「乖乖！這葛洪法力如此宏大，未知尚在否？如有緣得見，倒不虛此行了！」

賴布衣笑道：「葛洪之事，賴某亦只是聽聞，如何知他在否？但仙家皆虛幻於形體，有其神而失其形，吾等凡夫俗子，要想會之，豈非妄想？但聽說這山上倒留有葛洪修煉用的數處仙跡，待會或會碰上也未可知也！」

李二牛聽聞有仙跡可尋，便大爲興奮，恨不得即時便去，抓耳撓腮，神態躍躍欲試。

司馬福卻明白賴布衣之心意，笑着道：「賴兄！想必此地，又有甚眞龍寶穴可尋矣！」

賴布衣沉吟不答，思忖半晌，便取出羅盤，四面仔細量度，良久，忽爾歎道：「果然！果然！果然是天下名山！司馬兄所言，果然半點不差也！」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忙道：「這山果然隱有龍穴？」

賴布衣微笑道：「是極！是極！但卻不在此山上也！依吾觀之，此山乃南龍之首，卻一直南延，直達南海諸島，在末端再潛而復起，一飛衝天，便是眞龍結穴之地矣！但龍首雖現，龍幹龍腰龍尾卻隱而不見，倒需着意勘察一番。按吾推算，此龍脈當旺於午時，眼下已是巳時，再過片刻便是午時，到時或有所現！」

三人在羅浮山主峯飛雲頂上靜靜守候，太陽緩緩移上正中，正是午時時分了。

就在此時，在羅浮山南面極端入海的幾座小島上，突地有紫色煙霞冉冉而起，恍如龍口吐霧，片刻後，竟一聚而成五色祥雲，昇於天際，在祥雲繚繞中，隱約有九條巨龍在天際間翻騰！

賴布衣直瞧得心弦震蕩，片刻不能言語，司馬福、李二牛二人更目瞪口呆，張大嘴巴半晌作聲不得。良久，李二牛到底忍不住了，急忙問道：「賴先生！果然靈驗！不現則矣，一出便是九條之數！果然是龍聚之地，但不知那是什麼地方？」

賴布衣亦驚喜道：「二牛所說不差！果然是九龍之數！吾南來粵川數年，遍尋不獲，豈料卻於今日目睹九龍現身之處！日後倒要仔細查勘這九龍現身之地……」

各位，當日賴布衣在羅浮山所見的九龍現身之地，正是今日香港九龍地域，當時叫宮富場，因賴布衣發現九龍現身，才稱作九龍。賴布衣這一動心意，便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域引出一段千古奇事。

＊　＊　＊

賴布衣等三人在飛雲頂上談談說說，李二牛想起葛仙翁遺下仙跡之說，便再坐不住，他站起來，滿臉希冀的對賴布衣道：「我等這上羅浮仙山一場，就不去尋尋葛仙翁仙跡麼？二牛雖不欲求長生不老，但若求得一、二靈丹妙藥，健體強身百病不侵豈不妙哉？」

司馬福亦有此意，聽李二牛這般說，也蠢蠢欲動，賴布衣不忍逆了兩人一片心思，便點頭同意了。三人於是離開飛雲頂，往對面的浮山上界三峯而去。

從飛雲頂過去上界三峯，須經與兩峯相連的鐵橋峯，這鐵橋峯處於飛雲頂及上界三峯之間，地勢崎嶇險峻，森林密佈，草叢長得半人高，在山石之間，又時時會突然出現深洞，黑黝黝似的，若一不小心掉下去，也不知何年何月方可到底！雖然時值中午，但入了這密林

怪石陣中，天色便突然變得昏暗，倒像是黃昏時分。司馬福身入此境，不知怎麼一來，總覺心頭惴惴不安，自言自語的歎道：「陰森！恐怖！莫有甚兇險事兒吧……老天爺保祐則個！」

李二牛膽大，見了司馬福的怪模樣，便忍不住笑道：「司馬叔，這幾日來，你總是心神不定，似是疲乏之極，莫非中了邪？莫非吃了那大艮『綳砂』，弄壞了神志麼？」

於今是在山上，這是二牛的天下，所以他敢取笑司馬福，但若到了水上，他就乖乖的不作聲了，那水上可是司馬福的地頭。司馬福果然作聲不得，恨恨的瞪了二牛一眼，道：「你要和我鬥嘴麼？老夫偏不上當！老夫寬懷大量，不跟你這小子一般見識！」

二牛笑道：「多謝！多謝！只到了水上，也莫忘了這話才好！」

兩人正在鬥嘴，就在此時，在西面山峯處，突然吹來一陣陰寒的怪風，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登時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兩人半晌作聲不得，一齊瞧着賴布衣，道：「這可是怎的了？」

賴布衣仔細端詳風起之處，沉吟半晌，不覺亦面露驚容，忙道：「此風起自巽位，此是大兇之兆！不可久留，我等快走……」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話音未落，又一陣狂風突起，四周立時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這時莫說走路，便移動一下脚步也膽戰心驚，走差了一步，摔落那無底洞，小命兒卻再也難保！

賴布衣忙道：「我等不可再移動半步！席地而坐，伺機而行，以靜制動，否則，便定然難保生命安全！」

三人馬上就地坐下。司馬福抓緊二牛手臂，道：「二牛啊二牛，你念在老夫曾在水裏救你一場，待會跑起來，可得千萬拉着老夫一把也！」

李二牛慌道：「走？這烏天黑地的，連你的面孔也瞧不清，如何跑動？」

賴布衣肅然道：「今回確實兇險之極！你兩人再切勿分心大意，須依我之言而行，否則，我等三人，便休想再走出這鐵橋峯矣！」

就在這時，在西面突然響起雷聲，轟轟隆隆，震得賴布衣三人所坐之處亦搖搖晃動！

司馬福知道這是什麼，倒還鎮定，李二牛卻是破天荒第一遭碰上，他眼見自己屁股底下亦晃動，嚇得大叫一聲，跳將起來道：「不好！這鐵橋峯要塌也！快逃！快逃！」

賴布衣忙道：「二牛千萬別妄動……這雷來自地穴之中，現時只是開始，更兇險之事尚在後頭哩！你這一亂動，便十個二牛也死光了！」

這時，西面雷聲傳來之處，突然轟的一聲，沙石橫飛，盤大的石頭直衝雲霄，仿若天崩地裂。隨即，五丈方圓的大火突然地向上衝起，猶如一朵火蓮，冉冉上昇，再裂開飛散，鐵橋峯四周登時火紅一片。

賴布衣連忙朝四周瞧瞧，然後疾速拉起兩人，亡命般向一座山坑奔去，待三人鑽入山坑洞中，賴布衣這才伸手一抹滿頭冷汗，道：「來了！來了！這千年一現的火獸，豈料竟於今日才現世！若我等今日能重出生天，那當眞是上天有眼矣……」

賴布衣這一說，司馬福驚道：「賴兄也這般說，莫非我等當眞大劫難逃了麼？」

賴布衣苦笑道：「火獸一現，天地化灰！這句老話你當聽說過，現下碰上這頭千年一現的地火怪獸，那還能有僥倖之理？先作好最壞打算，這叫做死裏逃生便了……不過按吾觀之，我等三人均非短命之人，但望吾算不差，僥倖逃過這一場千年浩劫矣！」

這時，火柱繼續上衝，熾烈的溶岩四濺，火流從百丈高空向下傾瀉，熱流向四面八方急瀉，碰着了，岩石立溶，綠樹成灰。尚幸賴布衣三人藏身之處，中間隔了一道深溝，那熾熱的溶流到了此處，便順着深溝奔騰向下。但濃煙衝天，熱氣烤人，三人被燻蒸得半死。

三個時辰過後，火柱停噴，那噴火的方圓之地，烈焰飛騰，濃煙密佈，地上的岩石全溶化爲流，如江水般向下奔流，大地仍在撼動，但雷聲似乎靜了。

司馬福被熱流烤得幾乎焦乾，他歎了口氣，道：「萬幸！萬幸！若非賴兄有先見之明，速避來此洞，留在原處，如今我等只怕已化成飛灰而煙滅矣！」

賴布衣苦笑道：「司馬兄別僥倖過早，若剛才兇險的話，那只是九牛一毛而矣！更兇險之事，只怕尚在後頭哩！能否逃過此劫，便看我等造化如何了！」

司馬福直吐舌頭，道：「你這是說大話嚇人麼？賴兄！方才尚不算兇險，那莫非眞要我等掉入那火洞穴中才算作罷麼……啊！危哉險也！果然來矣！」

司馬福忽地驚叫。但見剛才噴出火頭的坑口，在煙霧瀰漫中，一隻紅光閃閃的龐然大物，正爬出坑口，向這面施施然的爬行，一陣刺耳的嘯叫響起，令人聞之心魄下沉！

「天！這到底是甚麼怪物？竟這般嚇人……」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驚叫道。

這怪獸越來越近，只見牠長有十丈，腰粗如巨象，渾身火赤，身上鱗片金色，大如飯碗，赤紅色的火焰，在鱗片之中閃動；腹下，是生有赤環鱗的四條粗腿；長頭上面竟生了三個水盆般的巨頭，頭是三角形，猶如毒蛇頭，左右兩頭吐出火紅色的五尺長信舌，陣陣煙火伴隨而出；中間一頭更大，頭上長有三隻長角，口中含了一粒白色的虹珠，緩緩的，但卻決不退縮的向這面爬來。所經之處，巖石化爲溶流，向低處奔騰而下，白霧騰空！

三人嚇呆了。司馬福突然憶起古書上曾有記載的一物形狀，忙對賴布衣道：「賴兄！這莫非便是古傳之火龍怪獸麼？」

賴布衣卻緊盯住怪獸中間巨頭所含的白色虹珠，聳然動容道：「果然！果然！是極！是極！這果然是千年方一現的火龍怪獸也……但不知此獸出現，當

主何吉兇？巨頭口中的白色虹珠，又將落於何處？」

司馬福道：「據聞此物一出，天下便將大旱，明擺着此乃大兇大惡之兆，又何來吉福之說？」

賴布衣道：「司馬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物名叫火龍獸，古代相傳此物一出，地將大旱，但古人亦有所不知，此獸雖帶來大旱，但禍中福倚，牠口中的白色虹珠乃集大地精華凝結而成，千年方現世一次，每次必將此珠遺落一地，若得此珠，則方圓百里之內，皆承受此珠薰陶，頓成福地，富貴榮華，指日可待，靈驗無比。但千年之後，火龍獸又將此珠收回，承受此珠靈氣之地，便將逐漸殘敗。每千年循環輪迴一次，無人可以抗拒。眼下恰逢此獸現身，當眞是千年奇緣，我等倒要仔細留意此珠將落於何地也！」

這時，火龍獸已緩緩爬近，距三人藏身山洞僅隔一里之遙，但那衝天熱流已幾乎把人烤乾。

李二牛血氣方剛，別的倒好忍耐，但這熱量卻再難抵受，先就跳將起來，道：「賴先生！火龍獸若然走近半里，只怕連石頭亦烤成灰片！再不想法子脫身，我等三人只怕要變焦炭矣！」

賴布衣朝四周一望，方圓幾十里之內，盡成火海洪流，根本無處可逃，唯一逃生之處，便是對面積了雪的山峯，但此峯距此地足有十里遠，中間隔了一道火海，就算鐵人，要衝越這個火海，只怕也立被溶解了！

火龍獸却已逐漸爬近，呼的一聲，一陣熾熱的火流順風勢撲了進來，李二牛站得最高，先就遭殃，頭髮倏的着火！司馬福一見，也顧不得自身的安危，猛的脫下上衣，拚命的向李二牛頭上煽撲，僥倖把火苗撲熄了。三人被逼又向裏鑽入一點。

這時僥倖逃過一刦，但這火龍獸若然再接近，一樣難於倖免。這洞黑黝黝的，不知踏脚何處，隱有什麼兇險物事，稍稍行差踏錯一步也是難逃一死。

賴布衣眼見已臨絕境，把心一橫，居然鎮靜下來，道：「我等先別亂動，就算燒死，也好過不明不白的摔死在深洞裏！」

司馬福在絕望中忽然笑道：「二牛，可惜這時少了一盞燈，我等身上又沒帶火種，否則，燃起火把，我等互相照着燒死時的模樣，想必好看極了！」

司馬福這麼一嚷，可眞把人嚇得汗毛直豎！李二牛心道：「這司馬老兒想必是嚇瘋了，否則在這垂死不遠時，還有心思去作樂取笑！」

司馬福這時却突然把剛才脫下的衣服擰成一條繩狀，一頭綁了一塊石頭，另一端緊抓在自己手裏，一面扭頭招呼二牛道：「二牛！快脫了衣服！準備接火種也！」

李二牛大驚道：「司馬叔你想必瘋了？火龍獸便在眼前，你還怕死得不快嗎？倒要急着把火引進來！」

賴布衣想了想，突然領悟司馬福的用意，他連忙脫了外衣，對二牛道：「司馬兄之言有理！快，脫下衣服結成火把，下面撒泡尿，準備接火種！」

李二牛見是賴布衣吩咐，不敢怠慢，便立刻依言施爲，把火把準備妥當。

這一面司馬福把脫下的衣服撕成布條，把繩子延長，然後，把有石頭的一端狠命的往洞外拋去。在洞外的繩布端馬上被燃着了，瞧着布條一直燒了進來，這面李二牛連忙把擰成棒狀的衣服頂端伸向燃燒着的火條，果然被它燃着了。這火把下面撒了泡尿，燒不下去，李二牛用手高舉着，居然管用，這黑漆的秘洞登時亮了起來，雖然昏暗，但裏面的物事倒也依稀可辨。

三人往身前身後一瞧，幾乎嚇昏！原來距三人不足三尺之處，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坑洞，在洞壁之上，竟爬滿了萬千條吐舌作勢撲噬的毒蛇，大者近丈，小者卻僅盈指，盤屈扭結，貼滿了洞壁。這一跌下去啊，只怕連骨頭也被毒蛇吞掉了！

但奇怪的是，這些毒蛇絕不離坑壁，只伸長蛇頭，向三人作勢撲噬狀，似乎警告着：切勿下這洞坑之中！

李二牛直吐舌頭道：「乖乖！這差錯半步，便死定了，這等毒物，避之還來不及，還敢下去惹你們！」

在蛇坑側邊，有一條小路，緊貼巖壁，一直向裏伸延。賴布衣一見，發聲道：「我等趁火把未盡，先繞過這蛇坑再作打算，你等切記面向巖壁，勿視蛇坑，緊貼巖壁而行！」

說罷，賴布衣領先而行，小心翼翼的踏上小路，緊貼巖壁，向裏面摸進。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連忙依樣跟進。僥倖那萬千毒蛇果然不加干預，靜伏不動。

三人繞過蛇坑，一直向裏面走去。這時，用衣服結成的火把已然燃盡，眼前又黑黝黝的漆黑一片。

司馬福驚道：「賴兄啊賴兄！萬一前面再有三幾個蛇穴，我等便當眞死無葬身之地矣！」

李二牛笑道：「若眞箇掉進蛇坑啊，這才眞叫葬身有地，不過這地却是蛇腹而矣！」

賴布衣却微笑道：「放心！放心！我擔保此行入內雖有驚亦無險矣！方才我在洞外，已覺這洞內陰風陣陣，隱伏兇兆，故着你等謹慎，但方才這蛇坑已現了兇兆，過了這蛇坑，便感祥氣陣陣，依吾推算，這蛇穴必是守護之神，洞內或隱有奇景，我等進內，便大致無礙矣！」

司馬福、李二牛向深知賴布衣之識廣見聞，聽他這般說，便放下心來，跟着他摸索前行，三人摸索前進了一段，前面突聞水響，賴布衣走在前面，聞聲正欲停步，已然不及，咕咚咚的三人接連掉進水裏。這水奇寒刺骨，但尚幸只及腰腹。三人摸索着，在水中緩緩前行。

司馬福歎道：「老不死頂多只能再支撐一會，長了，便準備被這寒潭弄成殭屍矣！」

賴布衣笑笑道：「司馬兄放心，你只

要再咬牙支撐一會，便沒事矣！」

司馬福奇道：「賴兄莫非有禦寒之法？你又沒喝燒酒，有的話，倒可撐持多一會！偏你的玉葫蘆却是空空如也！」

賴布衣笑道：「我担保你凍不死便是！」

說話之間，三人腰下之水已漸漸退縮下去。司馬福喜道：「賴兄！果然！果然！水退了哩！你却怎的便知這水會退？」

賴布衣微笑道：「但凡洞中之水，若有水流聲者皆地下河也，地下河大多忽漲忽退，方才落水之後水位既未上漲，便是漲盡剛退之時也！我等快走，不然水再漲上，要逃也來不及了！」

* * *

三人沒命的往前急走，也不管脚下是甚麼物事了，反正信實了賴布衣之言，既然有祥氣透出，料想不致有甚大兇險之事。

羅浮山當年有二個洞穴，內有長達五里的地下河相通，兩洞穴之上，南面是羅山主峯飛雲頂，北面是浮山主峯上界三峯。地下河之上，便是連貫兩峯之間的鐵橋峯。這條地下河每隔一會便會漲滿，過後又即退下，也不知打哪兒來，又往何處去。賴布衣等三人誤入此洞地下河時，正値退水之時，可算得幸運，不然，不是被洞外的火龍獸燒焦，便被這奇寒的地下河淹死。

三人走了約莫三刻鐘，前面忽然透出亮光，隱含大吉大祥之氣。賴布衣一見大喜，連忙招呼二人快走，朝着亮光急步而進。再行半里路，忽然，在巖石縫中，現出一座仿如天生成的殿堂，這殿堂寬僅五尺，高亦五尺，殿堂正中，有一道雪亮的白光射出强光，只見當中一座大殿，殿柱聳立，殿後是層層的小殿宇，兩側有廻廊，更有殿柱、殿角，大殿正中有一座菩提架，架上有一座蓬光寶座，一個道士模樣的人端坐其上，雖小只有丁點，且是石雕似的形體，但却活靈活現，仿似眞人一般，殿前更有一彎曲小池，池水清澄可鑑，池水恰在大殿二十多級石級之下，把整座小殿堂襯托個晶瑩通透。

司馬福歎道：「在石縫中竟有這般小神殿，天公造物，當眞神妙，奇巧之極也！」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你可聽說過一首古詩？它說的便是這座小神殿！且聽我道來：聞道蓬萊東海邊，煙波萬頃渺無踪；何來洞底飛仙府，堪稱鬼斧與神工！」

司馬福笑道：「詩是好極了！但恐怕並非古人所作，是賴兄即席之吟吧？」

賴布衣笑道：「果然被你猜中！但你二人可知這神座之上，端坐何人？他便是你等欲尋之葛洪仙翁遺蛻哩！我等這是不識此洞眞面目，只緣身處此洞中也！」

李二牛奇道：「既是葛仙翁遺蛻，爲何大小只有一尺高？」

賴布衣道：「但凡仙人遺蛻之物，可大可小，不外是以形示警吧了！我等既有幸目睹此物，想必與仙人有緣也……」

話音未落，小神殿突地傳出一陣悅耳的樂聲，琴簫齊鳴，令人聞之心曠神怡！

賴布衣一聽，連忙拉着司馬福、李二牛跪下，叩拜道：「在下賴布衣恭拜葛仙翁……」就在此時，神座蓬光台上的道士，其不到一尺的雕身以及整座神殿突地漲大，並向後緩緩飛昇，片刻之間，已儼然一座宏偉寶殿仙宮，蓬光台上道士，高大威武，鬚揚髮動。

賴布衣已知仙翁現身，連忙俯伏地上。神殿突然響起一陣祥和之聲：「火龍獸之事，吾已知之。此物千年一現，乃集天地之靈氣所聚，遇見之人，多承受不起此等大靈之氣，橫遭烈火焚身，你等既已經脫身，想必乃已得根基之人，有事便請道來！」

賴布衣叩拜道：「火龍獸千年一現，其口含之白虹珠乃天地之靈氣精華，不知將落何處？在下恭請仙翁示知！」

祥和之聲忽止，良久，才又響道：「此乃天機，豈可輕洩？但吾知汝乃地師賴布衣是也，知之當無大礙！汝且隨吾來吧……」

話音未落，洞中突起一陣怪風，片刻之間，賴布衣便連同神殿不見了。

李二牛睜眼一瞧，大吃一驚，道：「賴先生必定被這道士刮了去也！未知可有甚兇險？」

司馬福嘿嘿冷笑道：「二牛放心！葛仙翁好偏心，你方才不聽他說天機不可洩麼？想必是怕我等聽聞，才把賴兄請到別處去！這葛仙翁忒也多心，便是被我等知悉，又礙了他甚麼大事也！」

李二牛聽司馬福這一嚷，半信半疑，但也無計思量，只好隨司馬福在洞中呆等。

片刻之間，洞中又忽起一陣怪風，把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刮得睜不開眼皮，風聲響過，睜眼一瞧，賴布衣原來已重現眼前！兩人正自驚疑，賴布衣却急忙扯起二人便走。

在這黑黝黝的洞中，按理絕難見物，但賴布衣拉着兩人急跑，竟奇跡般的飛快而安然無恙，連脚下也仿似平坦如大街大道！跑了半天，賴布衣却忽然一跤摔倒，原來脚下被一塊小石絆倒。

司馬福奇道：「賴兄！方才你急步如飛，却安然無恙，怎的眼下放緩脚步，却被這小石頭便絆了一跤？」

賴布衣苦笑道：「方才我閉着眼趕路，把心一橫，倒也安然無恙，到了這兒，我睜開眼放緩脚步，便被這小石頭絆了一跤！」

司馬福傻笑道：「老天！賴兄說笑還是怎的？閉了眼走路安然無恙，睜大眼走路却絆了一跤，這豈非顚倒之極麼？」

賴布衣歎道：「此事確也奇妙，我只是按仙翁之意而行，方才他把我邀入後殿，說了一番話，末了，更着我只管閉着眼往南行，便可脫險。到這兒忽絆一跤，想必已到洞口出路矣！」

三人摸索着再往南行一小段路，眼前突覺一亮，果然洞口就在眼前。

出了這怪洞，賴布衣往南面一望，但見一峯聳立，赫然正是南面的羅山主

峯飛雲頂。賴布衣略一查察方位，便連忙對司馬福、李二牛道：「我等快上飛雲頂去！千年大事，此刻將現眼前矣！」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眼見賴布衣狂喜之狀，知道內裏定有乾坤，不敢怠慢，連忙跟着他往飛雲頂飛奔而去。

三人上了飛雲頂，本已累得氣喘如牛，但一往北面望去，三人登時驚得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便連這「累」也咕咚的咽回肚子裏去了！

就在他們方才在地穴中經過的鐵橋峯上面，火龍獸路經之處，已成一片焦土。溶化的巖石溶流時間一久，已凝成石沙狀，焦黑色的尚冒着熱氣，火龍獸所經之處，當眞是天崩地裂，其暴烈之景，有如火山噴發、山呼海嘯。

那千年一現的火龍獸已沿住鐵橋峯緩緩爬上北面的浮山主峯上界三峯。上界三峯與飛雲頂相距不遠，僅數里之遙，這隻龐然怪物，淸楚玲瓏，依然渾身火紅。

司馬福歎道：「方才若非誤打誤撞入得此洞，我等便萬千條生命也沒有了！」

李二牛道：「就算入得此洞，若非賴先生在此，葛仙翁如何肯現身指認路徑？我等困在這怪洞，依然慘變餓殍！」

賴布衣微笑道：「其實方才如非司馬兄行險引火種，點燃火把，我等早已掉入蛇洞，飽餐蛇腹矣！想來我等三人各有奇緣，彼此精誠合作相救，方能感動仙人，領我等脫此厄運。」

三人說着，在鐵橋峯下面的怪洞處，突地響起一聲炸雷，「轟隆！」一聲，在浮山上界三峯上面炸裂，頓時，滿天黑雲，從四面八方冉冉飄來。

賴布衣一見，忙道：「各位仔細！這是葛仙翁施大法降火龍獸也！」

話音剛落，呼呼的寒風鋪天蓋地而來，暴雷、黑雲、寒風，登時把火龍獸所在的上界三峯幾里方圓罩住。但火龍獸却似若無其事，那三個巨頭四面八方的轉望着，兩頭口中依然噴出烈火，中間巨頭口中吞吐着一顆光芒四射的白虹珠。

賴布衣一見，心頭一震，暗道：「葛仙翁所言當眞不差，火龍獸未經降服，白虹珠斷不會輕易遺落人間，如此獸現身之後，白虹珠不吐下，便得一千年後再現於世了……但不知仙翁能否降服此獸？這白虹珠又將降落何處？」心中思忖，却不能道出。

這時，繞着火龍獸罩下的黑雲、寒風、暴雷越來越烈，突然「轟隆」一聲響過，雷聲更猛，隨即小山般的黑雲竟向火龍獸兜頭壓下去。起初黑雲剛一觸及火龍獸，便立刻化爲蒸氣散去。但黑雲越聚越多，越來越濃，寒風越發凜烈，雷聲震得更猛，火龍獸漸呈不安之狀，牠開始擧頭四望，似乎欲覓路而逃。牠剛轉向，向東、向西、向北，皆被一陣暴雷打了回來。

火龍獸開始作怒，仰天長嘯，但噴出的烈火已被遍峯的奇冷之物鎭住，發不了威，漸漸地，火龍獸身上的火光黯淡下去，牠渾身搖擺起來，好像也感到寒冷難擋，終於，牠仰天一陣悲嘯，吐

出口中白虹珠，白虹珠一經出口，便發出萬道光華，一直向南面飛去，如山般的黑雲、暴雷竟然擋不住白虹珠，被它穿越而過，火龍獸則脚下突然向下陷落，「呼隆」一聲，火龍獸隨即向下沉去，只有白虹珠依然箭矢般的向南面飛去！

就在這時，滿山遍野間，突地響起一聲暴烈的吼鳴：「吾為逃生，逼放白虹珠，吾好恨！千年之後，待吾積蓄火勢，必將其收回！但凡得見此珠眞身之人，吾咒他一生窮愁潦倒！」說罷，一切重歸沉寂！

賴布衣三人聽了這聲吼叫，均感心頭一震。司馬福、李二牛初時尚望住白虹珠的去向，一聞此吼叫，連忙把雙眼合上，死活也不敢再睜眼開來。

賴布衣却目不轉睛的盯住白虹珠去向。只見白虹珠飛出羅浮山境地後，更不停留，沿住羅浮山一脈走向，如流星般劃過天際，直向南面飛去。

在最南面的聳於海上的九座山上，白虹珠突然凌空墜落，「乒乓」一聲輕響，從此便寂然無聲。

賴布衣放眼望去，再取出隨身帶備的尋龍地理圖，把白虹珠墜落之處對照一下，登時又驚又喜，半晌作聲不得！原來這白虹珠竟似通靈，降落之處，竟是初時現出九龍之地！白虹珠降落此地，便當眞有如虎添翼之勢，此地富甲天下，指日可待！

賴布衣目睹此奇景，便立生南下九龍山勘查之意。他轉頭一看，見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緊閉雙目，大奇，便道：「你倆扮此怪樣作甚？」

司馬福道：「那白虹珠已然不見了麼？」

賴布衣道：「白虹珠早就降落多時矣！你問這怎的？」

司馬福這才睜開眼，笑道：「賴兄，你方才不是聽到那聲毒咒，說只要見白虹珠眞身之人，當一世窮態潦倒麼？老夫雖不欲大富大貴，但總不想餓死街頭也！因此便把雙目閉上了！」

李二牛卻道：「我本不欲閉眼，但不知怎地，好像有人牽扯眼皮，便不由自主閉上了！」

賴布衣啞然失笑道：「你等雖閉上雙目，但白虹珠既在眼前現身，便已應驗，閉與不閉雙目皆是一般，況且你等運命按吾觀之，實非富貴中人，既運命已定，便管他窮態不窮態呢！」

司馬福亦失笑道：「是極！是極！不見亦見了，倒是多此一舉了！但那白虹珠端的落於何處？這千年靈氣之珠，那承受之地，當眞是洪福齊天矣！」

賴布衣微笑道：「你等剛才遇奇緣而錯失，想亦是運命註定視而不見，既然如此，又何必問其下落？」

司馬福啞口無言，他乃心性開朗之人，過一會便把此事忘了。他忽然想起一事，便道：「我等僥倖逃過此劫，未知賴兄下一步有何打算？」

賴布衣道：「繼續南下可也，吾觀這粵川之地，越往南龍氣便越大旺，想必是有佳景哩！」一句話，便輕輕的避過他欲臨白虹珠降落之地查勘的打算。

＊　＊　＊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自離了羅浮山，便一直朝南而來。一路上早行晚宿，也沒甚奇遇。有話即長，無話則短，這一日，賴布衣等三人已踏入一座與南粵大陸相連的半島上。這便是賴布衣目睹九龍隱現因而命名為九龍半島。

當時的九龍半島，官方叫「官富場」，宋朝派有地方官兒鎮守。對岸一個小島，統歸官富場管轄，稱為裙帶路，官富場的頂頭上司，便是東莞縣府。其時，官富場只有幾條漁、農聚居的小村莊。

賴布衣自一踏入官富場這座小半島，心頭便突感異樣，但覺處處祥雲繚繞，終日不散，一派上佳的祥氣旺丁旺財的龍運形格。心驚歎道：「這九龍隱現之地，果然大有來路！」

賴布衣一路行，一路着急的查勘，但覺這兒的居舍白牆綠瓦，屋前屋後楊柳成蔭，與粵川一帶的鄉村並無甚區別。

賴布衣向村人打探，知道這兒往南有一座最高的山，叫大帽山。賴布衣心兒一動，便與司馬福、李二牛等向南面的大帽山趕去。

第二天，賴布衣等三人起個絕早，按村民的指點路徑，一直攀上大帽山來。

上得大帽山頂，但見大霧瀰漫，風聲習習，霧密得伸手不見五指。一會後，陽光打東面射了下來，四周才清晰可辨，一會風挾濃霧而來，又灰濛濛一片，不辨東西南北，難辨五尺遠景物面貌。

司馬福驚歎道：「聞說廬山難見眞面目，此地又何嘗不是身在此地，不知此地眞面目麼！」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倒有這般詩興雅趣！但吾觀此山樹木茂盛，陽光必足，不似缺陽之地，想必到了正午時分，便會放晴。我等且安下心來，靜靜等候如何？」

三人便在大帽山頭坐了下來，啃着乾糧，一面隨口談談說說。

說話之間，轉眼已是正午時分。陽光漸漸熾烈起來，濃霧也就漸漸散去。一時間，滿山遍野，一片晴朗。

賴布衣知放晴時間不會太長，機不可失，便連忙站起來，攀上大帽山最高峯頂，放眼而望。但見這兒與粵川大地的羅浮山遙遙相望，一路奔騰起伏而來，先是一沉，到此處衝天而起，形成九山環列之勢，形似九條巨龍在騰雲駕霧！

賴布衣一見，暗暗驚歎道：「這九座奇峯，遠觀不詳，原來竟是九龍環騰之局！如今白虹珠降落此地，這還了得？當眞如虎添翼，他日富甲天下，前程無可限量矣！」

當下賴布衣興之所至，便掏出筆墨，在大帽山一塊巖壁上揮筆寫了一行「九龍地脈鈐記」，道：「莫道南龍不威風，只因深潛未點通；富甲天下前程事，虹珠寶地話九龍！」

各位，賴布衣當日所寫的這行「九龍地脈鈐記」，後來有好事者便將之刻在大帽山的石壁上。時至今日，各位遊覽大帽山，若有奇緣，或許可看到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當年留下的手跡矣！

三人在大帽山逗留了大半日，眼看已近傍晚時分，只好先行下山。三人到得山腳，已是入黑時分。山腳東面，透出數點燈火，知是村莊，便向燈火處走去。

走近村莊，突然聽到一聲悲號，在草莊一再傳了出來，其聲慘慘切切，仿似死了親娘老子。賴布衣心腸素來很軟，一聽女人哭聲，便覺手足無措，心神大亂。他扭頭對司馬福、李二牛道：「我等正無處投宿，方才那女子悲號，不知有甚慘事？不如尋去看看，若有相助之處，既可救人，又有歇宿之處，一舉二得也！」

司馬福心中暗笑道：「賴兄最怕女人哭叫，一哭，他就心軟了！甚麼借宿之說，分明是不忍坐視這悲號不顧！」他心內這般想，但口中卻道：「賴兄所言極是！我等這便去吧！」其實司馬福亦衷心佩服賴布衣的義氣心腸。

三人到得發出悲號處，原來卻是一下草屋。李二牛走上前去，伸手拍門，拍了半晌，但裏面卻是聽女人的嚎哭，不見有人開門。李二牛急了，大聲叫道：「大嫂，我等是外鄉人，聽你如此悲哭，心有不忍，欲進來看看可有甚相助之處！」

半晌，裏面方傳出聲音道：「人都死了……你們進來作甚？我是個孤兒寡婦，三更半夜，不甚方便啊……」說罷，又嗚嗚的直哭。

李二牛頓時怔住，無計可施。司馬福鬼靈精，便在李二牛耳邊說了些什麼。

李二牛一聽，便依然大叫道：「大嫂！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沒用，我等識得棺材鋪老板，只要去說一聲，價錢擔保相宜，說不定還會免費送一副來呢！」

李二牛這一叫，婦人哭叫聲果然停了，一會後，草屋的木門便咿呀一聲打了開來。

賴布衣等三人走進屋裏，只見地上鋪了幾綑禾草，一位中年男子的屍身便停放其中，屍身的頭邊擺了一張木櫈，上面放了一盞小油燈，如豆燈火撲閃撲閃，冉冉忽忽，添多了幾分陰森恐怖。

婦人懷中抱了一個年約二歲的小娃娃，守着屍身哭泣。娃娃就在母親的懷裏，不時被母親的哀嚎驚得失聲尖叫嚎哭。

賴布衣心下一酸，差點掉下淚來。他問婦人道：「大嫂，這可是你亡夫麼？」

婦人哭着點頭，道：「正是小婦人亡夫！他伸腳去了，剩下我孤兒寡婦，今生今世不知如何挨下去……」

賴布衣道：「看亡夫遺體已然發漲，想必已亡去多日，為何還未下葬？屍身停放久了，於生人可是有害啊！」

婦女哀哭道：「亡夫辛苦一世，到死也不得一塊棺木棲身，小婦人不忍心這般草草用爛蓆裹體，思量如何得副棺木，但小婦人窮無分文，又如何去買棺木……若客官肯仗義相助，小婦人甘願替你為奴侍奉……」說罷放聲大哭。

賴布衣心下更煩亂，道：「你夫家貴姓？難道就沒鄉親父老相助一二麼？」

婦人哀哀道：「先夫姓鄧，先夫的父母早亡，鄧家又只得他一人，那些族親，可就別說了，瞧也沒來瞧上一眼！人窮，哪有人看得起呢？」

賴布衣心下又不禁一酸，心道：「一副棺木須銀兩起碼二十兩，眼下賴某等全部家當可憐尚不值一副棺木！」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鄧氏以為賴布衣不肯相助，大急，她把抱着的嬰兒放在地上，對嬰兒道：「炳兒！你若懂事了，快給這位伯伯叩頭，請他相扶相扶一二吧！」

這嬰兒雖年僅二歲，卻似乎已然懂事，爬在地上，顛着小屁股，向賴布衣爬伏過來！

賴布衣一見，淚水再難忍住，噗的掉了一串。他伸手抱起嬰兒，凝神一望，心下便有了計較，他扭頭問婦人道：「這娃娃生辰八字你且道來，我當助你鄧家日後發跡興旺！」賴布衣說此話時，牙關緊咬，好像下了很大決心，方才說得出來。

婦人一聽，卻半信半疑道：「小婦人亡夫之棺木尚未着落，你問這小兒生辰八字怎的？眼下這般情景，還敢奢望日後有甚興旺麼？」

李二牛見婦人哭昏了頭，連眼前這大好機會亦欲放過，不禁接口道：「大嫂！你可知他是何人？」

鄧氏道：「小婦人怎知道？但他若能施捨棺木，小婦人便心願足矣，便隨他為奴為婢，亦心甘情願！」

司馬福生平亦最怕是這等悲悲切切之事，只一心想趕快了結此事，便正容對鄧氏道：「老夫實話說吧，這位先生，便是當今世上數一無二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也！放着這大好機緣，大嫂還猶豫怎的？」

鄧氏一聽，卻依然無動於衷，她大概從來未聽過賴布衣其人其事，只搖頭幽幽的道：「小婦人豈敢奢求？但得一副棺木，於願足矣！」

賴布衣無奈道：「大嫂既欲得一副棺木，我當設法替你辦妥。但我生平只會替一人幹一事，你錯過了這娃娃日後前程，豈非因小失大麼？」

鄧氏聽賴布衣意態懇切，心念一轉，便道：「先生知道這小兒生辰八字，便可替他弄來大前程麼？」

司馬福見鄧氏愚魯，心中有氣，忍不住大聲道：「大嫂！他不但可令你家小兒日後前程遠大，就算助你鄧家一族滿門富貴榮華亦非天大難事哩！但這得看這位先生的心意，也看你家的機緣矣！」

鄧氏一聽，有點相信了，便道：「如此，先多謝先生，如眞能使小兒日後有個前程，不必像他爹一般死無葬身之地，小婦人便死而無憾矣！這孩子生於壬子年五月初一寅時，便相煩先生端詳端詳。」

賴布衣仔細想了想，推算一番，面色微變，一會又搖頭歎息，良久方道：「大嫂，怪不得你家如此淒苦矣！按生辰八字推算，再依吾所觀之形格面相，此子心性聰慧，品格純良，可惜運命太差，乃庸碌終生，衣食無靠之命也！有八句偈語，乃批此子生辰八字的，大嫂且聽我道來：此命推來祖業微，門庭營營但稀奇，六親骨肉如冰炭，一世勞碌自把持……大嫂休怪在下直言！」

賴布衣這番話，登時把鄧氏猶如推進冰窖，連心也凍僵了，須知她眼下雖有亡夫之痛，但尚有一線希望，便是着落在兒子身上，但兒子的運命竟如此卑微，眼看自己這一生永無出頭之日，做人還有甚意思？她因此呆呆的瞪大眼珠，猶如死了一般的不哭不言不動。

賴布衣眼見鄧氏現出心死模樣，知道眼下正是她鄧家關鍵之時，她若在此時能重振生機，便可以挨下去，否則，這一家子便算斷絕矣，心下老大不忍，他把娃娃再次抱上膝頭，着急的查察一番，才咬咬牙，慨然道：「大嫂！我乍臨此地，不料便碰上這等慘情，想賴某與你鄧家必有點緣份，賴某就破例一次，試用人力與天運鬥上一鬥吧了！」

鄧氏尚未答話，司馬福便驚道：「賴兄！既是逆運命而施爲，可要愼之又愼！賴兄忘了臨安天牢之劫了麼？」

鄧氏驚道：「老哥哥說的甚麼臨安天牢？」

賴布衣搖搖頭，制止司馬福說下去，他對鄧氏道：「大嫂放心，賴某人既然助你，便斷不會半途而廢也！今晚你且安心守靈，明日一早，賴某便去打點籌謀！」

這一晚，鄧氏把內裏睡房的一張木板床讓給了賴布衣等人歇宿，自己抱着娃娃，坐在廳中守靈。

這睡房與外間停放屍身之處僅一板之隔，鄧氏悲泣聲不時傳了進來，四周寒風呼嘯，賴布衣那兒還有入睡之意？司馬福見賴布衣輾轉反側的睡不安寧，心知其意，便悄聲問道：「賴兄，想必爲助鄧家之事苦惱？」

賴布衣道：「正是！這事當眞艱難，鄧家一無祖業，二無福份，三無財力，要助她前程，當眞難上加難，費煞思量！」

司馬福忍不住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不如趁夜深悄悄，不理也吧？」

賴布衣斷然道：「賴某既知難而答允，便斷不能生悔，如今正要思想一個籌款辦法……」說罷，也不再理會司馬福，管自閉目沉思。李二牛躺在最外側，卻已呼呼入睡了。

* * *

到得黎明時份，三人突被一陣打鑼聲驚醒，再側耳細聽，原來卻是有人打着銅鑼傳話呼喊：「各位！張老爺家千金突生怪病，延醫無效，眼看難保，各位如有法子起死回生，張老爺重重有賞……各位！各位仔細聽了……」如此這般的一路呼喊而去。

司馬福笑道：「這張老爺想必是膝下只得一女，心肝寶貝兒，如今眼看危矣，便急瘋了，不然，爲何如此張揚求人醫治？世間豈有這般求醫的驚惶失措？想來世間有錢亦非萬能，如今他愛女病危，便有錢也保不住！看來還是粗茶淡飯，身子壯健的好了……」

這司馬福嘮嘮叨叨的自管自嘟喃着。賴布衣卻突地一骨碌跳了起來，喜道：「好好！鄧家這副棺木有法子矣……」說罷，匆匆的就要向外走去。

司馬福忙一把抱住，驚道：「賴兄！怎的了？莫非你要去張家救人領賞麼？」

賴布衣道：「正是如此！」

司馬福驚道：「賴兄對醫道又是門外之漢，這事可不是玩意兒啊！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被這大戶咬一口，說我等謀財害命，這可是殺頭的死罪！」

賴布衣微笑道：「放心！放心！賴某自有主意。你等只管在此等候，但凡有人送物前來，便全數收下可也，等我回來施爲！」

賴布衣說罷，便匆匆走了出去。司馬福驚得怔了半晌，然後一把把李二牛扯了起來，嚷道：「你這死牛！偏你尚這般不知死活的好睡……賴先生犯險籌款去了，他這位『黃綠』醫生，偏充其國手名醫，待會弄出人命，可是殺頭的死罪！我等得快快打點，勢情不對，便護着賴兄逃命可也！」

李二牛睡眼惺忪，突地被司馬福這驚天動地的一嚷，嚇得半死，忙叫道：「怎的了？怎的了？說什麼醫出人命？還要殺頭……」

司馬福把事情略略說了，李二牛這才鬆了口氣，笑道：「司馬福放心，賴先生既說有法子，便不會虛假，或許他眞的有國手之能亦未可預料呢！」

司馬福氣道：「放屁！放屁！我等幾曾聽賴兄說過精於醫道？我看啊，他想必是爲求棺木殮葬之事急瘋了，便想出此下策，去騙那張大爺幾兩銀！這事萬一出錯，我等便抹淨屁股兒坐牢可也！」

當日賴布衣落腳之處，正是現今新界錦田地域。當時，這裏有戶張姓人家，富甲一方，但張老爺年過半百，膝下只得一女，年方十六，倒也生得秀美絕倫，張老爺視此女爲掌上明珠，恨不得時常含在嘴裏方才放心。但老天偏愛作弄人，張老爺的愛女在前晚突然昏在地上，抬回閨房，亦是昏迷不醒，偶爾發聲，便嬌聲連連，好不嚇人，轉而又連聲呻吟。

張老爺爲此女之病，接連請了十幾位郎中醫治，但吃一天一夜的藥，依然毫無起色，眼看已奄奄待斃，張老爺心下忙亂，便吩咐家丁出鎭中四處打鑼，求賢救治。湊巧讓賴布衣聽到了，若換了平日，賴布衣自然懶得理會，但此刻他正爲鄧氏之事焦慮，眼見有此機會，便硬着頭皮去碰碰運氣。這也是張老爺的天大福氣，竟誤打誤撞，引來一位不世奇人。

（未完·一）



三期完短篇故事／雲中飄·文／可飛·圖

內鬨

美女耍技藝　詐傷惹憐惜

山西大同府，有兩樣東西是天下聞名的，第一樣是女人，第二樣是銀子。

大同府兩州七縣，多的是美女，大同府的美女，也特別嬌俏可人，而大同府的銀子，更是令人垂涎，銀子全溶了澆在地窖中，一層一層的澆了下去，整幢房舍就造在銀子之上，大同府幾間大銀號的銀票發了出去，不論銀碼數字多大，只要有聯號在，一樣可以提到銀子。

有美女和銀子的地方，自然是花花世界，府城之內，街道寬敞，商號鱗比，至於過往客商有說不盡的好去處，更是不在話下。

就在城北的莫愁里的盡頭處，是一幢全由灰色水磨磚砌成的大屋，屋外的圍墻，足有一丈五六高，圍牆的正中，面對屋前的是一幅大空地，豎立着兩根大石柱，石柱正中，便是朱漆大門。

兩根合抱粗的大石柱上，各刻着「大福銀號」四個大字，那四個金漆大字映着日頭，閃閃生光。

大福銀號是大同府第一家大銀號，沒有人知道在大福銀號地下，究竟藏着多少銀子，但是府城中的人都說，就是進入大福銀號去走一遭，腳下蘸着的銀屑出來，也足可以到城內的玉香院去摟着姐兒，樂上一陣子的了。

而大福銀號也像是怕進去的人多了，會將銀號中的銀子屑蘸光了一樣，在門口，永遠一字排開，有四個威風凜凜的大漢，一身密扣勁裝，粉衣快靴，懷中抱着明晃晃的雁翎大刀，板起了臉孔，在門口把守，站着不動。

可是這時候，大福銀號門前那四個如猛虎一樣的大漢，居然不板起面孔，而且滿臉笑容，因爲有兩個美貌少婦，正走到他們的面前來。

那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着綠，一望便知道是跑江湖賣解的江湖人，要不然，誰會穿得像她們那樣，機伶伶、俏生生，一條腰帶，雖然纏了幾纏，但仍然顯示出她們的纖腰，可以用一隻手，就摟了過來。

那兩個少婦，約莫都是祗有二十一、二歲，臉上略搽上脂粉，紅白分明，未走到近前，已有陣陣幽香，飄了過來。令得那四個大漢，不得不堆下笑臉來，穿紅的那個來到了近前，笑盈盈的道：「四位大哥，我們初到貴境，想借貴號前面一幅空地，籌些盤川，多謝則個！」

那美婦的聲音嬌柔動人，有兩個還在猶豫不決，另外兩人則忙不迭的道：「使得！使得！」

那個穿綠的美婦人，自腰間解下一個小銅鑼，噹噹的敲了起來。那兩個少婦既美豔，而她們賣藝的地方，就在大福銀號門口的空地上，所以鑼聲一响，便聚集了不少人，更有吃飽飯沒事做的人，爭相趕來，是以不一會，空地上便聚集了三五百人。

那綠衣少婦媚笑着，放下小銅鑼，這時，所有的男人心中都在想，她是在對我笑。

那個紅衣少婦抱拳道：「我們姐妹二

人，初到貴境，若是玩得不好，請各位多原諒！」

紅衣少婦的話才出口，便有十數個紈袴子弟，一起怪聲怪氣的叫了起來，道：「好！耍得好！」

紅衣少婦並未發怒，只是嫣然一笑，他和那綠衣少婦，先以手按地，連翻了幾個虎跳，自遠而近，然後身子一挺，兩人便背靠背的站起而立。

這幾個虎跳，本來是並沒有什麼精奇之處，但是由於她們生得美艷，是以叫好之聲不絕於耳。自然也以怪聲怪氣的居多。

在衆人的叫好聲中，只見那兩個少婦，手臂一振，「錚、錚」兩聲，已各掣出一把劍在手。

那兩柄劍一出手，所有的人都立時靜了下來。

只見紅衣少婦手中的劍，約有二尺來長，綠衣少婦手中的一柄，却還更短些，至多是一尺八九，兩把劍都是奇薄如紙，雪也似的閃閃生光，令人一望心頭便生寒了。

在衆人靜下來之際，祇聽得有人失聲的道：「他奶奶的，玩眞的啊！」

這句話，雖然叫的人是在看到了這兩把鋒利無比的劍之後，才失聲的叫了出來。但是聽到的人，却另有會意，是以不少人轟然的笑了起來。

那兩個少婦臉上，始終帶着十分嬌艷動人的微笑，她們將劍舉到面前，劍尖的光芒，映在她們柔嫩的臉上，看來有一股異樣的感覺。

她們緩緩的向前走了出來，各走出了十數步，才轉過身來。

這時，兩人相距已有二十多步的距離了。

可是才一轉過身來，兩人便立即各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只是她們兩人手中的利劍，突然向前刺出。

在刺出利劍之際，她們兩人也迅速的向前衝了過去，去勢極快，只見一紅、一綠兩條人影，挾着兩股閃動的光芒，迅即接近，各人根本還未曾看到是怎麼一回事，便聽到叮的一聲響。

她兩人身形，也已凝止，只是兩把利劍，劍尖對着劍尖，緊緊的抵在一起。

人叢中又爆出了一陣如雷似的笑聲，在笑聲中，有人怪叫道：「不對呀，一個應按着劍鞘才是。」諢語立時又引起了一陣轟笑聲，但是轟笑之聲突然停了下來。

就在那時，只是那綠衣少婦，身形向上一縱，整個人以頭上脚下，翻了上來。

那綠衣少婦手中的利劍，劍尖仍然和那紅衣少婦的劍尖抵住，在那綠衣少婦的身子翻起之際，紅衣少婦的手臂向上略略一沉，然而，當綠衣少婦翻起之後，她的手臂緩緩的舉了起來。

兩柄利劍，在陽光下，閃着奪目的光芒，劍尖和劍尖的互相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就在半空之中，緩緩的轉動着，難得的是，她仍然是滿臉笑容！

這時候，所有的人倒反而忘了喝采！

人人心中均在想，如果兩把利劍，略爲偏差了一點，那便會怎麼樣呢？自然是綠衣少婦跌了下來，那麼她手中的劍，就會直刺進那紅衣少婦的胸脯上。

每個人的心中，都在爲她們二人擔驚受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却又暗暗的希望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四周靜到了極點，突然之間，只聽得身在半空的那個綠衣少婦，突然發出了一聲嬌呼來。

隨着那一聲嬌呼，只見她的身子突然向下沉。劍尖和劍尖已經錯開了，她手中所握的短劍，隨着她身子的下沉，向下疾插了下來。

此時，另一下驚呼聲，自數百人口中一起發出來，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那紅衣少婦的身形，突然一矮，手中利劍一揮，「錚」的一聲響，擊中了綠衣少婦手中的劍。

而隨着那一擊，只見綠衣少婦整個人竟向上翻了起來，就像一隻綠色的大蝴蝶般，翩翩起舞，直飛上半空中，飛高了足有一丈，才落下來。

當她向下落來之際，她仍然是頭上脚下，而手中的劍，也疾刺向下。

那綠衣少婦之劍尖顯然要插在那紅衣少婦的頭上，是以驚呼之聲，又再度此起彼落。

但是那紅衣少婦依然是面帶笑容，只見她不慌不忙，一翻手腕，手中的利劍也向上刺去，「叮」的一聲響，兩柄利劍的劍尖，又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又停在半空，和剛才的情形完全一樣。

在旁觀看的人羣，直到這時，才明白剛才那綠衣少婦的一連串兇險萬分的動作，並不是眞的失手，而是她二人玩的把戲。

這等絕技，縱使是大同府一等一的大地主，也幾曾得見，所有的人一時之間都不由自主地喝起采來了。

其時，站在大福銀號門前的四個抱刀大漢，也看得呆了。

別看這四個大漢，祇是在銀號門前站着，但凡能在大福銀號門口站的，就絕不是等閒人物，這四人全是大有來頭的武林人物。

可是，他們也從未曾看到有人表演過那樣驚險的絕技來。

這那裡是走江湖賣藝人的身手，若不是武功高强的高手，怎能玩出如此的花樣來？」

那四個大漢呆呆的站着，連他們身後已多了一個人也不知道。

那人是聽到了銀號外的空地上發出的喝采聲之後，才慢慢的走了出來。他身上穿一件團花的長衫，攏着手，看來是銀號的掌櫃。

但他很年輕，看來不到三十歲，膚色白晰文質彬彬的，但他的一雙眼睛，却閃閃生光，有一股懾人的力量，當他看到那兩個少婦的劍尖再次抵在一起之際，他也大聲叫好！

他突然叫了一聲「好！」，倒把那四

個大漢嚇了一大跳，齊齊回過頭來，見了是他，才齊聲道：「雲大哥，你也有興趣來看熱鬧嗎？」

那四個大漢，看來都要比那人年紀大得多，但是他們却異口同聲的稱那人爲「大哥」，而且，語氣之中，也顯得對他是十分恭敬。

那人懶閒閒的應了一聲，雙眼仍然望着門外那兩個少婦，道：「是誰准許她們兩個在銀號門前賣藝的？」

那人一問，四個大漢的臉上都現出十分尷尬的神色來，互相望着，期期艾艾的道：「我們……」

那人發出「嘿」的一聲，並沒有再說什麼。

可是那四個大漢，神情更加尷尬，其中一個問道：「雲大哥，可是你瞧出了甚麼蹺蹊來？」

那人也不再說話，只是攏着雙手，轉過身來，又緩緩的走了進去，待他走進了店堂，那四個大漢才鬆了一口氣，其中一個大漢道：「看來雲大哥不喜歡那兩個娘子在門口賣藝！」

另一個道：「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看那兩個小娘子能耍出什麼花樣？」

還有一個滿面皆是憤怒之色的漢子哼了一聲，道：「這個姓雲的來了已有半年了，只聽得東家說他如何如何了得，也沒有見過他露過一招半式，我看他多半是來混飯吃的混混兒，有機會時要他出出醜，露露洋相！」

再有一個說：「話可不是那麼說，常言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

那一個還是不服氣的道：「他沒來之前，大福銀號也不見得遭劫！」

一個壓低了聲音道：「這事只怕你也不知道，正因爲有人搶劫過銀號，雖然沒有什麼損失，但是也受了一場虛驚，就是爲了這個，特地從山海關外聘請了這位雲爺到來！」

那四個大漢正在交談着，只聽衆人又喧叫起來，原來那時，那綠衣少婦翩然而下，兩個小娘子一齊向衆人抱着拳，還未等她兩人開口，碎銀和銅錢便如雨點也似的，飛投進場中來了。

那兩個少婦，手中各持着一隻鐵盆子，只見她們兩人身形各自閃動，那裡有銀子、銅錢投來，她們的身形就跟那些銀子、銅錢閃動，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儘管銅錢與銀子如驟雨似的向她們抛來，但她們兩人，如同穿花蝴蝶也似的，穿來插往，竟然沒有一塊銅錢或一些碎銀子是拋落在地上的。

於是，衆人的喝采聲如雷貫耳，直到兩隻鐵盆子全滿了，她們兩人，才一起站定了身子，抱拳向衆人道：「多謝各位，我們姊妹二人，明日再來獻醜！多謝各位明日再來捧場！」

人潮漸漸的散開了，那兩個少婦始將銀子、銅錢全部傾入布袋裡，再來到了四個大漢面前，福了一福，道：「四位大哥，多承關照，小女子感激不盡，若我們明日再來，不知可否再蒙關照？」

四人之中，有三個正在猶豫中，可是剛才那個口出大言的、想叫姓雲出醜的那個大漢，已淡淡的應允道：「自然可以，兩位明日祇管再來就是了！」

那兩個少婦又連聲稱謝，歡歡喜喜的取起了小銅鑼，向前走去，在他們身後跟着十數名的紈袴子弟，却不斷的在說些風言風語。

那兩個少婦越走越快，到轉到一條小巷，那十幾個浮滑紈袴子弟再追上時，却已不見倩影了，衆人大爲失望，唯有相約明天再來到大福銀號門口等待玉人出現。

却說在那兩個少婦表演之際，圍在大福銀號的觀衆，雖然只有數百人，但是那數百人散去後，仍是讚不絕口，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不到兩個時辰，滿府城都知道了，大福銀號門前空地，來了那兩個艷麗出衆的少婦，身懷絕技的奇女子，茶肆飯館之中，曾看見那兩少婦絕技的人，更是口沫橫飛，將她倆表演絕技，加油加醋的喧染一番，使旁聽的人，更是津津樂道。

在離大福銀號只有兩條街的一家飯店中，此際正由一個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在繪影繪聲講述那兩個少婦賣藝的經過。

飯店中的食客，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只有在一個角落中，一副小小的座頭坐着的一個人，却是連瞧也不瞧那講述的人一眼，那人的衣着也十分簡樸，可是在他的面前，却擺滿了酒菜，他正獨自一人在自斟自飲。

掌櫃不住的拿眼瞪着那人，心中在嘀咕着，這一頓飯，非要兩三兩銀子不可，看那人的樣子，已四十過外，十足十是個窮酸，不知是不是存心來白吃？

那掌櫃早已吩咐店小二，要着實的盯梢這個客人，莫要叫他吃完了一溜了之，是以店小二在那副座頭前，走來走去，沒話找話說，一個店小二道：「客倌你聽到了吧，明天我們也去瞧瞧熱鬧！」

那人淡淡笑道：「可不是嗎？有美女瞧！」

店小二道：「客倌，還要些什麼？」

那人略翻了翻眼，冷冷的道：「小二，怎不見你對別桌子的人客那麼殷勤？」

那店小二乾笑道：「光顧小店的全是一樣，客倌要什麼，只管吩咐。」

那人笑了起來，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店小二忙不迭應道：「請問，請問！」

那人端起了一杯酒來，慢慢地呷着，過了半晌，才道：「那大福銀號中，究竟有多少銀子？」

店小二呆了一呆，道：「那可說不出來，可是自從他們上幾代已開始經營銀號生意，聽說他們窖中的銀子也有幾千萬斤。」

那人笑道：「可眞不少啊，現在他們的護院是誰？」

店小二皺了皺眉頭道：「是一位雲爺，也是常來我們店中喝酒的。」

那人突然一翻手，在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子，足有一兩重，他道：「小二，這一兩赤金給你，煩你替我到大福銀號，去請那位雲爺來與我喝

酒。」

店小二望着那錠赤金，兩眼發直，簡直像是傻了一樣，店小二在大同府那樣的地方，自然不致於未曾見過金子，但是，見到了人家的金子，和自己擁有那金子，心情自是大不相同的。

他呆立着，過了半晌，才使勁的搖搖頭，道：「客倌，你……你說什麼？」

那人道：「替我到大福銀號去請那位雲爺到來與我喝兩杯！」

店小二道：「是，是，是！」

他一口氣應了三聲「是」字，欲伸手取過他手中的那錠赤金子，可是，那人却立時縮開了手，店小二撲了一個空。

那人又道：「將雲爺請了過來，我才給你！」

店小二淡淡答應着，也不及放下肩膊上的抹布，便興沖沖的走了出去。

那人仍是獨自一人在自斟自酌，過了不久，那店小二回來了，他一隻眼睛腫到發青，額上也腫了一大塊，哭喪着臉，來到那人的面前。

那人笑道：「怎麼樣？」

店小二指着自己的眼睛道：「客倌，你看，我被大福銀號的人摔出來了！」

那人皺了皺眉，道：「是了，那是我的不是，你且再走一遭。」

店小二神情更是難看，他搖搖手，道：「不行了，客倌，這金子我不賺了！」

那人拿起一隻酒杯來，一口氣喝光了杯中的酒，伸指在杯底，戳了下去，杯底立即凹進去寸許，却是沒有戳穿。

那人將杯向店小二揚了一揚，道：「你將這隻杯子拿去給那位雲爺看看，他便知道請他來喝酒的是什麼人，他見了這杯子，自會來見我了。」

店小二道：「若是我再給他們再摔了出來——」

那人道：「那我也不怪你，一樣將那錠金子給你！」

店小二嘮叨着，道：「給了我，除了湯藥，也只剩下的一半，唉！一半也勝過沒有。」

他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又過不多久，只見他滿臉笑容，走了進來，拉開櫈子：大聲嚷道：「雲爺請坐，就是這位客倌。」

在他的身後，就跟着大福銀號的那年輕人，他看來像是個秀才，他來到桌前，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他，兩人互相望了好一會，他才坐了下來，道：「在下姓雲名天祥。」

那人笑道：「久仰，久仰！」

雲天祥將那隻酒杯放在桌上，冷冷的道：「閣下居然又在大同府露面，也不害羞嗎？」

那人訕訕的道：「說的是，自從上次，打……」

他說到這裡，回過頭來，把兩金子塞進那店小二手中，揮手令店小二離去，才又道：「自從上次打大福銀號的主意，未曾得手之後，我眞有點不好意思到大同府來了。」

雲天祥神態更冷的道：「現在，有雲某在，閣下如果再打大福銀號主意，只怕更要丟人了！」

那人神態悠然，道：「我暫時倒沒有歪念，但是却有人在打大福銀號的主意。」

雲天祥冷笑了兩聲，道：「閣下號稱無孔不入，見錢眼開，大名鼎鼎的獨行大盜，何以倒反會幫起雲某人來？提醒雲某人來了？」

那人搖搖頭道：「獨行大盜四字，未免難聽了些，見錢開眼，倒是眞的，雲兄，要知道大福銀號中的銀子，遲早全是我的，若是現在給人偷取或是被劫去，不等於偷了我的銀子一樣嗎？」

在那人說話之際，雲天祥提起了一雙筷子來，不經意的擺動着，那人的話才一說完，他拿着那雙筷子，向桌上陡地的拋了下去，只聽得「啪！」的一聲，筷子已穿過桌面，向下電射而去。

那人的身子慌忙閃避後退，他退得急了些，來不及移開坐着的櫈子。

剎那間，只聽得一陣唏啦嘩哩，一張櫈子，已被壓得粉碎下來，那人退出之後，向地上看了一看，只見那雙筷子，直沒入地中，只有半寸許露出地面上。若不是他閃避得快，這雙筷子，怕不直插在他的雙膝之中不可，那麼他的雙腿就要廢了。

這時，飯店中所有的人，全都向他們望了過來，那人先是神色變了一變，接着，向四面抱了抱拳，道：「沒事，各位自便！」

大城鎭的人，自然是不會爲了一些小事，而大驚小怪，而且，也可以看得出，那人並不是普通人，是以連忙轉過頭去，不再理會。

那人又拉過另一張櫈子坐了下來，道：「閣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大福銀號請到閣下那樣的人物，眞是幸事，哈哈，看來我是瞎擔心了，我的銀子，暫放在銀號中，穩當得很，穩當得很！」

雲天祥站了起來，道：「是啊！閣下大可放心，不妨存放多些時間，放上七八十年！」

那人搖搖頭道：「那可不行，在臨死之前，總得摸摸那些銀子才甘心。」

雲天祥道：「那或許你不等摸到銀子，就已經死去了，褟朋友，你想想，上次失手？是何原因？」

那人搖搖頭道：「別提了，上次失手，過不在我，只是壞在我找的伙伴不夠穩當。」

雲天祥發出一陣冷笑聲來，道：「雲某人失陪了！」

雲天祥向那人拱拱手，那人也拱着手，可是突然之間，那人倏地伸出手來，向雲天祥的肩頭之上拂去，雲天祥的反應，也是快得出奇，他立時一側身。

那人的手指，本來是可以拂到雲天祥的肩頭上的，但是雲天祥一側身，却堪堪避開了三、四寸。那人笑道：「雲兄，你衣服上沾了些塵埃！」

雲天祥的肩頭上，果然是有塵埃，那人的手指，仍然是拂了兩下，他的手指，雖然沾不到雲天祥的衣服，但是在他手指拂動之際，却發出了嗤嗤之聲，

有勁風向前拂去，剎那之間，將雲天祥衣上之塵土，拂得乾乾淨淨。

雲天祥的面色，也是變了變，悶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飯店中甚是擠迫，雲天祥向前的去勢又快又疾，眼看要撞在別人的身上了，但轉眼之間，便已出了飯店。

那人又坐了下來，才拋下了一塊碎銀，也走了出去。一出飯店，他的去勢，突然加速，轉過了幾條橫街，來到了一條小巷之中。

到了巷口，他却又慢了下來，走到一扇朱漆剝落的大門前，抓着門上的鋼環，輕輕的敲打數下。

祇聽得門內嬌聲應道：「來了！」

那人的嘴角現出一個微笑，像是有什麼有趣的事，立即就要發生一樣。

在門內，傳來了一陣細碎而又迅速的脚步聲，接着，便是拔開門栓的聲音，和聽得一把極爲動人的女人聲音，道：「怎地那麼早就回來了，你……」

那女人一面開門，一面說話，等到打開了門之後，她陡然一呆的停了下來，後退了一步。

那人笑道：「你弄錯了，洪娘子，洪兄離開大同府，至少還有三五十里，可是你們夫婦恩愛，難得分手一二日，便已牽腸掛肚了麼？」

那趕出來開門的女人，正是日間在大福銀號門前賣藝的那個穿紅衣的少婦。

但這時她的神情，和日間那種嬌媚可愛、笑容滿面的情形大不相同，她是笑着來開門的，當她打開門時，陡然後退之際，臉上却罩著寒霜似的。

這時候，她的臉上，更有一種十分凶狠冷漠的神色，雙眼之中，也有一種異樣的光芒。

若是那羣浮滑子弟，在日間上看到了她此刻的神情的話，一定會不敢再跟踪下去的。

她冷冷的道：「你是誰？」

那人搖搖頭，道：「眞可惜，要是洪兄在，他一定不會這樣問的，令妹呢？你妹夫也不在麼？連老前輩也不認識了，那還像話？」

那紅衣少婦的雙手，始終還是按在門上，這時，她手臂突然一振，那扇門掀起了一陣勁風，直向那人身上撞去，可是，那人却像若無其事一樣，仍然向前跨了過來。

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扇門挾着極强的力道撞在那人身上，然而，那扇門却立時又反彈了過來，又「砰」地一聲，撞在墻上，那人還是若無其事跨了進來。

他一面跨進來，一面笑道：「洪娘子，這碗閉門羹，可是新鮮熱辣啊！」

洪娘子又後退了一步，此時，那綠衣少婦已從屋裡竄了出來，道：「姐姐，接劍！」

綠衣少婦的手中，握着一短一長的兩把劍，她話才出口，手臂振動，「嗤」的一聲，那柄長劍已向洪娘子背後飛了過來。

洪娘子連頭也不用回，只是反手一接，便將長劍抄在手中，立時一伸手臂，劍尖已直指那人。

那人仍是若無其事的道：「洪娘子，我吃了閉門羹，還不夠麼？」

那綠衣少婦也飛身躍前，和洪娘子並肩而立。

洪娘子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人嘆了一聲，也不知他在感嘆那兩個少婦不認識他是什麼人，還是不願意將名字說出來。

那人道：「在下姓褟——」

他才說了「姓褟」，洪娘子姐妹倆，已陡然一震，手中的利劍，倏地劃出了一個圈兒，她們並不是向前揮出，而是向後退了兩步。

那人這才又道：「——名幻影，兩位想必也聽說過了吧？」

洪娘子姐妹二人互望了一眼，一言不發。

褟幻影笑了起來，道：「我的外號很多，但都不堪入耳，只有一個『如影隨形』，還說得過去，兩位，你們一到大同府，我就跟上了你們，你們四人却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

洪娘子姐妹二人，仍然是不出聲。

褟幻影又嘆了一聲，道：「我最害怕和女人商量事情，白夫人，白兄哪裡去了，大同府中美女多，你們不將他看管得緊些？」

那綠衣少婦冷笑了一聲道：「關你什麼事？」

褟幻影哈哈的笑着，逕自向前走了過來，他搖搖擺擺的向前走着，倒像是洪娘子和白夫人兩人請他進去一樣，絲毫也不曾戒備。

然而，洪娘子和白夫人兩人，却是緊握長劍，全神貫注，她們的劍尖，漸漸的向褟幻影指來，褟幻影仍然是若無其事。

她們兩人互相望了一眼，身形一閃，向外跨開了一步，褟幻影已在她們兩人中間跨了過去。

就在褟幻影剛在她倆中間走過時，兩人一聲嬌叱，長劍短劍一起向他刺去，長劍勢穩，短劍勢疾，同時帶起了「嗤」的一聲響，挾勁疾刺而出。

褟幻影向前走出的勢子並不快，眼看洪娘子和白夫人各自刺出的那一劍，非在他的左臂或右臂，各刺一個透明窟窿不可！

但是，就在那一剎那間，褟幻影像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似的，身子突然向前一傾，捲起了「呼」地一聲，人已進了屋子。

就在他剛一掠進屋子時，在他的身後，傳來了「叮」地一聲響，洪娘子和白夫人手中的利劍，劍尖和劍尖已抵在一起。

褟幻影疾轉過身來，笑道：「兩位，現在可不是在大福銀號門前賣藝，而且，我也素知兩位的本領，又何必再露這一手呢？」

洪娘子和白夫人兩人面色一變，褟幻影笑了一笑，反手一揮，衣袖拂出，捲着身後的一張椅子的椅柄，一抖手，將那一張椅子直拉了過來，他大模大樣

的坐了下來，道：「怎麼還不奉茶?」

洪娘子沉聲道：「褟朋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你如今前來，是何用意?莫非想不顧江湖道義麼?」

褟幻影笑道：「所以，我最怕與女人打交道，你那樣說，豈非反咬我一口?是你們壞了江湖道義，竟還以此相責!」

白夫人柳眉倒豎道：「胡說!」

褟幻影緩緩的道：「半年前，我曾對大福銀號動過腦筋，你們知道麼?」

洪娘子哈哈笑了起來，道：「這件事麼，倒是天下皆知，閣下聲名之噪，一時無兩!」

褟幻影自然知道洪娘子是在諷刺他，說他上次打大福銀號的主意，可是沒有成功，是以他的神情，也不免有些尷尬，道：「洪娘子說得是，但是，我既然動了手，一次不成，還會有第二次，這大福銀號中的銀子，是我的!」

他說到最後，面色一沉，聲音也陡地提高，雙眼之中，也射出了凶芒來。

而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一聲冷笑，道：「這倒奇怪啊，大福銀號中的銀子，既然是你的，何以你不去取來花用?」

褟幻影仍然坐着不動，他只淡淡的道：「原來白朋友也在，快請出來相見!」

隨着他的話音，只見門簾一掀，走出一個人來，那人年約三十，氣度軒昂，濃眉隆鼻，雙目烱烱有神，竟然是個名符其實的一個美男子。

他身上穿着一件十分華麗的金綉長袍，腰際懸着一柄劍，在劍總之上，佩着幾塊精緻翠綠的古玉，當他走出來之際，劍身輕搖，古玉相碰，叮噹有聲，看來就像一個貴介公子一樣。

褟幻影仍然不轉過頭去，只是道：「好了，總算有一個男人出來了，你們的計劃如何?且先說與我聽聽!」

那美男子來到了褟幻影背後相距祇有五六尺處，站定了身子，他手按在劍柄之上，冷冷的問道：「什麼計劃?倒要請教!請教!」

褟幻影哈哈的大笑起來，道：「白兄弟，這却不夠朋友了，明人眼前，何必要說什麼瞎話!」

在褟幻影說話之際，那美男子向洪娘子及白夫人連連使了幾個眼色，他按在劍柄上的手臂，也在緩緩向上提起，長劍已然出鞘。

他劍出鞘之際，却是一點聲響也沒有，那柄長劍，若是連着劍鞘來看，和尋常的長劍，並無不同之處，但是，當劍漸漸出鞘之時，却可以看到，那劍身的渾圓約有手指般粗細，竟沒有劍刃，祇不過在劍身之上有着無數細小的尖刺。

那些尖刺上，閃耀着一種藍色的光芒，一望便知，此劍曾淬過劇毒。

這時，褟幻影仍然坐着不動，等到他的話說完，美男子已將他的劍完全拔了出來。

那劍長三尺，尖端十分銳利，劍上的細小尖刺，不知有多少，而且細心看來，每一個尖刺之上，還有着極小的倒鈎，打造的十分精細，精細得無與倫比。

那美男子兵刃出鞘之後，才緩緩地道：「好!既然如此，那你就仔細聽着!」

他一個「着」字才出口，突然身形微矮，「嗤」的一聲，一劍已向前疾刺而出。

當他刺出那一劍時，洪娘子與白夫人兩人，也各自抖出利劍，向前刺去，他們三人，猝然急攻，褟幻影看來是一點準備也沒有!

但是，在那一利間，祇見褟幻影的一雙手，握住了椅子的扶手，雙脚在地上一頓，連人帶椅，突然一起向上拔了起來。

褟幻影連人帶椅，躍到半空之中，於是三人的攻勢，一起走空，洪娘子和白夫人立時一起收招，那美男子的動作更快，只聽得他一聲怪叫，手臂一沉，手中的怪劍，已由平平的刺出，而變爲向上昂了起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怪劍的尖端已自椅子下面疾進而過!

而也在那一利那間，只聽得褟幻影一聲長嘆，身形已然掠起。

褟幻影才一離開椅子，怪劍的劍身，已直透過了椅子，但褟幻影身子却在半空中，一個翻身，先到了那美男子的身後。

那美男子手中的怪劍，刺穿了那張椅子，椅子掛在他的劍上，他一時之間，難以將之摔脫，褟幻影也飄然到了他身後，落了下來，抬腿便踢，「砰」地一聲，正踢在那美男子的屁股上，踢得他向前踉蹌跌出八九步，撞在柱子上。

那美男子撞到了柱上之時，力道仍然是十分之大，嘩啦一聲，將那張椅子撞得粉碎了，他倏然轉過了身來，面上的神色青白不定，褟幻影仍然是若無其事地笑駡道：「白朋友，你在江湖上，也總算有些名頭，你適才使的，却是下三濫的招數，莫非你正好此道?」

那美男子的面色這時更加難看，仍挺着怪劍，但是，却又明知剛才對方的那一脚，實在是大大的留了餘地，不然，自己何能了無損傷?是以，他也不敢向前攻去，褟幻影道：「好了，實話實說吧，你們三人都不是我的對手，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美男子面上的神色，漸漸的恢復了正常，不一會，已是滿面笑容，只見他手臂一振，還劍入鞘，同時，向洪娘子及白夫人兩人擺了擺手。

洪娘子與白夫人二人也收起了利劍，那美男子拱手道：「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褟幻影道：「不敢當得很，你們的計劃如何?可否先與我說說麼?」

那美男子說道：「前輩，不是想阻攔我們麼?」

褟幻影面色一沉道：「白菊花，你要說就說，不說也罷，却來這麼多廢話作甚?」

那姓白的美男子，本來叫甚麼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但是他在武林之中是一等一的狂蜂浪蝶，所以人人都給他一個花名，叫他白菊花這反倒成了他的名字，他仍然笑着，向洪娘子和白夫人兩人一指，道：「我們的計劃，是想叫她們兩人，先混進大福銀號去。」

褟幻影問道：「然後呢?」

白菊花道：「然後，由她們兩人作內應，我和洪大哥再攻進去，以收裡應外合之功效。」

褟幻影聽到這裡，哈哈大笑起來，身子搖擺着向外走去。

× × ×

白菊花等三人，看到褟幻影忽然的向外走去，不禁盡皆莫名其妙，不知褟幻影是在弄甚麼玄虛，褟幻影走到了門口，才轉過身來道：「三位，再見了，若是三位有甚麼遺言，倒不妨向在下說說，在下雖然不仁不義，但受人所托，或者還可以成事。」

白夫人怒道：「你在胡說甚麼?」

洪娘子的聲音十分低沉道：「你說我們此舉，有死無生?」

褟幻影笑道：「妳倒聰明!」

白夫人冷笑道：「姓褟的，你名頭再大，我們也不怕你，你自己給人家打得夾着尾巴逃了出來，便當人家和你一樣膿包麼?」

褟幻影並不發怒，只是哈哈大笑，道：「所以，做人必須小心謹愼些，千萬不能行差踏錯，不然，偶一失手，便遺臭萬年了!」

他一面說，一面像是感慨萬千一樣，搖着頭，攏着手，就向外走了出去。

白菊花三人都皺起了眉頭，眼看褟幻影快要走到門口，白菊花突大聲叫道：「褟朋友且慢!」

白菊花才叫了那麼的一句，白夫人便已勃然大怒，一手叉着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叫道：「你若敢叫他回來，我便與你不客氣了。」

白菊花立即聳聳肩，伸了伸舌頭，囁嚅着，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祇怕連他自己也聽不到。

褟幻影也不轉過頭來，只是哈哈笑道：「兩小口子千萬別吵架，白朋友怕老婆那是出了名的，若是吵將起來，白朋友，你可沒有好處的啊!」

他一手拉開了大門，身形突然向前掠了出去，「嗤」的一聲，才出大門，便像是身子懸空一樣，轉向大街角便不見了!

洪娘子等褟幻影一走，便連忙追了出去，確定褟幻影已走遠了，她才折回來，將門關上。

洪娘子一轉過身來，就道：「妹夫，你剛才何以想留住褟幻影?」

白菊花先偷偷向白夫人那邊望了一眼，看看她是不是還在發怒，白夫人寒着臉，道：「別望我，你怕他，我可不怕，要怕的，就滾回太行山去，不要在這裡現身!」

白菊花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却又不敢高聲抗辯，只是道：「誰膽小了，但是褟幻影是出了名的獨行大盜，而且行起事來，六親不認，我們的行動被他知道了，却是大大的不妙。」

白夫人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洪娘子道：「妹子，別人可以不放在心上，這姓褟的却不能等閑視之!」

白夫人瞪大雙眼，道：「那便怎樣?莫非我們已到口的肥肉，讓他分一口麼?」

白菊花喃喃地道：「他若只肯分上一口，那倒還好了!」

白夫人更是大怒，喝道：「替我閉上你的鳥咀，你老娘是勾上了老鼠精，才生出你這等膿包廢物來。」

白夫人長得十分嬌媚，在她不發怒的時候，可以稱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可是這時她破口大駡起來，却是粗言俗語，如流水似的自她的檀口之中流將出來，似乎在駡人之前，根本不用想一想一樣似的。

白菊花捱了駡，仍然縮着頭不敢出一聲。

洪娘子像是見慣了這等情形一樣，只是淡淡的笑道：「別吵了，究竟如何，還是等洪大哥回來，再作打算，妹子你說如何?」

白夫人仍然氣呼呼的道：「如果姐夫也說要讓別人來分一杯，我寧可不幹!」

洪娘子笑了起來道：「妹子，妳這種火爆的脾氣，在妳笑的時候，却一點也看不出來。」

白菊花咀唇掀動，他想說一句「我就是上了這個當」，但是他一想及這句話如果說了出來，後果是不堪設想，是以便把要想說的都吞回肚子裡。

但是，他一聲也沒有出，白夫人還是冷笑道：「你心中在想甚麼?」

白菊花陪笑道：「我那裡敢想甚麼?」

白夫人冷笑道：「倒算你機警，否則……」

洪娘子「格格」大笑，三個人一起走進了內堂，這幢房子，在外表看來，却是十分寧靜，和大同府中其他的房子並沒有甚麼不同。

然而，却有一件驚天動地的陰謀，正在這屋子中計劃籌備。

× × ×

陽光依然那麼明麗，大福銀號前也仍然站立四個手持大刀的大漢。

只不過那四個大漢，却不時在四面眺望着，和平時只是板着臉，直挺挺地站着大有不同。

看這四個大漢的神情，像是要等着甚麼人似的?

這四個大漢並不是昨天的四個，但是他們聽得昨天那四人說起那兩個少婦，是如何嬌媚，如何動人，所以他們心中都盼望着那兩個少婦早一點出現。

一過了正午，只聽得遠處一陣喧嘩之聲，那四個大漢的心中盡皆一喜，連忙循聲望去，眼前突然一亮，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着綠，已婀娜多姿的走將過來。

在那兩個少婦身後，已跟着了一大堆人羣。

那兩個少婦一直來到了大福銀號的門前，那四個大漢早已滿面笑容迎了上前，每個人的雙眼，幾乎都瞇成了一線，看到那樣的美女，似乎不會有甚麼男人能夠在此情況之下板起面孔來。

洪娘子微笑着，白夫人也在微笑着，但白夫人的心中，却不知罵了多少次、多少聲臭賊！

她們兩人一起向那四個大漢福了一福，還未開口，那四個大漢已齊聲道：「不妨，不妨！妳們儘管請便！」

洪娘子嫣然一笑道：「多謝四位大哥！」

那四個大漢幾乎笑得閤不上口來，洪娘子和白夫人轉過身來，來到了空地上的中心。

她們二人昨天下午一出現，一個傳一個傳了開去，整個大同府，已是無人不知，這時，空地之外，更是黑壓壓的圍滿了人。

後來的人，要想擠向前來，前面的人迫得向前靠來，漸漸地，有人沿着大福銀號的圍牆，向大福銀號的正門靠來，轉眼之間，竟圍成了幾堵人牆，那四個大漢竟被反逼進了大門內。

洪娘子和白夫人仍然是背靠背的站立，然後，各自向前走去，她們一向前走出，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人人都望着了她們。

她們二人都面帶笑容，走出了十來步之後，突然轉過身來，她們二人早已掣劍在手，一轉過身，身形便已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之間，兩人的身子迅即接近，只聽得「叮」地一聲響，她們二人的劍尖和劍尖，已然抵在一起。

白夫人的足尖輕輕一點，她的身子已然倒豎起來，洪娘子的身子也微微的向後仰着，手臂伸直，兩人就仗着劍尖對劍尖的那點承托力，將白夫人的整個身子擧在半空中，上千個人羣中，登時喝起采來。

有一些人曾在昨天看過的，這時紛紛地道：「別眨眼，看，她們要故意失手了！」

那些人正說着，洪娘子的手臂，突然一震，白夫人突然發出一聲嬌呼。

但見兩柄利劍的劍尖，已然錯開了，白夫人的利劍向下疾刺，洪娘子立時身形一矮，手中的利劍立即向上迎去。

這一刹間，眞是看得人驚心動魄、目瞪口呆，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在這種情形之下發出聲音來。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却令得每個人都「啊」了一聲，叫了起來。

只是洪娘子的利劍向上迎去，就如昨天的情形，她的利劍會和白夫人的利劍相交，白夫人的身子在半空一翻，再落下來之後，兩人的劍尖仍然是對在一起的。

可是此際，白夫人的身子向下落來之後，兩把利劍的劍尖，却相差了少許，並不是相對在一起，刹那間，只見白夫人又是一聲嬌呼，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扭身。

她身子一扭，堪堪避開了洪娘子手中的利劍，然而她身形正在下落，却是一劍刺進了洪娘子的腹部，短劍幾乎直入至沒柄，立時鮮血四濺。

洪娘子的身上本來是穿上一件紅色的衣服，可是她的鮮血濺在青石板上，點點斑斑，令人悚目驚心到了極點。

洪娘子被利劍刺中了腹部，她發出了一聲慘叫倒在地下，白夫人也尖叫起來，圍在她們四周的上千觀衆，一時之間也全都嚇呆了。

白夫人立時哭嚎起來，大福銀號的那四個守門大漢，自然也看到了這等情形，他們立即推開人羣走向前來。

白夫人立時走向前去，握住其中一個大漢的手，一面淚下如雨的道：「各位大哥，請救救我姐姐！」

那個大漢一拍心胸，豪氣干雲道：「小娘子請莫驚慌，我們有上好的刀傷藥，定然可以令你姐姐復原的，不過要把她抬進去，不知方便否？」

白夫人哭道：「救人要緊，還顧甚麼方便不方便？」

這時，那柄短劍仍然插在洪娘子的腹部腰際之中，鮮血仍然汩汩的流着。洪娘子花容失色，星眸緊閉。兩個大漢連忙走了過來，合力將洪娘子抬進大福銀號進去。

白夫人連忙跟在後面，一進銀號，另外兩個大漢連忙把大門關上，門外千餘羣衆仍然圍着不散，七咀八舌，人聲喧嘩。

抬着洪娘子的人急急走過天井，來到了大福銀號的大堂上，一進入大堂，便有一股陰暗深沉的感覺，靠牆的一列椅子和茶几，全是紫檀木做的，另一邊牆上，則是一列長櫃，櫃後坐着好幾個人，正在「滴滴搭搭」的打着算盤，這時，也一起靜了下來。

兩個大漢連忙將那幾張椅子拼合在一起，將洪娘子放在椅子上，白夫人急得六神無主，團團的亂轉。

一個大漢叫道：「快！快去拿刀傷藥來！」

另一個大漢應了一聲，正欲向前奔去，而櫃後面的人也全都伸長了脖子向外望去，就在那時，只聽得一扇門旁，傳出了一聲冷哼道：「不必了——」

那去取刀傷藥的大漢，剛奔到了門口，陡然聽到「不必了」，便呆了一呆，站定了身子，只見雲天祥已經慢慢的走了出來。

那大漢忙道：「雲爺，一個賣藝的婦人受了傷，我去取刀傷藥。」

雲天祥笑道：「不必刀傷藥，我自有方法，令她復原。」

在洪娘子旁邊的兩個大漢，面有憤怒之色，道：「雲爺，她傷得十分嚴重，且流血不止，若不施急救，祇怕她就要——救不回了。」

在大福銀號之中，東主已講明店內一切事宜都交由雲天祥負責，那些大漢受聘用時也知道要受雲天祥的管轄的了。

可是，雲天祥到來大福銀號之後，却從未顯露過他的武功，是以衆人早已在私下竊竊私議。這時，那兩個大漢，又覺得自己理壯氣直，是以，講起話來

，已開始有點不客氣了！

雲天祥却淡淡一笑，望着地上的血路，道：「是麼？這一袋蘇木水，調得倒不錯啊，眞像鮮血一般！」

衆大漢一聽雲天祥那樣說，不禁一呆，蘇木煮了水，其色鮮紅如血，走江湖的人，常用來作鮮血應用。可是如今，那紅衣少婦之腹際，分明插着利劍，而且，花容慘淡，星眸緊閉，分明是受了重傷，何以雲天祥却這樣說法。莫非雲天祥以爲她是在詐傷麼？

嬌嬈的女子，總能搏得更多人的同情，是以雲天祥的話才出口，衆人一呆之下，已有兩個大漢怒形於色，齊聲道：「雲爺，她身受重傷，再不施救，只怕就要氣絕身亡，雲爺何以還說這些風涼話？」

雲天祥笑道：「兩位倒是憐香惜玉，這樣的小娘子，誰看見不喜愛，只可惜我受了東家的重托，却是無可奈何了，起來！」

他一直緩緩地說話，但是到了最後，那「起來！」兩字，却是疾聲陡喝出來的。

而且，他一面疾喝，一面右脚飛起，已經向那洪娘子身上，疾踢過去。

這時，所有的人仍然不相信洪娘子是詐傷的，是以雲天祥才一脚踢出，那兩個怒形於色的大漢身形一閃，已掠向前來，想阻止雲天祥，不讓雲天祥傷害洪娘子。

但雲天祥的動作實在太快，那兩個大漢一左一右疾閃過來，在他們還未到雲天祥身前，雲天祥那一脚已「砰」地一聲踢在那張椅子之上，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揮掌向雲天祥擊來。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只見本來是直挺挺躺在椅上的洪娘子，突然之間，整個人已自椅上翻飛起來，十指箕張，向那兩個向雲天祥出掌的大漢後頸疾抓而下。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看得衆人盡皆目定口呆，而那兩個大漢，是背對着洪娘子的，在刹那間，只覺頸後生風，却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他們向前擊出的一掌，立時也收勢不住，眼看洪娘子十指緊處，已可以將那兩漢子的後頸抓住了！

但也就在此時，只見雲天祥雙掌倏地一分，他的動作看來不徐不疾，但實際上急如行雲流水，快疾無比，雙掌一分之間，「叭叭」兩聲響，已和那兩個大漢各自對了一掌。

那兩個大漢和雲天祥的手掌相碰，只覺得一股勁力，湧了過來，「呼呼」兩聲，兩人偌大的身子，立即向旁飛了開去。

雲天祥用掌力將那兩個大漢震飛出去，震得恰在其時，於是洪娘子十指一緊，只抓了個空。

洪娘子雙手抓了個空，她身子仍然在半空之中，只見她陡地揚腿，雙脚已向雲天祥的面門踢了過來。

在她踢出兩腿之際，鞋尖上帶起「嗤嗤」之聲，顯然是她鞋尖之上，鑲有極其鋒利的鋼片，只不過外面用綉花的紅緞遮着而已。

雲天祥一見對方雙脚攻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避了開去，這時，白夫人一聲怪叫，一抖手，「刷」地一聲，自衣袖之中取出一柄短劍來。

她那柄短劍，剛才已插進了洪娘子的腹中，現在也仍然插在洪娘子腹中上。

但是，當白夫人自衣袖中抽出那柄短劍之後，本來不知突然發生了甚麼事、完全呆住了的那幾個漢子，也已明白了！

他們的心中，不禁都暗暗叫了一聲「慚愧」，因爲洪娘子根本沒有受了傷，那柄劍祇不過是裝有機簧、伸縮自如的假劍。眞劍仍然還是在白夫人的衣袖之中。

白夫人短劍一出，「嗤」地一聲，便向雲天祥的頭頂上刺了過去。

其時，雲天祥上身後仰，避開了洪娘子的兩脚，是以白夫人仗劍刺向他頭頂。

白夫人那一劍，去勢極之快速，各大漢眼看這等情形，都不禁爲雲天祥捏了把汗。

眼看白夫人那一劍將要在雲天祥頭頂中直刺了進去之際，雲天祥的身子突然一彈，向上彈了起來。

他身子本來向後仰着，彈起來之後，身子則向後彎着，「呼」的扭轉了半個圓圈，已在白夫人的頭頂上掠過，到了白夫人身後。

白夫人的那一劍去勢如此迅疾，眼看一劍就快要刺中，突然眼前一花，人已不見了，她心中已知不妙，正要轉過身來。

但是，雲天祥已到了她背後，伸手在她的豐臀上，輕輕的「啪啪啪」連打了三下，那三下，不但響亮，清脆玲瓏，而且力道也是不小，打得白夫人向前連跌了三步，和才落下地來的洪娘子，撞了一個滿懷。

白夫人俏臉通紅，立時轉過身來，雲天祥笑道：「眞不錯，可惜雲某無意消受！」

店堂之中，剛才的氣氛是何等緊張，但雲天祥那一句話說出後，各大漢立時轟然的大笑起來。在衆人的笑聲中，令白夫人憤怒不已，連粉頸之上也是一片通紅，杏眼圓睜，氣得說不出話來。

雲天祥笑道：「好了，兩位是自己離去，還是要我動手趕你們出去？」

洪娘子的神色雖然尷尬，但却比較鎭定，她一伸手，將腹部那柄可以伸縮自如的假劍拔了出來，抛在地上，向雲天祥拱拱手道：「佩服！佩服！」

雲天祥道：「客氣客氣，只不過在下受人所託，不過是忠人之事，責任重大，總得小心點才是！」

他說話的時候，却有意無意間向那幾個大漢瞟了一眼，那幾個大漢立時臉上火辣辣地紅了起來，神色甚爲尷尬及狼狽。

洪娘子道：「算是我們打錯了算盤，雲爺，再見了！」

洪娘子一邊說，一邊扯扯白夫人的

衣袖，可是白夫人却還是狠狠的瞪着雲天祥，給洪娘子拉得急了，她大聲叫道：「姐姐！」

雲天祥笑道：「怎麼樣？還不欲離去麼？」

白夫人一聲嬌呼，短劍一挺，又向前疾衝而去，她向前的去勢甚急，而洪娘子又拉着她的衣袖，是以只聽得「嗤」的一聲響，她的衣袖已被撕下來一截，露出雪白的一截藕臂來。

她挺劍疾刺，刺向雲天祥的心口，雲天祥身子一側，反手一抓，却已抓住了她的手臂，手臂一被抓住，白夫人的那一劍自然再也推不前，難以刺向雲天祥了。

雲天祥抓住了她的手臂，正是衣袖已被扯脫的那一隻，雲天祥只覺得白夫人的手臂，滑如凝脂，柔如柳絮，那一截粉臂呈現在他的眼前，不禁令得他心中陡地一蕩。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洪娘子急叫道：「雲爺，手下留情，我們要走了！」

雲天祥却像是未曾聽到洪娘子的話一樣，仍然是緊握着白夫人的手臂，雙眼直視着白夫人漲得通紅的俏臉，白夫人一急左掌翻起向前推出。

白夫人被雲天祥緊握著手臂，心頭如小鹿亂撞，她雖然是潑辣，但終究也是女人，除了白菊花之外，曾幾何時被別人握過自己裸露的手臂？

是以，她倉皇中拍出的那一掌，也不是擊向雲天祥的心胸，而是擊向雲天祥的肩頭，不知怎地雲天祥竟被擊個正着。

那一掌，將雲天祥震退了一步，他抓住了白夫人的五指，也鬆了開來，且在白夫人雪白的手臂上，留下極其鮮明的五條紅色的指印，可想而知剛才雲天祥握着她的手臂之時，是何等的用力。

白夫人也沒有趁機進襲，並且立即向後退了下來，洪娘子急忙拱手向雲天祥道：「後會有期！」

她一拉白夫人，兩人身形快疾退出了店堂，一出店堂，便躍身上屋頂，數個竄躍，便已遠去，洪娘子與白夫人兩人走後，那幾個大漢互相望了一眼，才訕訕的道：「雲爺果然明察秋毫，我們幾乎被瞞過了。」

雲天祥像是如夢初醒的一樣，震了一震，才道：「門口還有很多人，各位去趕散他們吧，以後，銀號門前，不可再有閒雜人等聚集。」

那幾個大漢，心想雲天祥定會有一番責斥，却不料雲天祥只是吩咐了這幾句話，各人都是大喜過望，忙不迭的答應着，向大門走去，雲天祥倒像是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背負着雙手，走了進去。

那幾個賬房先生，都鬆了口氣，好些伙計便將店堂中弄毀了的東西清理打掃得乾乾淨淨。大福銀號和官府關係密切，本來單憑幾個大漢，要將聚在門口上千的閒人趕走，也不是一件容易辦理的事情，但是銀號門口集聚了那麼多人，早已驚動了官府。

那幾個大漢才一出門口，便見十幾個捕快衙差，由捕頭率領着走了過來，走在前面的幾個衙差，還「噹啷啷」抖動鐵鍊。

這般如狠似虎的衙役一到，誰不怕事？上千人便一哄而散，大福銀號於是又恢復了寧靜，那一干衙役和捕快及捕頭自有銀號中人迎進去，各贈些酒錢茶資，自古至今，皆是如此，這裡表過不提。

却說白夫人和洪娘子，進入大福銀號時，那羣看熱鬧的人，人人皆見，但他們掠出銀號的時候，却是翻牆越瓦而去，外面那些人，根本就未曾看到，是以大同府中，皆議論紛紛，着實替那受了傷的美婦擔心。

一天，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車聲轔轔，兩匹健馬，拉着一輛車子，經過了大福銀號門口的廣場，直來到大福銀號門口。

那兩匹拉車的馬兒，神駿非凡，這都也還罷了，大同府的人，見得好馬也多，不足為奇，倒是那一輛車子，劫十分惹眼。

那車子的車轅、車身之上，全都包着了銀片，且打磨得雪也似的光亮，車身全是紫檀木造的，雕出八仙過海的圖案，那八個仙人，每個都有真人的一般大，它們的飾物，全是真的美玉。

那御車者穿着漆黑的衣服，手中執着長鞭的吆喝着，「啪啪」地揮着手中長鞭，一直將車子轉到了銀號門口，才又一聲叱喝，車子便陡然的停了下來。

那御車者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先放下了車門下的脚踏，又拉出了一卷鮮紅的厚地毯來，鋪了開去，從車旁直到了大福銀號門口。

這才聽那御車者高聲的道：「請公子下車！」

那車子一駛到，這等排場，早已驚動了銀號中的掌櫃，兩個老掌櫃早已迎了出來，站在門口恭迎，只見車門打開，一個面如冠玉、顧盼自如、神采飛揚的公子哥兒緩緩的走下車來！

那公子哥兒戴着一頂軟皮帽子，帽上綴着一顆老大的明珠，一襲紫袍，襯着腰際的兩塊紫玉珮，衣飾華麗，實在看得衆人皆不由自主的低下頭去。

那公子哥兒下了車，略一打量，便笑道：「這就是大福銀號的總店麼？」

那兩個老掌櫃已堆滿笑容的走上前道：「正是，公子從何處來，小號有何可以效勞之處？」

那公子哥兒踏上紅地毯，緩緩的向前走了過去，那個御車者立即彎腰侍候，那公子哥兒進了店堂中，那兩個老掌櫃却是退着進去，幾乎在門檻上摔了一交。

進了店堂之後，那個公子哥兒從衣袖中摸出了一卷羊皮紙來，抖了一抖，將那卷羊皮紙抖了開來，道：「我是從大名府來，這是貴號大名府分號的銀票，請過目！」

一個掌櫃忙將那卷羊皮紙接過來，兩個老掌櫃一看，面上的神色不免有點緊張，只聽得他們道：「花公子，這壹萬兩黃金，是甚麼時候要的？」（未完‧一）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M計劃

研究動物進化　可用科技促成

上文提要：龍大衛找妙嬸問安妙的事，却問不出甚麼端倪，只好告辭，暗中跟踪妙嬸，在地下鐵路車廂內又被她溜掉，自己反被一個叫沈陶的瘦子跟踪，他原來是個國際刑警，他似乎對安妙和賭徒老林的事頗為了解的，賭徒、安妙的失踪和M計劃有關，但這M計劃的目的內容，沈陶亦查不清楚。大衛在女友盈盈帶領下，在農場找到賭徒老林……



賭徒大聲叫了起來：「我是要你知道，我是一個有智慧的人，而且棋藝遠在一般人之上，決不是個蠢材，你明白了沒有？」

我悠然一笑：「我若連這一點都不明白，早就該去做配種的豬公。」

賭徒「哼」一聲：「豬已經夠蠢了，你別連這種愚蠢的動物也弄得蠢上加蠢！」

「多謝閣下的警告，還是說說你和那個什麼戲院友的關係罷。」

「胡說，我和戲院友又有什麼關係了？我只是說，我的棋藝——」

「夠了夠了，你的棋藝十分高超，那又怎樣？」

「但我卻輸了。」

「輸了？」我陡地目光大亮，「你輸掉一隻耳朵，並不是別的賭博，而是弈棋？」

賭徒的臉色一陣青白，頹然地回答：「不錯，我和一隻猴子對弈，那一隻猴子一面吃香蕉，一面在身上抓虱子，但卻也同時在棋盤上把我殺得片甲不留！」

「猴子？你跟一隻猴子下棋？」我震驚極了，因為我並沒有覺得賭徒正在跟我開玩笑！

賭徒神色古怪，他苦笑着，過了很久才說：「猴子看來是一種很滑稽的動物，但在那一隻猴子面前，我的窩囊相似乎更加滑稽得多。」

我吸一口氣：「誰滑稽不滑稽，那是並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世間上居然會有一隻懂得弈棋的猴子。」

賭徒聳了聳肩：「你是認為我在撒謊，還是認為我的精神有問題？」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知道，那猴子到底是從那裏來的！」

「我連你是從那裏來的都不清楚！」賭徒握着拳頭凌空揮擊了一下，他在發洩。

我向他做了一個兩手向下按的動作，意思是叫他冷靜一點。

但我卻並不見得如何冷靜，我在吼叫：「他媽的，那隻猴子怎會找你對弈的？」

賭徒怔忡了一會，才慢慢地說：「是那個不知名的老人，他對我說：『你是棋盤上的垃圾，你在我的徒孫手下，將會不堪一擊！』」

「那個老人是誰？」我急急追問。

「我已經說過，那是一個不知名的老人！」

「你怎會連別人的名字都不清不楚的？」

「我只要知道自己的姓名，就已可以走遍全世界，別人姓甚名誰，又與我何干？」

「那隻猴子呢？」

「猴子倒有名字，而且牠的名字十分威武。」

「是不是叫齊天大聖二世？」

「不，牠並不是孫悟空的同類，牠叫『海軍統帥』。」

「海軍統帥？難道牠曾經在太平洋海面上，率領過一支艦隊嗎？」

「詳細情形，你可以問海軍統帥。」

「但這一隻混帳的猴子在那裏？」

「我不知道。」

「連你都不知道，我還可以去問誰？」

「你誰都不必問，因爲根本沒有人會相信你的話，也沒有人可以告訴你，那一隻棋藝高超的猴子如今躱藏在什麼地方。」

我搖搖頭：「不，事在人爲而已，我們若努力追查，一定可以找到那一隻猴子！」

「找到牠又怎樣？是不是想和牠對弈？」

「我的棋藝遠不如你，耳朵也不比你更多，這種玩意，小弟是決不奉陪的。」

「朋友，我看還是算了，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我們犯不着凡事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老林，你怎麼了？你以前並不是怕事的人！」

「我現在也不怕事，但有些事情，永遠不會得到答案的，那又何苦鍥而不捨苦苦追纏下去？」賭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你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躱避？你在躱避誰？是不是那些可惡的猴子？」

「我並不是在躱避，只是想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你家裏的空氣也很新鮮，而且比這裏乾淨。」

「你的嘴才不乾不淨，農村地方，都是這樣的。」

「放屁！你以爲我第一次到農場嗎？人家的農場，只有在鷄棚裏面才有鷄糞，但這間農場的鷄糞，簡直多至會在你眼前飛來飛去！」

「但我覺得這裏很好，我喜歡在鷄糞充斥的地方打滾，難道這是犯法的嗎？」

賭徒忽然變成一個橫蠻不可理喩的人。

甚至比我還更不可理喩。

我望住他一聲不响，忽然掉頭就走。

我敢打賭，賭徒一定會追上來，我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救星，他見我不再理會他，必然會深切後悔。而對付這種人，最佳的手法就是欲擒先縱！

但我越走越遠，混帳的賭徒還是沒追上來，甚至我故意放慢了脚步，他還是全無半點動靜。

幸好沒有人跟我打賭，否則我就輸了。

我只好打一個呵欠，回頭再找賭徒。

賭徒瞪着眼：「你怎麼回來了？你若一直滾得遠遠的，豈不是大家都沒有麻煩了嗎？」

我在他面前默然良久，忽然問：「安妙有一枚戒指，上面鐫刻着一隻猴子，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賭徒面色一凜：「你在懷疑些什麼？」

我聳了聳肩，又搖了搖頭：「我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只是不曉得，你爲什麼對猴子這一種動物如此有緣？那一隻戒指，你送給她多久了？」

賭徒吸一口氣：「那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情。」

「何以會送給一隻這樣的戒指？」

「那是另外一個人送給我的見面禮。」

「是那個老人？」

「是的，」賭徒緩緩地點頭，目中忽然泛起了一絲奇特的光采，「那個老人，他看來很有錢，但卻陪我一起蹲在戲院門外。」

我一怔：「是不是和戲院友下棋？」

賭徒又點了點頭：「不錯，當時，我雖然覺得有點古怪，但却不知道古怪之處在那裏。」

「這個不知名的老人，後來他怎樣了？」

「他在戲院門外對我說：『你這個人很不錯，我們交個朋友如何？』」

「你怎樣回答？」

「我有點詫異，甚至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他只是一個衣飾煌然的老人，除此之外，又有什麼特殊的吸引力？」

「我不知道該怎樣說，總之，他是個古怪的老頭兒，」賭徒眨了眨眼，「我很快就把自己的姓名說出來。」

我冷冷一笑：「但對方呢？」

「他很滿意，但卻沒有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你沒有追問嗎？」

「當然問過了，但他的回答很古怪，他說：『一個人的姓名，是十分重要的，既然姓名是如此重要，我可否不向閣下洩露？』」

我「哼」一聲：「這算是什麼理論？如此這般的一個人，如何能跟他交朋友？」

「交朋友就是交朋友，無論他的名字是很重要的也好，不重要的也好，都是次要之又次要的事情，反倒是他爲人如何，將會對自己怎樣，那才是最重要的。」

「後來怎樣了？」

「他送給我那一隻戒指。」

「後來你又把那一隻戒指轉贈給安妙？」

「是的，因爲那一隻戒指並不太好看，但安妙卻很喜歡。」

「你可知道那個老人的地址？」

「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但他卻知道我住在那裏，也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是不是戲院友的傑作？」

「不錯，戲院友把我的一切如數家珍般說了出來，幸好他知道我的事情，本來就十分有限。」

「不，他最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噢？是那一件？」

「你是棋盤上的垃圾！」

賭徒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就像是給剃掉身上每一根毛的猴子。

但他還是沒有跟我翻臉，誰叫我是他最靠得住的老朋友？過了一會之後，他繼續接着說：「我初時並沒有在意，這個不知名的老人雖然十分怪異，但他是他，我是我，就算他喜歡在晚上曬太陽燈跳牛仔舞打觔斗唱山歌，那都是他老人家的事情，跟林某人是毫無瓜葛的。」

我冷冷一笑：「他若只是喜歡在晚上

曬太陽燈跳牛仔舞打觔斗唱山歌，自然是毫無問題的，但這位老人家卻跟那些要命的猴子大有關係。」

賭徒目光閃動，凝視着英明果敢瀟洒自如的我，良久才問：「你是不是找過葛平？」

他很聰明，但就算再笨三十億倍的人，遲早也會想到這一點的。

我自然直認不諱：「不錯，我曾經找過葛平，他似乎越來越迷信了。」

賭徒乾咳一聲：「迷信是無罪的。」

我哼一聲：「但輸掉自己的耳朵，卻是他媽的瀰天大罪，難道你沒聽過：『身體髮膚……』」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賭徒已用力地揮動雙手，同時大叫：「別再說了，我只是輸掉一隻耳朵，你用不着引經據典來教訓我，你現在可以滾蛋了。」

「什麼？你要我——」

「是的！我要你馬上滾出去，滾得越遠越好，以後再也不要煩擾我！」賭徒的語氣很不客氣。

願賭服輸，是老林最大的「美德」，但他現在好像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甚至好像變成了一個混帳萬分的壞猴子！

* * *

雨越下越大。

雨點就像是情人的眼淚，又像是漫無邊際的瀑布，那種聲勢，簡直可以令最渴睡的人爲之失眠。

我駕駛着車子回市區，盈盈沒有在我身邊。

她已在未婚夫身旁，他倆將會是很幸福的一對。

盈盈將會辭職，不再出外工作，她要專心一意做個賢妻良母。

賢妻良母不易爲，但我深信她必勝任愉快。

她的未婚夫很有福氣，連我也開始羨慕這位準新郎。

但別誤會，我只是羨慕，決不會妒忌，我承認對盈盈頗有好感，但卻並沒有牽涉及愛情這一方面。

我不會在同一時間之內，對兩個女人一起付出感情，因爲這是奢侈的，也是危險的，再說，盈盈早已有了未婚夫，這一點我是知道的——

眞窩囊，何必自己爲自己諸多解釋？盈盈有了未婚夫，那是不必說的，但安妙呢！

安妙屬於賭徒的，就算在法律上他們已辦妥了離婚手續，但我仍然認爲他倆是一對夫妻。

而且是情深不渝的好夫妻！

要是我知道有人插足其間，我會毫不猶疑，立刻把那個人的兩條腿打斷。

但現在，插足其間的並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

太太是人家的好。

但脚呢？

自己的脚，又有誰能代替？

忽然想起了印度人。

印度是個文明古國之一，這一個國家有着深遠的文化背景，一個有教養的印度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風度的男仕。

安妙是不是已經找到了這麼一個印度人？

不！她決不會和一個印度籍警衞私奔，她忽然神秘失踪，必然跟那些猴子有關。

難道她有了什麼意外？

我越想越是急，其實，我早已着急了很久，只是忽然間急上加急而已。

我把車子越駛越快，終於後面有警車追來。

我被抄牌。

當警伯抄牌的時候，手提電話忽然响起。

「喂！」我輕輕叫了一下。

「是老曾嗎？我在吳師奶那邊打牌，阿明和阿珠有沒有打架？嗯，石油氣差不多用完了，快打電話叫人送來，還有，厠紙只剩下半捲了，豉油也已用得八八九九——」一個婦人的聲音喋喋不休，原來是搭錯線！

我只好告訴她：「我不是老曾，你撥錯電話號碼了。」

她立刻向我道歉。

用一大串粗言穢語向我道歉！

* * *

回到市區，在一間小店舖裏買了一大包朱古力。

朱古力可以充飢，也可以用來敲敲自己的膝蓋，鬆弛鬆弛一下筋骨。

還有，包着朱古力的紙，可以用來寫一份報告書，這計劃如何製造一張書桌以至計劃如何遠征土王星都行。

但我買這一包朱古力，卻是另有目的的。

我根本並不志在朱古力，只是想看看阿裳。

阿裳是我一個老同學的表妹，她唸到中六就不再唸書了，原因並不是唸不上，而是家貧。

阿裳的父親，是個退伍軍人，個性堅强固執，他最喜歡幫助別人，但卻最討厭別人幫自己。

倔强的人，往往會得到一些別人不能得到的東西，但也往往會失去別人不應該失掉的機會。

阿裳並不得意，她喜歡唸書，但她到了中六這個階段，就要行人止步。

但她沒有埋怨任何人，只是默默地工作。

她在父親的一間小店舖裏，做一些她全然沒有興趣的工作，而且一躭就是三年。

要是那些活潑的女孩子，單是想想也會發瘋，但她卻能夠忍受下來。

阿裳很美，而且有書卷氣質，不少男同學追求她，但她卻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

以前，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直至去年中秋節的一個晚上，才聽見一個女郎對我說：「大衞，阿裳很喜歡你，除了你之外，她不會愛上別人。」

我以爲這女郎在說笑，但後來知道，那是眞的。

我並不怕別人恨我，因爲任何人想對我不利，我總有辦法可以應付。

但愛卻不同，尤其是男女間的感情，倘若某一方走的只是單程路，失望乃是遲早必然發生的事。

我曾單戀過別的女郎。

當然，另外一些女郎也曾經，或者直至現在仍然單戀着我。

阿裳是其中一人。

她也是所有單戀龍大衛的女郎之中最令我關心的一個。

我但願自己也和她喜歡我一般喜歡她，可是，感情並不是一樁交易——甲方付錢，乙方就得付出同等價值的貨物。

因此，最卑鄙最猥瑣的王八蛋臭烏龜狗雜種可能在社會中混得頭頭是道，而最俊俏瀟洒才氣縱横英明果敢的男仕卻可能會在情場上打翻八千九百六十三個罎子，烏烟瘴氣一塌糊塗得足以令全球所有吃穀類食物的人仕齊齊噴飯！

＊　＊　＊

我買了朱古力之後就離開了那間小店舖。

我只是看了阿裳一眼。

阿裳甚至好像完全沒有看見我一樣，只是把我當作一個普通的顧客。

她的睫毛並不太長，也不怎麼濃密，但她的眼睛卻是那末動人，尤其當她垂下瞼一言不發的時候，那種沉靜而又有着說不出內涵的美態，簡直足以令人跪在她脚下甘作不二之臣。

但我的反應却並不如此。

我的反應，就像是猴子看見鳳凰一樣。

鳳凰的吸引力，對猴子來說是等於「零」，最低限度遠遠比不上一隻香蕉。

但這只是我外表的反應而已。

我的外表看來很冷漠，但心中早已亂成一團。

因爲我知道，如此可人的一個女郎，她一直都在暗戀着本人。

我把朱古力一口咬掉一半。

朱古力很甜，但心中卻是有如打翻了五味架，我是否應該回去對阿裳說：「從現在開始，我要補償你——」

補償？補償什麼？是不是補償她那份失落了的感情？

不！這是荒謬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阿裳是個很好的女郎，我當然也知道，但是否這樣就足以確定我非和她在一起不可？

我是可以和她在一起的，但那又怎樣？

我若在這時候這樣做，那算是什麼？是不是把阿裳當作「後備情人」？

後備情人也是情人，我若把她當作情人，最少該確定一件事——我是否對她有了感情？

就算有一點點感情，是否足以和她談戀愛？

要是我在失戀的時候才和她在一起，那麼她和癮君子眼中的「美沙酮」又有何分別？

我可以不理會阿裳，她總有一天會遇上如意郎君的，我着實不宜對她「亂舞廿四」。

朱古力忽然越變越苦。

但雨點卻在這時候停了下來。

這場雨停得好！因爲它來的時候不知所謂，消失的時候也同樣不知所謂。

這本來就是一個不知所謂的世界！

＊　＊　＊

手提電話在我衝紅燈的時候响起。

「喂，找誰？」

「是我。」從電話裏傳出來的聲音，其魅力足以使地球上最先進的電腦在兩秒鐘之內變成豬腦。

「是你？安妙！你在那裏？」我用力抓住電話，唯恐這東西會衝出大氣層似的。

「我沒事。」她的聲音聽來很平靜。

「我要見你，你在什麼地方？」

「有這個必要嗎？」

「當然有這個必要，你到底怎樣了？」

「我和姐姐在一起，我們都很安全，你用不着掛慮。再見。」

「喂，等一等，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但她卻已掛斷了電話。

我呆住，把車子駛進一幢大厦的停車場裏，腦海混亂之極。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人敲我的車子：「先生，你找誰？」那是大厦的管理員。

我乾笑一下，只好把車子駛離開去。

安妙爲什麼忽然給我這麼一個電話？她說和姐姐在一起，是不是眞的？

還有，那個印度籍警衛怎樣了？

事事如謎，全都像霧又像花，使人有如陷入醉貓般的境界！

我只好回家蒙頭大睡。

這一次，我睡得很熟，在夢中，我看見一大羣打扮得很漂亮的猴子在跳芭蕾舞。

這是怪異的場面，是否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夢醒後，天色大亮，我搖搖頭，沒法子可以記憶起，自己究竟睡了多少個小時。

睡醒後，精神充沛，在窗前大喝三聲，喝聲險些引致產生輕微地震。

然後，我就去喝早茶。

但我才出門，就看見了一張猴子般的臉孔出現在眼前，那是沈陶。

「龍大衞先生，早晨。」他向我打招呼，但神態並不如何親切，就像是追討欠債的混蛋。

追討欠債的人並不一定是個混蛋，否則每個人都會變成混蛋。

但沈陶的態度卻混蛋之極，也許，該說是現實之極才較爲貼切。

其實，他這人對我倒是沒有什麼不利之處的，但他這種神態卻使我有着受不了的感覺。

「什麼事？」我冷冰冰的問。

沈陶說：「妙嬸已回家了。」

「你的夥伴不是一直跟踪着她的嗎？你們這一次有什麼收獲！」

「一無所獲！」他說。

「怎會這樣的？」我大爲奇怪，「難道

你們竟然跟踪失敗？」

「什麼叫做跟踪失敗？我從來沒聽過這種怪異的字句！」沈陶冷冷一笑：「妙嬸一直都在我們監視之中。」

「既然如此，何以會一無所獲？」

「我們一無所獲，是因爲妙嬸根本什麼也沒有做，只是一直在街上蕩來蕩去！」

我哼了一聲：「你們相信她眞的會無緣無故在街上蕩來蕩去嗎？」

沈陶搖搖頭：「我們也不相信，她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到處逛，但事實確然如此。」

「她在街上逛來逛去的時候，可曾與任何人接觸？」我問。

沈陶又搖搖頭：「根據我們跟踪調查所得到的報告，她在街道上逛了十小時二十五分，並未與任何人有所接觸。」

「難道在這十小時之內，她連進食也沒有嗎？」

「她只是在快餐店裏要了一個漢堡包。」

「漢堡包？你肯定那是漢堡包？」

「不錯，我們所得到的情報，很清楚地說出，妙嬸在快餐店裏買的是漢堡包，而不是三文治或者是熱狗。」沈陶的語氣十分肯定。

我沉思着，他立刻繼續追問：「有什麼不妥？」

我神情凝重：「漢堡包是用牛肉做餡的，但妙嬸卻從來不吃牛肉！」

沈陶的眼色立刻變了：「你是說，那個漢堡包有古怪？」

「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這件事情，閣下運用偵探頭腦想想好了。」

「那個漢堡包必然大有乾坤！」沈陶跺了跺脚，「我們的人太大意了，妙嬸一定是從那個漢堡包內得到某方面所提供的消息，而且還遵照着這方面的提示而行事。」

我嘆了口氣：「你知道就好了。」

沈陶默然半晌，才說：「你是否已經找到了老林？」

「誰說我已經找到了這個混帳的東西？」

「沒有人這樣對我說過，但我卻有强烈的直覺，認爲你必然已和老林有了聯絡！」

「你的直覺的確有如昆蟲般敏銳，但那又如何？」

「我要知道，老林那邊出了什麼事？」

「他輸掉了一隻耳朵。」

「是怎樣輸掉的？」

「弈棋。」

「弈棋？他遇上了高手？」

「不錯，那是高手中的高手，因爲只有高手中的高手，才能在棋盤上殺敗老林這個精明的賭徒！」

「那人是誰？」

「和你差不多。」我眨眨眼說：「是一隻猴子。」

沈陶立刻整個人跳了起來，就像個屁股底下裝上了强力彈簧的玩具公仔。

看見他如此這般跳了起來，我很寫意，十分欣賞。

「眞的是一隻猴子？」沈陶倒吸了一口涼氣。

我攤了攤手：「老林的確這樣對我說，你相信與否，那是閣下的事！」

沈陶把眼睛睜得很大：「我相信，我絕對相信你沒有騙我，老林也沒有騙你。」

我不由苦笑了一下：「那又怎樣，老林的耳朵已經給一隻猴子騙掉了。」

沈陶立刻加以更正：「不是給猴子騙掉，而是輸給了猴子！」

「猴子！猴子居然會變得比人還更聰明，這算是什麼世界？」

「那是康卡博士的傑作！一定是他！」沈陶說。

「但康卡博士已經死了！」

「不管怎樣，事情絕不簡單，我要見老林，他在那裏？快說！快說！」沈陶向我大施壓力，但我卻一派悠然自得的樣子，半點也不緊張。

過了很久，我才慢吞吞地說：「老林現在誰都不想見，而且就算你找到了他，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

「這只是你的想法！」沈陶冷笑：「別以爲你一個人就可以把事情解決。」

我聳聳肩：「你若非要找老林不可，我是可以把地址告訴你的。」

「少廢話，快說！」

我立刻把上水那間農場的地址報上，同時警告他：「小心雞糞，除非閣下是吃雞糞長大的！」

＊　＊　＊

沈陶終於給我打發走了，他走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十公斤雞糞迎頭淋下的紳士。

不管如何，此人一走，連天氣都會變得特別可愛。

我馬上去找妙嬸。

妙嬸開門，一看見我就冷笑不迭：「大偵探，今天又有什麼花樣了？」

她的嘴臉不像是有雞糞，而是像粵語古裝片裏的西宮娘娘。

但我卻得陪上一張笑臉，以免不得其門而入。

妙嬸總算沒給我吃閉門羹，但進入屋子裏之後，她的嘴巴一直緊閉着，有如已關了門的銀行保險庫一樣。

要打破這種悶局，只好動用炸藥。

我對妙嬸說：「老林很想再次結婚。」

妙嬸的嘴角還是緊閉着，但視線卻像是探射燈般掃向我的臉。

她總算有反應！

只要她有反應，就有辦法。

我繼續說：「沒有一隻耳朵，要再婚是不妨事的，但若連人也不見了，這個嘛……咳咳……咳咳……」

妙嬸終於怪叫起來：「你到底想說什麼？你說的那個老林是誰？」

「當然是你以前的女婿。」

「他將會跟誰結婚，那是他自己的事，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和你沒有什麼關係，他要娶的又不是你。」我悠悠一笑。

妙嬸兩眼一翻，欲言又止。

我又笑了笑：「他將會跟阿妙再續前緣，這是一樁美事。」

倘眞如此，確是美事，簡直是美得不能再美。

但我卻有酸溜溜的感覺，而且這種酸味，簡直是酸得不能再酸。

眞是何其荒謬，何其混帳！

我給自己賞了一巴掌，妙嬙望住我，臉上的表情莫名其妙。

我訕訕一笑，只好說：「這裏有蚊。」

妙嬙「哦」的一聲，隨即東張西望，到處找尋蚊的影子。

她當然找不到蚊，就等於許多許多事情永遠找不到答案一樣。

她突然在我面前跳了一跳！

她若在我面前跪了下來，我也許會明白她這種動作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她突然如此地跳了一跳，我眞是不知道她到底有什麼用意。

隔了好一會之後，我才聽見她聲音乾澀地說：「老林會再娶阿妙嗎？」

到這時候，我才明白，她原來是給我嚇了一跳。

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這又有什麼奇怪了？老林對阿妙，一直都是情深似海的，他要和阿妙再續前緣，那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妙嬙眉頭一皺：「但阿妙曾經很對不起老林……」說到這裏，她的臉居然紅了起來。

我嘆了一口氣：「人誰無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老林並不是一個器量狹窄的人，他早已原諒了安妙。」

妙嬙也跟着我嘆了一口氣：「雖然老林早已原諒我的女兒，但阿妙卻一直沒有原諒自己。」

「那是夫妻間的一場誤會，只要誤會冰釋了，就會雨過天晴，一切問題迎刄而解。」

我說得很輕鬆，但自己的心情是否輕鬆，恐怕就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人類往往就是如此糊塗的動物。

有人說難得糊塗，但一個人若眞是糊塗透頂，又怎會是一件好事？

妙嬙冷冷一笑：「你對老林和阿妙的事，未免是太過熱心了，你不是另有目的罷？」

我陡地跳了起來，吼叫着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妙嬙昂起了臉：「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總而言之，這件事你還是少理爲妙。」

我立刻控制着情緒：「我和老林是好朋友，他一直信任我的人格。」

「所以，他是一個蠢材！」她的態度很古怪，古怪得令人難以捉摸。

老林也似乎變了。

是不是有一連串的古怪事情，足以影响他們？

我不敢肯定，但也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 * *

本來，我是應該告辭的，因爲我就算再逗留下去，妙嬙對我的態度也不會突然好轉，但我還有事情要追查，所以就算給妙嬙噴得一臉是屁，我還是要忍耐忍耐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向她說了一大堆很動聽但卻又無關宏旨的廢話，然後突然單刀直入地問：「漢堡包裏有什麼秘密？」

妙嬙的身子陡地一震，我笑了一笑，繼續說：「我知道，你是從來不吃牛肉的。」

妙嬙冷冷一笑：「你一直都在跟踪我嗎？」

我搖搖頭：「我沒有一直跟踪你，因爲有人從中破壞，但你的一舉一動，仍然給另外一些人緊密監視着。」

「是國際刑警？」她衝口而出這樣說。

我不禁大爲詫異：「你怎會知道的？」

「漢堡包裏有一張字條，上面有幾行字，其中一行字就是寫着『國際刑警』這四個字。」

「其餘幾行寫的又是什麼？」我急急追問。

「叫我別再擔心別的事情，叫我早點回家，以免給人跟踪。」

「你怎會到快餐店裏買這麼一個漢堡包的？」

「是阿妙打電話告訴我的。」

「她要你去買漢堡包，難道你沒有感到古怪嗎？」

「古怪與否那是另一回事，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知道阿妙平安大吉！」

妙嬙的想法很天眞，天眞而且可笑，但我看着她的臉，卻沒法笑得出來。

* * *

甫離妙嬙的家，手提電話隨即响起，那是沈陶的聲音：「我找不到老林！」他在大叫。

我冷笑着：「何不刋登一段尋人廣告？」

沈陶大罵：「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對你來說，也許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但我卻不同，只要我高興，就算是天崩地裂海嘯撲面而來，任何時刻都可以開玩笑。」

「你是個無賴！」

「警察本來就是要對付無賴的，我和你現在可算是天生一對。」

沈陶「哼」一聲，隨即掛斷了電話。

我並不是個愚蠢的人，但到了這個時候，卻有着無所適從的感覺。

我駕駛着車子，在兩條冷清清的街道上兜來兜去，與其說是駕駛車子，不如說是正在思考某些問題還更貼切一些。

這樣子駕駛汽車，精神是很不集中的，所以，我把車子的時速減至最低。

忽然間，後面有一輛金黃色的跑車直追上來，而且瞬即超越過我的車子。

由於我的車子開得很慢，別說是這輛風馳電掣的跑車，就算是只有三隻脚的烏龜，也可以在我這輛車子面前耀武揚威，所以，我根本不去理會駕駛這輛跑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但這輛跑車卻在我的車子前面停了下來，接着，一個女郎拍我的車門。

這女郎很神氣，一對閃閃發亮的眸

子有如傲氣逼人的波斯貓。

我打開車門，問：「小姐，有什麼貴幹？」

這女郎說：「你阻塞交通！」

我呵呵一笑：「你弄錯了，現在阻塞交通的並不是我，而是你這輛跑車。」

女郎咬了咬唇：「敢跟我一起走嗎？」

我搖搖頭：「不敢，誰曉得你是不是綁匪？」

她的激將法失敗了，但如此神秘的一個女郎，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忽然想起了安妙。

安妙的眼神，有時候也是充滿着神秘色彩的，而且往往也十分神氣，就像是眼前這個女郎。

女郎忽然笑了一笑，用一種奇特的語氣說：「爲什麼不問我的名字？」

我揮揮手：「跟我有關嗎？」

女郎說：「我是姓安的。」

「安美？」我陡地跳了起來。

女郎得意洋洋地笑：「不錯，我就是安美。」她說完之後，就回到自己的跑車，把車子直駛出去。

我當然緊緊跟隨着。

她是安美！是安妙的姐姐，而且，她必然和「猴子事件」有着很重大的關係。

如此關鍵性的人物，豈可錯過？

我跟着她的跑車，覺得她的駕駛技術很好，堪稱第一流。

但我的駕駛技術，卻有第一流以上的水準，所以，要我跟着她，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跑車駛向郊外，我緊跟不捨，無論她把跑車駛到什麼地方，我都不會輕易放棄。

到了郊區，跑車速度更快，幸好我這輛車子性能不弱，否則必然會給她拋得遠遠，那時候就眞是無地自容矣。

安美把跑車駛到遠郊的一個海灣旁邊，然後停下。

這裏風景很美，但我卻有點失望，因爲這裏沒有樹林，既沒有樹林，恐怕想找尋那些猴子的踪跡就很困難了。

安美走了過來，笑了笑問：「覺得怎樣？」

「什麼覺得怎樣？你是問天氣？還是問你的身材？又抑或是問你的跑車如何？」

「不，我是問，你覺得這裏的環境怎樣？」她眨動着誘人的眼睛。

她本來就是一個誘人的女郎，她和安妙不同，安妙雖然漂亮，但卻不會令男人一看見她就有着想入非非的感覺。

但安美卻有這種與生俱來的魅力。

我盯住她的臉，過了很久才說：「很不錯。」

她「哼」一聲：「你是說我，還是說這裏的環境？」

我悠然地聳肩一笑：「都是一樣的。」

安美忽然冷冷一笑：「爲什麼老是纏着我嗎？」

我嘻嘻地笑：「不爲什麼，只是因爲無聊。」

安美搖搖頭：「這並不是一個好理由。」

「再壞的理由，也是理由，你不見得會向我繼續大逼供罷？」我嬉皮笑臉地在她面前晃來晃去，這是一種戰術，最少可以試探試探一下，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安美不再理睬我，獨自走到沙灘那邊。

她的背影很誘人，海風把她的衣衫吹得獵獵作響，也同時把她驕人的身材顯現出來。

我似已動心，但實際上卻又不然。

她無疑是個很動人的女郎，但她只能動別人的心，而不能動我的心。

是否因爲她是安妙的姐姐？

我不曉得，我只是眞的沒有動心，原因連自己都不明白。

我跟着她，她的步伐很優美，我若有攝影機在手，隨隨便便怎樣都可以拍出十張八張沙龍傑作出來。

「她何不去當模特兒？」我心裏在想。

沙灘上的沙很幼滑，海面有微風，浪潮沖上岸邊的聲响很有節奏感，彷彿有一大羣猴子在海邊演奏獨特的音樂。

如此佳人就在眼前，我想着的卻是猴子！

說不定將來我會娶一隻雌猴做太太！

* * *

安美在海浪聲中驀然回首，她的紅唇嬌艷欲滴，瞳孔裏散發着青春活躍的神采。

她說：「在這裏，你會想起些什麼？」

她這一問頗妙，我只好眨眨眼說：「在這裏，我會想起騎師手中的馬鞭，廁紙上不斷蹬腿搔癢的蒼蠅、也會想起火鍋裏一浸即熟的生菜、還有鬥牛角尖上掛着鬥牛勇士的破碎衣衫，更可以想起世間上許多混蛋們的嘴臉。」

她笑了：「你的回答很特別，是不是想令我對你刮目相看？」

「不想，半點也不想，」我斷然回答：「你最好把我當作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你若看上了我，就算不天下大亂，最少也會弄得交通阻塞，怪聲亂响。」

「這是海灘，你何以不會想起沙灘上婀娜多姿，穿着三點式泳衣的女郎？」

「我並不是色情狂的男人。」

「欣賞女孩子美妙的身段，是每一個正常男人應有心態，怎算是色情狂？」

「你的思想很開放，若換上別的男人，一定以爲你故意挑逗我。」

「怎曉得我現在不是正在挑逗着你？」

「就算你本來眞的想挑逗我，五秒鐘後就不再會有這種念頭了。」

她揚了揚眉，臉上的神色大不以爲然。

她這種神態很美。

但我卻在這個時候，毫不留情地摑了她兩記耳光。

她顯然料不到我會有此一着，登時整個人給我打得蹌跟後退，那張誘人的

臉龐在數秒鐘之內變得惡毒而憤怒。

我如此掌摑美女，別人一定認為我不正常，但這是無關宏旨的，別人的看法怎樣，只是別人的事，我一向不去理會。

安美用手撫摸着兩邊面頰：「為什麼打我？」

我笑笑：「不為什麼，只因為我希望可以讓你清醒一點，我不喜歡任何人在我面前轉彎抹角，更尤其是你這一類人。」

「這一類人！你把我當作是那一類人？」

「很難加以形容，也不想形容，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我毫不客氣，絕不憐香惜玉。

安美咬了咬牙，但轉瞬間又笑了起來，雖然她的笑聲有點震顫，但那仍然是笑。

她一笑就有魅力，她說：「龍大衛，你果然是與衆不同的男人。」

我冷冷一笑：「連躺在糞堆裏的母雞也知道我是個與衆不同的男人，你不必拍我的馬屁。安妙曾經打電話給我，說她正和你在一起，她現在到底怎樣？」

「我的妹妹很好，你用不着擔心。」

「她在那裏？」

「你為什麼非要找到她不可？她又不是你的妻子，而且也不像是你的情人。」安美的詞鋒忽然銳利如刀。

對付她這種女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她的鼻子上狠狠咬一口。

但我沒有咬她，因為這是狗的最好辦法，而我不是狗，也不打算仿效哮天神犬的咬人絕招。

只聽見安美又繼續說：「在海邊，人們腦海裏聯想到的，通常都是藍藍的海、海底裏的珊瑚、海底裏的魚羣等等。」

「你聯想到的又是什麼東西？」我問。

安美說：「猴子。」

「猴子？在海邊想起那些爬樹的猴子

「感到很詫異嗎？現在的猴子，不但會爬樹，也會潛泳，就像是一條靈活的魚兒。」安美輕描淡寫地對我說。

我心中震驚，但面上卻裝作淡然置之的模樣：「猴子雖然本來不懂水性，但若經過特殊的訓練，也許會大有轉變的。」

安美搖搖頭：「能夠令到猴子潛泳的秘訣並不在於訓練，而是在於改造。」

「訓練和改造有什麼分別？」

訓練是把某一個人或是某種生物，使其本能潛質盡量發揮，但改造卻不同，通過高明的改造手法，可以把一個人或是某種生物，變得脫胎換骨，其效果之驚人，決非任何訓練方法可以比擬。」安美侃侃而談，就像個在實驗室裏對着一大羣學生講解課題的老師。

她也許以為自己是個老師，但我卻只是把她當作一隻平平無奇的老鼠。

我沉默着，任由她繼續說下去。

她也沉默了好一會，才說：「想不想大開眼界？」

我皺了皺眉，說：「什麼意思？你不是想在這海灘進行裸泳罷？」

我並不是思想淫邪齷齪，只是故意氣一氣她。

誰知道她卻嘆了口氣，說：「別再在我面前瘋言瘋語了，我知道，你就算對一個醜八怪的婦人產生興趣，也不會瞄我一眼的。」

「何以有這種怪異的想法？」

「因為我並非別人，而是安妙的姐姐。」

「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只是有這種直覺，女人的直覺。」她的言詞十分曖昧，曖昧得令人有如墜入五里霧中。

我乾咳一聲，忽然伸手指向大海那邊：「你把我帶到這裡來，決不會是為了談情說愛，那麼，請你告訴我，猴子和海之間有什麼關連？」

安美側着臉，又伸了一個懶腰，半晌才幽幽地嘆一口氣，說：「聽過康卡博士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聽過又怎樣？」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科學家，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瘋狂的狂人，他的思想是與衆不同的，而他在科學上的成就，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那又如何？」我用不客氣的語氣問。

安美緩緩地說：「我曾經和他渡過不少美麗的晚上，他這個人雖然並不浪漫，但對我卻是真心的。」

「他對你真心真意，你呢？」

「我當然也對他動了真情，不然的話，我又怎會和他在一起？」

「但我知道，康卡博士已婚，而且他的岳丈是一個不可輕侮的黑社會大頭子。」

「我也知道，但愛情的力量，可以抵擋任何惡勢力，你若曾經戀愛過，就該明白這一點。」安美的語氣，變得像是愛情信箱的主持人。

我忽然有種感覺，覺得她是個千變萬化的女郎。

無論是誰擁有這麼一個情人，他一定不寂寞，但也一定不容易睡得着覺。

她可以讓你醉生夢死，可以令你唇乾舌燥，也可以把你氣得跳來跳去，若不是由摩天大廈頂樓往下直跳，就是從柴達木盆地一直跳上額菲爾士峯，一直跳到面青唇白頭髮甩落鼻孔噴火腳板抽筋為止！

要形容她這種女郎，很簡單，只要用三個字即可，那是：「吃不消！」

越是令人吃不消的女郎，往往越有女性魅力，也許這女郎本來就是魔鬼的化身。

就連身材也是這樣。

我忍不住問她：「你是否真的懂得什麼叫愛情？」

她似乎很爽直地搖搖頭：「我不懂得，但你呢？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嗎？」

好厲害的連消帶打。

我險些招架不住，但我必須還擊，再窩囊的男人也不該任由女性毫不留情地當面凌辱。

我對她說：「我不會和你討論戀愛這種事，因為你並不是個無知的小女孩，

無論我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你必然有你自己的一套。」

她哈哈大笑：「我何止只有一套而已，實不相瞞，我有很多法寶，你若和我交手，簡直是以卵擊石。」

我搖搖頭：「卵是雌性專有的，無論是母鷄和女人都是一樣。」

「你在侮辱女人！」

「如果你認為如此，我可以道歉，」我嘆一口氣，目光凝注着她的臉，「康卡博士是個充滿傳奇的科學家，但他已經不在這世上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安美默然良久，忽然說出了兩句完全矛盾的說話。她說：「康卡成功了，但也失敗了。」

成功和失敗是相反的字眼，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我不懂。猜啞謎也得看着謎面，但如今在我眼前的謎面，卻只是一隻或者是一羣神秘莫測的猴子。

安美輕輕撥掠額前秀髮，她決不是個俗氣的女郎，但她總是和安妙不同。

和安妙在一起，我從來不必有什麼戒心，就算有時候明知道她在說假話，我也願意當作最真實的故事來聽。

只聽見安美幽幽的嘆了口氣，繼續說：「在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看恐怖片，諸如蠟像院魔王、四谷怪談、還有科學怪人等等。」

我皺了皺眉，她忽然把話題轉移到電影這方面去，又是悶葫蘆裏賣什麼葯？

我只好耐心地繼續做她的聽衆。

安美眨着眼睛，臉上泛現着說不出神秘的色彩：「最令人傷感的恐怖片，還是不離科學怪人，多年以來，人們還是分不出，這到底是一齣恐怖片，還是一齣悲劇？」

聽到這裏，我忍不住跳了起來：「你是說，康卡博士就是那個科學家，而那些猴子就是科學怪人？」

安美點點頭：「不錯，但到目前為止，那些猴子還沒有悲劇收場。」

「那些猴子？經過改造的猴子？」

「是的，」安美說：「康卡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研究動物進化的過程，而且堅信有辦法可以使這種進化過程產生急劇的變化，例如人類社會的文明，由歐洲工業革命迄今，才短短一百幾十年的時間，但人類的科技，卻以幾何級的速度不斷提升，因此，他不斷努力研究，研究怎樣把另外一種生物，在短短時間之內可以產生急劇的變化，換而言之，就是改造！」

「他改造的動物是猴子？」

「不錯，因為猴子和人類是最相似的動物，從猴子的身上着手，是最容易得到成果的。」

「他終於成功了？」

「不錯，他在黑社會頭子夏里安度的大力支持下，在一間堡壘中完成了偉大的實驗——把一羣普通的猴子加以改造，使這些猴子擁有驚人的智慧。」

「驚人的智慧？如何驚人法？」

「康卡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不然的話，他也不可能主持這一個M計劃！」

「M計劃也就是猴子計劃！」我吸一口氣。

「康卡主持這一個計劃，是要証明自己的眼光和才能，而且，這也是科學上一項驚人的成就。」

「成就驚人，但不知道驚人到怎樣的地步？」我試探着問。

安美眨眨眼：「你何不親自去看一看？」

「看那些懂得弈棋的猴子？」

「那些猴子又豈僅懂得弈棋而已。」

「猴子在那裏？」

「海底皇宮之中。」

* * *

海底皇宮在何處？顧名思義，這「皇宮」必然就在海底裏，但海洋是如此浩瀚遼闊，要找尋「海底」裏的「皇宮」，這不啻是等於「海底撈針」。

除非有線索。

而我偏偏好運氣，最少有安美可以作為引導，但這到底是好運氣，還是安美早有安排？

她安排我去見那些猴子。

我以為她會帶我登上一艘快艇，然後快艇駛出大海，再然後又再登上一艘潛艇……

但我料錯了，安美的安排，真是別有一套，她居然帶我到沙灘附近的一個足球場，而這足球場內什麼也沒有，只有一架直昇機。

我曾駕駛過好幾種直昇機，對於這種飛行交通工具，我認為它很像蜻蜓。

停放在足球場內的這架直昇機，體積相當巨大，那是軍事用途的直昇機，它具備轟炸機一般的性能，只要裝上炸彈，就可以炸毀整座堡壘。

當然也可以炸毀一隻伏在荷葉上的蜻蜓。

蜻蜓是大自然界一種很優美的小生物，但這種直昇機卻不怎麼優美，即使我認為它的外形很像蜻蜓。

安美把我帶引直昇機面前，說：「你懂得怎樣駕駛直昇機嗎？」

我當然懂，但我卻搖搖頭，說：「不懂。」

我說不懂，是想看看安美有什麼安排。也許，她駕駛直昇機的本領比我更加在行。

但她卻說：「我也不懂得駕駛這種怪物。」

這就真的很妙很妙了，倘若兩個人都不懂得駕駛直昇機，她把我帶到這種怪物面前又有什麼用？總不成把直昇機當作麵包吞進肚子裏。

莫非這是「直昇機欣賞大會」乎？

安美望着我，說：「你不敢乘坐直昇機嗎？」

她又在使用激將法，我淡然一笑，身形輕巧地跳上這架直昇機，就像是大情人向美女懷中一樣瀟洒。

安美也上了直昇機，我們都坐在後面那一排座位，該由什麼人來駕駛？

忽然間，直昇機開動了，但它是沒有人駕駛的。

我一怔，對安美說：「是誰在遙控這架直昇機？」

（未完・三）

上文提要：鳳棲梧回到家裡，知道表妹紅紅曾和玉龍見過面，而小郭是被玉龍打傷的，正想找玉龍談談如何醫治，紅紅知道表哥的意思，便決定去找玉龍，遇上張叔叔——封神無忌，紅紅不知他是大元國師，只知是父親的好友，坦言找武玉龍，無忌指點她去六福客棧找，此時玉龍和宋堅正在談判爭奪地盤問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比武留一手　輸贏亦可走

「你意思是怎樣？」

「宋世伯要怎樣便怎樣。」

「這六福客棧內外都是我的人，今天沒有一個好好的解決，你以爲可以隨便的離開？」

「我沒有作好準備，你以爲我會隨便進來？」玉龍針鋒相對的。

宋堅仰天大笑。「好小子，懂得說這種話，忘記了我這個前輩是老江湖。」

玉龍淡然回以一笑：「若是連這一點也忘記，我這就不是個老江湖的兒子了。」

「我沒有忘記你是武老大的兒子。」宋堅語聲頓一頓才接下去。「我也很清楚武老大一向不喜歡徇私，秉公辦理，六親不認。」

「這一點若是做兒子的也不清楚，這個兒子是接近白痴的了。」玉龍反問：「宋世伯到現在仍然認爲我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宋堅只是冷笑，玉龍很冷靜的接上口：「家父千叮萬囑九帮十八會不可自相殘殺，在藏寶還未解決之前更加要合作，我一直緊記在心。」

宋堅一怔，冷笑。「九帮十八會的確需要密切合作，可是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若是不好好教訓一下，我這個就不是長輩了。」

玉龍淡然回身。「宋世伯既然有這個意思，做晚輩的怎敢不從？」

宋堅隨即長身而起，架式擺開，氣勢迫人，一看便知道是高手。

玉龍却只是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裏，但看他的眼神已知道一些輕敵的意思也沒有。

一陣嘈雜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從外面傳來，宋堅面色立時沉下來。

玉龍却露出詫異之色，宋堅看在眼內，却看不出來。「果然作好了準備。」

話口未完，紅紅已然擁着金紅披風衝進來，一團火焰也似的，輝煌奪目。

宋堅的手下顯然要擋她却又不知道如何來阻擋，忙成了一團。

玉龍看見是紅紅更加詫異，還未開口，紅紅已然向他走過來。「你果然在這裏。」

這句話入耳，宋堅立時一呆，以他的老江湖經驗如何看不出聽不出來人是來找玉龍，而且瞎打瞎撞的。

然後他留意到紅紅的明艷照人，好像這樣的一個少女突然闖進來，難怪所有人爲之大亂。

玉龍怔一怔。「是你——」

「找你說容易也不容易，說不容易却又很容易。」紅紅接問：「你在這兒幹什麼？」

玉龍聽說不由啼笑皆非，他雖然不知道紅紅爲什麼找到來，但這樣找到來實在太意外，問這句話更就是只有紅紅才會這樣問。

宋堅到底忍不住，喝一聲：「你是什麼人？」

紅紅應聲回頭。「你又是什麼人？」

宋堅再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六福客棧。」紅紅回答得倒也爽快。

「你知道我們在這裏幹什麼？」宋堅語聲一沉。「你是那條路的？」

紅紅聽不慣宋堅這種話，目光一轉。「你是不是那個宋堅？」

宋堅還未開口，旁邊一個堂主已然忍不住插口：「大胆女娃子，這樣稱呼——」

宋堅揮手截住，「我就是宋堅——」

「聽說你有事要跟他解決，我等你們將事解決了才再說。」紅紅退後三步。「方才看你們好像要較量的，不要客氣。」

玉龍搖搖頭，目注宋堅。「我看我們的事改天才……」

宋堅冷笑。「你忘了江湖規矩，這個女娃子肆意闖進來，應該怎樣處置？」

「她不是我的人，只是我的朋友。」玉龍嘟喃着。「這大家都應該明白的。」

「你也應該明白江湖規矩是怎樣。」宋堅冷笑。「你不是說你是一個老江湖的兒子。」

玉龍笑了一笑。「反正我們是要較量的。」

「不錯，你要帶她走先得過我這一關。」宋堅架式再擺開，雙掌接一拍。

門應聲關上，六福客棧內宋堅的手下緊接封住了所有的出口。

門外同時傳來急速的脚步聲，顯然也採取行動了。

紅紅看着插口問：「到底怎麼回事？」

「你要離開只有我帶你闖出去。」玉龍沉下聲。

「好啊，我正要見識你的本領。」紅紅雀躍的跳到一旁，一片天眞爛漫。

玉龍看着又是一陣啼笑皆非的感覺，目光回到宋堅面上。「請指教——」

宋堅喝叱一聲，氣吞河嶽，雙掌盤旋，只看架式已知道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紅紅目光立時被吸引過去，看到最後才回到玉龍那邊。「怎樣了，你還不擺開架式？」

玉龍歎一口氣，雙手一垂，掌也藏於袖內，流水行雲的拂動，蕭洒之極。

「好啊——」紅紅叫出來，叫得很大聲，爲玉龍打氣，玉龍當然只有歎氣的份兒。

紅紅若是不出現他要離開這個地方最少有三種方法，現在却只得一種，硬闖出去。

可是他完全沒有怪責紅紅的意思，對紅紅那份好感也一些沒有減輕。

宋堅當然看不透玉龍的心情，也沒有一定要殺死玉龍的意思，只是想借這個機會狠狠的教訓玉龍一頓，好讓他知道厲害。

玉龍的傳說他當然知道，但對自己的武功他也有强烈的信心，他雖然有一種感覺，未必是武老大的對手，可是以玉龍的年紀，即使盡得武老大的眞傳，也應該不會有武老大的功力。

他不是那種口才很好的人，所以怎樣說也說不過玉龍，在手下面前難免有些下不了台，這正是他要討回面子的機

想不到他的功力那麼糟，我要將內力收回的時候已經來不及。」玉龍歎一口氣。「我實在想不到鳳棲梧身旁的人本領是那樣的。」

紅紅點點頭。「小郭一向只喜歡吃東西，沒有多大本領的，可是他就是不知道，因爲我表哥在旁邊，別人都不敢找他麻煩。」

「他却是喜歡給別人麻煩。」

「就是這樣，但他眞的是一個好人，現在可要躺在床上，只剩下半條人命的。」

「我現在知道，當然不會袖手旁觀，解鈴還須繫鈴人，也許可以替他療治好傷勢。」

「你會這樣做?」紅紅立即問，看神態却只是開心，完全沒有懷疑的。

「你看我像不像壞人?」

「不像——」紅紅叫起來。「小郭沒事了，看表哥怎樣再說壞話。」

玉龍看在眼內，不由心裏苦笑，他眞的無意理會小郭的死活，可是因爲紅紅——

「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情。」他不知不覺脫口說出來。

紅紅並沒有在意，接上口：「我知道遇上表哥你會很尷尬，這個問題由我來解決好了。」玉龍只有點頭。

* * *

鳳棲梧既然已約好了秦正器，當然不會留下來，他這邊動身，紅紅那邊便將玉龍引進去。

在紅紅來說，這中間的時間無疑是最難打發的，可是她仍然裝得很像，纏着鳳棲梧要這兒跑那兒跑的。鳳棲梧現在看見她這樣落力那還不頭昏腦脹，他也實在提不起興趣，所以看見紅紅生氣起來，一個人往外跑，反而鬆一口氣。

他知道紅紅的本領，要欺負紅紅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知道以紅紅的身份，當地的官員多少都要賣幾分賬，就是鬧上官府去，也不是問題。

他却是不知道紅紅跑出去便是與玉龍在一起。

到底他只是一個人，除非那麼巧遇上，否則做夢也想不到紅紅竟然會將玉龍帶到自己的住所來。

他也沒有遺下什麼要回家一趟，否則看見玉龍，那份意外可想得知。

小郭當然比他更意外。

他因爲內傷影響，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醒來了還像是遊魂也似的，好一會才遊到門前，正要推門出去，門便被人從外面推開。

他第一眼看見的是紅紅，立時眉頭打結，對紅紅的玩笑他當然已領教了很多，想到目前的狀況，完全禁受不住，如何不担心。

紅紅卻笑着叫一聲：「看那一個來了?」

然後她一隻小鳥也似的離開，讓小郭看清楚站在後面的玉龍。

小郭好像沒有看清楚，突然看清楚，睡意全消，像一頭中了箭的兔子也似跳起來，倒退丈外，跳回床上去。

「意外吧?」紅紅笑問。

小郭臉也青了，看着紅紅。「你知道他是什麼人，什麼人?」

「他叫玉龍，是武老大的兒子，也是打傷你的人!」紅紅帶着笑回答。

「那你還將他帶到這兒來，你是要他要我的命?」小郭叫嚷着。

「他是來替你療傷的。」紅紅接一句：「他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小郭呻吟着。「你知道武老大他是什麼人?你知道武老大這個兒子做了什麼事?」

紅紅搖頭。「我只知道你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這是誤會。」

「誤會?他簡直要我的命。」小郭立時又省起了那內傷，大皺眉頭。

「眞的，那只是誤會，否則他早已要你的命，你怎會活到現在?」紅紅接着嘆一口氣。「還有，誰叫你沒有本領裝作有本領，多管閒事?」

「我多管閒事，那是閒事。」小郭嚷起來，突然又省起了玉龍，看看玉龍，歎一口氣。「那想來眞的是管閒事。」

紅紅接一句：「他以爲你是鳳棲梧的好朋友，手上應該有幾下子的。」

玉龍亦有些歉意的接口：「我跟你無仇無怨，若是不以爲你有相當本領，怎會那麼用力?」

小郭看見他低聲下氣，語氣立時高起來。「幸好我還有多少本領，否則現在不是一命嗚呼?」

玉龍居然沒有動氣，搖搖頭。「我也不知道你是紅紅的朋友。」

小郭懷疑的目光一轉，低聲回問紅紅。「你怎會認識這個殺人魔王的?」

「這跟你沒有關係，但他肯定不是一個殺人魔王。」紅紅搖着頭。「你怎能這樣說他。」

小郭看看玉龍，又看看紅紅，嘟喃着。「你沒有看見他的手下怎樣對付于廷文。」

玉龍接上口：「你知道于廷文是什麼人?」

「九帮十八會的司庫。」

「你也知道他現在是要奪取九帮十八會的財富?」玉龍接問。

「那是不義之財。」

「錯了，九帮十八會爲了抗蒙古人，將帮會所有的財富集中起來，以便萬一戰敗，日後起事之用，于廷文卻爲了一己私慾，要得到那些財富，不惜做出背叛九帮十八會的所爲。」

「這些恩恩怨怨誰知道。」小郭懶洋洋的揮手。

「你不知道爲什麼要插手?」紅紅接上口。「我對你開始有些失望了。」

小郭不由說漏一句：「可是那些財富實在太吸引……」

「你現在承認是打那些財富的主意了?」紅紅瞪着眼。「所以你變成怎樣其實也怪不得人。」

小郭怔在那裏，玉龍看看紅紅。「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你的朋友。」

「是啊——」小郭接一句：「所以你應該站在我這邊。」

紅紅哼一聲。「那你還來廢話，承認自己不對，我才叫他替你療傷。」

會。

沒有必勝的信心他是絕不會迫玉龍較量的。

玉龍很明白宋堅的企圖，對宋堅的武功也知道得不多，可是他仍然有信心一戰。

能夠不戰當然是最好，他從來不喜歡做一些既浪費氣力而又沒有價值的事情。

現在他却已沒有選擇的餘地，紅紅那樣子高興，令他更覺得非戰不可。

當然他實在有些担心不是宋堅的對手，敗在宋堅的手下，狼狽出醜。

宋堅也當然看不出這一點，否則他一定悉力以赴，開始便給玉龍一個下馬威，現在則是相反，玉龍暗中運起全身的內力，已準備殺宋堅一個措手不及。

表面上玉龍卻仍然是那麼的自然，隨便擺一個姿勢，完全是與宋堅切磋一下的樣子。

宋堅架式一變再變，喝叱聲中終於一躍上前，再把手一拍。「來——」

玉龍淡淡的一聲：「請指教——」語氣態度是那麼的平淡，可是動身撲上，完全是兩回事。

他一撲上前，內力已完全運行上雙臂，雷霆萬鈞的疾擊而出。

宋堅原以爲開始只是虛晃兩招的，並不會全力出手，到發覺不是，已來不及將全身的內力運上了。

玉龍得勢不饒人，喝叱聲中，一雙手掌硃紅色，闖入空門，封住了宋堅的雙掌。

宋堅很自然的被玉龍的雙掌牽制住，眞氣未運上，玉龍的攻勢又至，只有以招式變化來招架。

他的內力也許在玉龍之上，但現在只有五成功力在雙掌上，當然不是玉龍的對手，吃盡了苦頭。

玉龍雙掌有如灼熱的鐵板，既硬且熱，宋堅雙掌一接觸便有一陣灼熱刺痛的感覺，這種感覺在他來說已非獨陌生，甚至是從未有過的感覺。

他當然只有苦撐下去，脚下却還是身不由己，被迫得步步倒退。

玉龍一口氣將宋堅迫退三丈，然後抽身一躍而出，好像被宋堅震退，倒退向原位，一聲：「領教了。」

宋堅不由得怔在那裏，他若是大怒衝前，便失了風度，手下也不知會怎樣看。

好像他這種老江湖，面子至爲重要，現在這種情形，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玉龍也是算準了宋堅的心態才會出此一招，隨即轉身。「我們走——」

紅紅正在看得興高采烈，聞言一怔。「這便完了，到底是那一個有本領?」

玉龍歎一口氣。「薑是老的辣，我們這些晚輩還是差一點經驗。」

紅紅尚未接上話，那邊宋堅已揮手大喝：「開門，送客——」

他那些手下應聲將門打開，在他們的心目中，都是有一種宋堅棋高一着，取得最後勝利的感覺，所以動作神態也變得輕鬆快活起來。

玉龍也沒有再說什麼，一把抓住紅紅的肩膀，往門外走去。

宋堅看在眼內，一張臉有如鐵石一樣，但到底沒有阻止，目送玉龍紅紅去遠。

一個堂主這才上前來。「帮主不給這個小子一些厲害，也不知他會怎樣囂張。」

宋堅悶哼一聲。「這個小子不簡單，你們以後遇上他當心一點兒。」

他當然不會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 * *

離開了六福客棧的範圍，紅紅到底忍不住開口：「這是怎麼回事，我看你是佔盡上風的。」

「我只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是離開六福客棧。」

「可是你將他打倒地上，要離開不是更加容易?」

「帮會的規矩你怎會明白，若是將他打倒地上，除非跟着殺盡他的手下，否則休想離開。」

這只是他個人的事。」

「帮會之所以成帮會，就是他們團結在一起，上下一心，共同進退。」

「那你將其他的帮衆也打倒就是了。」

「連打倒宋堅也已是一個問題，何況要打倒那麼多帮衆，我沒有這個本領。」玉龍說的是實話，在紅紅面前，他就是有一種感覺，連說一句謊話也是不舒服。

紅紅看着他，果然接一句：「你倒是老實，可是你明知道雙拳難敵四手，竟然一個人跑進去。」

「有些事是逃避不得的，我若是不去，便變了懦夫，而且沒有錯也變成有錯了。」

「到底你做了什麼壞事?」

「沒有什麼壞事，只是我的人在他自以爲他自己勢力範圍的地方開設賭場。」

「原來你是一個開設賭場的。」紅紅接嚷：「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有賭徒才有賭場，天下間沒有迫賭這回事的，這其實是一種生意。」

「我這也明白，奇怪就是喜歡賭錢的人這麼多。」

「不勞而獲有那一個不喜歡?」

「我不喜歡。」紅紅衝口而出。

玉龍不由失笑。「因爲你不需要賭錢來過活，一般來說，賭徒大都是需要錢銀週轉，有些則是窮人，討厭再過窮日子，那知道却因爲賭錢而變得更窮。」

「我爹爹可不是。」

那是必他錢很多，也絕不豪賭，賭錢只是他生活上的一點情趣。」

「可是他總是贏的。」

「這個道理要跟你說清楚可要一段時間。」

「你沒有時間?你在忙什麼?」

「無論如何，總有時間回答你一定要知道的問題的。」

「爲什麼你要打傷小郭?」

「情形就像是方才那樣，他給我麻煩，我只是要給他一點小教訓，可是怎也

小郭叫起來。「什麼？」

紅紅冷笑。「你不知道自己的內傷有多重，不好好的治療，不難變成廢人！」一頓她狠狠的再一句：「會變成廢人的！」

「姓鳳的沒有這樣說。」小郭有些懷疑的。

「那是他不想你傷心難過，你是笨蛋，難道沒有發覺他的神色很不妥，難道這幾天老是睡覺，沒有發覺自己的身體有毛病？」

小郭沉默了下去，紅紅接着嚷：「他若不是告訴我你的情形這樣糟，我也不會找玉龍跑到這兒來。」

小郭嗤一口涎沫。「不會這麼嚴重吧。」

紅紅冷冷的看他一眼。「那算是我們大驚小怪，我們離開好了。」語聲一落，站起身子拉着玉龍便要往外跑。

「慢着慢着——」小郭跳起身子。

紅紅回身冷冷的看着他。「怎樣了？」

「是要我怎樣說？」小郭看看玉龍。「是他下重手打傷我的，不成還要我向他賠罪？」

玉龍插口：「打傷你是我不好，解鈴還須繫鈴人，我替你療傷好了。」

小郭回顧紅紅。「是他主動替我療傷的，可見得他……他實在有些不對。」

紅紅方要說什麼，玉龍已搖頭，上前接將小郭的上衣拉下。

小郭後背的掌印仍然那麼清晰，玉龍手掌按上掌印的部位，一股內力接透進去。

他的內功未必比鳳棲梧高明，可是他清楚這種掌力傷人的去勢，治療應該由何處着手，又應該用多少分內力。

小郭體內積聚的瘀血很快便被他完全逼出來，就因為那些瘀血阻撓他血脈的流通，令他非獨感到不舒服，而且因為血脈運行有困難，機能也變得失常。

對玉龍他當然仍然存有一定的戒心，所有喉頭一甜，吐出瘀血，不由驚呼失聲。

玉龍應聲封住了小郭的三處穴道，內力繼續輸進去，綿綿不絕。

汗珠開始從他的身上冒出來，隨即化作縷縷白烟，飛散不見，但到內力消耗到相當程度，汗珠還是點滴的淌下。

紅紅看在眼內，對玉龍當然更加信服，她雖然經驗少，也看出玉龍在不惜損耗內力替小郭療傷。

她看着掏出一方綉帕，悄然替玉龍印去了額頭上的汗珠。

玉龍甜在心裏，更加賣力，索性再用內力替小郭打通一些經脈，博取紅紅的好感。

小郭也算是走了運，瘀血散盡，血脈已經回復正常，再被玉龍的內力打通經脈，自然精神百倍。

那種舒服簡直難以言喻，小郭簡直在享受，非獨不再恐懼，而且有些開心。

到玉龍將手鬆開，小郭不免有一種失落的感覺，穴道解開了，仍然賴着不肯動。

玉龍也不想動，在椅子上躺坐下來，不住的喘氣，一身汗濕。

紅紅那方綉帕也已被汗水濕透，担心的依在玉龍身旁。「你怎樣了？」

「沒什麼，只是內力消耗得太多，有些疲倦。」玉龍深深的呼吸。

小郭這才坐起來，懷疑的舒開手脚，眼睛眨了好一會。「太舒服了。」

紅紅應聲目光一轉。「內傷怎樣？」

「沒有了，奇怪，比以前好像還要舒暢，渾身都是氣力似的。」小郭再舒手脚，龍精虎猛。

玉龍看着他。「我以內力替你打通其他的經脈，當然比受傷之前更好。」

小郭一怔。「你居然會這樣做，奇怪。」

玉龍淡然一笑。「就當作我打傷了你，向你賠罪好了。」

小郭點點頭。「好吧，我們之間的樑子這便作罷，以後交個朋友。」

「你不怕鳳棲梧不高興？」玉龍隨口一句。

「姓鳳的氣量很大，不過他對你可是有些偏見，這個我會替你們化解的。」小郭打着「哈哈」，這個人就是這樣憨直，連玉龍殺人那回事好像也忘掉了。

玉龍回顧紅紅。「我不在乎鳳棲梧對我的感覺，只要你高興便是了。」

紅紅接上話：「我也不在乎他對你的印象怎樣？總而言之，我知道你不是壞人。」

小郭插口一句：「是不是壞人我可也分不清楚。」

紅紅目光一轉。「你還記着于廷文的事，帮會有帮會的一套的，他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小郭搖頭。「這個我可不管了，反正我只是對九帮十八會的財富感興趣。」

「九帮十八會的財富的確很誘人。」玉龍笑了笑。「可是九帮十八會的勢力更可怕。」

小郭看看玉龍。「你是叫我不要為那批財富動腦筋？」

「腦筋不妨動，只是不要付諸行動，那不是好玩的。」

「當然了，只是你這樣一個小伙子已經叫我吃足苦頭，我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再去惹你們。」小郭打了一個「哈哈」。

玉龍淡然一笑。「那些財富到底是有主之物。」

「姓鳳的也是這樣說，所以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他還要插手這件事。」

玉龍一怔。「他到了什麼地方？」

「大刀會秦正器那兒。」小郭嘟喃着。「也許他只是一時的好奇心，並沒有什麼不良的企圖。」

紅紅亦是這個意思。「他的好奇心的確大得很，可是以他的本領，應該不會出事的。」

「他的本領的確很好。」玉龍沉吟着站起來。「我要走了。」

「到那兒去？」紅紅追問。

玉龍有些無可奈何的。「大會快要開始，我是不能離開的。」

「什麼時候開始？」紅紅追問下去。

「這是帮會的秘密。」玉龍搖搖頭。「我們雖然是朋友，但帮會的秘密我是要保持的。」

「我沒有强迫你說。」紅紅想了想：「可是我實在很感興趣。」

「我也很感興趣。」小郭插口：「你可否透露一些，我們不說是你透露的便是了。」

玉龍搖頭。「這種事我是不會做的，而且那種地方也不適合你們去。」

小郭嘟喃着：「大家朋友啊。」

玉龍笑了。「你若當我朋友，一定不會令我難做的。」

小郭想想，突然把手一揮。「那我到別處快活好了。」

玉龍點點頭，轉過半身，小郭也就趁這個機會朝紅紅一眨眼睛。

紅紅當然明白小郭的意思是不管那許多，在後面追踪，她也沒有表示什麼。

因為她還未決定應該怎樣做。

玉龍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轉過身來，一下子閃到小郭身旁，揚手封住了小郭一處穴道。

「你幹什麼？」小郭脫口叫出來，他的啞穴並沒有被封住。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玉龍搖頭。「我不想再引起任何誤會。」

「你又不是我肚裏的蛔蟲，怎知道我的心事？」小郭叫嚷着。

「你敢發誓不是打算隨後追踪。」

「有什麼不敢的。」小郭道。

紅紅就在這時候插上一句：「這個人從來發誓就是開玩笑的。」

小郭瞪着紅紅。「你這是怎樣了，怎會不帮我帮那個小子的。」

紅紅這時候亦知道失言，想了想。「算了，你傷病才好，還是留在這兒休息。」

玉龍接一句：「我看他也需要一個人照顧。」

小郭馬上幸災樂禍的大笑。「對，最好還是有一個女孩子，女孩子比較細心。」

紅紅瞪他一眼。「老蔡不是也很細心？」

小郭打着「哈哈」。「我看他的意思是你。」

紅紅目光轉向玉龍。「我是不會鬧事的，而且一定守秘密。」

玉龍尚未答話，小郭已叫起來。「這個小心眼的，你信他一半的說話也得倒霉。」

紅紅面色一沉，突然又鬆開，笑着問：「你以為你說了我這麼多好話，我留下來會怎樣照顧你？」

小郭一呆，連忙裝出笑臉。「我話是那樣說，其實是很贊成你去跑一趟的。」

「是麼？」紅紅冷笑。

小郭由心寒出來，目光轉到玉龍面上。「你有所不知，我們這位紅紅小姐聰明活潑，似水流年，千嬌百媚，百尺竿頭，前程萬里……」

他實在很想稱讚紅紅一番，博取好感，可是心頭一亂，便亂用成語，也不知稱讚到那裏去了。

紅紅當然知道是什麼回事，嬌喝一聲：「你在胡說什麼？」

小郭連忙接上話。「都是你的好話。」隨又向玉龍。「讓她去只有你的好處。」

玉龍笑了笑。「無論你是說她的好話還是壞話，在我來說都是一樣的。」

小郭急了。「你真的不肯帶她走？」

「帮會的規矩我不能違背。」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不懂。」小郭大搖其頭。「我看你英明神武，玉樹臨風，龍馬精神，福如東海，怎可能不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

玉龍淡然一笑。「我只知道很多活人就是不遵守這種死規矩變成死人。」

「你知道不帶她走，我會有什麼壞處？」小郭叫起來。

「你會有什麼壞處？」玉龍笑問。

「你說——」紅紅接一句。

小郭看看紅紅，打一個寒噤，猶疑地。「其實也沒有什麼壞處。」

「那我走了。」玉龍再轉身子。

紅紅追前一步。「你是怎樣了，真的不讓我去？」

玉龍有些無奈的回頭。「我不想封住你的穴道，真的不想。」

以紅紅以往的性子，應該就大發脾氣，可是接觸玉龍的目光，不知怎的便兇不起來，她想想，終於點頭。「好吧，你走好了。」

玉龍再細看紅紅一眼，終於舉步往外走，小郭想叫住，但接觸紅紅的目光，連忙閉嘴。

紅紅的目光有些狡黠，小郭也不是笨蛋，如何看不出來，知道紅紅另有打算，如何敢再多說話。

這邊玉龍去遠，紅紅才瞪着小郭，一聲冷笑。「算你知機，否則有你好看。」

小郭鬆一口氣。「現在沒事的了。」

「那要看我是否順利，否則還是要跟你算賬。」紅紅又是一聲冷笑。

小郭苦笑。「這實在寃枉，跟我有什麼關係？」

紅紅一字一頓的：「叫你以後在我面前少說廢話。」披風一捲，便要轉身。

「你怎麼不解開我的穴道？」小郭忙叫。

「讓你跟了來壞事。」紅紅把頭一搖。「反正不出一個時辰你的穴道便會自行開解。」

「一個時辰你們會跑到那兒去？」

「那兒還不是一樣？」紅紅笑了笑。「你以為你能夠追得上？」

笑語聲中她就像飛燕般飛奔離開，小郭着急得不住的叫嚷，這也是他唯一的反應。

* * *

玉龍這時候輕騎走在街道上，走得並不快，彷彿有很多心事。

紅紅遠遠追上來，很小心，也懂得找一些人或者什麼掩護。

對自己她當然有相當的信心，甚至忘了玉龍是一個經驗已很足夠的江湖人。

（未完・七）

上文提要： 趙北坤、梅飛雪等人上凰鳳寨求見，但趙北坤一向輕視余青玉，却見金空空、陽氏昆仲等高手亦甘受其驅策，更感疑惑，與他較量之下，發覺余三已今非昔比，當下刮目相看……鐵冠道人對余青玉的爲人及處事漸生好感，亦出言相勸廖柏夫投靠之，但未被接納。余三獨自進入蓋天幫杭州分舵探視，制住一名弟子，搜出金龍令，冒認特使，與外面的陽知雨等人會合，共同殲滅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寃家路窄　父子對壘

余青玉呼道：「速速棄械投降，否則死無葬身之地！」他手一揮，林楓紅和關學祖的伏兵便現出身來，左右前方都有人，金陵分舵的人只有一條退路。余青玉又喝道：「誰敢動手，咱們便不再客氣！」

蔣千仞身前的手下不斷被擊斃，剩下來的幾個見勢色不對，也顧不得蔣千仞的死活，先自溜了。蔣千仞居然不畏死，祭出一對銅鐧來戰鐵冠。他胆色過人，雙臂有千斤之力，捨命而戰，鐵冠一時之間竟然奈何不了他。

金陵是個大地方，因此人強馬壯，分舵內的頭目亦紛紛動手，余青玉、郝不滅、林楓紅和關學祖立即衝殺過去。如此一來，便形成了混戰，兩旁伏兵盡出，這個結果不符余青玉之理想，不過亦無可奈何。

余青玉首先殺死了對手，他在人叢中跳躍，專找武功較高者，此刻他內力之雄渾，宇內罕有人敵，遇到攔阻，一掌過去，淩厲的罡風便將人羣迫散。蓋天帮人馬被他如此衝殺，登時陣脚大亂。

鐵冠的軟兵器遇到蔣千仞的硬兵器，殺得難分難解，但其他高手又擋不住陽知雨和郝不滅的猛攻，剩下蔣千仞孤掌難鳴，他見情況不妙，只好鳴金收兵，鐵冠還想追殺，却讓余青玉喚住：「道長，窮寇莫追！」

當下點算一下人馬，所喜損傷不大，鐵冠問道：「盟主，爲何不准屬下追殺？」

「留個活口讓他回去報訊不好麼？」余青玉一揮手，羣豪便往江邊去，準備過江。

過了長江之後，余青玉便將自己的計劃說了出來，這個計劃十分大胆，危險性頗大，但羣豪仔細分析了余青玉的看法之後，咸表贊成。

天亮之後，羣豪浩浩蕩蕩沿江而行，本來可以順道收拾蓋天幫新近在揚州開設的分舵，但余青玉卻捨之而去，一路往西。

到了江南，章水仙和陽散雲帶著火字堂的姐妹亦去那裡等候。陽散雲向余青玉報果戰果：消滅了蓋天幫留守在金陵分舵的弟子，放火燒掉了分舵，更令人高興的是金陵有不少好漢聞訊要求加入乾坤盟。余青玉大喜，乃將那些人編進火字堂。

兩路人馬滙合之後，聲勢更加壯大，一路西行，瞧其去勢，目標似是蕪湖城，誰知突然一拐，向合肥進發。

蓋天幫一向在江南活動，這合肥是其江北最大的分舵，亦可以說是第二個指揮站。余青玉估計此處必有高手，他希望在此先消滅對方一部份精銳，日後決戰好減輕壓力，而且戰幔拉開之後，帥英傑必會派高手馳援合肥。

大軍未至合肥，余青玉已先派了一些人易容化裝進城，但合肥分舵的確不愧是蓋天幫的第一分舵，乾坤盟的人一進城，便見到牆上貼了不少告示，歡迎乾坤盟大駕光臨！

陽散雲輕嘆一聲：「看來他們已經有

所準備了！」

余青玉沉吟道：「先到客棧再說。」先鋒已包下了兩三座大客棧，衆人一至，便都聚集在余青玉房中。余青玉不見陽知雨，訝然問道：「陽護法爲何尚未來？」

趙北坤道：「陽兄說他不想露面，因爲蓋天幫的耳目衆多，包括店內的夥計，也須提防！」

余青玉問道：「陽護法還有什麼話說？」

「他叮嚀咱們飲食也得小心，必須先試驗過，晚上更須小心，恐對方會偷襲！」

章水仙失聲道：「不錯，咱們分散居住，合肥分舵實力不足以與咱們正面交鋒，但若集中力量偷襲咱們一點，便綽綽有餘了！」

郝不滅道：「對付這種情況，有一個辦法，便是先下手爲强！咱們吃了晚飯便先去攻打對方，使他們措手不及！」

趙北坤道：「但陽護法却希望能稍後才進攻！」

郝不滅沒好氣的道：「他又有什麼高見？」

「大概他想潛進合肥分舵作內應！」

趙北坤道：「這座合肥分舵，根據咱們初步調查所得，有一位舵主，三位副舵主，下面還有十二名香主，與其他分舵有別的是，此分舵加設總香主和兩位副總香主。舵主雖然可以統管分舵內的大小事務，但若論到武功，却不如這三位正副總香主！」

鐵冠道人接道：「貧道記起了，合肥分舵總香主外號『金甲神』，姓苗名常青。據說來自苗疆，貧道未曾與他見過面，但風聞此人內外功均臻化境，全身上下刀槍不入，甚是了得，帥英傑特地派他鎭守合肥！」

郝不滅道：「大凡這種人，身上必有個罩門，若知其罩門何在，便有可乘之機！」

鐵冠道：「問題是其罩門無人知道！包括帥英傑！」

趙北坤道：「也許陽護法是欲先打探其罩門，然後才讓咱們進攻！」

陽散雲吃了一驚，道：「那是生命相關之事，苗常青又怎肯說出來？家兄眞傻，孤身入虎穴，豈不危險！」

章水仙道：「如今急也急不來，趙堂主可知那兩名副總香主的底細？」

「其一名巴山，另一名李南耿。」趙北坤道：「那巴山是苗常青的拜把兄弟，武功自然亦十分了得，而李南耿則聞說是四川唐門的女婿，後來因搞上其他女人，自知難容於唐門，遂加入蓋天幫作爲護身符。此人下毒功夫已十分到家，以前頗得唐老太婆的喜愛，唐門毒技天下無雙，但從來不外傳，這李南耿則是唯一的例外！」

余青玉噓了一口氣，道：「難怪陽護法請咱們小心飲食，本座曾聞人說，唐家製毒功夫登峯造極，煉淬的含毒暗器，更是無出其右，但幸好他們的下毒功夫並不可怕，否則這倒是件頭痛的事！」

趙北坤忙道：「盟主千萬莫大意，唐家有十八種發射暗器的手法，折在他們手下的英雄好漢也不知凡幾，因此武林中一提起四川唐門，無不談虎色變，故有寧願得罪皇帝老子，不可得罪唐門子弟之言！」

余青玉皺眉問道：「合肥分舵是個燙手的山芋，未知諸位有何破攻之妙計？」

房內沉默了好一陣，良久方聞郝不滅道：「怕什麼？李南耿身上的暗器能有多少？莫不成將咱們全部毒斃不成？怕死者豈能做大事？」

余青玉道：「本座相信弟兄們無一個怕死，否則也不會加入敝盟！不過總也不能叫弟兄們白白犧牲！」

郝不滅不悅地道：「除了與對方拚命之外，尚有什麼辦法？」

章水仙忽道：「屬下有一辦法！咱們用火箭攻，迫對方離開他們的老巢，然後只找那些舵主香主下手！」

郝不滅道：「放不放火，根本沒有關係！」

「誰說沒有關係？若李南耿匿在暗處，不斷以暗器射咱們，對咱們着實不利，最重要的是如果他留在巢內，便不斷有人替他搬運暗器，若離開老巢，則彼此都在明處，且他身上的暗器，始終有限！」

「有理！」余青玉沉吟道：「咱們在此等三天，希望陽護法能帶來好消息，同時着人暗中準備火藥弓箭！」

* * *

過了三天，一切已準備就緒，但陽知雨仍沒有消息，陽散雲兄弟情深，那裡還忍耐得住，再加上郝不滅在旁推波助瀾，余青玉遂決定半夜强攻蓋天幫分舵。

深夜三更，乾坤盟已分成三組，圍住蓋天幫前方和左右，只留下後面一條路。他們人到不久，對方便已知道，合肥分舵外面掛了許多燈籠，墻頭上亦站了不少人，忽然有人呼道：「余三，你有種的便進來吧，管教你來得去不得！」話音剛落，墻頭上便多了一個年近三十，身材頎長的漢子，十隻手指又長又尖，腰間掛着幾口鏢囊，不用問也知道他便是李南耿！

章水仙低聲道：「盟主，他們防範得十分嚴密，今夜此一戰必然十分慘烈，需要準備！」

余青玉深有同感，轉頭向郝不滅道：「請總堂主通知下去，所有人均需沉住氣，聽令行動！」

蓋天幫分舵的人不斷叫駡，余青玉故意不下令，待手下都蹩足了一腔怒火，然後大喝一聲：「射！」話音剛落，暗處便飛出數十枝長箭！

墻頭上的蓋天幫嘍囉，發出一片慘叫，紛紛跌下墻，未受傷的亦躍回圍墻內暫避，緊接着又有數十枝縛著棉花煤油的火箭射過去！

「再射！」余青玉大叫一聲，與章水仙、陽散雲各取一把硬弓衝前幾步，挽弓連發幾枝火箭，這幾根火箭深入對方大宅，隨即聽見宅內傳出一片驚呼聲！

余青玉又叫道：「長箭！」當下衆弓箭手又改射長箭，但高手則仍繼續射火

箭。

宅內銅鑼聲此起彼落，余青玉又傳令：「實行甲計劃！」當下弓箭手都躍上屋頂，挽弓待發，余青玉等高手則飛躍上圍墻，居高向內發射！蓋天幫的嘍囉正在救火，毫無準備，羣豪幾乎箭無虛發，一輪箭射畢，未待對方反擊，立即躍落地上退後。

只見蓋天幫亦有人躍上圍墻準備反擊，可是尚未出手，乾坤盟這方已萬箭齊發，迫得那些嘍囉又跳回去，走得慢的都中了箭。

余青玉尖嘯一聲，叫道：「乙計劃！」又見幾隊乾坤盟的弟兄衝了出來，手上都拿着易燃物品，屋頂上的弓箭手又射了一輪箭，接着那些硫磺、乾草、煤油都抛進圍墻內，火箭又發射了。

未幾宅內便起一陣濃烟。余青玉氣迫丹田，傳言道：「裡面的蓋天幫聽着，你們若不投降，只有一條死路！」

「放屁，投你娘的降！」只見圍墻上多了一條身材高大的漢子，一頭赤髮，相貌甚是兇悍。長箭射至，他全不放在眼中，一躍落地，長落射在其身上，都倒彈落地。

鐵冠道：「盟主，此人便是苗常青！」

只見那赤髮漢晃動着手上的一對銅鎚，高聲道：「誰是余三？快叫他出來跟你苗爺爺大戰三百個回合！」

章水仙道：「幸好此人看來似是個莽夫！」

余青玉道：「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可應戰！」誰知苗常青一路走過來，暗處裡的弓箭手不斷射箭，反而暴露了位置，被他標前一鎚一個，中者立斃，眨眼間已被他殺了好幾個人！

鐵冠爲求立功，縱身躍下，喝道：「苗常青不可放肆，待貧道來收拾你！」

苗常青也不打話，轉身便揮鎚來鬥，余青玉低聲對趙北坤道：「趙莊主請留意動靜，鐵冠若不行，便請你助他一臂之力！」

陽散雲見余青玉長身，忙問道：「盟主要去那裡？」

「本座想到四周看看，也許他們已有人熬不住而離開了大宅！」余青玉伸手一指，道：「哦，宅內火勢已形成，他們根本沒法撲滅！」

陽散雲心懸乃兄安危，一躍而起，道：「盟主，屬下陪你走一趟！」

余青玉知其心意，轉頭道：「請總堂主下令，請大家準備搏鬥，看來他們就快衝出來了！」他與陽散雲跑到左首，顧七七迎了上來。余青玉問道：「顧堂主，情況如何？」

顧七七道：「奇怪，內宅首先起火！」

陽散雲道：「咱們的火箭射到內堂？」

顧七七搖搖頭道：「看來不像！」

陽散雲目光大盛，失聲道：「一定是家兄放的火！盟主，家兄必在宅內，屬下請求盟主准我進去接應！」

余青玉沉吟道：「宅內高手如雲，那可十分危險……」

陽散雲截口道：「正因爲危險，所以屬下更加不能怠慢，否則家兄……」

余青玉忙道：「好，咱們一起去！顧堂主，請你小心，估計那些大小妖魔就快出來了！」

顧七七道：「保證不誤大事。」

余青玉一把拉住陽散雲，道：「咱們先到右邊看看情況再說。」兩人携手由後門處轉向右邊，經過後門時一見門已打開，分舵內不斷有人自內溜出來。余青玉道：「咱們且莫打擾……」話未說畢，陽散雲已用力掙脫余青玉的手，向人羣中衝去。

余青玉大驚，急道：「千萬莫魯莽！」他恐陽散雲有失，忙不迭尾隨其後。陽散雲心懸乃兄安全，出手狠辣，只二、三招便制服了一個驚慌失措的嘍囉，喝問道：「裡面情況怎樣？」

那嘍囉不假思索地道：「火燒得很旺，大家只顧着逃命……」

「是不是有人放火？」

「外面射來很多火箭。」

余青玉拉住陽散雲的手向右首跑去，道：「副盟主冷靜一點，像你這樣根本問不出什麼來！」

兩人一口氣跑到右首，便聽到圍墻內有打鬥聲，陽散雲急道：「快進去！」他用力甩掉余青玉的手，振衣躍起，脚尖在墻頭上一點，往內跳下去，余青玉喊了聲小心，恐他有失，隨後躍進去。

只見圍墻之內是條寬闊的過道，兩個人正在惡鬥，旁邊站着許多拿火把觀戰的人，陽散雲一躍下去便讓人截住，余青玉定睛望去，只見惡鬥中那兩個人正是陽知雨和自己的父親余修竹。

余青玉最忌的便是遇到父親，料不到偏偏在這個時候遇上，他心神未定，又聞到一股尖銳的兵刃破空之聲，急忙側身一讓，却是一條長鞭，回頭望去只見偷襲自己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漢子，手持長鞭，他一鞭落空，第二鞭又捲至。

好個余青玉，如今已非昔比，他雙脚一滑，斜飛丈餘，右掌向一位持火把的漢子的面門拍去，引開他的視線，左手自肘下伸出，五指抓住其腰際，振臂一甩，那漢子離地飛起，長鞭一落，剛好抽在他身上。

痛呼聲未了，余青玉已抽出長劍，向其他漢子攻去，刹那間，過道上秩序大亂，余青玉叫道：「陽護法退下，讓本座來。」

陽知雨雙掌鬥余修竹，正漸感不支，幸好乃弟殺至，精神大振，鼓起餘勇，猛攻幾招，扳回頹勢；相反余修竹見到兒子，不知爲何攻勢居然稍鬆，兩人又鬥了個平手。可是旁邊的人如何是陽散雲和余青玉的敵手？被打得東歪西倒，幾個照面已死傷了六、七個。

余修竹喝道：「飯桶，還不趕快示警！」銅鑼聲登時响起。

余青玉奮起神威，連殺四敵，其餘見狀，紛紛避開，讓他衝殺至余修竹背後，遂喝道：「余修竹，吃少爺一劍。」

余修竹偏身一讓，回身揮劍擋架，冷笑道：「以衆凌寡，算得什麼英雄！」

陽知雨噓了一口氣，不待余青玉開腔，便退了下去，另找人厮殺。

余修竹一口氣攻了七劍，均讓兒子輕易破去，咬牙道：「小子，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啊！」

余青玉覷準機會反攻，長笑一聲：「這句話理該由我來說，余修竹，今日若無其他人助拳，你必非少爺的敵手。」

余修竹惱羞成怒，喝道：「放屁！你這狂妄無知的小子，只知胡作妄爲，不知天高地厚，上次在莫干山吃的苦頭，大概還未夠！」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余青玉開始反攻，但見劍光霍霍，一柄化成兩柄，兩柄又化成四柄，緊緊繞着余修竹全身。他劍法多變，且因爲是由簫法脫胎出來的，詭譎奇險，令人防不勝防。相反余修竹的劍雖快，但其流星劍法的一切變化，余青玉均能了然於胸，是以往往能制敵在先，他一口氣攻了二、三十劍，居然搶到了上風。

旁邊的人都因爲余修竹沒有開腔，故而不敢上前助戰，以免傷了他副幫主的自尊，但見劍來劍往，看得人眼花撩亂，沒有幾個人能看清楚來龍去脈。

陽知雨見余青玉居然佔了上風，既放心又佩服：「余三這小夥子武功超卓，又能謙虛，日後必成武林第一人，陽某爲他跨刀也不辱沒我。」

余修竹在衆目睽睽之下，讓兒子迫退幾步，臉上掛不住，左手「摘星索法」配合長劍，方能站穩陣脚，可是余青玉依樣劃葫蘆，左手時而使出「千樹落英掌」，時而使出「擒龍手」，刹那間，余修竹又再次落在下風。「老匹夫，如今你知道少爺的厲害了吧。」

余修竹一張臉登時變成醬紫色，緊咬牙關不語。此刻火頭已燒了過來，旁邊的房舍已燃了火，發出「畢畢卜卜」的聲音，火光把周圍都照亮了。與此同時，四周忽然傳來此起彼落的尖嘯聲，余修竹急道：「快出去！」

一個香主道：「副幫主，咱們一起出去吧，火舌快捲到了！」

余修竹大聲道：「本座要你們先出去便出去，這是命令，難道你們害怕本座鬥不過這小子麼？」他那些手下這才躍出圍墻。

余青玉亦忙道：「陽護法、副盟主，你們兩個也出去吧，外面還須仗兩位之大力，一個余修竹，本座已足以應付，快！」

陽氏兄弟見他攻勢越來越盛，也放心出去。余青玉又緊加一句：「若遇危險，立即發嘯通知。」他轉頭看了周圍一下，見沒有人在，便低聲道：「你我雖然已斷絕了父子關係，但我也不想背上弑父之名，你若是有一點人味的，便自盡吧。」

「畜牲，你說什麼？」余修竹怒道：「不管你認不認我，你始終是我的骨肉，你要我自殺？簡直是畜牲！」

余青玉亦怒道：「我要你自刎乃給你面子，你投敵求榮，殘殺同道，還有臉罵我畜牲？我若是畜牲，你又是什麼？」

「哼，小小年紀，只有一點點成就，便目中無人，你以爲帥英傑是紙紮的麼？」

「這個你大可以放心，今日縱然我還不是其對手，但不消多久，少爺便有把握殺他！余修竹，你到底自己動手，還是要我代勞？」

話音剛落，忽然旁邊傳來一道震天價响，原來房舍的樑柱已被火燒斷，屋頂塌下，柱椽滾了過來，兩人連忙分開閃避。余青玉恐他逃跑，一退即進，刷刷刷一連三劍，將余修竹迫進火堆中，余青玉怪笑道：「被火燒死倒是個辦法，省得你自刎，也省得少爺難做！」

就在此刻，忽聞遠處傳來一道叫道：「副帮主，此處危險，快離開！」余修竹當然想離開，奈何被兒子緊緊纏住，說時遲，那時快，一根火柱由上向下跌落，余修竹突然躍起，長劍一直，撞在火柱上，那火柱彈開兩尺，往余青玉身後落去！

余青玉見他躍起，右臂猛長，劍刃在余修竹大腿上劃下一道口子，「轟」地一聲，火柱落地，余青玉回頭方知危險，心頭不由一呆，就在此刻，余修竹已落地，而墻頭上又傳來苗常青的聲音：「副帮主快退，待屬下來會會他！」

余修竹以劍拄地，忽然低聲道：「左至陰！」忽又提高聲音道：「總香主快來，本座已受了傷，這小子十分厲害，總香主出手，萬勿留力！」

余青玉瞿然一醒，一轉身，便見苗常青揮着銅鎚衝了過來，余青玉脚尖一點，身子忽然斜飛，再一個起落，已脫出火網，拔身躍起，道：「苗常青，你有種的便跟少爺來！」來字尾音未了，人已在墻外，緊接着又傳來一道凄厲的慘叫聲！

苗常青大怒：「別跑，今夜不殺你，苗某便自殺！」他飛身落在墻外，已見余青玉提劍立在八尺之前，嘴角噙笑，似不將對手放在眼內。

苗常青怒哼一聲：「余三，別人怕你，苗爺爺却日盼夜盼，只望你早日來合肥，好讓我立一件大功，今日……」

「今日你死期已至！」余青玉冷冷地道：「你廢話說完了沒有？」苗常青怒不可遏，行前一步，揮鎚便打。

余青玉忖道：「且試試他有多大的本領！」當下舉劍一擋，但聞「噹」的一聲响，長劍與銅鎚相碰，余青玉虎口發痲，不由吃了一驚，暗道：「看來今夜只能智取，不能力敵了！」

苗常青叫喝連連，鬥志極高，一對銅鎚舞得如風車般，急而不亂，快而緊密，余青玉心中暗道：「果然厲害，難怪帥英傑如此器重他！」當下展開「千樹落英掌」的身法，不與對方硬拚。

旁邊早已形成混戰，幸好蓋天帮嘍囉剛出宅時，被箭雨射殺了不少人，加上倉猝應戰，又無鬥志，是故被乾坤盟壓住來打。

可是蓋天帮却有一位李南耿，其暗器手法超絕，抛射出手的暗器，往往能飛向人們意料不到的方位，所以栽在他手下的人亦不少。

章水仙見狀立即截住他，道：「以暗

器傷人算得什麼好漢？」

李南耿哈哈笑道：「你們放火便是英雄行逕？」章水仙登時無話可答，林楓紅恐她有失，不斷偷襲李南耿，迫得他沒法空出手來發暗器，氣得他罵道：「狗男女，當眞無耻！」

林楓紅十分沉得住氣，一心要先殺死他，任由他辱罵，只緊緊纏住他，章水仙沒有顧忌，劍勢大盛，刷的一劍便傷了他脅下。李南耿忖道：「今日若不冒險，恐怕非葬身在此不可了！」當下冒險向横急飛，林楓紅喝道：「那裡逃！」手臂暴長，又在他大腿上砍了一刀！

李南耿身子落地，左掌一揚，喝道：「吃你爺爺一鏢！」章水仙和林楓紅不敢大意，立即退後，却料不到李南耿這一着竟是虛招，待他自地上掙扎站起來，方猛見一團黑黝黝的東西迎面飛過來！

章水仙急道：「快退，是毒沙！」林楓紅眼明手快，斜飛一步，猛地踢出一脚，一個蓋天帮嘍囉，冷不及防，被踢得飛了起來，迎向毒沙！

「啊——」那嘍囉慘呼一聲，身子落地，便已沒了氣息，說時遲，那時快，毒沙未落地，烟霧當中又有幾件暗器飛了過去，林楓紅十分緊張，兩眼緊緊瞪着暗器。那暗器也不知是用什麼打造的，飛動時「呼呼」作响，竟能在半空盤旋！

林楓紅大聲叫道：「大家小心！」他倏地轉身向一個嘍囉衝去，那人見機得早，忙不迭閃開！而這時候，那幾件暗器在半空兜了一圈，速度倏地加快，向林楓紅射去，就似生了一對眼睛般！

林楓紅一口單刀上下揮舞，潑水難入，那些暗器撞到刀刃發出「噹噹」之聲，彈開幾尺，眼看即將跌落地上，誰知又突然升起，仍向林楓紅飛去！

林楓紅亡魂喪胆，轉身急跑，但仍轉頭瞪着暗器，這時候，李南耿又射出一把淬了毒的鐵蓮子！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一股凌厲的掌風，自旁湧至，那些暗器給掌風一激，飛起老高，再跌下來時，已失去準頭，林楓紅回首望去，却原來是余青玉暗中助他！

章水仙喘息稍定，又撲前糾纏李南耿，但李南耿不讓她近身，不斷抛射暗器，氣得她咬牙道：「好，姑奶奶瞧你身上還有多少破銅爛鐵！」

李南耿身上最厲害的一種暗器，名叫「九迴毒蟬鏢」，也就是剛才幾乎取了林楓紅生命的那一種。這種暗器打製精巧，但亦十分困難，因此他輕易不敢浪費，此際生命交關，不得不再抛出三枚。顧名思義，這種毒鏢形狀似蟬，由於有一對薄翼，抛出時可隨氣流而飛，敵人揮舞兵器，激起氣流，反助其威力，當眞厲害！

饒得章水仙爲一教之主，也讓那三枚毒鏢弄得花容失色，李南耿哈哈大笑，得意地道：「臭婆娘，如今你可知道我的厲害吧！」

忽然人叢中衝出一位漢子來，手上戴着一對鹿皮手套，道：「副盟主，且讓屬下來對付！」他一偏身，横在章水仙身前，霎時間，那三枚毒鏢已先後射至，那漢子倏地雙手齊出，把毒鏢抓住。「對付這種毒鏢，只能用這種辦法！」

「謝謝你，你叫什麼名？」

「屬下叫于太昌，是在金陵加入本盟的！」

章水仙喜道：「今日非殺了此獠不可，你快跟隨本座上前擒他！」于太昌應了一聲洪諾，隨後而上。李南耿仍不斷抛射暗器，章水仙能擋的便擋，不能擋的便讓給于太昌去接。

李南耿見對方越來越近，忍不住叫了起來：「飯桶，你們還不快過來？」那些嘍囉聽見他呼救才漸漸靠近過去，但却遇到乾坤盟這方的攔截，章水仙精神大振，連斃四敵，最後終於將李南耿斬於劍下。

那合肥分舵舵主「摔碑手」董振宇和一位副舵主「青面蛇郎」遲夢澤自後門衝出去，轉向左首，即遇到顧七七等人，郝不滅一見董振宇立即大聲道：「待老夫親自來收拾他！」他如飛趕到，又道：「姓董的，你還認得老夫否？」

董振宇臉色一變，却哈哈笑道：「昔年大名鼎鼎的快刀門掌門，如今走投無路的郝不滅，董某如何認不得！」

郝不滅怒道：「當年你傷了老夫內侄，讓你溜掉，這幾年四處找不到你，今日你再也溜不掉了！」

董振宇首先展開攻勢，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何必廢話！」郝不滅也不再打話，抽出寶刀便殺，但那董振宇也厲害，內外功造詣甚高，三十六式「摔碑手」更加不能小覷，給他那對手掌沾上，不死也得重傷，是以郝不滅亦不敢大意。

董振宇既然有人對付，顧七七便招呼「青面蛇郎」遲夢澤，此人來自雲夢一帶，武功刁鑽奇詭，更厲害的是豢養了一大批毒蛇，只聽他撮唇尖哨幾聲，因宅內起火而先行撤退，匿在附近的蛇兒便紛紛出現，火字堂的成員多是女子，一見長蟲，都嚇得花容失色，一時間秩序大亂。

顧七七怒不可遏，怒道：「魑魅魍魎，不得逞威，且吃你家婆婆一拐！」她雖是女人，但沉重的鐵拐在她手中猶如木棒。遲夢澤使的是一管鐵笛，舉笛一擋，但聞「噹」的一聲，只覺虎口發痲，鐵笛幾乎脫手飛出，連忙退後兩步！

顧七七怪笑一聲：「鐵笛未脫手，算你還有兩下子！再吃老身一拐！」她話說一拐，却暴風雨般連攻七拐，遲夢澤不敢硬拚，幸好他身形步法十分刁鑽，就像蛇兒一般，見隙即鑽，七拐過去，居然未受損傷！

顧七七身子雖然矮小，但氣力悠長，火氣充足，猶勝年輕人，七拐落空，倏地沉臂一横，一招「横掃千軍」，力蘊千鈞，遲夢澤忙不迭飛身後退。顧七七大喝一聲：「那裡逃！」執拐追趕。

不料遲夢澤舉笛就唇，忽然鳴地吹了一聲，一條小黑蛇自尾端飛了出來，直竄顧七七懷內！這一着大出顧七七意料，猛吃一驚，連忙偏身一讓！

那小黑蛇是異種，蛇身只有五寸長，取名小黑，久經訓練，顧七七閃身，牠居然能凌空曲身一彈，轉了個方向仍射向顧七七！

顧七七揮拐一舞，如在身前佈下一道鐵網，小黑一降落，附在拐上，顧七七只剩一隻眼睛，但視力銳利之至，雖在黑夜仍然看得清清楚楚，大驚之餘，左掌突然鬆開，再拍在鐵拐上，一股暗勁沿拐傳過去！

小黑吱地叫了一聲，又自拐上彈起，顧七七乘機退後，火光下，但見她額角淌汗，眼睛緊瞪着小黑，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

遲夢澤哈哈大笑，「老虔婆，如今你知道厲害了吧！某家要取你一條老命，簡直易如反掌！」他邊說邊走前，再舉笛就唇一吹，尾端又飛出一條小蛇，這一次飛出來的蛇兒，通體雪白，只有七寸長，取名小白。

小白飛出之後，却向旁射去，凌空曲身彈了幾次，兜至顧七七背後，顧七七前後受敵，心頭更慌，她歷過不少風浪，亦遇過不少強敵，却從未試過人蛇對陣！

且說「青面蛇郎」驅來的那些毒蛇，弄得乾坤盟火字堂的女弟子秩序大亂，慌亂之中，有幾個讓蛇咬着，立即中毒昏迷，更添幾分驚慌，忽然有個男弟子道：「長蟲最怕火，大家用火攻！」

幸好是次乾坤盟爲了要放火燒宅，帶了不少易燃品在身上，當下立即有人取出硫磺煤油洒在地上，再放火燃燒，那些毒蛇登時往後倒退。幾個女弟子見狀胆氣大壯，把燃着了的棉花團，向蛇羣中抛去，那些毒蛇更加亂竄起來，那裡還顧得攻擊？

遲夢澤剛好放出小白，見狀繞過去，急忙吹笛驅蛇，可是火字堂女弟子身上的硫磺既多，火勢又猛。如何制止得住，紫湘湘叫道：「姐妹們，先殺了此獠！」

當下衆女弟子蜂湧而上，遲夢澤急忙喚道：「你們快擋住她們！」手下們衝了過來，雙方展開混戰，但他亦被紫湘湘和一名女弟子截住廝殺。遲夢澤仗的是毒蛇，本身本領只有輕功身法比較出色，因此以一敵二漸漸落在下風，要呼手下來助，奈何他們亦自顧不暇！

顧七七見那兩條小蛇伏在地上，弓起上半身，兩對綠豆大的眼睛，透出機靈和凶光，心頭發慌，不敢妄動，半旋身，密切注視。

忽然有個女弟子手持火把跑過來，左手抓了一把硫磺，倏地往小黑身上洒去，小黑不但不怕硫磺，反而彈跳起來，張口吐舌，吸食硫磺，女弟子吃驚之下退後，就在此刻，小白却向顧七七展開攻擊！

顧七七鐵拐急舞，不讓牠近身，但小白十分靈活，又能凌空「移形換位」，迫得顧七七鐵拐舞個不停。心中暗尋思：「再想不到對付的辦法，老身今夜危矣！」偸眼看一看郝不滅與董振宇之戰，他雖然佔了上風，但要殺死對方，還不是三五十招可以辦得了的事！

小白並不急於强攻，一遇鐵拐便退開，似有意先消耗顧七七的氣力般，另一名女弟子走近，以火灼牠，誰知小白不畏火，身子一聳，射入火中，火突然熄滅，那女弟子一道驚呼，只叫了一半便已沒了氣息！

顧七七又驚又怒，急道：「大家小心，這兩條蛇不畏火不畏硫磺，又有奇毒！」話音剛落，另一名女弟子亦被小黑咬斃，然後回頭再來對付顧七七，此刻雙蛇前後夾攻，顧七七更加接應不暇，鐵拐舞得呼呼作响，旁人又幫不上手，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一個女弟子道：「快去請教主來，」另外幾名女弟子仍然舉火把、提硫磺圍在四周。

顧七七全身上下都已被汗水濕透，時間一久，氣力漸竭，拐網亦沒有適才之綿密，速度亦較慢，只稍一慢，小白便沉身附坐鐵拐上，顧七七吃驚之餘，大喝一聲，正想發力震開牠，誰知嘴巴剛張開，一股腥風撲鼻，似有物灌入喉頭，她知道不妙，狠下心腸，鋼牙用力一咬，却咬着了一件事物，知道必是小白，便緊咬不放，誰知却由喉管上傳來一痲痺，痲痺感傳至心房，便沒有了呼吸，砰的一聲，仰天跌倒！

說時遲，那是快，小黑又落在其身上，一個女弟子大驚，下意識地火把向牠抛去，小黑見狀連忙彈開，其他女弟子見狀，紛紛將火把抛過去，小黑在火把中亂竄，落在火把堆中，不能動彈，身子直抖，原來這兩條小蛇，一條吃硫磺而畏火，一條吃火而畏硫磺，可惜她們不知其性，否則顧七七也不必赴枉死城！

一個女弟子見狀胆氣稍壯，道：「那位姐妹身上飛刀飛鏢，快射牠！」刹那間，七八件暗器，一齊向小黑飛去。小黑在火旁全身氣力都似消失，無法動彈，被飛刀斬成幾段，衆女弟子見狀才奔前看顧七七，又有女弟子道：「堂主是中毒而斃的，大家不可用手觸摸！」火光下，只見顧七七一臉泛黑，牙關緊閉，露出一寸長的蛇身在嘴外。衆女弟子又將硫磺洒在她屍體上。

「大家退開，等候教主回來再發落！」

猛見一彪人馬趕到，却是趙北坤率領雷字堂的弟子掩殺過來，女弟子忙向趙北坤報告經過。又問：「堂主，情況如何？」

「咱們已殺死了不少人，但對方因主子未敗，仍作最後掙扎！」趙北坤繞路過去，來至遲夢澤身後，喝道：「待老夫來會會他！」紫湘湘和那名女弟子立即退下。

那邊廂的郝不滅和董振宇已到了分出勝負的階段，董振宇的「摔碑手」十分耗力，惡鬥一番，消耗了不少內力，郝不滅出刀少了壓力，氣勢大盛，董振宇色厲內荏地道：「郝不滅，你敢跟董某對一掌麼？」

郝不滅哈哈笑道：「你別做夢，老夫又非今日才出道！」他一句話說畢，已砍了十一刀，刀刀狠辣，把對方迫退了三

步。「你若肯投降，也許尚可留下一條生命！」

董振宇道：「今夜勝負未分，你便在做美夢了？嘿嘿，本幫副盟主在此，你們有誰能敵？總香主全甲神，全身刀槍不入……」

話未說畢，郝不滅趁他分神之際，已在他脅下砍了一刀，笑道：「可惜你不是刀槍不入！余修竹是什麼東西？連老夫也不怕他，他更不是咱們盟主的敵手，你趁早死心吧！」

董振宇受傷之後，更難應付，忽然喝道：「停手，董某願意投降！」

郝不滅冷笑一聲：「你別想用話騙老夫！」他手上寶刀使得更急。

「刷」的一聲，董振宇右上臂又中了一刀，急道：「郝不滅老匹夫，董某眞心實意要投降，你氣量如此狹窄，乾坤盟如何能成事，更遑論要與帥英傑爭一日之長短！」

郝不滅見他已無力興風作浪，忙住手道：「好，老夫且相信你，你令他們住手，省得多殺生！」

董振宇道：「大家聽着，董某決定投降乾坤盟，願意與我共進退者，請即棄械投降，乾坤盟不願多殺生！」刹那間，棄城投降的人竟有一半。

苗常青又驚又怒，喝道：「董振宇，你這怕死鬼，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董振宇冷笑道：「姓苗的蠻子，董某早受夠你的氣了，只怕你今日難逃劫數，你自己保重吧！」苗常青大怒，欲衝過去殺他，可是余青玉怎肯放他過去，將他緊緊纏住。

這時候，四周殺聲震天，蓋天幫分舵已陷入火海之中，巴山亦自分舵內帶着最後一批人衝出來，但隨即被陽知雨兩兄弟截住廝殺，那些投降了的蓋天幫幫徒，在乾坤盟火字堂弟子的監視下，乖乖站在一旁。

章水仙和林楓紅在解決了李南耿之後，也掩殺過來。再加上由前門殺回來的鐵冠道人，氣勢更盛，蓋天幫幫徒見大勢已去，又見連鐵冠道人和廖柏夫也如此替乾坤盟賣力，棄械投降的人越來越多！

場中只剩下三對殺得最激烈，不過趙北坤和陽知雨因對手稍弱，都比較輕鬆，但余青玉便絕不輕鬆，因爲苗常青仗着自己刀槍不入，一味强攻，使余青玉頗有束手無策之感。

鐵冠道人見狀回首道：「盟主，這廝不畏刀槍，但貧道不信他不畏內家掌力！」一頓又問：「董振宇，你可知他罩門在何處麼？」

董振宇道：「並非屬下不說，實是無人知道！」以前鐵冠道人是其上司，他叫慣了，一時改不了口，仍以屬下自居。

余青玉將他倆的話聽在耳中，立即加强左掌的攻力，同時掌上眞力加至七成，苗常青果然不敢太過放肆。激戰間，余青玉忽使一招流星劍法，長劍在其雙鎚之闕猛刺過去，直指其下陰，心想對方的金鐘罩大概練不到那裡。

誰知苗常青並不慌忙，只退了一步，余青玉招式轉換極快，雙方一動，他隨之而動，當眞做到意在劍先，手腕一振，長劍來回急促地一撞，「噹噹」兩聲，將雙鎚撞開，左掌冒險突進，挾勁急印其丹田！

苗常青再退一步，右腳突然踢起，余青玉一咬牙，左掌擊在其腿上，這一掌他用了七八成眞力，苗常青腿骨雖然無損，但也被震得單足連連蹬退！

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掠前長劍再攻，他攻得急，這一劍直指其胸膛，却忘了他刀槍不入，苗常青猛吸一口氣，左鎚橫掃而來，由於彼此都使得急，余青玉來不及閃避，長劍固然戳中其胸膛，但若被其鐵鎚砸中，亦難免骨碎，千鈞一髮之際，他左掌忙不迭橫掃，擊在鐵鎚上！

「啪！」手掌擊在鐵鎚上，兩人手臂同時都震麻了，余青玉微退半步，不料苗常青的左鎚擊至，他迫得蹲身閃避！

苗常青大喝一聲，見機不可失，左鎚盡平生之力砸下，余青玉恐長劍抵擋不住，沒奈何只好擰腰伏地滾開，長劍乘勢貼地掃出！

這一劍只是下意識的自衞行動，可是竟收奇效，苗常青未等劍刄至，已忙不迭躍開，余青玉乘勢滾前，長劍稍抬高幾寸劈出！但這一次苗常青並不顧忌，雙鎚齊向下擊落，余青玉大吃一驚，忙又滾開。苗常青獰笑一聲：「小子，明年今日便是你之死忌！」他見余青玉落地，自己大佔便宜，精神大振。

不料余青玉此刻心頭更加高興，原來剛才那一劍，讓他無意中試出苗常青的罩門所在！他一直不明白，余修竹臨走時對他低聲說的三個字：左至陰是什麼意思，如今才明白，原來苗常青的罩門在「左至陰」穴！

「至陰穴」乃在腳小趾上，故剛才余青玉貼地那一劍，才將苗常青嚇退，既知對方之弱點，余青玉如何不高興？當下他在地上不斷打滾，却不斷伺機，攻其「左至陰」穴，每在危急時，都能奏效，心中更有把握。

鐵冠道人見他危險，連忙跑過去，道：「盟主，你且歇歇，待貧道會會他！」

余青玉道：「道長，這廝的罩門，我已查出來了，在『左至陰』穴！」

他一言未畢，苗常青臉色已經變白，怪笑道：「老子的罩門，除了老子一人之外，無人知道，小子，你別做夢了！」

余青玉道：「如此你何不讓我試試？」苗常青見罩門洩漏，心頭害怕，亡命進攻，鐵冠道人大喝一道，縱身躍前，右手拂塵擊其後腦，左掌印其後背，威力之大，無與倫比，苗常青不敢大意，只好閃身接招，嘴上罵道：「兩個打一個，算是那門子好漢！」

鐵冠道人冷笑道：「少跟道爺來這一套，道爺是個出家人，不是什麼英雄好漢！」他極力纏住苗常青之雙鎚，好讓余青玉攻其罩門，奈何那「至陰穴」生在小趾上，目標既小，進攻的角度和範圍亦窄，余青玉展盡本領，一時之間亦難以奏效！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巴山一道慘叫聲，而遲夢澤亦高聲：「住手，遲某願意投降！」

趙北坤哈哈笑道：「姓苗的，如今只剩下你一個了，看你還能挺多久！」

苗常青呆了一呆！閃避稍慢，左脚小趾讓余青玉劍割中，只聽他大叫一聲，全身骨骼「勒勒」地一陣亂响，彷似炒豆一般！忽聞他大叫一聲：「氣煞我也！」左鎚一回，「卜」的一聲，撞碎自己的腦袋，登時倒地氣絕！

余青玉暗叫一聲慚愧，自地上跳了起來，輕輕掃掉衫上之灰塵！仍在負隅抵擋的一小撮蓋天幫幫徒，此刻也都投降了，四周立時响起一陣响徹雲層的歡呼聲，歡呼聲驅散了黑暗，天際已露出魚肚白。

趙北坤走前道：「盟主，咱們着人再去訂幾間客棧吧？」

余青玉沉吟道：「此處不可久留，打掃一下戰場，立即離開無湖城！」趙北坤雖然不知他葫蘆裡面賣什麼藥，却也不敢再問，當下率人去爲乾坤盟弟子裹傷。

* * *

太陽已移近中天，乾坤盟浩浩蕩蕩由來路東出，來時已是信心百倍，去時更加氣勢如虹，而且人數也更多！

余青玉在路上與諸護法、副盟主和總盟主，再加上一個鐵冠道人商量處理降將問題，鐵冠道人首先道：「貧道斗胆先說一句，希望盟主寬宏大量，像對待貧道那樣對待他們，則何懼大事不成！」

郝不滅不無担心地道：「蓋天幫多奸狡之徒，只怕他們使詐，留在身邊，他朝恐成禍患！以屬下之見，不如索性將他們一刀殺了乾淨！」

章水仙忙道：「如果咱們這樣對待他們，日後還有人肯投降麼？」

郝不滅道：「副盟主，如今他們是被迫投降的！他日降軍越來越多，必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局！」

鐵冠道人忙道：「總堂主不可太武斷，以貧道以前之作爲，但在諸位尤其是在盟主的感召下，也能幡然大悟，何況其他？貧道認爲只要咱們眞心接受他們投降，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絕大部份的人都會改變而反戈一擊！」

陽散雲道：「陽某贊成道長之見。況咱們若以霹靂手段對付降軍，將來兩軍相遇，對方必定會負隅抵抗至底！」

余青玉道：「一刀殺了不宜，任由降軍隨意加入退出亦不宜，不如由總堂主先對他們訓話，願離開的，絕不勉强，願意留下來的，則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當下衆皆同意，便停止前進，由郝不滅對降軍講話，絕大多數的人都願意留下來，因爲怕蓋天幫報復，落了單之後危險性更大。

接着又由鐵冠道人訓話，以自己的感受作例子，勸降軍爲武林正義而戰，余青玉趁此機會和兩位副盟主和護法商量，決定委任鐵冠接顧七七之空缺爲火字堂堂主，雖然火字堂的弟子，絕大部份是女子，但鐵冠是出家人，倒還適合，最後由余青玉宣佈。

昨夜鐵冠道人的表現，有目共睹，這項委任深受新舊弟子歡迎，鐵冠道人表示誓不退縮，要爲武林正義，流盡最後一滴血，大軍又繼續前進。路過揚州，該處的蓋天幫分舵，實力薄弱，聞風而遁，乾坤盟放了一把火，將其分舵燒掉，轉向北行。

大軍路過之處，不斷有避蓋天幫鋒頭而隱伏下來的武林人加入，此刻乾坤盟的人數比下山時已增加了三分之二，糧食頗成問題，幸好一路都是魚米之鄉，補添並不太困難，至淮陰大軍才停下來整頓。

晚上乾坤盟的堂主都聚到余青玉所居之獨立小院廳內。趙北坤首先忍不住道：「盟主，依原訂計劃，咱們在破了袞州分舵，便由海路回雁蕩山，這太可惜了吧！」

余青玉道：「堂主之意是希望多破幾個分舵才回去？未知諸位有何高見？」

郝不滅乾咳一聲，道：「屬下也認爲不乘機多殺敵，實在錯失機會，趁蓋天幫未有防備，若能多殺些敵人，將來決戰時，可減輕壓力！」

余青玉目光一掃，見無人反對，遂道：「本座亦同意諸位見解，但目標應該有所選擇！」

恰在此時卓成雙闖了進來，郝不滅急問：「卓堂主有何消息？」

「卓某探得蓋天幫已派人來追咱們，據說由帥英傑親自率領！」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廳內起了一陣騷動，余青玉忙問：「消息是否確實？」

卓成雙道：「八九不離十！他們已過了江，估計如今已到蕪湖城！」

「這消息來得眞及時，」余青玉道：「如今怎辦？」

卓成雙續道：「袞州分舵和商丘分舵實力較强，而前面的徐州雖不足畏，却怕他們分兵阻攔，已讓帥英傑趕上來，也不能不小心！」

陽知雨忽然道：「咱們先派一隊人，暗中抄小路去袞州，待消滅了袞州分舵之後，立即乘船星夜回凰鳳寨！再派另一隊精銳去商丘，留下多數弟兄向徐州作强攻之勢，若能引商丘分舵來助，則第二隊先燒了商丘分舵，再回頭與第三隊夾擊商丘分舵的人馬的人馬，不過行動一定要快，否則讓帥英傑的大軍追上來，後果堪慮！」

余青玉皺眉道：「這計劃好是好，只是太過冒險！」他轉頭望着鐵冠老人，想聽其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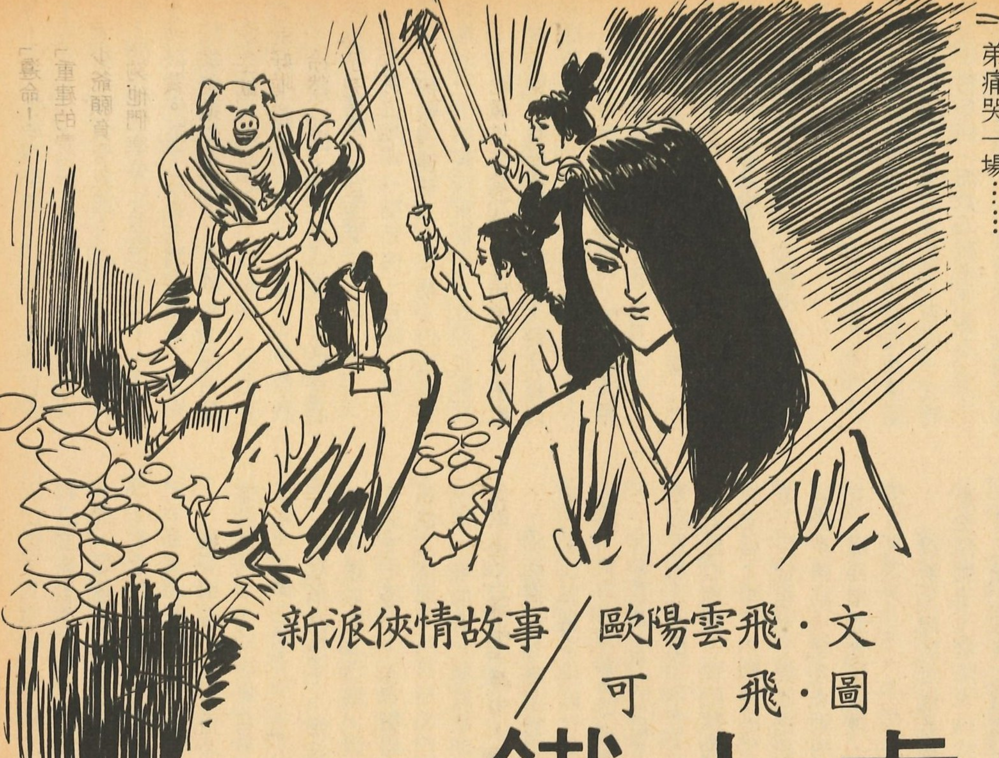
鐵冠道人道：「商丘分舵人數雖多，但兵多將寡，不足爲懼，不過必須引他們離開商丘才好下手，至於徐州分舵更不足畏！」

卓成雙道：「慢，你爲何不提袞州分舵？」

「袞州分舵若有盟主親率大軍偸襲，成功機會極大，問題是必須有幾個熟習齊魯情況的人帶路和留下來接應第二隊及第三隊人馬，由海路撤退！」

澤字堂的林楓紅道：「屬下與舍表弟在齊魯一帶走動過，認識不少好漢，便由咱們協助盟主吧！」

（未完・廿七）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上文提要：鐵小虎巧遇冷雲，他便將如何受幽冥教主利用，又命令左使者想殺自己滅口，幸見機逃亡，正在談到兇手的名字時，突然左使者出現，圍攻衆人，石頭娘娘和胡力來救駕，倖免於難……杜天雄將寶劍送回鐵虎莊，番生的鐵七鳳接回寶劍，鐵小虎趕回看見，不相信是自己的姐姐，經過石玉娘等証實，姐弟痛哭一場……

查核兇手是誰　拚死効忠候命

小虎雙眉一挑，忽生一計，道：「七姐，讓他就這樣一頭撞死，是不是太便宜？」

「莫非八弟另有妙計？」

「我是想廢物利用。」

「如何廢物利用？」

小虎沒答話，將杜天雄叫至面前，沉聲道：「杜天雄，你可是當眞決心以死抵罪？」

杜天雄那一撞可不輕，至今腦袋仍昏昏沉沉的，甩一甩頭，一本正經的道：「生死之事，豈可兒戲，老夫再死一次給你們看。」

這個老小子是個實心眼，不撞木柱，這一次要撞石柱，彎着腰，腦袋向前，正欲再一次表演自殺的遊戲，小虎及時堵住他的去路，道：「算啦，算啦，就算你已經死掉好啦，這筆帳就一筆勾銷。」

弄得杜天雄滿頭霧水，來不及開口發問，小虎又道：「換句話說，從現在起，你這一條命已經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屬於我們姐弟所有！」

杜天雄不反對，道：「杜某完全同意。」

「叫你往東，你就往東？」

「是的，老夫絕不會向西。」

「叫你生，你就生？」

「叫我死，我杜天雄絕不敢生。」

「你情願爲我們姐弟做任何事？」

「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叫你殺人放火也幹？」

「幹！」

「叫你去殺幽冥教主，敢不敢？」

「老夫恨他入骨，願殺第一刀，打第一仗。」

「你曉得這個老魔的身份來歷嗎？」

「曉得早就搗翻了他的窩。」

「現在且先接受一下考驗。」

「考驗什麼？」

鐵小虎轉對七鳳道：「七姐，把劍給他。」

七鳳一怔，道：「八弟，將劍給他做什麼？」

「讓他自己捅一劍。」

「既然要用他，又何必傷他？」

「妳不懂，魔劍出鞘，不見血就無法還鞘。」

鐵小鳳不相信，立即試驗，果然插不進去，如言將劍交給杜天雄。

鎮八荒眞不愧爲是一條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當下二話不說，拿起寶劍，照準自己的大腿，噗！一聲了一劍。

說玄眞玄！

說神也眞神！

魔劍見血，果眞順順當當的插入鞘中。

小虎道：「總瓢把子，你的部下多不多？」

杜天雄道：「不少，約有三百餘人。」

「別再幹打家劫舍的勾當，全部集中到鐵虎莊來。」

「小英雄的意思是——」

「重建鐵虎莊，必要的時候賣命，與幽冥教決一死戰。」

「遵命！」

「重建的費用，你手下的吃喝、薪水，本少爺願負全責。」

「夠他們塞飽肚皮就可以了，不敢勞少俠破費。」

鐵狗道：「別客氣，只要你不揩油，不吃空缺，不黑吃黑，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就好啦。」

冷然一笑，接着又說：「反之，當心吃不了兜着走，血流五步，黑夜飛頭，死無葬身之地！」

杜天雄連聲應是，乖得像一隻小綿羊。

鐵七鳳道：「乾脆連你的老婆孩子也一起帶來，就在本莊落戶吧，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鎮八荒感激萬分的道：「謝謝七姑奶奶的恩典。」

小虎交給他一張一萬両的銀票，道：「這些你先拿去，不足之數本少爺會隨時支應。」

杜天雄雙手接過，道：「是，八少爺！」

「鐵虎莊就照着原來的樣子重建，不許偸工減料。」

「絕對不會。」

「先父先兄他們的棺木，暫時保持原狀，待所有的兇手全部伏誅後，再行入土安葬。」

「一定照着八少爺的意思做。」

「我們姐弟的身份，不得對外公開。」

「保証絕口不提。」

「連你的老婆孩子也算進去。」

「杜某在家不談公事就是。」

「好啦，本少爺言盡於此，你去吧。」

「是！」

躬身一揖而別，當即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這樣的結局，誰也沒想到，包括鐵七鳳、鐵八虎，以及鎮八荒杜天雄本人在內，完全是因緣際會，隨機應變，臨時決定的。

却不失爲是一記高招，小狗子大鼓其掌道：「賺啦，賺啦，賺死啦，饒了杜天雄一條命，却賺了三百條命，從此以後，北六省黑道上的勢力已在咱們掌握之中，高明，高明，八少爺的計謀實在高人一等，了不得，不得了，眞是天才！」

鐵小虎一點也不高興，啐道：「哼，狗掀門簾兒，你就憑一張嘴，好啦，此事已經結束，別再自我陶醉，我還要跟七姐討論正事哩。」

七鳳道：「是關於那一方面的？」

八虎道：「關於妳死後之事，都已經死去好幾天的人，怎會還魂復活，是否壓根兒就沒有死？」

「當時是死了，沒錯。」

「這段時間，七姐跑到那裡去了？」

「陰曹地府，還有閻羅殿。」

小狗子大呼小叫道：「哎唷！好棒啊，聽八少爺說，他只到了奈何橋，便被小鬼趕回來了，七小姐好幸運，等於是免費旅行。」

八虎沒理他，問七鳳：「既已到了閻羅殿，怎麼可能再重返陽世？」

七鳳道：「當初我也莫名其妙，小鬼、牛頭馬面，還有判官、閻羅王，一口咬定我是非法入境，後來才弄明白，原來是陽壽未終，命不該絕。」

「閻王老子是怎樣處理的？」

「很簡單，驅逐出境！」

「所以七姐就還魂復活了？」

「不錯，還是由無根大師護送返家的，老和尙不但替我修整好門面，也將八弟的事說了個大概，因此，你一說是紅小虎，就曉得是誰了。」

「這幾天，七姐就一直躺在棺材裡？」

「不，我也是剛剛從外面回來，因見姓杜的入莊，臨時起意想嚇嚇他。」

「姐，進入閻羅殿，一定大開眼界，是否已將仇人的姓名查清楚？」

「在那裡，是看到了仇人的名册。」

小虎神色一緊，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快說是那幾個混蛋王八？」

七鳳沉聲一歎，道：「被小鬼强灌了半碗迷魂湯，模模糊糊的一時半刻之間想不起來了。」

「要想，一定要想，好好的想一想嘛。」

「想了三天三夜，老姐只想起來一個人。」

「誰？」

「劍仙金飛龍！」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把八虎、小狗子的頭腦都震昏了，他們懷疑是自己聽錯了話，小虎道：「姐，妳有沒有記錯，不會是劍仙金飛龍吧？」

七鳳斷然決然的道：「是他，絕對錯不了！」

「七姐請別忘，南金北鐵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呀？」

「八弟別太天眞，在名、利、權勢的天秤上，朋友的份量很輕很輕，在金飛龍的心目中，北鐵不除，他南金就永無出頭之日。」

「我們還是兒女親家吔。」

「這更不値一笑，金如翠嫁到我們鐵家來，說不定就是一種煙幕，一種手段，一條無耻的毒計，天下多的是政治婚姻，也多的是勢利姻緣。」

「大嫂金如翠的死總不會假吧？」

「未見得。」

「莫非其中有詐？」

「起碼在陰司的生死薄上，沒看到金如翠的名字。」

「小弟却在此地，親眼看見金家的人前來弔祭，還哭得挺傷心的。」

「誰敢保証他們不是在演戲，一個好演員，自然唱做俱佳，騙得人一楞一楞的。」

「在三劍堂，金飛龍曾公開表示，日後願將寒鐵劍還給咱們鐵家，目前只是暫時保管，表現得很夠意思，不像是一個私心自用的陰險小人。」

「哼，這不過是一種姿態罷了，以合法之名，行非法之實，大凡雄才大略，大奸大惡的大壞蛋，都會有一套冠冕堂

皇的說詞，最會假借名目，僞善行惡，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輕而易擧的達到目的。」

鐵小虎疑雲滿面的道：「姐，照妳這樣說，打從一開始，南金就在照着劇本演戲給咱們看？」

「大概八九不離十。」

「目標是寒鐵寶劍？」

「更是天下武林的領導權！」

「不對，他如此喪心病狂，如何杜絕羣雄悠悠之口？」

「八弟，你應該想到，當八劍合璧之日，多數豪雄，俱已命喪黃泉，已無可與他一爭短長之人。」

八虎倒抽一口寒氣，道：「如此說來，金飛龍還是一個頭頭呢？」

久未開口的小狗子說的更明白：「甚至可以說，這個老混蛋就是幽冥教主？」

七鳳的聲音堅定而又有力：「講實力，論財力，放眼當今武林之世，沒有第二個人，比他更有資格主持這一個秘密組織，此乃一石三鳥之計。」

小狗子雙目一睜，嚷嚷道：「乖乖，一石三鳥，胃口好大喔。」

八虎道：「不知是那三隻鳥？」

七鳳道：「第一隻鳥就是咱們鐵家，扳倒鐵虎莊，飛龍堡才有出頭天。」

「這話不假，有北鐵在，咱們吃肉，南金只配喝湯。」

「第二隻鳥就是那八名兇手，誘導甚至强迫他們去犯錯，然後再擒而殺之。」

「第三隻鳥又是什麼？」

「這是最厲害，也是最毒辣的一着，他抓住了八名兇手的小辮子，也只有他曉得他們的身份來歷，可以打着替天行道，替老友報仇的旗號，堂而皇之的將八名兇手撲殺，將八把魔劍據爲己有，名正言順的，甚而至於是在衆望所歸的情形下，登上武林霸主的寶座。」

聽到這裡，小虎不由的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這個老傢伙的計謀好可怕啊！」

小狗子亦一臉驚駭的道：「也好恐怖啊！」

鐵小鳳則意氣風發的道：「不過，天可憐見，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鐵家的七鳳八虎，死而復生，只要有我們姐弟在，他就休想稱心如意，勢必得改弦更張，重打鑼鼓，重起灶。」

八虎道：「他會再玩什麼新花樣出來？」

七鳳道：「現在還不知道。」

小狗子道：「七小姐，最好是早點查明白，速謀對策，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七鳳道：「不必查了，我早有成計在胸。」

鐵狗大喜道：「是何錦囊妙計？」

七鳳目注南方，爽朗的聲音道：「是釜底抽薪之計。」

八虎好聰明，立刻恍然大悟，道：「我明白啦，姐是打算殺上飛龍堡，殺他個鷄犬不留？」

七鳳道：「沒錯，將金家的人趕盡殺絕，就可以一了百了。」

小狗子忽然驚叫一聲，道：「糟啦，糟啦，這一來麻煩就大啦。」

八虎發火道：「有什麼麻煩？」

鐵狗唉聲歎氣的道：「八少爺和金如雪的愛情一定會吹。」

望着七鳳，繼又說道：「金如海與七小姐的感情也必然會就此完蛋。」

鐵小鳳聞言銀牙一咬，惡狠狠的道：「哼，家恨爲重，父仇爲先，事到如今，還談什麼兒女私情，南金北鐵，勢如水火，有他無我，有我無他。」

「對，有他無我，有我無他。」

「趕盡殺絕！」

「鷄犬不留！」

「毀宗滅派！」

「武林除名！」

「叫金家八輩子翻不了身。」

「媽的，走，馬上就上路！」

「媽的，殺，現在就去殺！」

* * *

開封。城郊。

有一座城堡似的，金碧輝煌的大宅子，堡門之上有三個大金字，老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是：「飛龍堡」。

如今的飛龍堡可不得了，自從鐵虎莊覆滅後，已自然而然的取而代之，成爲發號施令的江湖重鎮。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現在，飛龍堡又有貴客臨門。

是鐵七鳳、鐵八虎與小狗子主僕三人。

他們是存心找麻煩來的，神氣活現，趾高氣揚，大模大樣的，大踏步的直往堡門裡闖，就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一名警衛迎上來，滿臉堆笑的道：「請問三位是——」

八虎好像吃了炸藥，一開口大叫：「找人！」

警衛仍然滿臉堆笑的道：「不知是找那位？」

七鳳的臉色也不好看，呼名道姓的道：「金飛龍！」

以金飛龍的身份地位，這是很失禮的事。

換了一般狐假虎威的家奴，早已大發雷霆。

也幸好這位警衛一直和顏悅色，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不然，他可能已經挨揍了。

因爲，鐵小虎的手很癢，一踏進飛龍堡的大門，就有一種想揍人的衝動。

警衛笑容可掬的道：「找我們老爺子有事？」

小虎依舊沒好話：「廢話，沒有事又何必來。」

「有什麼事？」

「找麻煩！」

「找麻煩？」

「你沒有聽錯，去告訴金飛龍，說找麻煩的人來啦。」

「還沒有請教這位少俠的大名？」

「本少爺紅小虎。」

「這一位姑娘是——」

七鳳自己道：「姑奶奶紅小鳳。」

警衛望着小狗子，還不曾開口，鐵狗便已搶先說話，道：「小爺，我是黑小

狗。」

「三位請！」

這位警衛仁兄的修養的確不賴，始終笑臉迎人，將三人領至堡內一間花廳，還親自奉上三杯香茗，笑說：「請在此少坐，小的這就去請我家老爺子。」

人已出門，小虎釘了一句：「最好快一點，少爺脾氣不好，不耐久等。」

小狗子更絕，簡直目中無人，再加一句：「假如等不到人，當心把你們的房子拆掉。」

「很快，很快！」

警衛漫應着，如飛而去。

* * *

是很快，不多一會工夫，便回來了。

鐵七鳳見只有他獨自一人，不禁大怒：「咦，金飛龍呢？他好大的架子啊。」

警衛道：「家主人眼前有貴客，請三位稍候。」

八虎冷言冷語的譏誚道：「貴客？多貴？一斤多少錢？是土產？還是舶來品？」

「是兩位望重武林的高人。」

「高人？多高？像竹竿？或是大樹？」

「少俠眞會開玩笑，妙語如珠。」

七鳳冷聲道：「你最好不要開玩笑，說出這兩位又貴又高的客人是誰？」

警衛道：「一位是百善先生。」

鐵狗道：「另一位呢？」

警衛道：「另一位是慈悲和尚。」

八虎眼一瞪，橫眉豎目的道：「噢，是他們，這兩個老傢伙一向沽名釣譽，愛出風頭，酸得很，來幹什麼？打麻將？吃大餐？還是擺龍門陣？」

警衛小心翼翼的道：「都不是，家主人正在陪兩位前輩談事情。」

七鳳道：「談什麼事？」

警衛道：「這小的就不清楚了。」

小狗子好大的火氣，啪！一聲，用力拍一下桌子，將茶杯震落在地，摔了個粉碎，火爆的吼道：「你娘，少打馬虎眼，爲何不把事情弄清楚再來？」

眞的是來找麻煩的，沒事找事，成心想挑起事端。

偏偏遇上一位修養特別好，近乎窩囊的好好先生，口裡連聲應是，還給小狗子重新換了一杯茶，躬身退出去。

小狗子氣猶未消的道：「快去快回，這一次再答不上話來，管叫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八虎道：「老的沒空，先叫小的來陪咱們解解悶也可以。」

七鳳的話火藥味更濃：「若再相應不理，慢待佳賓，當心我們姐弟殺將進去，連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也一起幹掉。」

「是！是！」

警衛嘴裡應是，心裡却蠻不是這麼回事，嘟嘟喃喃的自語道：「哼，什麼玩意兒，別以爲飛龍堡的人全是膿包，若非主人交代，叫咱們忍氣吞聲，早就將你們這幾個臭小子，野丫頭，扔到山溝裡餵狗去了。」

並未去報告主人，兀自到堡門外守大門去了。

* * *

七鳳、八虎、小狗子還以爲他是去催金飛龍的駕，留在花廳內死等。

沒等到老的。

也沒等到小的。

三人的怒火已經達到爆炸點。

八虎先說：「姐，咱們殺進去！」

七鳳繼道：「好，把他們殺出來。」

小狗子吼道：「對，老的小的一起殺，今天非要殺個痛快淋漓，將飛龍堡殺得稀里嘩啦不可。」

吼聲中，人已離座而起，衝到門外去。

正當此刻，對面一座大荷池的上方，一排精雕細琢的屋宇前，廻廊的盡頭，拐角處，在一片笑語聲中，閃出來三個人。

手執旱煙袋的百善先生在左。

手捧大鐵鉢的慈悲和尚在右。

飛龍堡主劍仙金飛龍居中相送。

只聽金飛龍以略帶感傷的語調道：「鐵虎莊的不幸，等於是天下武林的不幸，幽冥教主野心勃勃，絕不會就此罷手，必將繼續蠶食鯨吞，下一個目標，不是我金飛龍，便是百善先生，或慈悲和尚，大家處境相同，利害一致，務請一本俠義精神，全力以赴，除此禍亂逆流，將肆虐鐵虎莊的兇手一個一個揪出來，繩之以法，爲老友鐵虎報仇！」

百善先生呼嚕！呼嚕！的抽了兩口旱煙，笑呵呵的道：「金堡主說那裡話來，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家都懂，老夫與慈悲和尚今日此來，就是想敦請金大俠出面主持此事，早斷亂源。」

慈悲和尚隨聲附和道：「善哉，善哉，只要金堡主一聲令下，不論水裡火裡，相信天下英雄皆奮勇爭先，義無反顧。」

劍仙金飛龍無愧爲是一代翹楚的身份，風度、胸襟皆超人一等，哈哈笑道：「言重了，客氣了，兩位德高望重，名滿天下，老夫怎敢僭越，大家商量着辦，商量着辦就是了。」

百善先生邱百善道：「那裏，龍無首不行，一切還是以金堡主馬首是瞻。」

慈悲和尚義正詞嚴的道：「不錯，兵無帥不戰，凡事皆以金大俠的號令爲依歸。」

金飛龍虛懷若谷，依然是那一句老話：「大家商量着辦，大家商量着辦。」

七鳳冷聲道：「哼，僞君子！」

八虎鄙夷道：「哼，假道學！」

小狗子不屑道：「哼，都不是人，是老狐狸！」

胡言亂語中，三人一字排開，已大踏步的迎上去。

金飛龍、百善先生、慈悲和尚，已步下廻廊，正往大門那邊走。邱百善抱拳爲禮，道：「金堡主有客，請留步，我們就此告辭。」

飛龍堡主來不及開口說話，便被搶了先：「別忙走，留下來看一場戲嘛。」

慈悲和尚面無表情的道：「看什麼戲？」

鐵小虎嘻皮笑臉的道：「好戲，絕妙

好戲，說不定兩位也是戲裏的主角之一。」

在這等名重江湖的大人物的面前，這樣的言詞神態，顯然是失禮的，百善先生甚是不悅，問金飛龍：「這三個娃兒是何人門下？」

八虎主僕，與百善先生、慈悲和尚，雖然見過幾次面，却迄未正面招呼過，就邱百善而言，自然還是三個新面孔，故而有此一問。

金飛龍指着小虎、鐵狗道：「這位是紅小虎，他說是鐵家老八的朋友，那一位是黑小狗，至於另一位女俠嘛——」

今天他是第一次見鐵七鳳，面目已變，根本不識，只好閉口不言。

七鳳自我介紹道：「本姑娘紅小鳳，是小虎的姐姐，難道守門的人未作詳細報告？」

劍仙金飛龍「哦」了一聲，道：「報告過，是老夫一時疏忽，給忘了。」

紅小虎三字，已如日中天，慈悲和尚聞言臉色微微一變，道：「原來大鬧三劍堂，一劍打敗賀三劍的紅小虎，就是這位小英雄，眞是失敬得很。」

有事沒事，鐵小虎還想擺一擺威風，這下機會來了，自然不會放過，神氣八啦的道：「客氣，小意思，只是一道小菜，牛刀小試而已。」

慈悲和尚繼續追問：「聽說少俠在濟南府，亦曾以小二哥的身份出現太白居？」

鐵小虎目注邱百善，陰陽怪氣的道：「這件端盤子，抹桌子的糗事，恐怕想瞞也瞞不了。」

金飛龍道：「此話怎講？」

八虎道：「因爲本少爺還親自服侍過這位百善先生哩。」

劍仙金飛龍，與慈悲和尚，聞言互換一道詫異的眼神，欲言又止。

百善先生邱百善的神色却依舊鎮靜如恆，道：「爲了追查鐵虎莊滅門一案，老夫近來一直僕僕風塵，在四處奔波。」

這話是說給金飛龍、慈悲和尚聽的。

也是說給七鳳、八虎、小狗子聽。

金飛龍、慈悲和尚沒有反應，鐵小虎的反應却很快，立道：「辛苦了，在下願代我的好友鐵八虎，向前輩致謝，另外，還想請教閣下兩件事。」

百善先生一怔神，道：「那兩件事？」

八虎回想一下在太白居的所見所聞，如審訊犯人般問道：「你認識屠夫侯三？」

「曾有一面之緣。」

「你好像說過，你們有過節？」

「這是事實。」

「什麼過節？」

「想當年他曾無故傷了一位武林朋友，老夫一直想爲這位朋友討一點公道回來。」

「於是，你就一不做，二不休，連他三姨太也一起幹掉，還順手牽羊帶走了一樣東西？」

金飛龍、慈悲和尚的臉色變了，百善先生斷然否認道：「絕無此事。」

這件事曾聽八虎說過，七鳳知之甚詳，道：「你說什麼？殺猪的不是你殺的？」

「不是。」

「神州怪傑萬事通呢？」

「也不是。」

「姑奶奶不信，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不可能知曉與殺猪的定下的暗號。」

小狗子補充道：「說的也是，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包，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無緣無故的，你叫這麼多菜幹嘛，吃得了嗎？害得俺黑小狗手都端酸了。」

百善先生淡淡一笑，道：「老夫碰巧喜歡這幾道菜式。」

七鳳道：「不是打暗號？」

邱百善道：「也許只是巧合。」

八虎雙眉一挑，語冷如冰的道：「哼，天底下那有這樣巧的事，一夜之間，屠夫侯三亡命，神州怪傑喪生，本少爺以爲，你即使不是幽冥教主本人，或是他的合夥人，最低限度，必然與幽冥教關係密切。」

茲事體大，惹火了百善先生，勃然大怒道：「狂妄小兒，休得信口雌黃，老夫與慈悲和尚聯袂而來，就是爲了跟金堡主共商剿滅幽冥教的事。」

仰天發出一聲長嘯，接着又道：「區區此心，唯天可表，老夫爲善爲惡，自有公論，相信慈悲和尚，飛龍堡主，皆可爲我作證。」

「阿彌陀佛。」

慈悲和尚宣了一聲佛號，道：「百善先生樂善好施，剛正不阿，是武林正義的代表。」

劍仙金飛龍也一本正經的道：「邱大俠以鋤强扶弱，排難解紛爲職志，畢生爲人作嫁，樂此不疲，是江湖上難能可貴的一股清流。」

七鳳道：「狽狽爲奸，言不由衷！」

八虎道：「一丘之貉，自拉自唱。」

小狗子說的更露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奶奶的，你們連自己都保不住，還想保別人？做夢！」

雖是低聲自語，還是被百善先生、慈悲和尚聽得一淸二楚，二人同聲一喝，方待大興問罪之師，金飛龍連忙打圓場道：「年輕人血氣方剛，難免思慮欠周，倘有冒犯之處，請看老夫薄面，放過今天。」

百善先生冷哼一聲，道：「哼，如非金堡主出面緩頰，眼前就要他們好看。」

慈悲和尚的火氣也不小：「話不投機半句多，老衲就此告辭了！」

立與百善先生大步而去。

七鳳道：「哼，誰怕誰呀。」

八虎道：「有種就留下來。」

小狗子道：「留下來見個眞章，保證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連這等頂尖高手也敢招惹、挑釁，幸好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修養有素，且人已去遠，不然很可能會好戲連台，演出一場全本的鐵公雞。

* * *

慈悲和尚、百善先生雖去，場中的

人數並未減少，金如海、金如雪兄妹，已聞訊趕至。

金如雪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從八虎的身上，瞟到七鳳的臉上去，酸溜溜的道：「赫，紅小虎，你的速度好快，數日不見，就交到女朋友了？」

八虎啐道：「呸呸呸！童言無忌，這是我姐姐，少胡說八道。」

弄得金如雪好不尷尬，既羞且喜，自我解嘲的笑笑，仔細的打量一下七鳳，道：「嗯，是有點像，好漂亮啊。」

不錯，此刻的鐵小鳳，體力已完全恢復，面色紅潤而有光澤，的確很漂亮。

可惜黛眉深鎖，心事重重，面對男友金如海，恍如未見，僅淡淡的應了一句：「謝謝！」

金如雪笑盈盈的道：「鐵小虎有一位姐姐鐵小鳳，你紅小虎也有一位姐姐叫紅小鳳，好巧啊。」

八虎道：「就因爲很巧，所以大家才成爲患難與共的好朋友。」

劍仙金飛龍聽在耳中，眼珠子一直在轉來轉去，也不知他在想什麼？

似是觸動了金如海的傷心事，目注鐵小鳳，不停的長吁短歎，由於眼前的這位「陌生」姑娘，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情人。

小狗子明知故問道：「二公子在歎什麼氣？」

金如雪銀鈴似的聲音笑說：「傻瓜，假如鐵家的七鳳仍在，此時說不定已是我的二嫂啦。」

鐵小虎抓住機會，猛吃金如雪的豆腐：「如果鐵八虎還在的話，妳大概差不多也快要變成他老婆了。」

把金如雪的臉都羞紅了，罵了一句：「討厭！」

金如海終於很難得的開了金口：「三位來到飛龍堡，該不會就是爲了說這些無關緊要的題外話吧？」

七鳳臉一沉，冷冰冰的道：「無事不登三寶殿。」

劍仙金飛龍忽道：「此非談話之所，請入內院再作深談如何？」

七鳳道：「不必，這裏就很方便。」

鐵狗解釋道：「方便動手打架！」

金如雪愕然一楞，道：「你們還沒有說，究竟爲了何事？」

八虎一字如刀：「爲了討債！」

金飛龍一怔，道：「討債？討什麼債？」

「討被你侵佔的那一把寒鐵寶劍。」

「老夫早已表明，此劍係替鐵家的人代爲保管。」

「鐵家如有生還之人，你是否願意爽快的交出來？」

「當然。」

「眼前就有鐵家的人。」

劍仙金飛龍大驚失色的道：「誰？」

事情發展至此，不說實話，很難解開這個結，來此之前，姐弟二人早有腹案，必要的時候，準備將底牌亮出來。

七鳳道：「我是鐵七鳳！」

八虎道：「我是鐵八虎！」

孰料，金家父子兄妹根本不予採信。

金如海瞪着小鳳道：「太離譜了，妳沒有一個地方像七鳳。」

金如雪盯着鐵小虎道：「太不像話，你的派頭也比不上八虎。」

劍仙金飛龍總結道：「人死不能復生，何況面貌截然不同，兩位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

八虎道：「誰跟你們開玩笑，我們說的是實話。」

金飛龍道：「哈哈，少俠很會演戲，幾乎可以以假亂眞。」

「本來就是眞的。」

「可是，你們的面貌——」

「這是受傷之後，曾經整容的結果。」

「此乃一面之詞，難以令人信服。」

「你要怎麼樣？」

「必須要有强而有力的證據才行。」

「鐵家的家傳之寶七星寶劍如何？」

「寶劍不會說話。」

「可以和如雪姑娘對質。」

「對什麼質？」

「談一談我們之間的一些小秘密。」

金如雪急聲道：「爹，這個法子妙極了，女兒與八虎之間，的確有好多好多別人不知道的小秘密，譬如——」

劍仙金飛龍截口道：「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在少男的心目中，根本沒有保密觀念，任何事情都會跟他的三朋四友談。」

鐵小虎據理力爭道：「不，有些事是極機密，是不可以隨便告訴外人的，譬如，有一次我們兩個親嘴，如雪要打噴嚏，噴了我一臉口水。」

金如雪聞言喜上眉梢，含情脈脈的睨了小虎一眼，道：「這是事實，當時好糗，也好窘，眞笑死人啦。爹，女兒以爲——」

劍仙金飛龍打斷她的話，道：「如雪，此事非同小可，我們不能因爲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認定他是鐵家的八少爺，須知有些人，越是好笑的事，越喜歡在別人面前宣揚。」

金如海道：「是的，這話一點不假，我與七鳳之間的事，我的好朋友皆清楚。八虎是個長舌男，性子又急，嘴巴也快，一根腸子通到底，不是一塊保密的料子，一定會到處嚷嚷的。」

八虎怒沖沖的道：「那要怎麼樣你們才肯相信我們姐弟是鐵家的人？」

七鳳一揚柳眉兒，叱道：「不需要他們相信，只要我們自認爲沒有殺錯人，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金飛龍聽得一呆，道：「什麼？你們不但要奪劍？還想殺人？」

鐵七鳳一字一咬牙的道：「完全正確。」

「妳想殺誰？」

「殺你，金飛龍，以及飛龍堡所有的人。」

「老夫跟妳有仇？」

「仇深似海。」

「這話是從何說起嘛？」

「從陰曹地府，閻羅殿說起。」

「這就更玄妙，更詭異了，老夫一句

也聽不懂。」

一想起這件事來，七鳳就痛不欲生，盡量簡單扼要的道：「姑奶奶被鎮八荒杜天雄殺死後，直奔陰曹地府，在閻羅寶殿上，看到一份仇人的名册，你金飛龍名列榜首，排在第一位。」

劍仙金飛龍驚疑不迭的道：「女娃兒別說笑話，一個已經到了陰司的人，還能重回陽世？」

金如海道：「笑話，簡直是天方夜譚。」

如雪姑娘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

鐵小鳳朗聲道：「本姑娘是因爲陽世壽命未終，命不該絕，控以非法入境之罪，閻王不收，小鬼不要，被驅逐回來的。」

金如海兄妹聞言嚇一跳，相顧愕然。

劍仙金飛龍同樣吃驚不小，道：「妳這話可當眞？」

鐵小鳳語意肯定：「不入地獄門，焉知地獄事。」

「妳眞是看到了毀滅鐵虎莊的兇手名册？」

「就擺在判官老兒面前的桌子上。」

「上面有我金飛龍的名字？」

「一點不差。」

「怪事，眞是怪事。」

「什麼意思？」

「會不會是女娃兒看錯了？」

「不可能。」

「那就是閻羅王弄錯了。」

「更不可能，閻羅王不會犯錯。」

「這可不一定，神仙有時候也會犯錯。」

「金飛龍，你的意思是說，你並非幽冥教主？」

「絕對不是，純屬無稽之談。」

「也不是肆虐鐵虎莊的兇手之一？」

飛龍堡主金飛龍肅容滿面的道：「南金北鐵，是好友，也是姻親，就算金某喪心病狂，也不會將自己的女兒如翠，外孫囝囝的兩條命賠進去，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神人共憤的事情來。」

鐵小鳳恨聲道：「囝囝已死是事實，至於金如翠嘛，哼，恐怕未必。」

金如海愕然道：「此話怎講？莫非我大姐尙在人世？」

七鳳道：「本姑娘懷疑，她也是元兇主犯之一。」

八虎道：「鐵虎莊鑄劍的消息，八成是她送出去的。」

小狗子道：「說的更明白一點，她是一個頭號大間諜，一個掃把星，鐵虎莊慘遭滅門之禍，很可能就是她一手造成的。」

劍仙金飛龍聽到這裏，臉氣紫了，肺氣炸了，暴跳如雷的道：「謊言！瞎說！鬼扯！純粹是無中生有，含血噴人，欲加之罪，空穴來風，今天除非你們能拿眞憑實據來，否則，休怪老夫要以老欺小，甚至以多爲勝，要將爾等埋葬在飛龍堡！」

金如海亦已忍無可忍，殺氣騰騰的道：「告訴你們，金家的人絕不惹事，絕不怕事，也絕不坐視別人任意破壞、踐踏、汚衊飛龍堡的美好形象。」

連金如雪都冒火了，大發嬌嗔道：「對，有所忍，有所不忍，有所爲，有所不爲，全家的人頭可斷，血可流，絕不接受侮辱！」

七鳳欲語未語，八虎聲急語快的道：「姐，別再跟他們嚕七八嗦，浪費口舌，我有辦法辨明是非，將眞兇揪出來。」

劍仙金飛龍道：「你有何妙法？」

鐵小虎先不答話，從七鳳身上，拔出魔劍後才說：「你們可願意接受攷驗？」

「攷驗什麼？」

「攷驗你們是不是殺人的兇手。」

「又如何攷驗？」

「寒鐵寶劍會認出眞兇來。」

「娃兒，你的鬼名堂眞多，又在開玩笑了。」

「誰跟你開玩笑，本少爺說的是實話。」

「難不成——」

「你沒有想錯，這一把寶劍，由於飲血太多，通體變血，且有先父先兄的寃魂附身，誰有罪，誰該死，誰該生，它都知道。」

「怎樣得知？」

「有罪該死的人，魔劍會自動的往上竄，有強烈的復仇意識。」

「無罪不該死的人，又是什麼樣子？」

「平靜無波，靜止不動。」

「哼，瘋言瘋語，鬼話連篇。」

「金飛龍，你不信？」

「沒有人會相信有這等怪異之事。」

「敢不敢接受攷驗？」

金如海首先斷然拒絕：「抱歉，金家的人不接受侮辱！」

如雪姑娘亦憤憤然道：「金家的人自信問心無愧，沒有這個必要。」

萬不料，金老爸却力排衆議，肅穆鄭重的道：「我們接受！」

金如海大惑不解的道：「爹，你老人家願意接受侮辱？」

劍仙金飛龍道：「淸白比侮辱重要。」

金如雪花容大變道：「爹，我們飛龍堡的人，皆頂天立地，俯仰無愧，做女兒的寧願人頭落地，也無法忍受這種奇恥大辱。」

劍仙金飛龍心平氣和的道：「孩子，生死事小，名節事大，看在南金北鐵多年相交的情份上，我們要忍辱負重！」

* * *

父命如山，金如雪沒再言語。

金如海也忍氣吞聲的閉上了嘴。

劍仙金飛龍凝視着鐵小虎，面上表情全無的道：「少俠請吧！」

「好！」

八虎毫不遲疑，刷！好字出口，劍已出手，疾逾閃電般刺向金飛龍的咽喉要害。

「爹！」

「爹！」

如海兄妹嚇得面無人色，手握劍柄，蠢蠢欲動。

金飛龍却不但一動不動，索性連雙眼也閉上了。

劍光在金飛龍喉前寸許之處便停住了。

是鐵小虎不曾再向前推進。

八虎認爲，倘若金飛龍是元兇主犯，魔劍本身必會有所行動。

魔劍紋風未動。

鬼哭神嚎之聲，則飄飄忽忽，隱隱約約的，依舊時續時斷，若有若無。

八虎道：「爹，哥，你們若英靈不遠，請趕快顯靈，把兇手揪出來！」

七鳳道：「我們一定會爲鐵家報仇雪恨，血洗飛龍堡，趕盡殺絕！」

小狗子語帶哽咽的道：「老爺，仇人就在面前，趕快顯靈，不要客氣！」

「寃有頭，債有主，務請實話實說，切莫顧念舊情！」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不要徇私，不要舞弊，更不必給他留情面，是誰就把劍尖送進誰的喉嚨裏去，叫他血債血還，送他回姥姥家！」

三人大吼大叫，一陣鼓噪，六隻眼珠子緊盯着魔劍，恨不得劍尖馬上飛起來。

然而，劍尖穩如泰山，一動也沒有動。

顯然，劍仙金飛龍不是殺人的兇手。

八虎心有不甘，繼續試驗。

不是如雪姑娘。

也不是金如海。

魔劍在他們兄妹的喉前，皆反應全無。

這事大出八虎意料之外，心裏直犯嘀咕，道：「姐，是不是妳看錯了？」

七鳳斬釘截鐵的道：「絕對沒有看錯！」

八虎道：「可是，魔劍具有靈性，一向神準無誤，這一次怎未顯靈？」

七鳳道：「一定不曉得是那裏出了岔子。」

金飛龍道：「想必是閻羅王老糊塗，一時筆誤。」

小狗子乍然驚呼道：「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八虎沉聲道：「你明白什麼？」

小狗子道：「金家還有一個人未接受考驗。」

鐵小虎立道：「是呀，怎未見金如山？」

金飛龍沉吟一下，轉問金如海：「你大哥呢？」

如海躬身道：「在後院，督導門下弟子練劍。」

七鳳以命令的口吻道：「叫他來！」

八虎道：「我們自己去找也可以！」

劍仙金飛龍猶豫少頃，揮手道：「去把你哥哥叫來！」

「是，爹！」

金如海別無選擇，只好遵命行事。

* * *

很快便領着他老哥金如山回來了。

金如山横掃了七鳳、八虎、小狗子一眼，剛剛叫了一聲：「爹——」

以下的話還沒有來得及說，刷！的一聲，鐵小虎已提劍送至他喉前寸許處。

老規矩，八虎的手沒再動。

劍的本身却在動，直往金如山的脖子上竄，幾乎要脫手飛出。

金如山驚叫一聲，急忙暴退數尺，險險逃得一命。

這還是鐵小虎及時煞車，緊緊掌握住劍柄的結果。

如其不然，金老大不死也會在脖子上開個血窟窿。

金飛龍目睹此狀，神色大變，驚呼道：「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八虎威風八面的道：「不奇怪，你兒子就是殺人、放火、奪劍的兇手！」

七鳳面籠寒霜道：「閻王老子並沒有犯錯。」

小狗子也神氣八啦的道：「魔劍也絕不會認錯人。」

如雪姑娘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直喊：「騙人，騙人，一定是你們在騙人。」

金如海同樣不願面對現實，大呼小叫道：「劍本無知，自己不可能會動，是你們在耍花招，做手脚，作弊，使詐。」

八虎喝斥道：「放屁，若說本少爺使詐，作弊，在你們父子兄妹的喉前爲何毫無反應？」

「這——」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休得強詞奪理。」

「我不相信大哥會做這種糊塗事。」

「鐵證如山，你不信也得信。」

「大哥爲人向來謙恭有禮，宅心仁厚。」

「哼，沒知識，沒水準，你知不知道，自古偷腥的貓兒都不會叫，大奸大惡的人，表面上都是大慈大悲大善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金如雪忽道：「我有一個要求。」

七鳳黛眉一挑，道：「要求什麼？」

金如雪道：「把劍給我，再作一次試驗。」

八虎與七鳳眉來眼去，正自委決不下，劍仙金飛龍仰天一歎，道：「不必了！」

鐵小鳳聽不懂這三個字的眞正含義所在，聞言錯愕一下，道：「金堡主可是想要護短？」

「老夫絕不護短。」

「那是認爲舍弟有使詐，作弊的嫌疑？」

「大家有目共睹，沒有。」

「如此，承認你兒子是殺人的兇手？」

「老夫不願意承認，但又不能不承認！」

八虎沒料到金飛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尊敬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不疾不徐的道：「很難得金堡主如此大公無私，八虎願不記前嫌，再叫你一聲金大叔。」

「嗯！」

金大叔三字，在往常，八虎經常話不離口，但在此刻聽來，金飛龍却感觸良多，應得很勉强。

（未完・七）

上文提要： 秦豪赴嘉琳之約，卻於黑暗中遭人施襲，因此而殺死武林五老之一的「終南居士」，當下被無極眞人等七八個武林人物包圍，其中更包括金七和潘谷，衆人均力指他欲謀奪武林盟主之位而殺之，秦豪百口莫辯，卻來了小吉子替他辯護，正邪難分的天一會的人稍後亦抵達……張家口的客店內，一個矮胖漢子與秦豪搭訕後離去，未幾，卻被發現死在秦豪的房間內……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夜半無人私語時　陰差陽錯恨連綿

「誰？」花浪問道。

「這一位……」這文士就是「無聊書生」，他以爲這次抓到了賊，必然受到花浪的嘉許，他指的正是李四。

那知花浪看了一眼，說：「在他身上又如何？」

「此人在張家口時多言多語，惹事生非，挑間撮嫌，唯恐天下不亂，如今回憶，他當時一會兒懷疑這個，一會兒又懷疑那個，其實他本人才最可疑。」

花浪淡然地說：「就算是他偷的吧，馬蹄金上既未作記號，我們又未捉賊當場，其奈他何？」

花浪這話等於坐實了李四的嫌疑，李四還未說話，秦豪沉聲說：「花宮主何出此言？既稱沒有證據，又未當場捉住，而馬蹄金又非獨家所專有，如此敗人名節，不覺有失身份嗎？」

「無聊書生」說：「秦少俠，李四這人來路不明，你和他接近必受牽連。」

「人各有志，不須老兄提示。」

「咱……」花浪說：「我說秦少俠，我們是一番好意，這李四賊頭賊腦，絕非善類，你是君子，古語說：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住口！」李四光火了。他說：「妳說我賊頭賊腦，我看妳是人盡可夫，嘿嘿，提起洞庭春宮主人花浪，誰也不知道她行爲放蕩，面首萬千，傳說她的武功是每鬆褲帶一次，就多一招絕學……」

「無聊先生」大怒，說：「小輩，你說什麼？」

李四口沫橫飛地說：「就算我李四不說一句話，讓各位來看看好了，相法說：桃花眼、水蛇腰、坐搖膝、行懸踵，女人犯此一種，即不正派，若四種俱備，必爲淫蕩，各位看看，這位花宮主……」

衆人果然都瞄向態度自若、寵辱不驚的花浪。

「無聊書生」大怒，就像是在冰上一滑似的就到了李四身邊，但李四急忙閃到秦豪背後，說：「想不到……眞想不到你這吃軟飯的小公雞，居然還有兩下了……就看你這麼一滑，我李四可不想充壳子……」

「無聊書生」向前一撲，伸手就抓。

秦豪雙手一分，一個「小開門」就把「無聊書生」震退兩步，說：「老兄眞是人如其名，太無聊了！」

「無聊書生」自知不敵，對花浪說：「花浪，這未免欺人太甚，人家根本沒有把妳放在心上嘛。」

花浪笑得極甜，說：「這你就不懂，秦少俠是一位恩怨分明的人，李四助他渡過困境，知恩圖報，無可厚非，至於李四到底有沒有順手牽羊，沒有證據，不可誣陷，如果在座朋友對李四也有懷疑之心，可以去搜搜他的行囊，有無各位所失去的銀兩？不過話又說回來，誰會在銀子上預作暗號呢？」

這話立即有了反應，梅花五及了凡等人同意搜李四的行囊，尤其了凡，恨透了李四說他有竊嫌。

秦豪說：「李兄，你意下如何？」

李四拍拍胸膛：「身正不怕影兒斜，

你們去搜吧！」

梅花五及了凡等人正要往後走，李四說：「慢著！」

梅花五說：「你又有什麼鬼畫符了？」

李四大聲說：「如果搜出了贓物，姓李的任憑你們處置，要是搜不出贓物呢？」

衆人不知該如何回答，似乎無人敢說搜不出算是白搜。

李四說：「如果搜不出來，就得請秦老弟教訓你們一頓，不論幾個，你們如果自忖力有未逮，可以聯手齊上。」

了凡鬚髮皆張，梅花五臉紅脖子粗，「無聊書生」好些，他望著花浪，希望她能含忿出頭。

那知花浪硬是不帶火氣，眼波流轉，似在審視這局面的結局如何。

梅花五揮揮手，說：「大師，我們去搜……」二人往後走，「無聊書生」本就無聊，凡是無聊的事都有他的份兒，也跟了去。

這工夫花浪笑笑說：「李四，你的心在跳嗎？」

李四說：「在下的心倒沒有跳，相信花大妹子的一顆心一定跳得很厲害吧？」

花浪說：「我心跳什麼呀？」

「秦豪弟在此，我發現妳一出現，一雙桃花眼就沒有離開他的身子。」

花浪笑得極甜，說：「李四，你這人眞有意思，儘管你對我很不敬，我還是不和你一般見識的，秦少俠人品出衆，誰不愛看，好看的就多看兩眼，不好看的就少看兩眼……」

一邊那一對孿生姊妹同時哼了一聲，表示不屑。

其實這一對姊妹的眼睛也在秦豪身上溜來轉去。

「喲……」花浪望著這一對妙齡女郎，說：「我說兩位小妹，如果我沒猜錯，二位必是『東海雙珠』朱氏姊妹了？」

「是又如何？」也不知說話的這位是姊姊朱珍還是妹妹朱珠，其實二人只是衣著上可以分別，朱珍披紫色狐披風，朱珠是猩紅面貂披風。

花浪說：「二位也許笑我不夠莊重，男女之事又何必太拘束？『孔子刪詩，不廢關雎』，這不是證明聖人也不忌諱男女居定的事兒嗎？再說二位在武林中的風評又如何呢？」

朱珍冷冷地說：「巧辯！」事實上她們姊妹在武林中也有緋聞。

這工夫去搜的人回來了，了凡和梅花五板著臉不出聲，「無聊書生」攤攤手，說：「沒找到。」

花浪說：「既然沒有找到，就等於誣栽，理應讓秦少俠教訓你們一頓。」

「對對！花姑娘，在下雖然對妳的作風不大欣賞，對妳公事公辦，不護短，卻十分佩服。」李四說：「秦少俠，揍人！」

秦豪對李四有點厭煩，和此人在一起，必然永不得清閑，無事找事，愛惹痲煩。

再說，如果這三個人眞會聯手的話，誰有把握勝他們？但是了凡和梅花五還眞不顧身份，有意聯手。

而「無聊書生」也插上一腳，呈鼎足而三之勢。

李四說：「伙計，把院子中央的桌椅板櫈移到一邊去。」

帳房先生說：「李爺……本店是小本經營……要是砸壞了桌椅什麼的……這該由哪位來賠償噢……」

那知花浪說：「伙計，你們自管清出場子，砸壞了任何東西，你們帳房開出清單，我花浪照價賠償。」

帳房點了頭，伙計們興沖沖地把桌椅移到邊角上去了，因爲他們也喜歡看熱鬧。

場子清出來了，李四說：「秦老弟，我這兩下子雖然上不了枱面，可也不能讓你一個人對付三個，好歹我也能對付得了『無聊書生』這等軟皮雞蛋。」

「李兄退下！」

「老弟，多一個總是好的。」

「退下！」

「是……是，老弟，你多珍重。」

原來了凡和梅花五在未搜到贓物時就商量好了合擊之術，所以他們此刻一交眼色就開了門戶。

這次梅花五不用鋼骰。

這場面太罕見了，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凡是道上的人，沒有人會在這緊要關頭眨眨眼，失掉一次眼福的機會。

「東海雙珠」老大朱珍低聲說：「秦豪的定力雖不凡，面對這三個人物，小妹……依我看就是武林五老任何兩位來此，也未必……」

這工夫梅花五已發動攻擊，他的攻守以踢骰子爲主，不用骰子時，也是以腿攻爲主。

梅花五踢、掃、跺、蹬攻出九腿，了凡砸出七掌，一攻上盤，一攻中盤。

「無聊書生」也不含糊，身子一挫，身似陀螺，眨眼間掃了二十一匝掃堂腿。

上中下都被封住，而且任何一個都不是庸手。

本來除了花浪以外，大多數人都以爲「無聊書生」必是這三人中最弱的一個，動手之下，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這麼一來，他一人搶佔了三分之二的攻勢。

秦豪把「咫尺天涯」身法施展到極點，最初用師門武功，立感窮於應付，而且挨了一腳一掌。

尤其是「無聊書生」的掃堂腿，像「滾堂刀」一樣凌厲，其實還夾雜了「燕青十八滾」在內，下中盤都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

而秦豪被他一人就掃中了三腿。

在五十招之內，秦豪相當狼狽，所以帳房先生喃喃地說：「年紀輕輕的……太狂了！這不是自取其辱嗎？就算一位了凡大師好了，他是少林三大長老之一……恐怕就夠應付的了……我的天，要是出了人命，可怎麼辦噢……」

了凡以大力金剛掌牽制，梅花五以腿進攻。

等於是兩人攻中下盤，了凡攻上盤

，長拳善用腿攻，他們標榜的是「手是兩扇門，全靠脚打人」。但是南方的短打就極少用脚，他們的禁忌是「起脚三分輸」。

意思是門戶大開，易爲敵方所逞，「不亮脅部，不起高脚」。

了凡和梅花五攻的是龍、虎、鶴、豹、蛇拳。

龍拳看步、虎拳在爪、鶴拳練氣、豹拳練掌、蛇拳練眼。而「無聊書生」顯然還有彈腿的路子。

「蓬」——

了凡一掌得手，秦豪向前栽出兩步，「無聊書生」正好夠上攻擊距離，滾動中絞出一團腿浪漩渦。

「叭」地一聲，秦豪左腿彎上被掃中，幾乎跪下，但他又彈了起來，只是掌山腿陣已把他密密封牢。

梅花五嗓音中發出嗚咽聲，那是在狠攻中所有的聲音。旋、剪、絞、纏的腿浪帶著罡風壓來，「蓬啪」聲中，胸口及左肩上又挨了兩下。

「東海雙珠」老二想出手，老大攔住，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

花浪說：「行了！可以了！你們三人合擊一人，居然未能在五十招內把人擊倒，就算佔了便宜，也僅算平手而已。」

場內三人都無意停手。

梅花五想報張家口受辱之仇，了凡也是，「無聊書生」只是想在花浪面前表現一番，博得她的歡心罷了！

李四呢？他在一邊竟然表情木然。

他本來嚷著要插手的，眞要插手這正是時候。

了凡很想用「開碑手」劈中秦豪，他以爲只有他這種重手劈中，才能擊倒他，使他徹底屈服。

所以了凡招招狠辣，慈眉善目都走了樣。

朱珠大聲道：「三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將近一百五十歲，對付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虧你們還有臉在武林中混哩！」

了凡的老臉實在掛不住，但是，他身不由己，他不能不這麼作，他知道，他們比秦豪還要可憐。

至少，秦豪就算死了，也是個蓋世英雄，他們呢？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秦豪又挨了幾下重的，撞在櫃枱上，櫃枱「卡察」聲中半塌了。

現在，他已試出了師門武學的最大負荷力了。

以他目前的火候，最多能和梅花五及了凡打成平手。加上「無聊書生」，即使再練二十年也不成。

既然要考驗的已得到了答案，要試驗的武林道義也透徹地看穿了，他的招式突然變了。

正好「無聊書生」旋掃而來，了凡吐氣開聲，全力劈下一掌，梅花五人球升空，瞬間雙腿伸、縮、點、踢九次之多。

但是才不過施出「不封手册」的第三式，了凡被無儔的力道砸了出去，地上青磚每退一步一個足印，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梅花五的一隻足踝被挾住一甩，身子在空中打轉飛向側窗，「嘩啦啦」一聲，連人帶窗框都飛到街上去了。

「無聊書生」是比較好看些的，被一掌砸中肩頭，身子坐地後彈起一尺多高，青磚陷下，捂著屁股發楞。

偌大廳堂中數十人鴉雀無聲，幾乎落針可聞。

這時李四才拍手叫好，而且大聲說：「各位，在下沒有看走眼吧？什麼梅花五、少林寺長老、『無聊書生』，都不過是豬八戒的脊樑——悟(無)能之背(輩)喲！」

了凡和梅花五立刻結帳離開了客棧，秦豪也回了房。

秦豪十分驚駭，每次用「不封手册」上的招式，都有神速的進境，幾乎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但那經脈中的一股可怕的逆流却也在不斷地增長。

當他力敗了凡等三人時，他感到全身百骸尤其是骨節地方有如火焚，奇痛難忍。

自回房，李四就嚷嚷個沒完。

他說他準知秦豪能重創這三個知名人物，他說和秦豪這朋友是交定了，因爲他們誣艮爲盜，秦豪爲他出了口氣，他終生難忘。

李四滔滔不絕地囉嗦，秦豪煩透了。

事實上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贏他們三人，別人又如何知道？他對此人打了個問號，佯作入厠出房而去。

沒有人聽了，李四也就停了下來。

那知不久後窗微響，「啪噠」一聲飛入一封信，準確地落在炕上枕頭邊。

李四拿起來嗅嗅，還有香味，信封上還有「秦少俠親啓」字樣，左下側有「內詳」二字。

李四聽聽門外無人，似乎秦豪一時還不會回房，他打開信看了一下，原來是「東海雙珠」的老二朱珠寫的。

寫的不多，先表示敬佩之意，後而就開門見山，請他於三更到她房中去，她姊姊又開了一個房間。

這工夫聽到秦豪的脚步聲，李四把信納入袋內，迎了出來，說：「秦老弟，我看你也該休息了！雖說你是大獲全勝，一來消耗了體力，再說多多少少也受了點傷，我不打擾了……」

秦豪說：「李四，明天前廳餐桌上見吧！」

熄了燈，上了炕，此刻也不過二更左右，調息一會，體力恢復，傷也不重，躺在熱炕上，回憶這幾天所遇上的人及事，十分迷惘。

他弄不清以了凡的身份爲何一而再地不顧身份丟人現眼，他看出李四這人不單純，但找不到對他不利的證據。

只能說，他想挑撥三大高手對付他而已。

「花浪是什麼身份？爲什麼她反而站在我這邊？即使我情場重創『無聊書生』都不例外？」

三更稍過，由於天冷，客棧中已靜了下來。

朱珠的客房在後面，也就是最後一間，這所在對普通婦女，是絕對不妥的

，但她却正中下懷。

房內無燈，天無星月，但是在屋上及地面積雪的映照下，房內並非一片漆黑。

朱珠已躺在被窩內，一條雪藕似的玉臂露在被外，還露出部份酥胸，乳溝和紅肚兜的滾邊。

她們姊妹在東海島長大，水性極佳，由於終年在海中作漁撈或戲水，身上穿衣很少，父母管教不嚴，十六歲就破了身。

以後到中原武林闖蕩，份子艮莠不齊，像掉進了大染缸之中，像秦豪這種人品技藝都出類拔萃的年輕人，她們姊妹自會食指大動了。

窗子微響，人影飄落炕上。

「誰？」

「妳的客人……」

來人聲音很低，故意使口音有點含糊。

朱珠此刻已是心旌搖搖，自然不會多疑，人在心猿意馬的情況之下，視覺和聽覺都會失去應有的功能。

「秦豪……我佩服極了……」

「好說……」

這位偸香客動作很俐落，一會就準備就緒撩開了她的棉被，之後，有「吃吃」笑聲和很多不同的聲浪……

房內房外相差一季，房外是寒冬，房內是春天。

但在此同時，花浪所住的上房中，也來了一個神秘人物，房內暗，炕上的人兒却未躺下，只是用棉被圍身，坐在熱炕頭上。

「賊東西，你來幹什麼？」

「天這麼冷，我來給妳暖暖被窩……花浪，妳說我在這齣戲中演得如何？」

「不怎麼樣。」

「請把毛病挑出來。」

「扮演那種角色要含蓄，才不會令人起疑。」

「是，阿浪，我會注意改進，包妳滿意。」

「別弄錯了！我不過是奉太上會主之命，考核你們的表現而已。」

「所以我才要小心侍候著，以便使妳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毛手毛脚地伸手入棉被之中。

花浪是個尤物，要她來控制一些部下，也許比高壓手段更具有功效，她有過人的本錢。

聳胸隆臀尙是能手，她有削斜的美人肩，修長不露骨痕的玉腿，有透明感的肌膚和纖纖修長的玉手，更妙的是，該有肉的地方一定有。

其實最動人心魄的還是她的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的最高上司，眞是知人善任，她把某些部下調理得服服貼貼，言聽計從，假如他們對父母能像對她那樣，必被列入二十四孝之內。

他抱起她放在他的懷中，她忽然低呼著擰了他一下，但是，若不是她所滿意的男人，她也絕不收歸部下的。

她的名字眞是起得太妙了，花浪，花海中的波濤巨浪。

＊　＊　＊

果然，在早飯桌上又遇上了李四，李四正要移過來，那邊的「東海雙珠」老二朱珠已笑靨逼人，扭著無骨胴體走了過來。

李四正要坐在秦豪對面，朱珠一揮手說：「三隻手，你滾到一邊去！」

「我說朱姑娘，妳要移樽就教，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可別出口傷人。」

「怎麼？你不是？」

「好好！姑奶奶，我李四就是不和女人爭一日之短長，妳坐，妳坐……」

朱珠坐在秦豪對面，由於秦豪也還未叫吃的，朱珠嚷嚷著：「伙計，來兩份，每一份十五個牛肉包，一碗小米粥……」

「朱姑娘，如果妳叫的兩份早點中有在下一份的話……」

「正是，反正秦小俠還沒叫。」

「不必了！在下早上從不吃油膩的東西。伙計，給我來一盤八寶醬菜，兩張餅，一碗稀飯……」

朱珠白了他一眼，說：「伙計，那就來兩份吧！牛肉包子不要了。」

「是！姑娘……」

前廳用飯的已有七八個人，乍見「東海雙珠」老二如此低聲下氣地遷就秦豪，都在冷眼旁觀，尤其是李四。

「我說秦豪，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秦豪愕然說：「朱姑娘，在下有什麼失禮之處？」

「你……你可眞是反穿皮襖裝老羊呀！」

「在下實不知姑娘在說什麼……」

「秦豪，可別以爲你是『紙手銬』，自視甚高，目空一切，昨兒晚上你把我折騰得死去活來，你簡直像一頭野牛似的……」紅暈上頰，垂下頭去。

秦豪茫然說：「朱姑娘，在下不懂妳的意思？」

朱珠一聽他似要賴帳，臉一寒，說：「秦豪，你可別和我打馬虎眼。」

「朱姑娘，在下以前久聞『東海雙珠』盛名，昨天才得識荆，其他却談不上，姑娘可別認錯了人！」

「你……你……」朱珠氣得粉面泛青，說：「你昨天晚上沒有接到我的信？」

「信？什麼信？」

「你眞以爲這種便宜可以白白地撿了而不須負責？」

秦豪十分不耐地說：「朱姑娘，妳到底在說什麼？」

她低聲說：「昨天晚上我給你一封信，你就在三更左右到我房中去，把我折騰了半夜，早晨幾乎連炕也下不了……」

秦豪一聽不妙，這完全是憑空揑造，正色說：「朱姑娘，秦豪闖蕩江湖，別的不敢說，就是對於一個『色』字，十分小心，在下既未接到妳的信，也不會到妳房間去……」

說著，端起自己的一份到另外一桌上去了。

李四這工夫揚聲對花浪說：「花宮主，聽說：烈女怕纏，騷女怕閑。妳以爲如何？」

花涙淡然說：「回家去問你的姊姊和七大姑、八大姨去！」

此刻朱珠正感下不了台，她長了這麼大還沒有受過這種輕慢，霍然站起，就要翻臉，但被人按了下去。

「阿珠……」原來是朱珍。

「姊姊，這小子欺人太甚，妳別管！他要是沒有個交待，我叫他豎著進來橫著出去！」

「阿珠，姑勿論妳我還不是他的對手，再說，長輩也不會准妳這樣胡纏，更重要的是，昨天晚上的那個人不是他……」

「什麼？」朱珠的震驚是可以想像的。

「阿珠，妳要原諒我，姊姊偷聽了你們好合的事，也偷看了一會，我以爲那個男人的身材比秦豪矮，聲音比秦豪嫩些，還帶點童音。」

「是李四？」

「那當然不是，他也沒有李四高。」

「姊姊，妳既然發現他不是秦豪，當時爲什麼不揭穿，而讓我把他當作了秦豪而出盡了醜？」

「阿珠，我看到時，你們已完事，他離去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他不是秦豪，却已經追不到了。」

朱珠雖然風流，却也不是來者不拒的爛桃，乍聽姊姊的話，不禁五臟翻騰，欲哭無淚。

「姊姊，信是丟在秦豪房中，不是他會是誰？」

「這事有點怪，但妳要知道，李四不是一天到晚跟在秦豪屁股後面？會不會是李四弄的鬼？」

「怎麼個弄法？」

「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那信落在李四手中，說不定他另找一個色狼冒充了秦豪。」朱珍說：「阿珠，這件事固然是那中間人弄鬼，我們自己也要檢點，男人不完全一樣，再說秦豪和嘉琳郡主很好，傳說嘉琳郡主失踪也是爲了他，而他到處尋尋覓覓當然也是爲了嘉琳郡主了，所以……」

「所以我被人家弄了只好認了？」

「不，設法找到那封信，如果在李四或秦豪身上，那就不問可知了。」

「嗯！這是個辦法。」朱珠說：「如信在秦豪身上，就證明昨夜是他。如在李四身上，就是他弄鬼另找了一個男人佔了我的便宜。」

「現在是如何能找到理由搜李四的身，而不使他想到這件事上去。」

「有了！」朱珠低聲說了幾句話，二人回房後，大姊出了門來到一家藥房。

＊ ＊ ＊

午飯的時候人就多了。

李四又和秦豪同桌，李四說：「秦老弟，這種女人嘛！自幼生長在東海荒島之上，不是下海叉魚，就是潛水撈蚌，據說都不穿衣服啦！所以嘛！自作多情，毫不稀奇。」

秦豪說：「一定是有什麼誤會，而不是自作多情。」

「什麼誤會？老弟，你這人太老實，那知道江湖中一些烏漆黑馬、狗皮倒灶的事？」

李四又說：「就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千金小姐，還會生私生子啦！何況是成年在外面晃蕩的女人……」

就在這時，李四突感身上癢起來了！

「噫！老弟，奇怪！我身上怎會奇癢難耐？」

秦豪說：「會不會是天冷不愛洗澡，又很少換內衣而生了虱子？」

「不不，我是不管什麼天氣，兩三天一定洗澡，哎喲……癢死了……受不了啦……老弟，我……我暫時失陪了……」

李四邊奔邊搔，只是後衣領內及背上癢，越抓越多，越抓越癢，一路奔回他的房間內。

這時仍在前廳吃早飯的朱珍和跑堂的伙計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跑堂的走近，自朱珍手中接過一錠銀子。

李四回房把門一閉，就匆匆脫衣服。

他可以說是捉弄人的祖宗，絕未想到也有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衣服一件件脫光，似乎忘了這是三九天。

但脫光了還是癢，急忙叫小二爲他準備洗澡水。

結果洗了澡是好多了，身上像被皮鞭抽過似的，數不清有多少條抓痕。

洗了澡並非完全不癢了，他知道這事情有點蹊蹺，出浴後換了一套新的衣服，要去找大夫看看，但這新內衣換上不久，又奇癢難熬。

就在這時，「東海雙珠」出現了。

癢得直跳的李四似有所悟，朱珠說：「李四，癢的滋味不大好受對不？」

「朱姑娘，莫非是二位開在下的玩笑？」

「開開玩笑算什麼？你李大俠不也愛開別人的玩笑嗎？」

「我……我開二位什麼玩笑了？」

朱珠一字一字地說：「三隻手，你看這是什麼？」手中捏著那封信，正是朱珠寫給秦豪的「鳳求凰」的信。朱珠到藥房去買些毒毛，收買小二，叫他趁送菜時放於李四的衣領之內。這一種毛蟲，身上有花花綠綠的毛，有毒。

然後在李四尚未回房時，朱珠已藏在他的房內床下而盜回了這封信。

李四明白了，他低聲說：「姑奶奶，我只是在走廊上撿到了這封信……」他怎敢承認安排這件事的呢？

「噢！在走廊上撿的是不是？好啦！那你就繼續癢吧！」

「姑奶奶！我知道妳一定有解藥，妳大發慈悲吧，我實在受不了哩！」

朱珍說：「李四！憑你，才不過一點癢，怎麼會受不了？太謙虛了吧！小妹，咱們回房睡個回籠覺去……」

「姑奶奶，大人不見小人怪，有什麼條件就請提出來吧！讓在下斟酌斟酌。」

朱珠說：「昨天晚上那個人呢？」

李四知道不說也不成，說：「姑奶奶，他不住在這兒。」

「在哪兒呀？反正絕對不會住在張家口吧？」

「不！不！他住在另一家連昇客棧內。」

「叫什麼名字？是幹什麼的呀？」

李四說：「二姑娘，此人有實無名，過去在王府中當差，但他眞正的身份並非如此，而且身手了得，師出名門，絕不辱沒妳的……」

雙方說得都很低，却瞞不了只隔了一個門的秦豪，心想：這李四絕非正經之人，他在玩什麼花樣？

而且秦豪聽到「王府當差」四字更加注意。

「他沒有名字嗎？」

「二姑娘，他叫小吉子，是義王府的人……」

秦豪腦中「嗡」地一聲，小吉子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因爲秦豪猜也猜出是發生了什麼事。

「好，把人交給我，我把解藥交給你。」

「二姑娘，我一定照辦，可否請妳先把解藥給我？我實在……」

「姐姐，我們回房去等人……」

李四原地轉了一周，詛咒著奔了出去，他並非直接去連昇客棧，而是去了這小鎮上唯一的一家藥房。

而去連昇客棧的却是秦豪。

但當他正要進連昇客棧的大門時，忽見客棧後面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太熟了，秦豪那有不識之理？

一個是小吉子，一個是義王府總管安康。

秦豪立即縮回身子，退到轉角處。

果然，二人走出連昇客棧，向秦豪這邊走來，秦豪聽到了二人交談聲，小吉子說：「安康，我眞沒想到，你也是會主的人。」

「沒想到的人可多啦！小吉子，你可要記牢，會主交待的事，不能辦得很俐落，那也無所謂，要是只顧玩邪的而誤了正事……」

「不……不會的，安康，這件事例外，是『三手大聖』史立安排的，反正『東海雙珠』又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人嘛！倒是你也出了王府……」

「我是以找郡主爲由，特別向義王妃請假兩個月的，準備武林大會之後才回去……」

秦豪幾乎以爲自己的耳朵有毛病，或者這兩人不是義王府的小吉子和安總管。聽他們交談，就連嘉琳郡主都不知道他們是在義王府中臥底的人。

他們所稱的會主，八成就是新崛起的天一會會主了，現在他也知道了李四的眞正身份，原來就是武林中的巨賊「三手大聖」史立。

其實秦豪一直沒有把李四當作一個小人物，他急忙又退回一條小巷口內。

這次小吉子和安康沒有進入這小巷，轉入相反方向的一條小胡同中，這胡同中只有三戶人家，靜寂無人，只見二人到了第二家門前回頭看看無人，小吉子「一鶴沖天」落入院中，安總管身子緩緩拔起，以「臥看女牛」的姿勢到了院中上空，再改爲「平沙落雁」失去踪影，這比小吉子要高明一些。

秦豪呆了一陣。

倒不是這輕功把他嚇著了，而是以義王府小吉子的幼稚，安總管的顢頇，誰會想到他們也會是武林高手？

秦豪繞到後面，潛到後窗外。

發現房內竟然無人，莫非二人已覺察剛才自後面走了？秦豪不能不想那神秘人物的示警：敵不可遠，友不可信，天一教邪。

小吉子和安總管算是朋友了吧？他們不可信嗎？

由剛才所聽到的片段，他們是十分可疑的。

那知秦豪推窗飄身進屋，人却出現了。

有安康、小吉子、金七和潘谷。

這四人在一起，會做出什麼好事來？

「秦少俠，久違了……」金七先打招呼。

「久違了！金大俠，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秦豪又說：「小吉子，我本來要先問問安總管，爲何離開義王府，現在，我以爲已經不重要了，你昨晚做了一件缺德的事，對不？」

以前的小吉子幼稚而又善解人意，所以甚得王妃和郡主的喜愛，以致顯得安總管的昏瞶無能，看來都是假裝的。

「秦少俠，這武林中的事兒太多太多，恐怕你一個人管不了，你的『紙手銬』再多也銬不完吧？」

秦豪說：「能銬多少算多少！小吉子，你得有個交代。」

小吉子說：「秦少俠，其實你不該找我，該找『三手大聖』史立，是他爲我安排的，他說一定要找個年輕的人才能……」

「才能什麼？」

金七笑笑說：「秦少俠，你爲人太方正，這話還不懂嗎？『東海雙珠』和花涙差不多，恰巧和蘇東坡相反，蘇大詩人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所』，而她們三位却是『寧可居無所，不可食無肉』……」

「小吉子，你這點年紀在外胡來，而且還是個身手不俗的人，說！你在義王府臥底，是何人指使的？」

小吉子毫不在乎，說：「天一會會主。」

「天一會會主又是誰？」

「到了明年元宵節武林大會上你就知道了，也不過一個多月的時間，秦少俠就等不及了？」

「小吉子，現在看來，郡主的失踪，你一定知道一些蛛絲馬跡了？」

「這個……我小吉子不知道。」

「安總管，你呢？」

「在下和小吉子一樣，也不知道。」

秦豪說：「既然如此，我秦豪要對二位不客氣了，金、潘二位如要幫拳，儘管自便。」

金七說：「秦少俠，既然我們四人同爲天一會效命，那只有得罪了……」

秦豪知道，這四人聯手，不比了凡、梅花五及「無聊書生」遜色，但他以爲這四人之中必有人知道郡主的下落。

但嘉琳郡主如果未落入天一會的手中，他們就未必知道了。

秦豪說：「那就到院中來吧！」

「秦少俠。」安總管又說：「我必須交待一下，天一會與秦少俠是友非敵，動手之前，請少俠三思。」

「既然你們二人在義王府臥底，連王妃及郡主都被瞞住了！而且是受天一會指使，如何能說是友非敵？」

安總管說：「這其中涉及郡主師門的恩怨，少俠是局外人，實不宜插手過問。」

「小吉子、安康，嘉琳郡主對你們不薄，想不到你們居然會出賣她，到院中來吧！」

院子不算太大，但三五人玩命過招是綽綽有餘了。

四個人是安康和小吉子站一邊，金七和潘谷站一邊，成爲一個長方型，顯然這四人雖在一起，却形成兩撥。

小吉子撲勢如電，安康趁機攻其左側。

僅是這兩個人，就比了凡和竹葉三或梅花五的聯手强些。秦豪相信，安康是名家，小吉子是高人門下。

像安康此刻的無儔掌勁，那像是在義王府內事事仰承鼻息的安總管？人類的僞裝眞是太可怕了。

全力施爲師門精粹武學，勉强應付，潘谷的凌空踩踢，壓力陡增。

而金七出手時，由於他的壓力比小吉子還要高些，立使安康有機可乘，一掌擊中秦豪背部。

秦豪眼前金星迸射，樁步不穩，小吉子奔雷閃電似的連環七腿，其中一腿也掃中了秦豪的左腰。

他們明知道秦豪是郡主的摯友，甚至於知道的還要更多些，此刻却形同陌路，下手之狠之毒，無與倫比。

用師門的武功有個極限，盡全力也只能接下安康和小吉子兩人的全力合擊，不要說再加上金、潘兩個，即使僅加一個金七，即有敗無勝。

才七八招，秦豪被擊倒兩次，挨了七八下之多，但有一點他想不通，凡是金、潘二人得手擊中之處，都是不太重要之部位，尤其是金七。

他們甚至於像是力盡，擊中也不太痛。

似乎不用「不封手册」上的絕學是脫不了身的。

他極不想用，假如不是爲了找嘉琳，他就不用。

第一招施出，小吉子被砸了個跟蹌，潘谷也同時被踢了個大馬趴，當第三招施出時，安康被秦豪揪住了辮子。

秦豪想把他的身子甩起來作爲武器，但才甩了一匝，屋頂瀉落一個滿臉油彩的人，一出手就逼得秦豪不得不鬆手。

安康的身子飛向院墻，好在脚部先碰到墻上，一墊力，人又射了回來。

這一臉油彩的人年紀不會很大，由畫臉的複雜圖案看來，應該是天一會的香主以上角色，也可能是壇主之流，或更高些。

此人的路子有點似曾相識，却因壓力倍增，無暇去想這些，而此人一到，這四人更加奮不顧身，甚至只攻不守。

秦豪從未承受如此無儔的壓力和窮於應付的詭奇招式！畫臉者指勁如刃，只要在指的三五寸之內，秦豪的衣服即被指勁劃裂。

所以雖然施出「不封手册」的第三招，仍然被安、金及小吉子的同時夾攻下，由畫臉人連續砸中了他兩掌。

秦豪如果嚥下這口鮮血，對方並不確知他是否受創？但那對他是很不利的，他吐出了這口鮮血。

幾乎同時，這人的凌厲攻勢山壓而下，那是四肢的高度運用，也是智慧的高度啓發，掌、腿交互編織成網，罡勁充塞於一丈五六方圓之空間。

沒有餘暇考慮應變的招式。

也沒有時間來考慮是安、金、潘、吉四人重要，還是此人的單打重要，只知道透支着內力施出了第四招。

他過去用過「不封手册」上的第四招，甚至第五招，威力是可觀的，却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

一旦意動，力發於腰、肩、肘、掌或腰、腿及脚上時，對方滙合無儔之力立刻受阻。

甚至他們感覺像陷落泥沼或漿糊之中，四肢揮不出、踢不開，全力砸出的力道如入亂蔴之中，僅能產生十分之一二的力道。

當第五招施出時，畫面人似知無法接下，藉力急流勇退，以「倒趕千層浪」上了屋面，一閃而沒於屋後。

在此同時，這四人却沒有那麼靈活，反應也沒有那麼快，其實應該說，這四人根本無法想像這第五招的厲害。

「嗤」一聲，安康被一肘砸出，一路滾去，像個雪球，小吉子被踢到廂房去了。

潘谷被掌力擊倒，根本未站定就歪歪斜斜栽出五七步，只有金七乖巧，像狂濤中的扁舟，力脫而出，拉起潘谷越墻而去。

事實上安康和小吉子逃得也不慢，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像自驚濤駭浪中回到風平浪靜的海面上一樣，秦豪急喘着，雙手撫着胸膛之間。

對於剛才的反敗爲勝，並不覺得太艱苦，只是經、脈間的那股逆流造成全身關節的疼痛，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他知道，他的進境愈快，功力愈高，這危險的一天也愈逼近他，也許某天他會突然暴斃不起。

所以，他更希望在這一天未來之前先見到嘉琳郡主，他跟蹌進入院中搜了一下，只有寢具，什麼也沒有。

於是他上炕調息。

當初「不封先生」傳他這「不封手册」上的武功時，知不知道會有這種現象，如果不知，「不封先生」還不能算是一代宗師吧？

要是他知道，這又如何解釋呢？

＊　＊　＊

秦豪返回客棧時，李四也就是「三手大聖」史立和花浪以及「無聊書生」等人都走了，只有「東海雙珠」還在。

也不知道史立的渾身發癢的毛病好了沒有？

問問帳房，史立並沒有取走那塊馬蹄金。

既然他的銀兩是被竊走的，會不會是史立幹的？在張家口客棧中，也只有此人的嫌疑最大，在當時，可能是挑撥別人動手，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他才好下手。

剛回房，小二探頭進來，鬼鬼祟祟地說：「秦少俠，有人送了一封信給你。」

「誰？」

「一個瘦矮的漢子，樣子像個猴子。」

「拿來。」

小二裝着笑臉，掩上門低聲說：「秦少俠，那個人說，這信不要讓別人看到，私下交給少俠，他說少俠會賞小的幾兩銀子。」

秦豪說：「別人沒有看到嗎？」

「絕對沒有，這封信大約兩盞茶工夫前在大門外交給我的，小的一直捏在手中，連衣袋內都沒有放哪！總不會有個高手自我手中拿去了再放回小的手中，小的還沒有覺察吧？」

秦豪以爲的確不可能。他說：「那人說得不錯，如果眞的沒有被任何人看到信，也沒有人看到你們在門外交接這封信，我賞你五兩。」

「五……五兩？」小二連吞了兩口唾沫。那年頭，一個店小二一個月還賺不到一兩紋銀呢！

「當然，你去向帳房拿，就說我打賞的，我那兒存有一千多兩銀子。」接過這封信，其實無信封，摺疊成一盞馬燈形，仔細看像個「金」字。

「謝謝秦少俠，謝謝！謝謝！」

「慢着！有人問起這賞錢，你怎麼說？」

「就說少俠看小的善解人意，腿兒勤快，格外賞的。」

「你是說交信給你的漢子瘦矮？」

「是的，大約三十左右，京音。」

「好，你去吧！」信箋摺得的確像個「金」字，加之送信者三十左右，瘦矮，像猴子，京音，金七就是這個樣子，要是唱「水濂洞」幾乎不須畫臉。

可是金七這封信……

拆開摺疊巧妙、一般人一旦拆開就無法復原的馬燈形狀的信箋，竟是五言詩兩首：

「西去三五里，
時在一二更，
相對四行淚；
血溶數九冰。」

第二首是這樣的：

「待月寒渚上，
賞雪半捲簾，
波盪舢舨動；
疑是玉人現。」

秦豪六歲就讀了千字文，十四歲就把四書弄通了，可以說文事武功都有深厚的底子。

練武，有文事底子，觸類旁通，自有裨益；文事有武功基礎，會有精神及勁力作皓首窮經的鑽研。

所以文、武雖殊途，若至極致也能同歸，因而古人造字，文武合一成爲一個斌字。

他以爲第一首是指約會地點。「三五里」可能是三五加起來爲八里，這是基於第二句的「一二更」推測的，約會絕不會把時間訂得如此糢糊不清。

一二更加起來爲三更。

相對四行淚，形容久別乍逢，喜極而泣，血溶數九冰，是指兩情相悅，熱血沸騰，可以溶解數九天的寒冰。

北方冬至以後以節期定爲「數九天」，九天爲一期，即一「九」，三九、四九最冷，大約是接近過年（春節）那段日子。

第二首有點類似西廂記崔鶯鶯寫給張君瑞的約會詩，尤其是第一句：「待月寒渚上」。

由此往西有河，河中一定有沙洲（渚即小洲），「半捲簾」自然是指舢舨上的棉簾，疑是玉人現，也像崔鶯鶯最後那一句，暗示可等到相見的玉人。

以秦豪來說，他最想見的是嘉琳郡主。

那沙洲邊有一舢舨，要他去等，可見到嘉琳。

如果眞是金七送來的信，可能是個陷阱。

但基於對嘉琳的渴思，以及「敵不可遠，友不可信，天一教邪」的說法來推演，金七是敵，他不可以遠之了？

總之，即使此去凶險重重，他也非去不可。

午後又落雪，他往西行，要把這路子踩好。

他邊走邊想，那畫臉的青年人的武功路子很像一個人，即使身材也像，但是，那怎麼可能呢？

那個人不是已經神智全失，整天渾渾噩噩，只知吃喝拉尿睡嗎？不可能，絕對不是他。

果然，在七八里左右，河上有一小沙洲，方圓不過三五十丈，所以沒有住戶，而渚邊也沒有舢舨。

不過附近河邊倒有幾艘小瓜皮舟，却沒有人，他要僱小舟，今夜三更才能到渚上去。

附近一二里內有兩個極小的村落，每個都不超過十五六家，他相信船家必住在這兩個小村子中。

一問之下立刻找到了小舟之一的主人，交了三兩訂金，船主十分高興，因爲這檔子買賣可收入二十兩，比幹五個月的釣魚營生還要寬裕些。

他正要走出村子，忽見一匹健驢自山坳中奔馳而來，大白天視野清晰，心中一動，又退回一幢民房的菜園墻角處。

這人竟是少林三大長老之一的了凡大師。

「和尚是釋迦的罪人」這話並不過份，出家人良莠不齊，看了凡近日的行爲，確爲少林派一大恥辱。

「了凡來這裏幹什麼？」（未完．十）

上文提要：一悟謊說白蓮教徒圍攻少林寺，請通濟大師趕回少林增援，天寧子建議聯合各派，圍剿白蓮教，分四批起程，第一批是天寧子和通濟大師先行，一悟是卧底的白蓮教徒，用龍涎草烟毒將第一批的人昏倒，後來又對付仲子和等人，被逢天游發覺查出，利用一悟誘出公孫軒、繆千里和鐵衛武士，殺的他們措手不及……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互輸功力抵擋　應付猛獸圍攻

繆千里身爲鐵衛武士總領隊，自然也是大行家，驟聽對方指風有異，心頭不由一驚，橫擊出去的一記「黑沙掌」，慌忙收轉，不敢和對手硬接。

他這一空隙，正是給予宋德生最好的機會，口中大笑一聲，使出九成功力，一下貫注到劍尖之上，本來頂住太極牌的長劍，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一下從一寸八分厚的太極牌中間穿過，刺進繆千里的胸膛！

繆千里但覺右胸一涼，急急往後疾退了三步。宋德生那還容你退下，左手一指凌空點去，噗的一聲，正中眉心，繆千里低呃一聲應指倒下。

站在繆千里身後的鐵衛武士救護不及，立即有四個人揮動朴刀衝了上來，另外兩人慌忙扶着繆千里迅速後退，但繆千里被內家指力擊中眉心，早已氣絕！公孫軒眼看繆千里又喪在宋德生指下，這下眞把他氣炸了肺，右手連揮，口中不迭的喝着：「衝上去，給我殺！」

他要報復，要把對方七人消滅，才要鐵衛武士瘋狂進擊，但對方七人佔了地勢上的便宜，四小隊鐵衛武士縱然共有三十六人之多，眞正能夠正面衝到敵人面前的，最多也不過七八個人，其餘的人就攻不到對方了。

萬天聲曾經說過：在武功山雷峯，已經放過你們，你們依舊怙惡不悛，就休怪我要大開殺戒了。

他這話並非空言恫嚇，而是立即採取行動，長劍接連揮出，登時劍光紛披，幻起一片耀目精練，宛如銀蛇亂閃，同時也响起了一陣交擊的金鐵狂鳴和幾聲垂死哀鳴的悽厲慘嗥！

前面說過，萬天聲施展的「萬流歸宗劍法」，最多可以在一招之間劈出九十九劍，他究竟劈出幾劍呢？除了他自己，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但他方才和公孫軒動手之際，一下破去對方「十八學士登瀛洲」之後，還々出了三劍，這就是說他在這一招上，就曾劈出二十一劍，就以二十一劍來說吧，衝上來的如果是八個人，每個人就要分担他二、三劍，但八個人衝上來的時候，只劈出了一刀，萬天聲在接下他們一刀的同時，還每人攻了一、二劍，他們並沒有接得下，因此第一批衝上去的八人，都在攻出一刀之後，就飲劍而亡，紛紛倒下。

這時也正是宋德生一劍刺倒繆千里的時候，公孫軒瘋狂的揮着右手，不迭叫「殺」！鐵衛武士也就再次像衝鋒般攻了上來。

這回宋德生也出手了，他長劍疾劃，一下接住了兩柄朴刀，左手隨着振腕發指，噗噗兩聲，一下擊中兩個武士的「眉心穴」，應指倒下。

萬天聲却比他快捷得多，一劍出手，就响起一陣連珠般噹噹大响，也在這陣金鐵狂鳴聲中，撲上去的人就全數倒了下去。

不過眨眼工夫，宋德生以形意門內家指功，擊斃五個鐵衛武士，萬天聲三招劍法，就劈死了一十九名。四小隊三十六名鐵衛武士，瞬息間就死去二十四

名之多！

逢天游看得大聲叫道：「喂，萬莊主，你也留幾個讓兄弟過過癮！」

仲子和道：「萬莊主，剩下的這幾個鐵衛武士，全由你打發了，咱們去活捉公孫軒。」

宋德生道：「不錯，現在該咱們衝上去了。」

他們三人互牽左手，仍由宋德生當先，朝公孫軒衝去。

公孫軒左掌雖被切斷，但他右手還握着長劍，眼看四小隊鐵衛武士傷亡了三分之二，自是氣瘋了心，此時驟覩宋德生等三人朝自己衝來，他雙目盡赤，大喝一聲：「你們來得好。」右手長劍一掄，奮擊出去。

宋德生也大喝一聲：「公孫軒，你此時棄劍投降還來得及。」

兩人在兩聲大喝之中，已經雙劍齊發，展開了一番惡戰。

宋德生左手緊握着羅天義的左手，仲子和跟在羅天義後面，只好以左手緊抵他的後心。

宋德生單獨對付公孫軒，自己不能使用左手，對方左掌已被削斷，自可毋須防他左手。

但十二名鐵衛武士在宋德生等三人衝向公孫軒之際，他們之中還有兩個頭目，一見情況不妙，立即分成兩組，一組由一個小頭目率領三名武士退回來保護總領隊，另一個小頭目率同七人，不敢再向萬天聲等四人發動攻勢，只是遠遠的包圍着他們。

宋德生等三人這一行動如果再遲上一步發動，先把剩下的十二名鐵衛武士解決了，雖然不一定逮得住公孫軒，也是僅有公孫軒一人脫身而大獲全勝，但他們太性急了！

這時宋德生和公孫軒正在激戰之中，四名鐵衛武士却朝仲子和、羅天義兩人撲來。這些鐵衛武士個個久經訓練，如在平時，仲子和、羅天義未必把他們放在心上，但此時每人只剩下三成功力，這三成功力又要輸送給宋德生，才能和公孫軒動手。

仲子和眼看四名鐵衛武士撲攻過來，心頭一急，手中長劍疾劃出去，噹的一聲，總算架開了攻向自己的一刀，但他抵在羅天義後心的左手不得不放開了。

羅天義左手和宋德生互握，奮力揮劍，也只能架開右首一個武士的朴刀，另一個武士一刀朝兩人牽着的左手劈落，宋德生也不得不把握着宋德生的左手放開。

這下宋德生突然失去兩人輸來的六成功力，只有靠他本身三成功力和公孫軒作戰。

公孫軒雖然失去左掌，但他一身功力絲毫未損，口中厲笑一聲，長劍疾翻，噹的一聲，一下把宋德生的長劍磕飛，正好另一個武士欺到宋德生身側，一刀朝他肩頭砍落。

好個宋德生，不愧是個掌門人，聽風辨位，身形一側，避開刀勢，左手振腕一指，用足三成力道，嗤的一聲，朝那武士左眼射去。

這是他數十年苦練的指功，自是指無虛發，那武士突覺左眼如中利簇，口中發出一聲驚叫，宋德生更不怠慢，右手一記「空手入白刄」，握住他朴刀，右脚隨着踹出，把那武士踢開，立即一記「懶驢打滾」，撲地滾出！

說也眞險，他僅憑三成功力，發指、奪刀、滾了出去，公孫軒堪堪震飛他長劍，劍光下落，宋德生已經滾出數尺之外。

正好羅天義被另一名武士逼得連連後退之際，宋德生一連幾個翻滾，滾到了兩人左右，他目光銳利，不假思索，使出地趟刀法，刀光一閃，把那武士雙足刖斷，大叫一聲，翻身倒下。

宋德生慌忙一躍而起，叫道：「羅兄，快握住我左手。」

羅天義急忙伸出手去，握住他左手，公孫軒已經追撲而來。

宋德生有羅天義相助，兩人加起來就有六成功力了，大喝一聲，朴刀當作長劍，一記「獨劈天門」，朝公孫軒欺來的人迎面劈去。

他心頭激起一腔怒火，這一刀幾乎全力劈擊而出，勢道勁厲無匹！

公孫軒不敢輕攖其鋒，急忙身形一閃，避了開去，口中冷冷的道：「宋德生，看你還能劈得幾刀？」

這時最狠狽的還是仲子和，他以剩下的三成功力，力敵兩名鐵衛士。如以功力來說，鐵衛士在刀上使出來的八九成力道，和他三成功力也不相上下，若是一對一，還可以打成平手，但對方却有兩個人，而且還是久經訓練，善於聯手對敵，一左一右此進彼退，着着進攻。

仲子和手中雖有一柄長劍，他平日大開大闔的使慣了，如今每一招出手，都有力不從心之感，本來可以把對方一刀架開的，如今刀劍交擊，會成爲膠着狀態，是以有顧此失彼的情形發生，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盡量避實就虛、攻少守多，步步後退，但饒是如此，依然有幾處被劃破衣衫，傷及肌膚，流血掛彩，仍得奮戰下去，這對仲子和來說，當眞是時衰鬼弄人，數十年來從未有過如此狠狽不堪！

再說萬天聲等四人，眼看仲子和等三人衝上去之後，已和公孫軒動上了手，但八名鐵衛士却分散開來，不再向自己等人搶攻。

逢天游忍不住道：「這幾個兔崽子，他們不上來，難道咱們不會衝上去？」

李瘦石道：「不成，他們分散開來，機動性較高，就是針對咱們要合四人之力，才能對付他們，行動較爲緩慢，衝出去就易爲他們擊散……」

話還沒有說完，瞥見衝出去的仲子和等三人已被四名鐵衛士衝散，個別動上了手，心頭不由一急，忙道：「不好，仲掌門人三人被他們衝散了，我們得趕快上去救援。」

畢友三道：「咱們每人只剩下三成功力，衝出去，豈不又步上他們後塵？」

萬天聲靈機一動，忙道：「不要緊，

咱們四個人由兄弟領先，李掌門以右手拉住兄弟左手，咱們兩人是正面的，然後由畢掌門人以左手拉住李掌門右手，而以右手拉住逢老哥左手，是反面的，這樣一旦有人衝上來，咱們就以口號變換輸送內力。

「譬如兄弟喊『一』，大家把內力輸給兄弟，由兄弟出手，先解決當前的敵人，然後由兄弟喊『二』，大家立即把內力輸送給逢老哥，逢老哥就可以出手對付往咱們後面來襲的敵人出手，這叫做首尾相應，就不懼被他們把咱們四人衝散了。

「再說以這一方法和公孫軒動手，也一樣可使他前後不能兼顧，只要消滅了對方剩下的幾個鐵衛士，仲掌門人三位就可以和咱們聯手，截住公孫軒了。」

逢天游道：「萬莊主，此計不錯，咱們行動要快些才行！」

四人立即依照萬天聲所說，各自拉住了手，迅快把內力輸送給萬天聲。

萬天聲口中大喝一聲，四人同時往前縱起，萬天聲長劍疾揮，朝前面兩個鐵衛武士劈去，他這一劍用上了十二成力道，劍光像萬花筒般爆了開來，八九道森寒電光，同時擊出。

兩名鐵衛武士驟不及防，急忙舉刀封擋，但兩柄刀怎麼也封格不開襲上身的四道劍光，慘號聲中，首當其衝的兩人立時倒了下去。

八名鐵衛武士本來只是圍住他們，不讓他們有機會衝出來，如今眼看四人手拉手衝了上來，雖然兩個同伴中劍倒下，但他們都是久經訓練，其餘六人不待有人指揮立即分散開來，從左右兩邊夾擊而上，揮刀攻來！

萬天聲一擊得手，口中低喝一聲：「二！」

立即把三人的內力，朝逢天游輸去。

逢天游更不怠慢，口中大笑一聲：「兔崽子，來得好！」

闊劍乍展，一道尋丈的劍光，橫掃出去，這一劍的威勢，和萬天聲大不相同，萬天聲使的是快劍，你劈出一刀的時間，我已經連劈了四劍，使你無暇封格，自然非中劍不可，逢天游却以氣勝，一劍出手，宛如匹練橫掃，席捲而出，無人能攖其鋒，劍光乍展，正好把左右夾擊而來的六人一齊逼退，口中緊接着低喝一聲：「一！」

大家又把內力往萬天聲輸去。萬天聲身形躍起，右手疾揮而出，又是八九道劍光像閃電一般朝右首三名鐵衛武士追擊過去。

那右首三人剛被逢天游逼退，脚步還未站穩，但覺眼前劍光連閃，四道人影連袂飛撲而至，心頭大駭，要待後退，已是不及，急忙舉刀封架，只聽一陣金鐵狂鳴聲中，三人同時倒下。

另外三人，眼看萬天聲等四人朝右首同伴追擊過去，這一機會那肯錯過，不約而同揮刀朝四人身後撲來。

萬天聲手中長劍連展，倏地轉身，把一片流動的劍光帶轉，這一下，當眞使得恰到好處，那朝身後撲來的三名鐵衛武士就像自己送上來的一般，一下撞入八九道劍光之中，連吭聲也沒有，無聲無息的一頭栽了下去。

逢天游大笑道：「萬老大，逢某今晚當眞大開眼界了！」

萬天聲道：「善哉善哉，是兄弟大開殺戒。」

李瘦石低聲道：「快去接應仲掌門人！」

仲子和只有三成功力，力敵兩名鐵衛武士，手中雖有一柄長劍，却不敢和對方兩人硬碰硬砸，只有步步爲營，避重就輕，以守代攻，施展挪移身法，處處躲閃，對方兩人使的是厚背朴刀，刀勢直來直往，你越畏縮，他們的攻勢就越凌厲，幾乎已是左右支絀，落盡下風，就在此時，突聽逢天游大喝一聲：「仲掌門人，咱們來了！」

仲子和聽到喝聲，精神方自一振，瞥見四道人影挾着一片紛披劍光凌空飛洒而來！

兩名鐵衛武士乍覩有人凌空襲擊，立即捨了仲子和，揮刀迎擊，只聽噹噹兩聲金鐵交鳴，兩人身上已經各自中了數劍，撲倒下去。

仲子和大笑道：「四位道兄來得正是時候，再遲一步，兄弟眞要撐不下去了。」

萬天聲道：「仲掌門人快去和羅、宋二位聯手，咱們要截住公孫軒，不能讓他逃跑。」

話聲一落，立即仗劍朝公孫軒直欺過去，口中喝道：「公孫軒，目前只剩下你一個了，你還是棄劍受縛的好！」

聲到劍到，一片寒光迎着洒出！

宋德生、羅天義兩人和公孫軒力搏了數招，就已落了下風，此時眼看萬天聲等四人連袂趕來，登時壓力一輕，仲子和也在此時一下掠到羅天義右首，叫道：「羅掌門人，咱們三個又聯手了，這回別讓公孫軒跑了。」

羅天義急忙棄去手中朴刀，一把握住了仲子和的左手，繞到了公孫軒左首。

公孫軒長劍連揮，和萬天聲力拚了一招，雖然接下對方八劍，却被震得脚下浮動，後退了一步。

這時正好仲子和等三人再度聯手，繞到他左首，仲子和大喝一聲：「公孫軒，老子在此！」

他身上中了幾處刀傷，對白蓮教衛恨切骨，如今只剩下公孫軒一個，恨不得一劍把對方劈去，喝聲出口，手中長劍嘶然有聲，朝公孫軒側面攻去，因有三人合力，就有九成力道，這一劍含憤出來，劍光如黃河水天上來，凌厲之極，頗爲壯觀！

公孫軒退無可退，只得身形斜側，長劍急揮而出，但聽噹的一聲，雙劍交擊，公孫軒又被震退了一步。

剛才公孫軒接下萬天聲八劍之際，萬天聲早已喝了聲：「二！」他和李瘦石、畢友三三人的功力，立即輸給了逢天游。

逢天游就大喝一聲：「公孫軒接老子一劍。」

闊劍揮處，漾起三道劍光，斜飛劈到，他這三劍幾乎和仲子和的一劍分不出前後來。

公孫軒早就防到自己左首的三人（仲子和等三人，會及時出手，却萬料不到逢天游也會出手，他封開仲子和一劍之後，陡覺右後方劍風極盛，急襲而來，心頭未免暗暗一驚，百忙之中身形電旋，抬手一劍，橫劃出去，但聽三聲金鐵狂鳴，公孫軒一條右臂被震得隱隱發痲，身不由己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公孫軒眼看自己落入七人包圍之中，本來估計他們只有兩人可以出手，但現在他們功力似乎已在逐漸恢復，不但攻勢愈來愈凌厲，每人的每一劍，又都集合了幾人之力，在內力上，勝過自己甚多，不能和他們力拚。

尤其左右輪流發劍，乘機夾擊，自己更有顧左失右之慮，和他們這樣打下去，自己不但毫無勝算，簡直非敗不可，清淨和尚就是自己前車之鑑！

一念及此，不等萬天聲出聲，口中大喝一聲道：「公孫軒和你們拚了！」

他雙目盡赤，在大喝聲中，長劍疾掄，發出一道快速絕倫的光芒，朝身外橫掃而出。這一劍他用上了十二成功力，劍風激盪，陰氣大盛，一丈周圍，令人有陰森之感！

這當眞是一人拚命，萬夫莫敵，圍着他的七人不覺後退了一步，萬天聲、逢天游正待發劍！

公孫軒一劍逼退七人，絲毫不懈，全身劍光繚繞，突然縱身躍起，化作一道長虹，凌空越過七人頭頂，飛出數丈之外，接連幾個起落，就已飛奔出十數丈外。

逢天游大喝一聲：「咱們快追！」

萬天聲微微搖頭道：「咱們要幾人聯手，行動不如他快捷，無法追得上他了。」

李瘦石道：「不錯，公孫軒只有個人，行動俐落，追不上他就算了。」

逢天游怒聲道：「這個狗賊，今晚便宜他了，下次再給老子遇上，絕不讓他再有逃生的機會。」

羅天義大笑道：「今晚便宜的不是公孫軒，而是咱們，試想咱們若不是逢老哥經驗豐富，及時警覺，咱們連這三成功力都將不保。咱們僅憑這三成功力，不但殺不了白蓮教孽徒清淨，和鐵衛武士總領隊繆千里，還把三十六名武士都消滅了，公孫軒縱然逃走，也留下了一隻左手，這一仗，勝得僥倖，豈不叨天之幸？」

萬天聲道：「羅掌門人說得極是，咱們雖獲得全勝，也驚險之至，現在已經快四更天了，距天亮還有一段時間，大家還是坐下來休息一回，咱們功力也慢慢的可以逐漸恢復了，總要等功力恢復了，才能設法和後面的第三撥人取得連絡。」

＊　＊　＊

再說第三撥是由東海採薺叟領隊，同行的有洞庭釣叟、白鶴門松陽子、武功門邵南山、華山齊逸雲、齊少雲父子、夏天放、丐幫幫主李鐵崖、和長老向鳳亭、白繼善、王有福、姜長貴、還有三十名丐幫弟子，爲四撥人馬中的中軍。

一行人因前面已有第一、第二兩撥人在先，他們只要依照前面留下的記號趕路，何處打尖，何處投宿，一站站的跟下去，就不會錯。

這是第三天傍晚，趕到大姑嶺，四面山崗起伏，沒有一戶人家。這一路都是由丐幫長老姜長貴率同丐幫弟子打前鋒，到了這裏，幾名弟子回來稟告，說是四處找不到第二撥人留下的記號。

姜長貴奇道：「這不可能，咱們一路依着記號來的，他們經過這裏，不可能會沒留記號的。」

幾名弟子異口同聲的說着：「回長老，附近幾里之內，確實找不到一點留下的記號。」

姜長貴道：「難不成他們第二撥的人會平空飛走了不成？」

向鳳亭道：「天都快黑了，依兄弟看，不用再找記號了，咱們就在這裏過一夜算了。」

姜長貴點點頭道：「兄弟去向幫主稟告一聲，看看會長的意下如何？」

他還未走近，李鐵崖已洪聲笑道：「姜長老，咱們可是要在此歇脚嗎？」

姜長貴道：「幫主覺得如何？」

李鐵崖環目四顧，撚鬚道：「好是好，這裏是四面環山的平地，易攻難守……哈哈，咱們有這許多人，還怕人家襲擊不成，就在這裏好了。」

姜長貴應了聲「是」，立即命丐幫弟子疊石爲灶，汲水烹茶，衆人也各自找一處樹下或大石旁坐了下來。

松陽子道：「奇怪，仲掌門人一行，怎會到了這裏，就沒有記號了？」

邵南山道：「道兄躭心他們什麼？他們這一行七人，個個都是老手，還怕出事不成？」

松陽子微微頷首道：「貧道似乎有此預感，咱們雖分成幾撥，但已落在人家計算之中，一路上未必會平靜無事……」

李鐵崖洪笑一聲，接口道：「那不是正好，咱們在途中多消滅一個賊徒，就少一個賊徒。」

說話之間，丐幫弟子已經泡了一大壺茶，又取出十幾隻飯碗，一起放到一塊平整的大石之上。

姜長貴取起茶壺，在十幾隻飯碗中倒滿了茶，一面說道：「會長，各位掌門人，各位道長，請用茶。」

東海採薺叟大笑道：「這一路上，貴幫弟子，眞是辛勞備至，又要作嚮導，又要作斥候，又要作火頭軍，甚至連茶水都準備週到，這樣的行軍，使得咱們幾個老頭都一點不覺得跋涉之苦，這些都該歸功於李幫主領導有方。」

李鐵崖也大笑道：「會長誇張，兄弟有點受寵若驚……」

話聲甫落，口中忽然輕咦了一聲，鼻子朝空中嗅了一陣，才道：「奇怪，大姑嶺經常有行旅來往，並不荒僻，怎麼會有大羣猛獸出沒？」

洞庭釣叟奇道：「李幫主怎麼會知道大羣猛獸在這裏出沒呢？」

李鐵崖道：「兄弟剛才聞到一陣天風吹過，隱隱似有野獸的腥味，這種腥味，屬於虎豹一類。」

洞庭釣叟道：「會有這種事，這裏從未聽說過出什麼猛獸。」

「奇就奇在這裏！」

李鐵崖連連向空嗅着，一面接口道：「但兄弟決不會聞錯，而且這羣猛獸爲數還不少呢！」

東海採蕣叟突然心中一動，低聲道：「會不會是白蓮教匪徒在這裏設下了陷阱？」

東海採蕣叟道：「老哥是說他們企圖利用猛獸來對付我們？這不可能，憑他們白蓮餘孽，能有多大的本領？」

東海採蕣叟微微搖頭，神色凝重的道：「有此可能，兄弟早就聽說野人山的獅王苗飛龍已和白蓮教有了勾結，後來天南莊中秋之會，不見獅王現身，正感奇怪，如今另一股白蓮餘孽在江湖出現，獅王和他們勾結，也是意料中的事，只是此人善於馴獸，能役獅虎，如此人在這裏設伏，就不好應付，大家要多小心才好。」

這時丐幫弟子已給大家送上晚餐，有醬蹄、牛肉、鹵蛋、饅頭等，各人也就不再提及李鐵崖聞到腥風之事，各自吃喝起來。

李鐵崖總覺得事出有因，兀自放不下心，吃了三個饅頭，正在拿起飯碗喝茶之際，鼻中又聞到一陣濃重的獸腥飄了過來，心中不由一驚，連忙壓低聲音說道：「姜會長，事情果然有些不對，咱們可得趕快準備才好！」

東海採蕣叟聽得他說得如此鄭重，點頭道：「李幫主想必胸有成竹，你看咱們要如何準備，你就說出來大家聽聽！」

李鐵崖道：「以兄弟判斷，對方在咱們四周，設下埋伏，想以猛獸來對付咱們，這些猛獸，伏在四週，不聞一點聲音，可見都是久經訓練，咱們要對付這些猛獸，就要佈成方陣，能夠堅守，才能破敵……」

說到這裏，急忙朝四名長老吩咐道：「向長老，你們四位各率李幫主弟子七名，迅速利用四周大石，在石後挖掘一條可以伏下你們八人的壕溝，最好也能和其他三處相通，互可支援，待會如有猛獸衝來，你們身上各有匣弩，但必須節省使用，看準了才射，好了，快去。」

向鳳亭、白繼善、王有福、姜長貴四人答應一聲，各率七名弟子，分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利用山坡間的大石，在石後挖掘起地道壕溝。

李鐵崖又朝東海採蕣叟等人說道：「待會如果有猛獸衝來，諸位道兄就要立即上樹，並和咱們四周壕溝互相配合，多利用暗器，也要多撿些石塊備用，非把這些猛獸全數消滅在陣前不可。」

邵南山道：「猛獸有這麼多嗎？」

李鐵崖道：「數量絕不會少，否則消滅不了咱們這些人。」

齊逸雲道：「咱們趁對方還沒發動，快去多撿些石塊備用。」

同時，他們也各自分配好方向，東首：樹上東海採蕣叟、李鐵崖、壕內向鳳亭率七名丐幫弟子。南首：樹上洞庭釣叟、松陽子、壕內白繼善率七名丐幫弟子。(東、南兩處是主力)西首：樹上邵南山、夏天放、壕內王有福率七名丐幫弟子，北首：樹上齊逸雲、齊少雲父子、壕內姜長貴率七名丐幫弟子。另外兩名丐幫弟子可隨時增援任何一處。

不過頓飯工夫，四周壕溝已經挖好，又去撿了許多枯枝樹葉，堆到大石前面，只要發現猛獸，立即舉火，野獸都是怕火光的，同時在柴堆之間，還留了空隙，讓躲在壕內的人，可以用匣弩向外發射。大家也去撿了許多石塊放到各人身邊，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除了丐幫弟子由四位長老率領，早已隱入戰壕之中，東海採蕣叟等人，依然各自踞坐在大石上，靜待對方發動，但四周依然靜悄悄的不見一點動靜，只是天風吹來，大家都可以聞到腥羶的獸味，證明李幫主說得不假了。

洞庭釣叟目光四顧，低聲道：「奇怪，對方既然驅使獸羣，佈下陷阱，怎麼還不發動呢？」

李鐵崖道：「可能在等什麼人，要這人到了才發動。」

東海採蕣叟道：「那一定是獅王苗飛龍了！」

邵南山道：「此人一向住在野人山，從未到過中原，江湖上雖聞其名，却從未見過其人，不知他除了馴獸之外，武功如何？」

齊逸雲道：「我大師兄昔年去過苗疆，也沒見到其人，只是聽說苗飛龍力大無窮，雙手可以生裂虎豹，野人山周圍百里，都叫他苗爺爺，視同神人，武功應該不錯。」

大家坐在大石上，好像是在閒話家常，現在一更已盡，二更初交，半個殘月漸漸升到中天！

就在此時，東南首忽然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問道：「東海採蕣叟，丐幫李鐵崖等人，都在那裏嗎？」

此人聲音雖然蒼老，但中氣極足，話聲猶在十餘丈外，聽來如同對面說話一般。

接着有人應了聲：「是」。

那蒼老聲音又道：「爲師不想讓他們死得不明不白，你上去叫他們答話。」

那人又應了聲「是」，果然朝前走來。這時只見兩條人影，跟在那人身後，飄然行來。

此時雖在黑夜，但東海採蕣叟一行人，無一不是武林頂尖高手，對方走到五丈距離，已可藉着月色，看清來人面貌。

走在前面一個，年約四十七八，頭戴毡帽，身穿青布棉襖，紮脚袴、濃眉扁臉，膚色黝黑，腰間配一柄苗刀，看去極爲慓悍。

後面兩人，一個是蒼髯禿頂老者，年約七旬，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半截青布棉袍，腰間插一支旱烟管，生得豹頭環眼，獅鼻海口，連鬢蒼鬚，目光烱烱如電，有着一股逼人威氣，一望而知他定是獅王苗飛龍了！

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一個身穿青布長

袍臉形瘦削的中年人，他雖和獅王同行，却有着一份謙卑神情，對獅王似乎十分尊重。

走在前面的那人一直走到距大家四五丈遠處，才站定下來，大聲說道：「家師請東海採蕣叟、丐幫李幫主答話。」

東海採蕣叟回頭笑道：「他們指名要老朽和李幫主答話，諸位道兄就不用和他們照面了。」

口中說着，人已從大石上站起，和李鐵崖走前了幾步，登上北首一堆山石，(那是爲了不讓對方看到石後壕溝)面向對方，拱拱手道：「老朽東海採蕣叟。」

接着指指李鐵崖，又道：「這位就是丐幫的李幫主，不知二位是何方高人？夤夜而來，有何見教？」

他故意裝作不知情。

獅王苗飛龍(蒼鬚老者)站在三丈前面，但黑夜之中，猶可看到他烱烱雙目發出來的光亮，聞言仰首大笑一聲道：「老夫苗飛龍，他是咒鉢寺的護法會副總管祁士杰。」

東海採蕣叟故作驚奇的道：「老哥莫非就是野人山獅王苗飛龍，哈哈，老朽聞名多年，今晚眞是幸會！」

李鐵崖也道：「兄弟也久聞獅王大名，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老哥。」說着連連拱手。

苗人性直，苗飛龍眼看對方二人聽到自己名字，神色欣然，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心頭自是極爲高興，掀髯大笑道：「苗某一向居住野人山，想不到中原武林居然還知道有苗某其人！」

東海採蕣叟道：「苗老哥久居苗疆，從未到過中原，此次夤夜趕來，不知有何見教？」

苗飛龍道：「老夫此次前來中原，是因爲中原武林對白蓮教有着極大誤會，形同冰炭，幾十年來，一直積不相容，白蓮教乃是佛門支派，並非邪惡之流，老夫爲了同是武林一脈，才來作個調解人的。」

李鐵崖道：「苗老哥這是聽信了一面之辭，這位祁老哥既是咒鉢寺護法會的副總管，應該認識金鉢老禪師了。」

祁士杰應聲道：「李幫主說的是家師。」

「那就好。」李鐵崖道：「老禪師因姬七姑假白蓮教之名爲惡，和各大門派爲敵，於八月中秋在武功山雷嶺破去姬七姑陰極眞氣，解散天南莊武士，消敉一場殺刦，武林方慶安寧，不料又有另一股白蓮教夜襲少林寺，至今尚未解圍，祁老哥既是老禪師門下，就該去解少林寺之圍才是。」

祁士杰深沉一笑道：「在下奉家師之命，調查中原武林，何以如此敵視白蓮教，甚至非要趕盡殺絕不可，經長時間的觀察所得，竟是東海採蕣叟和你李幫主等一小撮人在武林中挑撥起來的，今晚找上二位，就是希望你們最好和白蓮教化敵爲友，莫爲已甚，否則釁非我啓，一切後果，當由二位負責了。」

東海採蕣叟微哂道：「祁副總管要咱們和白蓮教化敵爲友，這也不難，只要白蓮教不再爲惡，不再與武林爲敵，自然可以化敵爲友，但白蓮教圍攻少林寺，又作何說呢？」

祁士杰道：「少林寺一向把白蓮教視作眼中釘，一再和本教爲敵，本教可以和任何一個門派和平共處，唯獨少林寺則非剷除不可。」

東海採蕣叟道：「如此說來，咱們就無法談得攏了。」

祁士杰道：「閣下這是說不願和本教化敵爲友了？」

東海採蕣叟微笑道：「祁副總管大概早就知道老朽一行是支援少林寺去的了。」

祁士杰冷笑道：「你們自身尚且難保，還能去支援少林寺嗎？」

李鐵崖大笑道：「祁副總管這是在威脅咱們了？」

祁士杰冷冷的道：「在下只是提醒二位而已！」

東海採蕣叟目光一抬，朝苗飛龍道：「苗老哥不是說來給白蓮教調停的嗎？原來是如此調停的？」

苗飛龍道：「只要二位有化敵爲友的誠意，苗某自然樂意爲你們雙方作個調人。」

東海採蕣叟道：「只不知如何才算有化敵爲友的誠意呢？」

祁士杰接口道：「二位如有誠意，家師要在下帶來了平和丹，只要二位各服一粒，消除胸頭戾氣，自可化暴戾爲祥和，從此可與本教和平相處，不會再生嗔念了。」

李鐵崖大笑道：「原來你們所謂和平相處，就是如此！」

祁士杰道：「家師深通佛理，希望化解大家的嗔念，讓武林中呈現一片祥和，這有什麼不對？」

東海採蕣叟點頭道：「老朽明白了，金鉢禪師假手李姑娘破去姬七姑陰極眞氣，只是消除異己的手段而已，除去他小師妹，白蓮教就可全歸他一人了，可惜大家全被他蒙在鼓裏，以致天南莊所有的人，全爲他收羅去了，令師手法果然高明得很！」

祁士杰冷然道：「可惜你們知道的已經遲了，如今已成甕中之鱉，除了和本教合作，已無第二條路可循。」

「那倒未必！」東海採蕣叟一手撚鬚，微哂道：「老朽等人從不受人脅逼，白蓮教有些什麼伎倆，儘管使出來讓白蓮教見識見識。」

祁士杰朝苗飛龍躬身一禮道：「前輩都聽到了，家師早已說過，他們存心和本教爲敵，毫無誠意可言，前輩請下令吧！」

苗飛龍點點頭，唔了一聲道：「他們果然頑固得很，老夫先讓你們看看陣仗，也許他們會接受老夫的勸告也說不定。」

說到這裏，朝站在他身側的徒弟吩咐道：「你退回去，亮個陣仗給他們瞧瞧！」

他們兩人話說得較輕，東海採蕣叟和李鐵崖只看到他們低聲交談，然後看到苗飛龍那徒弟躬了躬身，迅速退去。

李鐵崖也低聲朝東海採薺叟道：「會長，看來他們就要發動了。」

東海採薺叟道：「不要緊，咱們自早已有了應變準備，大概不妨事的。」

苗飛龍那徒弟退到十丈以外，忽然從袖中取出一面三角小紅旗，向空揮了揮，這一刹那，但見十丈以外，東南西北四方，同時出現了十二個人！

南首就是退下去的苗飛龍徒弟居中，他左右是兩個身穿黑色緊身衣靠的壯漢，其他三面，每面都有三個黑衣壯漢。

東海採薺叟看得心裏暗暗奇怪，對方所謂陣仗，原來只是這區區十二個人！

就在他心念方動之際，只見南方居中那人（苗飛龍首徒）忽然舉手向空輕輕拍了一掌。他這一雙手一拍，登時响起幾聲震天價响的虎吼！

那首徒連拍了三掌，虎聲也連續大吼了三聲！這一陣吼聲响處，當眞有山林震撼，風雲丕變之威，吓得樹林間夜鳥驚飛，狐兔亂竄，聲勢極爲壯盛！

東海採薺叟聽得心頭暗暗震驚，今晚若非李幫主事先聞到氣味，早作準備，這羣猛獸衝了過來，自己這一行人中，至少也有半數以上的傷亡。

他心念尚未轉完，東、西、北三方，居中那個壯漢也依次雙手舉空，拍起掌來，他們帶來的這羣猛獸，果然都是久經訓練，每個人拍一掌，牠們就吼一聲，次序井然，由南而東，而西而北，四個方向，一共大吼了九聲。

李鐵崖凝神諦聽，東南兩個方向乃是虎吼，西北兩方則是豹嘯，仔細辨別，每一方少說也有五頭之多，總共就有二十隻虎豹環伺四周，如果一旦放出，這些猛獸經過訓練，自然要比一般野獸更爲凶猛得多！

九聲大吼之後，立時停止下來，這一停，山林間就顯得格外靜寂。

這時响起苗飛龍的一聲怪笑，說道：「二位都聽到了？老夫豢養的虎豹，就在爾等四周，只要老夫一聲令下，牠們就會全體出動，這些虎豹，經老夫多年訓練，都能矯捷善戰，生裂敵人……」

「哈哈！」東海採薺叟突然大笑一聲，打斷苗飛龍的話頭，目射稜光，正容道：「老朽久聞獅王苗飛龍，隱跡野人山，約束山中獅虎，不得傷人，是以深得苗人愛戴，雖未遠來中原，但中原武林提起獅王來，莫不翹起大拇指，交相稱譽，但聽了閣下方才一番話，簡直不分是非，和白蓮教沆瀣一氣，尤其是說你訓練的獅虎，如何矯捷善戰，生裂敵人，以善於殘殺人類而沾沾自喜，那麼不但你豢養的這些畜生該死，你指揮畜生殺人，更加該死了。」稍頓又道：「中原武林伸張的是正氣，誅伐的是邪惡，不受脅逼，也不會向惡勢力低頭，你如尚有良知，速即率領這些畜生，返回野人山去，如果執迷不悟，依然想和白蓮教勾結，老朽可以斷言，決無好收場，是去是留，爲善爲惡，悉在閣下一念之間，你自己去三思吧！」

這番話說得鏗鏘有力，義正辭嚴，苗飛龍聽得不禁爲之一呆，目中流露出茫然之色，轉過臉去，朝祁士杰道：「老夫該怎麼辦？」

祁士杰忙道：「他胆敢在苗老前輩面前胡說八道，這就是對苗前輩不敬，應該格殺毋論。」

苗飛龍面有難色，沉吟道：「但東海採薺叟和丐幫幫主，都是名重武林之人，老夫殺了他們，武林中人豈不要指責老夫縱獸傷人，濫殺無辜……」

祁士杰道：「今晚在場的人，一個也不能放走，還會有誰知道？」

苗飛龍點頭道：「你說得對，不過東海採薺叟老兒對老夫不敬，老夫要親自和他較量較量。」

祁士杰心中暗暗焦急，忙道：「教訓這些人，何用你老親自出手？只要你老揮一下手，自有你老門下指揮虎豹去和他們作戰……」

「不！」苗飛龍口中吐出一個堅決的「不」字，續道：「東海採薺叟在武林中年高德劭，聲名卓著，老夫非親自和他較量較量不可！」

兩人話聲雖然不响，但雙方相距不過三數丈遠，東海採薺叟和李鐵崖自可隱約聽到幾句，心中不禁暗暗懷疑，獅王苗飛龍何以毫無一點主見？莫非他被白蓮教暗使手脚，服過他們的『平和丹』，心智受人控制不成？但又有些不像，他堅持要和東海採薺叟較量，這一點看來，就不像心智受人控制了。

只見苗飛龍目光一抬，洪聲道：「老夫久聞東海採薺叟之名，咱們不用多說，老夫先跟你較量較量。」

東海採薺叟早就計算好了，他要和自己較量，正好可以延緩羣獸的攻擊，自己如果能夠一舉把他擊敗，再以激將之法，以他一向剛愎的性格，就會率獸離去了。因此苗飛龍話聲一落，東海採薺叟大笑道：「老朽也正有此意！」

苗飛龍伸手從他腰間取出兩尺長的古藤旱烟管，沉笑道：「來，來，老夫候教！」

李鐵崖道：「會長，讓兄弟先去會會他。」

東海採薺叟大笑道：「獅王指名要和老朽較量，老朽這把老骨頭還能耍上幾劍，李幫主只要替老朽掠陣就好。」說完，舉步走了上去。

李鐵崖看他這麼說了，也就不好再說，一手提着鑌鐵打狗棒，跟着走上前去。

洞庭釣叟、松陽子、邵南山、齊逸雲、少雲父子，和夏天放幾人，聽到方才一陣虎豹吼聲，對方在四周埋伏猛獸，看來今晚這場人獸大戰，在所難免。

洞庭釣叟因東海採薺叟、李鐵崖二人和對方答話，站在南方，就和松陽子商量之後，以「傳音入密」通知李鐵崖，要他們二人改守南方，自己和松陽子改守東方。

此時趁東海採薺叟、李鐵崖二人朝前行去之際，就各自悄悄移動，站到各人早已選擇好的大樹下站立，只要對方放出猛獸，這邊的人就可很快上樹。

東海採薺叟手拄龍頭杖，一直走到

離苗飛龍身前一丈來遠，才行站停下來，把龍頭杖朝地一頓，插入土中，然後抬頭含笑道：「老朽已有多年未曾使劍了，可能荒疏太久，還請苗老哥手下留情。」

話聲一落，才慢條斯理的抽出一柄長劍，但聽嗆的一聲，寒光閃爍，照人鬚眉，口中說了聲：「請！」

苗飛龍性子較急，已經等了好一回，看他掣劍在手，洪笑一聲道：「好劍，閣下那就接招了！」

聲到人到，倏然欺來，手中旱烟管一記「金鼓齊鳴」，急襲而至，他那旱烟筒大如拳頭，金光閃閃，出招之快，宛如電閃雷奔，嘶然生風！

東海採薺叟劍勢一引，人隨劍走，偏身避開，但在閃出之際，劍勢悠然，使了一記「順水划棹」，劍光朝右後方斜掃過去。

這一記避招進招，使得純出自然，不帶半點火氣，妙在若無其事之間，就予對方以還擊。

苗飛龍一招落空，瞥見劍光一閃，朝右腿削來，旱烟管急忙朝外揮出，依然撩了個空，原來東海採薺叟已隨着劍勢，轉過身來，一點劍芒又朝自己右肩點來！

苗飛龍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一步，但他如何嚥得下這口氣？却在退後一步之後，口中暴喝一聲，揮動旱烟管，疾衝而上，這下心存暴怒，出手更如雷霆萬鈞，但見足有拳頭大的點點金芒，宛似漫天冰雹，朝東海採薺叟四周洒來，呼呼風聲，挾着輕嘯，盈耳不絕！

東海採薺叟依然從容不迫，把一支長劍使得有如迴風舞柳，揮洒自如，護住全身，一道劍光，左右盤旋，長劍並沒有直接和對方接觸，但從他劍上發出來的內家勁氣，却把一顆顆密如冰雹的旱烟管一記記擋了開去。

東海採薺叟這一手「東海派劍法」，眞可以說使得爐火純青，無懈可擊！

李鐵崖練劍數十年，丐幫有一套「屠狗劍法」，可以說是武林中別出蹊徑的怪異招法，出劍不按常理，他看過各大門派的劍法，一向都自認爲除了黃山「萬流歸宗劍法」之外，各大門派的劍法，都失之於正，太過呆板，並不足觀。

但此刻站在東海採薺叟身後一丈光景，看到他使出來的劍法並不奇奥，悠然若往，翩然而來，涵虛若實，從容自如，一派以靜制動的內家功夫，全在劍上表露出來，心中不禁暗自慚愧，可見劍術一道，要參上乘境界，還是要從正派劍法着手，丐幫的「屠狗劍法」，雖以奇詭著稱，總歸落了野狐禪！

就在他沉思之際，突聽一陣叮叮輕响，劍光、金芒，刹那盡滅，場中兩人，已經錯了開去。

苗飛龍瞪着一雙精光烱烱的銅鈴大眼，厲笑道：「閣下劍法果然高明得很！」

東海採薺叟微笑道：「苗老哥過獎，你也不差！」

原來方才一陣叮叮輕响，是雙方兵刃交擊，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居然銖兩悉稱，不分上下。

「哈哈！」苗飛龍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很好，你再接老夫幾招試試！」

人影一晃而至，但見幾點金芒，快如閃電，疾向東海採薺叟當胸激射過來，人影堪堪欺近，左手五指勾曲，同時抓到東海採薺叟右脅，離衣衫也不過數寸。

東海採薺叟還是不慌不忙，右足後退一步，劍勢輕折，雪亮的劍鋒不知何時已經像扇面般在右脅展現，苗飛龍抓去的一記「虎爪」，幾乎就像是自己湊上去的一般，若是再往前一寸，就會割上手腕，甚至可以把你整隻手掌削下來！

苗飛龍大吃一驚，急急收回左掌，再次往後躍退，這下當眞把他激得怒惱無比，口中發出連聲厲嘯，人如瘋獅，揮動旱烟管，急撲過來。

他雖然運起十成功力，全力撲擊，東海採薺叟還是劍勢悠然，如挽如推，若即若離，運得順乎自然！

這一情形，不但苗飛龍心裏明白，觀戰的人也看得出來，苗飛龍縱然武功了得，但東海採薺叟在劍術上已達爐火純青，高過苗飛龍還不止一籌，這一場激戰，東海採薺叟只是不願傷人，處處劍下留情。

苗飛龍又何嘗不知道，只是他一向妄自尊大慣了，此刻當着祁士杰和他門下弟子，一時之間下不了台，只好和東海採薺叟拚命苦戰下去。

站在他身後的祁士杰看得不禁暗暗焦急起來，他是奉命陪同獅王來的，也負有監視之責，心中暗道：「你身居苗疆，以能役使野獸得名，今晚之局，只要放出虎豹來就好，怎能捨己之長，和人家比拚起武功來？如今敗象已露，再不及時發動，就來不及了！」

一念及此，就撮唇低嘯了一聲。

要知獅王苗飛龍和他們四大弟子都被白蓮教暗中下了「平和散」，是以縱然沒有獅王下令，門下弟子也會聽命於祁士杰的了。

因此他低嘯甫起，埋伏在十丈外四面的苗飛龍門下四大弟子（站在中間的黑衣壯漢）立時同時舉手向下一揮，他左右兩人同時朝隱伏已久的猛獸打了個驅使的手勢。

但聽四面虎豹齊吼，縱撲而出，這份聲勢，確是十分吓人！

丐幫幫主李鐵崖心頭驀然一緊，右手緊握鑌鐵打狗棒，運起全身功力，正待及時擊出，那知放出來的五頭猛虎，大概因管理牠們的人發出命令，是要牠們往前衝上去，何況場中有苗飛龍和採薺叟正在動手，牠們只當採薺叟和李鐵崖是老主人的朋友，因此五頭猛虎就毫不理會場中三人，虎吼着掠過三人身邊，朝前方撲去。

洞庭釣叟、松陽子、邵南山、夏天放、和齊逸雲父子在這一瞬間，就各自縱身躍登上附近的大樹。

躲在四處壕溝中的人，也分工合作，立即各自依計行事。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西域番僧小覷了快活仙婆，黃龍寺的天龍功夫及不上金傘半撐，已道出仙婆和金衣法聖的交道，比自己的輩份高得多，只好請罪而退……華嚴頂下的九龍谷，原有九龍寺已毀圮，仙婆、嚴霜師徒坐在孤燈下，說、聽故事，話說當年江湖仙婆、和尚、儒者，正題說到儒者寃死，影射嚴霜的身世，她客觀作出分析……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話說當年故事　推斷情理分明

嚴霜接着說了下去：「何況像這般嚴重緊要的大事，山莊主人，決不會假手他人，再說山莊中隱蔽之地太多了，埋於露天，絕非良策！所以徒兒認爲，殺那儒者的，不是山莊主人，反之，這投遞黑信報密的無名者，却值得懷疑！」

快活仙婆看看嚴霜，喟歎一聲：「妳眞是太聰明了！」

嚴霜一笑道：「師父，我不過是按照平常的道理，來推斷罷了，其實也未見得對，天下事往往都出人意外呢！」

快活仙婆搖搖頭：「故然天下出人意料的事很多，但却都超越不過一個永恒的『道理』去，除了瘋子，凡是人作任何一件事，都必有他這樣作的道理！超越這個範圍，那就不通，祇可惜世人泰半在遭遇突然變故的時候，理智靈性皆失，實在可嘆可憐！」

嚴霜瞧瞧快活仙婆，轉動着星眸開了口：「師父，莫非我猜對了？」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說呢？」

嚴霜搖搖頭：「師父您眞是的，故事又不是徒兒編的……」

快活仙婆接了口：「錯了孩子，這是件事實，而不是故事！」

嚴霜黛眉動了一下：「不管是事實還是故事，我猜對了沒有？」

快活仙婆道：「妳非問不可？」

嚴霜小嘴一嘟：「人家心裏蹩得好難受嘛！」

快活仙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妳又忘記約定了，對不對的問題，現在不能答覆妳，我說過，現在再說一遍，故事講完之後……」

話沒說完，嚴霜已接了口：「好啦，準又是說最後自會明白！」

快活仙婆嗯了一聲：「有些話，說早了徒亂人意！」

嚴霜不再發問了，像是在和快活仙婆賭氣！

快活仙婆也不再開口，似乎和嚴霜較上了勁！

終於，嚴霜投降認輸，道：「師父，請講下去嘛。」

快活仙婆打個哈欠，搖頭道：「時間過了，明天再說吧！」

嚴霜還想撒個嬌，但當她目光一瞥，看到快活仙婆滿面秋霜的時候，却不敢再多說甚麼了！

不過油燈未熄，於是嚴霜恭恭敬敬的說道：「師父，燈也快熄了，您安歇吧。」

快活仙婆笑了，一拍嚴霜的肩頭，道：「小鬼精靈的孩子，師父接着下去，說到燈熄！」

嚴霜心裏高興，笑出聲來。

快活仙婆霎霎眼睛，長歎出聲，接述故事——

各大門派掌門，及黑道霸主們，聽這唯一僥倖逃脫慘死的高手測斷，有了「先入爲主」的成見，當然就沒再深思！

嚴霜喟歎一聲，剛要接話，却又強忍下去！

快活仙婆看出此情，笑着開了口：「妳想說甚麼？」

嚴霜低頭一笑：「燈油快乾了，我一

接話，又要少聽很多故事！」

快活仙婆哈哈笑着：「傻孩子，今夜總要停下來的呀！」

嚴霜道：「應該把答對的時間：不算在內！」

快活仙婆道：「好好，說妳要說的話吧！」

嚴霜眞高興，眨眨星眸開了口：「師父！那僥倖沒死的一位，是不是功力特別高？」

快活仙婆歎了口氣，道：「妳的意思我懂了，妳眞是聰明伶俐的惹人愛，問得好，凡去那山莊的人，都死了，爲甚麼他却偏偏活着？」

嚴霜一笑，道：「說的是嘛。」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當時就該想到這一點，明明那個狠毒的匹夫，有心留下此人來貫徹他的陰謀！」

嚴霜道：「別人把他當了刀，他却不知道，夠可憐的！」

快活仙婆嗯了一聲：「讓我接着講咱們的故事吧！」

話鋒一轉，回到本題——

所有的掌門人，及黑道的霸主們，既然不再有疑，自然就在如何復仇，怎樣在行動上下點工夫了！

他們選中了個主持者，這人是個黑道中厲害的人物！

嚴霜聽到這裏，不由皺起了眉頭。

快活仙婆瞄了她一眼，道：「妳大概又有甚麼話要說吧？」

嚴霜一笑：「師父，放着各大門派掌門人，不來主持這件爲儒者復仇的事，幹麼偏偏選個『黑道』中的高手呢？」

快活仙婆道：「祇因那人非但功力高超，並且熟悉那山莊的地形，更是大家公認的一個適當人選。」

嚴霜搖頭不相信的說道：「我一聽就認爲這人並不適當，難道各大掌門……」

快活仙婆含笑接了口：「孩子，妳沒聽我說麼，這人是大家所公認……」

嚴霜一翻星眸，道：「難怪這些掌門人會作出糊塗事來，對一個『黑道』中的高手，會認定是適當人選的話，那甚麼事……」

快活仙婆接話道：「妳錯了，這人選是經當時與會的大衆，公平選出來的，一人一票，所以就選出這樣一個適當的高手！」

嚴霜現在明白了，道：「那一定是『黑道』中的人多！」

快活仙婆把手一拍，道：「對！一點也不錯。」

嚴霜喟歎一聲，搖搖頭道：「那後果必然十分可怕！」

快活仙婆竟也歎息出聲：「不錯，這普天下雲集少林的高手，在這個主持人的策劃下，分成了六十四個小隊，血洗那座山莊！」

嚴霜神色一變，開口道：「師父，那山莊主人夫婦如何？」

快活仙婆搖頭惋歎：「那座山莊，佔地甚廣，莊中高手如雲，所以復仇羣俠，方始聽從那主持人的策劃，分成小隊！每一小隊，各有一名功力罕絕的高人率領，並限制動手的地區，於是展開了一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血戰……」

正說到此處，燈花兒一聲輕爆，光亮頓熄，燈油已乾，燈心已枯，快活仙婆今夜的故事，也到此爲止！

* * *

在金頂，快活仙婆師徒縱覽奇景山色。

時正早晨剛過，快活仙婆含笑說道：「稍待妳就能身臨其境，看到妙景了！」

嚴霜道：「可是師父所說的『金頂祥光』？」

快活仙婆點點頭，沒有開口。

天上，澹日微馴，雲霧初歛，兜羅錦雲，濃絮銀堆，千層萬層，橫舖在巖下，靜止不動，煞是怪哉！

快活仙婆手指不遠的地方，一塊厚約三尺，廣計數丈，平滑幾乎如鏡面般的山石，含笑對嚴霜道：「妳上去，坐在石頭中央！」

嚴霜黛眉微蹙，道：「上去幹甚麼？」

快活仙婆道：「不必問，妳上去就知道了！」

嚴霜道：「師父您呢？」

快活仙婆搖頭道：「師父看得太多了，今天就省省吧。」

嚴霜恍然大悟，道：「師父要我看祥光？」

快活仙婆一笑：「不是要妳看祥光，而是要妳看自己！」

嚴霜愕然：「這兒又沒有鏡子？」

快活仙婆手往天上一指：「此處自有乾坤，妳仔細看吧！」

嚴霜怎肯相信，眨眨眼說：「師父您陪我嘛。」

快活仙婆實在是太愛嚴霜，雖然搖着頭，但却終於答應了嚴霜，兩個人一起步上了平石。

石上盤膝而坐，仰望雲空。

此時，日光斜照到雲氣上去，突現神光！

光如車輪般渾圓，似是僵卧在平雲上面，一動不動！

一圈又一圈，圓輝重套，外赤內紫，彩色繽紛，光芒映射在整個的大地上，美極！妙極！

這就是峨嵋「金頂」的佛(祥)光！

突然！

嚴霜張着櫻口，閉不攏來了！

臉上，現出無比的驚愕和詫異的神色！

原來在那望似舉手可及的靜雲上面的祥光中，出現了兩個人的影子，這影子清晰至極，髮、眉俱現！

這兩影子，對嚴霜來說，那眞是太熟太熟了！

左邊一個，是位白髮如銀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右邊那個，是她自己！

當然，那老婆婆就是快活仙婆。

但是，嚴霜却實在想不明白，她和快活仙婆的影子，是怎會平白無故毫無道理的，跑到祥光中間去的？

一個奇特的念頭，掠過了嚴霜的腦

海！

她一吐舌頭，祥光中的影子，竟也毫不客氣的吐舌回敬！

她驀地蹦個高，祥光中的嚴霜，也隨之蹦高！

她拍手，它也拍手！她作個鬼臉兒，它也作個鬼臉兒！

快活仙婆笑的打跌：「孩子，別疑神疑鬼了，那就是妳！」

嚴霜道：「是我沒有錯了，但是這怎麼會呢？」

快活仙婆搖搖頭，喟歎一聲：「孩子，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要想每件事都窺其理的話，那眞是太難太難了，所以……」話沒說完，天際突降陣風，變了！

祥光適才積聚極快，如今散褪却更快！

一回兒七色光帶，一套一套的套成光環，在幻生幻滅着，白色的轉青，青色的轉成藍！

剎那！

七色光環光輝頓減，雲海也起了變化！

雲海的幻變，和祥光的波動，相連相接。

就這霎眼的工夫，天上失去了祥光、雲海，自然在那祥光中所出現的兩個影子，也消失無踪！

嚴霜若有所失，也似有所得，垂下了頭！

＊　＊　＊

夜！

秋寒透骨，雲霧茫茫！

是「金頂」平原的「光相寺」中，最幽靜高雅的一間客廳內，快活仙婆師徒，在圍爐閑話。

是嚴霜先開的口：「師父，時間差不多了吧？」

快活仙婆故作不解的問：「什麼事時間差不多了？」

嚴霜撒嬌了：「嗯哼，不來啦師父。」

快活仙婆道：「師父怎麼不來了嗎？」

嚴霜無奈，道：「您該講故事了！」

快活仙婆似是如夢方醒，道：「今天我沒有興緻，明天……」

嚴霜急了，接了話：「師父說過，每天要講半個時辰，不多也不能少的！」

快活仙婆道：「好，誰叫我說過，講就講！」

嚴霜趕緊給快活仙婆斟上一盞茶，道：「師父您先喝口茶。」

快活仙婆搖搖頭，：「不渴，講故事要緊！」她話鋒一頓，接着說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北五省出了一位奇特的怪俠，誰也沒見過這人的眞正面目，但却都知道他有一顆非常值錢的人頭！這人頭，說來奇怪，既不是死人的頭，也不是假的人頭，更不是怪人頭，而是這人自己的人頭！」

嚴霜連連霎着眼，想接話，但終於又忍耐下去。」

快活仙婆根本不看嚴霜，祇顧講說故事——

「原來這人生成一顆『金人頭』！所以……」

嚴霜忍不住了，接上話：「師父，這不是昨天的故事吧？」

快活仙婆道：「這是個更奇更怪但却更眞實的事情，『金人頭』這三個字，在數百十年前，曾令天下武林震驚……」

嚴霜這次接口道：「師父，妳能不能接着昨天的故事。」

快活仙婆道：「妳不願意聽『金人頭』的故事？」

嚴霜搖頭道：「祇聽師父說這幾句，已經足證『金人頭』必然十分動聽，不過我那個故事還沒聽完……」

快活仙婆接口說道：「聽故事還要挑？」

嚴霜道：「有頭沒尾多瞥人呀！」

快活仙婆禁不住嚴霜死纏，點點頭，接述昨天的故事，不過這次她却警告嚴霜，絕對不能插嘴。

她說——

那黑道中的高手，將那山莊也分成了八八六十四個地區，每一地區，由一隊高手負責，命令是「斬盡殺絕」！

嚴霜雖然不敢插嘴，但却忍不住哼了一聲！

快活仙婆道：「我知道妳的心意。」話鋒一頓，接着喟歎一聲又道：「江湖險詐，武林可怕，事隔了這多年，如今我說到此處，却仍然禁不住憤怒和悲愴，說實話，那場戰事是太殘酷、太毒辣、太陰險也太令人忿恨了，千餘無辜之人，竟慘遭莫名其妙的橫死！」

快活仙婆說到這裏，臉上失去了慈祥的笑容，代之而起的，是無比的心酸、悲楚和痛恨！

她似是回憶着昔日那場血戰的情景，邊想邊說，那時是——

夜初更！

風起雲湧，大地一片肅煞！

在雲南昆明城外，相距名震天下的「梅莊」，不足五里的一座古廢宅中，揭開了血戰的序幕！

古廢宅中，那業已半塌了的大廳上，人影幢幢！

但妳祇能看到人影，休想認清這些人影的面目！

大廳外，一匹匹名駒寶馬，排行十行，但仍然能遠排出半箭之遙，馬有多少就很難計數了！

不過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每隔十匹寶馬的前面，都有個雄壯魁偉的大漢，直挺挺地站在那兒！

這幾十名大漢，似木雕的，鐵鑄的，石鑿的，任那怒吼着的狂風吹襲，在無邊陰沉的黑暗中，一動不動！

大漢們唯一不同的，是左手所抱的令旗上，在這月黑風高的夜晚，仍然閃着不同的奇異光亮！

來！

來讓我們偷偷的近前去！

去！

去偷偷的看看這些令旗上的光亮！

啊！好驚心動魄的一陣聚合呀！

您別怕煩，我必須請您看清楚每一面旗！

這原因您千萬記住別忘，因爲它關係重大！

令旗的形狀不同，但這個沒有關係。

令旗的顏色不一，這却也平常得很。

令旗所綉的圖案或名字，是整個的問題所在了！

時間不一定夠，請快看個明白，因爲我們要在看明白這些令旗後，再偷偷地去那半塌了的大廳外面。

去幹麼呢？

在偷偷的聽一聽，那羣人在談說些甚麼！

啊呀！

我猜您就會驚呼出聲的，看——

少林旗！武當旗！終南旗！太極旗！點蒼旗！華山旗！黃山旗！峨嵋旗！泰山旗！崆峒旗！丐幫旗！青城旗！

……三十二家武林中大小門派的令旗，一家也沒有缺，一派也沒有少，全有！

接着看下去——

日月旗！雙獅旗！太陰旗！九宮旗！金星旗！飛猿旗！烈火旗！銀鈴旗！流星旗！雙鳳旗！五龍旗！骷髏旗！

王家堡旗！花家寨旗！

……三十六家黑道中的高手，和他們那另有用處而名震天下的代表旗令，竟也是一家不少！

這場復仇的大聚會，使武林、綠林黑、白兩道互相聯合了起來，並且各掌門，各霸主，無不親臨！

來！

別驚動了那些大漢，我們該偷偷的去看看半塌的大廳了。

大廳內，竟祇有一盞燈！

燈散碧綠怪芒，望之森然而悚！

這盞燈，正隨着一個蒼老而陰森的話聲，在距離地面祇有二尺的地方，游走不停，顯得鬼氣森森！

人，圍成圈圈，圈，共有三層，一層比一層高！

人層正中，却空置個丈五大小的圓圈場地！

這盞燈，就在這空置的圓圈中，不停的游走着。

鬼燈綠火，映射得那三層人影模糊面孔，全變了樣子，人人似地獄魔鬼，個個如黑水夜叉！

是無比的鬼祟，有難言難描的恐怖！

正中那空置無人的圓圈地上，却有東西！

那是平舖着的一張巨大而奇怪的地圖！

地圖四面四方，每一邊都是八尺長，夠大了！

這怪狀的大地圖，是一張紙繪成，但又不是！

因爲誰都能夠看得出來，這巨大的地圖，是由六十四塊一尺見方的小地圖，湊接起來的！

也就是說，極可能將一幅大地圖，裁成六十四小塊！

是的，是那張六十四尺湊成的紙，原本是一張。一張八尺見方的大紙，剪作尺方的六十四塊！

不！因爲每一張尺方的小地圖，所用墨跡非但不同，繪製工夫也不一樣，足證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

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是那盞鬼火碧燈，倏忽停下！

它停在了這湊接而成的大地圖正中央！

大廳內，那本來隨着鬼火碧燈游走，而傳出的陰森話聲，在碧火怪燈停頓後，也悄然而止！

碧燈、話聲，眞配合的嚴緊，找不到半絲破綻！

因之，大廳中頓成悄寂！

這如死般的悄寂，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半晌之後，那蒼老而陰森的話聲又起：「諸位誰還有疑問？」

第一圈中，有了聲音：「我對『三七』那一小格，有個問題！」

那盞碧火鬼燈，煞是怪異，竟隨着這人的問話聲，開始移動，雖然緩慢，越發增加恐怖之感受！

火鬼燈停了，停在自右上而下數起，第三行第七格上！

原來這些人對地圖的計數方法，是由右而左，由直上而直下，分成八號，所謂「三七」自然是第三直行的第七小圖！

若是「八八」，則一定是最左一行的最下一格！

每一尺方的小地圖，作爲一號，眞是簡單明瞭！

碧燈鬼火一停，蒼老陰森的話聲既起：「甚麼問題？」

問話的人道：「按圖上所示，這是『梅莊』總樞，也是『犬隊』『警鈴』『警火』的所在地，可對？」

蒼老陰森的話聲道：「不錯，我記得早已講明白了！」

問話的人道：「警鈴警火計有十處，猛犬三十六隻，對不？」

蒼老陰森的話聲道：「很對，剛才也說過了。」

問話的人道：「在下適才耳聆『雲山主』講解……」

話未說完蒼老陰森的聲音，突然低沉的接了口：「閣下請注意，你似乎是忘了約定不得提及名姓的事！」

問話的這人，滿含歉意的道：「在下對此深致歉意，茲後將十分當心！」

陰森的話聲一提，道：「諸位，老朽再提醒諸位一次，今夜我等同仇敵愾，共謀對惡徒作斬草除根之一搏，是極爲危險的事情！請諸位莫要忘記，非但彼此現在不能提及門戶和名姓，就是事了之後，也不能再談論今夜之行！其實老朽出身黑道，對一切毫無顧慮，但爲各大門派掌門朋友想，不提名姓是最好的防患未然之計！」

人羣紛紛頷首，咸認其對。

蒼老陰森的話聲一頓，指向發問之人又道：「閣下有何疑問？」

問話的這人道：「適才耳聆講解敵方全部地形，已十分清楚，但却沒有指出十處警鈴和警火中樞，都藏於『三七』一地的那個角落？」

此問出口，人聲漸多，都想起來這是最要緊的問題了！

陰森的話聲又起，先是嘿嘿幾聲怪笑：「老朽故意留下這個漏洞，相試諸位，諸位果然能夠洞察毫髮，則今夜大功告成已無疑問！」

話鋒一停，燈下，多了一根藤條，條之一端，繫有一個紅色圓球，祇見紅球落於「六六」格上，話聲既起：「中樞雖在『三七』一格，但破之不易，所幸我們是分作八八六十四隊，同時下手，故而不慮有變！現在老朽就要顯示警火警鈴之地，敬請抽到那些地區的朋友注意，各對各的，個人負個人地區的責任！」

此時，「六六」格上，印上了一個紅點！

蒼老陰森的話聲又起，道：「此處有警火一，警鈴一，位於『小魚池』左旁，第三塊青石下面，毀却鈴線，則警火自廢！」

問話的這人適時道：「這是說，警火是由警鈴震聲引發？」

陰森的話聲道：「正是如此！」

接着，紅球飛般起落不停！

每落一下，圖上就多了一個紅色濃點，邊落，蒼老陰森的話聲邊講，刹那，已全部指出了警鈴警火的所在！

人層中，有十個人注目於有紅點的十張小地圖上，但僅每人注意他應該注意的那一張，因此皆能過目不忘！

藤條停下，話聲也停了！

片刻之後，蒼老陰森的聲音又起：「諸位還有疑問嗎？」

人層中無人答話！

蒼老陰森的聲音接着說道：「相距三更尚早，老朽至盼趁此片刻餘暇，每一隊的朋友們，各自商量一下，免得誤己誤人！」

話聲乍止，碧火鬼燈頓熄，大廳中，黑作一片！

＊　＊　＊

又是一天，日出日落！

峨嵋十景，快活仙婆師徒，已遊了一遍！

下山了，目的地是另一座名山——青城！

夜涼如水，快活仙婆師徒，止宿於一座尼庵中。

嚴霜現在已有了更深的發現，發現她這位奇怪的師父，在峨嵋山區的任何地方，都深受着各種人的尊敬！

晚飯一畢，香茗進口，嚴霜已迫不及待的要聽故事。

快活仙婆一笑道：「孩子，從今天起，聽故事可以，却不能這樣聽了！」

嚴霜不懂這句話的用意，道：「那要怎麼聽？」

快活仙婆道：「我沒想到，本來認定逼妳聽故事是苦差事的，如今反而成了妳的樂事，所以咱們要改個樣子聽！」

嚴霜道：「聽就是聽，還能有甚麼樣子？」

快活仙婆一笑，從身上掏出來一張紙，道：「妳要照這個樣子坐着聽，故事沒完，半個時辰沒到以前，不准多問一句，更不准挪動一下！」

嚴霜撒嬌道：「要動一動呢？」

快活仙婆正色嚴肅的說道：「那妳就永遠別想再聽這個故事了！」

嚴霜看出不似戲言，沉思着，終於點頭道：「好，徒兒遵命！」

快活仙婆道：「多想想，妳能辦到嗎？」

嚴霜道：「要是非如此不可的話，徒兒相信辦得到！」

快活仙婆道：「好，妳現在就按這個圖坐好，坐到床上去！」

嚴霜脫掉鞋子，按圖所繪的樣子，照那姿式坐好。

快活仙婆道：「不准動，除了我問妳話外，也不准開口！」

嚴霜答應了一聲，快活仙婆又道：「妳把呼吸調勻。」

嚴霜如言辦理，快活仙婆又道：「提我個醒兒，昨天說到那兒啦？」

嚴霜說：「說到那蒼老陰森的話聲，叫大家趁片刻餘暇，各隊商量動手的步驟，以免自誤和誤人！後來那盞碧火鬼燈就熄滅了，那半塌了的大廳內，變作漆黑一片！您老人家就不再說下去！」

快活仙婆看了嚴霜一眼，道：「妳記性眞好，一點也沒錯。」

嚴霜道：「師父，可以開始了吧？」

快活仙婆點點頭，又話說當年——

幢幢人影，自半塌的大廳中，四散走出！

有一隊人影，出了大廳！走向荒宅的後面！

這一隊是六個人，悄沒聲息的向後走。

走着，其中一人，突然悄聲道：「爹！孩兒覺得這太狠了些！」

走在最前面的人，突地止步沉聲低叱道：「住口！」

說着，這人步子邁大，快了許多。

他們走到了殘缺不全的後牆，頭前那人，左右顧盼刹那，向牆後一指，當先飛身而過！

餘者繼之縱了過去，前面那人立刻說道：「老三注意東南，老四監視西北，咱們再往前走幾丈遠，席地而坐，好好的商量一下事情！」

話聲中，他們已到了幾丈之外，內中二人，離開了隊，但非遠去，祇是背對諸人監視遠近來路。

月黑風高，很難看清這些人的模樣！

不過由他們稱呼和口氣上，可以聽出來這是一家人。

坐定之後，下令的老者，立刻低沉的說道：「老四聰明一世，剛才竟然想都不想就胡言亂語，可知若被『雲老賊』聽到，立惹殺身之禍！」

那老四背坐着，面對西北，但却低聲答了話：「爹，這件事有很多矛盾，應多想想才對，何況就算姓『梅』的該死，但那山莊賓友下人何辜……」

老者接了口：「就你聰明，想得到這

一點？」

老四道：「……有人也存此疑，就該提出商討才是！」

老者道：「各派死傷纍纍，信物遺失，誰還能平心靜氣下來！」

老四道：「爹至少應該……」話剛說到這裏，一個老婆婆的聲音接口了：「你少說一句，莫非你當我和你爹是非都分不出來？」

老四道：「孩兒天膽也不敢……」

又有一人接了話：「四弟，不許說了！」

老四有些着了急，道：「大哥你也攔我，可知此事將來要……」

老者已沉聲低喝着：「老四，你的意思我懂，不錯，今夜的事情，將來必然要身受惡果，但那是將來的事，却不是現在！你該知道，『武林王家』向沒有怕過甚麼，但是這次天下黑、白兩道結合一起，誰能與抗？你應當記得，那天『雲老賊』和『少林』『武當』兩掌教，在我們『王家』所說的話！事雖無關於我們『王家』，但對方已經把內情說出來了，目的是要『各家』算上一份，我想這個你懂！那時設若爲父搖頭推却，他們自然也無可奈何而去，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不出三天，王家就除名武林了！」

老四一驚，道：「眞會如此？」

老者冷笑一聲，道：「正邪已然聯合，目的在血洗『梅莊』，那他們豈不是前功盡棄？爲了保秘，傻孩子，他們也要先血洗了我們王家！」

老四全身一抖，道：「眞可怕！」

老者還沒有答話，又一人已開了口：「爹，萬一『梅莊』是冤屈的話，那……」

老者立刻悄聲制止，道：「不許說下去了，有人來啦，老三老四快轉過身來！」

老四、老三迅疾轉過了身來，假作一家人在商談大事，適當此時，一條瘦長的人影，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那是個白髮如銀而蓬亂至極，雪鬢糾結一堆，目射碧芒，身着灰衣的老者，望之即知不似善類！此時坐着的人，視若無睹，並仍然在談論着。

這一家的主人，正對長子說道：「所以今夜之戰，看來似是分區分隊，其實仍是整體，因此，任何一隊若發生問題必將牽連大局……」

話沒說完，這突現身形而到的老者，已接上了話。

這人竟然就是大廳之中，主持全局的那位！

他用那無法改變的蒼老陰森的話聲，道：「王大俠果然勝人一籌，老朽十分欣慰！」

王大俠客氣的接口：「那裏，這是『雲山主』謬讚。」

雲山主哈哈一笑：「王大俠配雲山主，咱們都犯了過錯！」

王大俠故然作歉然，道：「習慣的稱呼，眞不易改。」

雲山主一笑，道：「誰說不是。」話鋒一頓，又說道：「老朽不多擾賢父子一家，回頭見。」

王大俠也客氣的回答：「還要山主指教，不送。」

雲山主去了，王家自然又恢復了秘談。

快活仙婆說到這個地方，突然停下話來，對嚴霜道：「你不累？」

嚴霜一笑，道：「這故事太吸引人，使我忘了累，不過……」

快活仙婆笑嘻嘻的接口：「不過妳却眞想發問，對不對？」

嚴霜頷首道：「心裡不得不問！」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好，姑准妳問一個問題！」

嚴霜喜出望外道：「故事中的『武林王家』，老主人名字可叫……」

快活仙婆不待嚴霜問下去，已含笑接話：「正是妳所想要說的名字！」

嚴霜神色一凜，道：「果然是徒兒的義父家！」

快活仙婆道：「不錯，就是現在的『蘇州王家』！」

嚴霜似是自語般，道：「好可怕！」

快活仙婆沒再理會嚴霜，却又從衣袖中取出一個圖來，遞給了嚴霜，十分鄭重的關照道：「現在改個姿式。」

嚴霜如言而行，快活仙婆又道：「這兩個姿式能變換着用，均可久坐而不倦！」

嚴霜點點頭，快活仙婆瞥望了「滴漏」一眼，今夜說故事的時間又到了，但她並不向嚴霜言明。

嚴霜換了第二個坐姿之後，靜待快活仙婆開口接述這未完的故事，那知快活仙婆却說道：「聽我的吩咐來作，首先要靜下心來，腦海中不許生出雜念，聽着，祇許聽我的話聲，我的話聲！現在緩提眞氣，閉上雙眼，試以所知內功修爲，順氣入穴，慢慢地來，慢！慢！越慢越好……」

嚴霜果如快活仙婆所言，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進入了忘我之境，到達極難修爲的火候！快活仙婆適時驀地凌虛出指，點向嚴霜，嚴霜祇覺全身微微一軟，知覺頓失，似是睡熟。

快活仙婆倏忽到了嚴霜身後，十指推拿敲揑彈震，遍及嚴霜一身大穴，迅疾無與倫比！

快活仙婆一面不停動手，一面自言自語道：「苦孩子，妳未來要闖過難以計數的艱險，師父助你一臂，早些日子打通妳的七經八脈，免得虛耗光陰！」

直到「滴漏」將盡，快活仙婆方始停手，悄悄將嚴霜扶臥床上，彈指熄滅了燈火，安然睡去！

＊　＊　＊

三清弟子，每每喜言「道法高超」之句！

釋家門人，却都說「佛法無邊」！

其間的神仙妖怪故事，故然是不值識者一笑，但有件事情，却是不容世人來懷疑和狡辯的。

那就是凡名山奇嶺，泰半爲僧、道兩家所開闢！

他們斬荊棘、闢山道、鑿岩洞、建廟宇、使山嶽也因之而靈秀、怡人！代代相沿相革，始有古蹟和名勝！

* * *

快活仙婆和嚴霜，業已離開了峨嵋，到達青城！

不過當她們師徒到達「馬家渡」的時候，天色已然昏暗，登山不便，師徒遂在「馬家渡」覓一客棧歇宿。

嚴霜巴不得如此，至少住店，一切便當的多。

「馬家渡」雖是登臨青城的必經之地，但却並沒有像個樣兒的大店房，不過吃的東西却十分道地。

入夜，她師徒飽餐已畢，嚴霜催着接講故事。

快活仙婆這次却不答應了，她道：「妳聽故事入了迷，這可不行！」

嚴霜道：「師父說過，每天一定講上半個時辰……」

快活仙婆接了話：「不錯，現在要交換才行！」

嚴霜着了急，道：「我又不會講，怎麼交換呢？」

快活仙婆道：「用別的交換！」

嚴霜看看自己那枝拐杖，快活仙婆搖搖頭道：「妳放心，我不要妳的拐杖，別說那裏面僅有一點兒珠寶碎銀子，就是珠山銀盆，師父也不要！」

嚴霜聞言一驚，道：「師父您莫非……」

快活仙婆慈眉一皺，道：「看妳想得有多麼多，師父能那麼鬼祟？」

嚴霜臉一紅，低下了頭！

快活仙婆一本正經的問道：「不過我却要在今夜，和妳好好的談談！」

嚴霜道：「談什麼？」

快活仙婆道：「問妳些話！」

嚴霜點頭道：「師父您問吧。」

快活仙婆道：「師父有個脾氣，最恨人說謊，就算是善意的也不行，我發現妳有這種習慣上的毛病，今後一定要改！譬如我就要問的話，妳知道就實說，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可不准妳胡言亂語瞎說一通！」

嚴霜道：「我知道。」

快活仙婆點頭道：「我要問了，妳別忘了我所囑咐的話！」

嚴霜也點點頭，靜待快活仙婆發問。

快活仙婆十分鄭重的開了口：「孩子，我十分奇怪，妳們有不少錢，爲什麼當初在蘇州店中，母親病了不請『郎中』來診治呢？」

嚴霜就怕提那些日子的事，聞言立刻悲上心頭！

她未語而淚下，悲澀的說道：「那時候我不知道拐杖裏有錢。」

快活仙婆道：「妳娘後來總是告訴妳了呀？」

嚴霜頷首道：「不錯，我當時就要跑出去請『郎中』！可是我娘却厲聲喝止了，並且說，我前脚離開店房，她後脚就自盡！」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爲什麼？難道妳娘愛財就不惜命？」

嚴霜道：「不是的，娘說她的病已經沒有辦法救了，是『心血已枯』並且說，這筆錢不是我們的，所以不能動！」

快活仙婆慈眉緊鎖道：「怎會不是妳們的？」

嚴霜道：「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我娘既然這樣說，就不會錯！」

快活仙婆道：「哦！妳娘說的話就全對？」

嚴霜道：「當然嘍！」

快活仙婆道：「那師父我說的話呢？」

嚴霜道：「也對！」

快活仙婆一笑道：「是全對？還是也許對？」

嚴霜想了想，道：「應該全對才是。」

快活仙婆奇怪的問道：「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嚴霜道：「徒兒早已看出師父不是普通人了，可是師父却像有什麼事瞞着我似的，不過徒兒却不敢問。師徒應如父子，師父自然對我十分愛護，我也該孝敬師父，所以說師父對徒兒的吩咐，應該是全對的。」

快活仙婆搖頭道：「說了半天，妳還藏着話沒說！」

嚴霜道：「師父別生氣，徒兒就說。」

快活仙婆道：「妳說吧，師父沒有那麼大的氣！」

嚴霜道：「從見到師父那一天直到現在，師父沒有對我不好過，自然有所吩咐，也是爲徒兒好，是對的事情。可是師父所隱藏的話和事，徒兒直覺和我有關，師父是不是必須隱藏那些話和事情呢？」

快活仙婆笑了，極爲開朗的說道：「現在我明白了，假如我把隱藏在心中的話告訴了妳，那師父就和妳娘一樣，不管說些什麼，也全是對的了！」

嚴霜道：「是的，因爲師父和娘，沒有對我不好的嘛。」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好，師父的確是藏着一些和妳有關的事，不過現在不告訴妳，却是爲妳好，因爲時間沒到！如今，不談這些了，師父問的話還沒完，妳娘說沒說過，什麼時候才能動用拐杖裏的那些錢？」

嚴霜遂將昔日蘇州那小店中，母女所談的話，由頭至尾，對快活仙婆詳細的說了一遍。

快活仙婆竟然聽得雙目發紅，幾乎落下淚來。

半晌之後，快活仙婆又唏噓的開了口：「難得！眞難得！」

嚴霜却低垂着頭，幽怨的說道：「可是我却對不住娘，她所想要我去作的事，我一件都沒有作成，最後連身世都成了謎……」

快活仙婆道：「所以妳要跳『雙飛橋』尋死？」

嚴霜點點頭：「師父您想，我還活着幹什麼？」

快活仙婆霎霎眼道：「我不知道妳爲什麼不能活下去！」

嚴霜黛眉一皺，道：「師父您眞是的，剛才我不是說清楚了嗎？」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妳不明身世，

又沒學會高深的武技，唯一喜歡的人，也下落不明，就爲了這些才尋死，可對？」

嚴霜道：「本來是這樣嘛。」

快活仙婆道：「我却認爲不然！」

嚴霜搖搖頭道：「徒兒想不明白。」

快活仙婆道：「非常簡單，就因身世不明，才應該好好的活下去，發誓想盡一切辦法，來解決箇中之謎！至於要找那王克業，更簡單了，既知此人是『糊塗和尚』的弟子，師父敢說句狂話，隨時都能找到他！最難的，就算是妳堅欲拜『快活仙婆』爲師的事，但是，孩子，天下未必除了這仙婆，就再沒有能人呀？所以，在師父看來，妳所謂必須一死了之的想法，簡直不通，並有點撒潑打賴不負責任的意味！」

嚴霜被快活仙婆一番開解，一番整說之後，心中也覺出自己的是不負責任而任性了些！

因之嫩臉兒一紅，道：「多謝師父……」

快活仙婆不待嚴霜說完，已接了口：「妳看，剛才妳還說，師徒如父子，咱們似母女，現在却又說這些虛套客氣話了，今後不許！」

嚴霜一笑道：「是，徒兒遵命。」話兒一停，嚴霜星眸連霎，接着又道：「師父，咱們眞如母女？」

快活仙婆道：「論年紀是不太像，我當奶奶吧！」

嚴霜噗嗤一聲，笑了：「師父當了我的奶奶，豈不又高了一輩？」

快活仙婆道：「妳認爲我不配？」

嚴霜道：「徒兒可沒這麼說！」

快活仙婆眨眨眼，道：「那妳幹麼問咱們是不是眞如母女？」

嚴霜道：「因爲母女太親了……」

快活仙婆恍然有悟，笑道：「小鬼丫頭，原來妳別有用意！」

嚴霜道：「天下那有作徒弟的人，不知道師父是誰……」

快活仙婆接口道：「別忘了，是妳自己說的，咱們這名份祇是爲了稱呼上方便，算不得眞正的師父徒弟！」

嚴霜道：「現在我甘願拜師！」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行，要等到一年之後！」

嚴霜道：「徒兒認錯還不行嗎？」

快活仙婆正色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嚴霜一楞，道：「師父難道認爲我不堪教……」

快活仙婆搖頭接口：「不！別忘了妳娘的遺命，一年內，我們一面遨遊山川，一面找尋仙婆，過了時限，咱們再談！再說師父我最恨無情無義的人，忘恩和飲水而不思源的，要比無情無義的人還可惡，妳要記住！」

嚴霜黛眉一皺，道：「徒兒忘記誰的恩來？」

快活仙婆沉聲道：「妳娘含辛受苦，心血交枯而死，這恩有多大？」

嚴霜垂下頭去，瑩淚一滴一滴滾落襟前。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好啦，難過沒有用，記住妳娘的遺言就對了。」

嚴霜頷首道：「徒兒不會忘的！」

快活仙婆嗯了一聲，道：「今夜可要聽那故事？」

嚴霜搖頭道：「不聽了，師父明天再講行嗎？」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行，那咱們今夜早點睡，明天還要登臨青城呢。」

燈熄了，天極黑，四外一片悄靜！

適時，在小店外，右鄰的高大屋脊上，出現了人影！

是三個人，都是一色的夜行勁裝！

正中那人此時悄聲說道：「她們睡了！」

左邊這人道：「何時下手？」

正中之人沉思刹那，道：「還早，總要等她們睡熟！」

右面那一個，殘眉一挑，道：「反正又不準備要活的，何不立刻幹！」

正中這人冷哼一聲，道：「她們睡沉了之後動手，不會出錯！」

左邊的那個人，不耐煩的說道：「董大哥作事總這樣猶豫！」

被稱爲董大哥的，正是立於當中的那人，聞言說道：「杜三弟，我深望你今後遇事能多想一想！」

杜翎杜老三，眉頭一皺道：「大哥認爲這一老一小很扎手？」

董老大一笑道：「要不扎手，小主人會那樣謹慎？」

另一位名叫李平的道：「大哥和老三別抬槓，好在咱們帶有必勝的利器，不怕這一老一小逃上天去，等一會兒下手也好！」

杜翎仍然不服，道：「李二哥也幫着大哥……」

董老大董軍成，接了話：「三弟，爲什麼咱們不穩紮穩打，反而去冒險呢？」

杜翎依然賭氣，不過他沒再開口。

又等了約半頓飯的光景，杜翎等得不耐煩了，道：「大哥，咱們要等到天亮？」

董軍成嘆息一聲，搖搖頭道：「動手就動手吧，不過二弟三弟要特別小心，愚兄雖然不認識那個老婆子，但却看得出來，她不是個普通人！」

說着，三個人飛身而下，正好落在嚴霜所居的門外！

董軍成向後一指，悄聲對杜翎道：「老三照顧後窗！」

杜翎一點頭，飛身就走，董軍成一把拉住了他，又道：「聽愚兄彈指之號後，再將那東西扔進房中！」

杜翎說一聲：「理會得！」身形閃處，人已轉到了後窗！

董軍成這時對老二道：「二弟封住門口，等愚兄和三弟扔進那個物件後，若這一老一小仍然沒死時，就全看你的了！」

李老二道：「小弟認爲她們活不成的！」

董軍成眉頭一皺，道：「二弟祇要聽吩咐，多注意就行，其他由愚兄調派。」

李老二低嗯一聲，縱身上了直對快活仙婆師徒房門的屋脊之上，探囊掏出一粒卵大的赤紅圓球，注目不懈！

董軍成在老二飛身準備妥當之後，也悄悄探囊將一粒紅球取出，回顧了身後李老二一眼，打了個戒備的手式！

接着，董軍成彈指作號，並將那粒紅球投向前窗！

那知就在這個時候，快活仙婆師徒所居的室內前窗，倏忽洞開，伸出一隻柔荑，將紅球輕輕接去！

董軍成大吃一驚，不由楞了一楞！

他在一楞之下，立刻恍然大悟，杜翎杜老三，在聽到彈指聲後，必然也已將紅球自後窗投進，如今不聞聲響，結果可知！

他想到這裏，自不怠慢，身形飛拔，縱向李平藏處。

在他認爲李平至少還保有平安撤退的本錢，因那紅球，厲害至極，無人能擋，無物能擋！再說，杜翎事敗，也必將前來會合，所以董軍成仍然因李平還保有一粒紅球，而打着如意的算盤。

怎料當他飛身屋脊之上後，目光瞥處，吓了一跳！

李平已失踪影，屋面上空無一人！

他尚未來得及思考，已聽到快活仙婆在室內說了話：「孩子，快點上燈，有賊在外面，師父要去抓！」

董軍成頭都沒再轉，慌不迭的飛身逃下！

瞬間，董軍成已離開了「馬家渡」，飛馳到了荒郊！

李平失踪，杜翎無影，剩他一個，眞是胆顫心寒，因之一路疾奔，活似「漏網之魚」，不敢稍停！

驀地，他倏忽止步！

接着，他驚呼出聲！

驚呼聲，變作了歡呼，必是有了奇遇。

果然，他見到了他夢想不到還能再見的人！

原來在荒郊外，不遠地方，正有一片樹林，樹林口，在「馬家渡」莫名其妙失踪的杜翎和李平，就站在林邊！

看上去，是杜翎和李平，先自己一步發現警兆，沒能來得及通知自己，方始頭一站趕到此地相等。董軍成越想越對，歡呼出聲疾奔而到！

當他站在了杜翎和李平面前時，方始看出了不妥當的地方來，怎的李平和杜翎，動都不動呢？

再近前幾步，也等於是臉要碰到臉了，這時他才發覺，李平和杜翎，早已被人點中穴道，定在當地！

董軍成倏忽暴退丈外，左顧右盼！

右手疾捷無倫的，抽出了背後的寶劍！

但是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左近根本沒有人在，連絲毫響聲都沒有，因之他漸將懸心放落。他不能不救杜翎和李平，左手握劍，依然戒備不懈，又由丈外地方，緩步走向杜、李的面前。

首先取出身上的「火摺子」，一晃而亮，眼睛一瞥，已經看出李、杜二人是被極普通的手法所制！

按說，刁猾如董軍成，老奸成性，此時應該引起疑念才對，因爲李、杜二人乃功力不低，怎會受制於普通手法之下呢？

俗語說的好——「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董軍成亦然，他竟未多想。

首先熄滅了「火摺子」放置囊中，然後將劍插在身畔地上，準備萬一有警時，可隨手取到而應敵！

接着，左右雙掌齊出，一擊李平，一拍杜翎，所取部位在後心略上寸餘地方，意圖拍開二人被封的穴道！

這種極普通的點穴手法，解救甚易，但却必須拍向「後心」稍高之部位，因之董軍成無法看到李、杜二人的神色！

再加上天正深更，適才董軍成雖然晃着了「火摺子」，但因時間匆忙，他根本就沒有十分注意。

就算看出李、杜二人眼神不同，也會錯當是在身受禁制之苦下，所應有的神情和痛楚，不疑有他！

其實，當董軍成到達他們背後的時候，李、杜兩個人心中有說不出的焦急和凜懼，祇苦有口難言！

他倆雖被點封了穴道，但那制住他們的人，却曾向他們說得十分明白，死活全要看命！

若是碰不上董軍成，在天要亮的時候，禁制自會失效，他們那時就能恢復了自由，得慶不死！

但是適巧被董軍成發現，而董軍成又念在同盟之義，代他們拍解被封的穴道時，那他們三個人就誰也休想活命了！

原因非常簡單，李平手中所存有的那最後一個「紅球」，被那禁制他們的人，巧妙的放置在李平的手中！

所謂「巧妙」，的是妙到了極點，若李平穴道自解，全身就不會發生突然的鬆弛，那紅球也就不會脫手墜落！

若經別人解救，在對方拍擊被封穴道之下，全身必然有刹那間的鬆弛，因而無法再握住紅球！

紅球落地自爆，威力至大，在三丈之內，皆難逃死，那時非但李平杜翎立即喪命，救他們的人也無法倖免！

如今他倆心中怕什麼，却偏偏就遇上什麼，果如對方所言，倒了霉的董軍成，一步趕到！

啪！

兩聲響，大勢去矣！

杜翎全身一顫，穴道開了！

李平猛一哆嗦，恢復了自由！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李二無力掌握那手中的「紅球」，「紅球」脫落，自上而下掉在地上！

這玩意製造十分精巧，一碰就炸！

何況那點封住他們穴道的人，早有計算，在「紅球」降落的地方，放置了塊拳大的石頭！

轟！

一聲巨响，爆出了碎肉！殘肢！腥血！揚了半空！

* * *

仍是「馬家渡」那間店房的小單房。

快活仙婆師徒，剛剛由後窗飄身進來坐下。

嚴霜已經開了口：「師父，那是個什

麼玩意兒？眞厲害！」

快活仙婆道：「名字很好聽，叫『起身砲』！」

嚴霜本是一孔面的緊張，這時却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快活仙婆已接着說道：「妳大概覺得師父的心好狠！」

嚴霜搖搖頭道：「我感覺得那些玩意兒好狠！」

快活仙婆道：「不錯！」

嚴霜道：「這三個人是幹什麼的？」

快活仙婆道：「是專門仗着所製的『起身砲』，幹殺人勾當的壞蛋！」

嚴霜道：「有什麼理由要殺我們？」

快活仙婆道：「他們殺人祇問銀子多少，不問有沒有理由！」

嚴霜皺眉道：「徒兒聽不懂！」

快活仙婆道：「江湖上，專有一種人，以替人殘殺異己爲業，祇要銀子多，談明白價錢，他們就去幹！」

嚴霜哦一了聲，道：「師父是說，他們收了人家的銀子，就會去殺那給他們銀子之人的冤家對頭，並不問有什麼冤仇？」

快活仙婆頷首道：「就是這個樣子！」

嚴霜長嘆一聲，道：「他們眞傻！」

快活仙婆却搖頭道：「不！他們很聰明！」

嚴霜一楞，呆呆的看着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一笑，道：「他們有了銀子，可以爲所欲爲，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在他們心目中，銀子是天下最可愛的東西！」

嚴霜哼了一聲，道：「從今之後，他們有銀子也用不成了！」

快活仙婆嗯了一聲，道：「從今之後，他們也沒有銀子好用了！」

師徒一人一句，聽來平常，却另有警世的道理！

嚴霜睏了，打個哈欠。

快活仙婆挑逗的說道：「今夜應該再接着說點兒故事的，誰知叫這三個死壞蛋給攪了，現在我想講的癮頭正大，妳却又睏……」

一聽有故事講，嚴霜笑了，生怕快活仙婆話說出口之後，成了定局，她很快的就接了口：「誰說徒兒睏的？」

快活仙婆道：「哈欠連篇，還說不睏！」

嚴霜的是累了，但聽故事的癮頭更大，搖頭道：「打個哈欠，不能證明就是睏了！」

快活仙婆笑了，道：「妳簡直和俗傳的那個笑話一樣了！」

嚴霜一楞，道：「那個笑話？」

快活仙婆道：「想聽？」

嚴霜道：「師父要想說，徒兒自然就聽！」

快活仙婆嘻嘻一笑：「好，就說給妳聽聽，聽笑話能『打退疲勞』！」

話聲一頓，接着說道：「臘月飛雪，塞外守衛兵士，持戟不懈，天寒地凍，着實夠冷，這兵士禁不住嗦嗦的發抖！將軍巡查而至，瞥目看到兵士在戰抖不止，於是皺皺眉頭，問這個兵士：你很冷？兵士不敢說冷，反而一挺胸膛說：不冷，一點也不冷！將軍覺得奇怪，又問他道：不冷你怎麼發抖？妳猜，這個兵士是怎麼回答的？」

嚴霜搖搖頭道：「猜不出。」

快活仙婆一笑道：「他說：將軍，我眞的不冷，發抖只是『凍』的！」

嚴霜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徒兒又和這個笑話那裏一樣？」

快活仙婆道：「問妳是不是睏，妳說不睏，不睏却哈欠連連，假如我再追問一句，妳一定會說，那是『要睡』！」

嚴霜嫩臉一紅，道：「說實話，是很想睡，但是師父要能講故事的話，徒兒相信，磕睡蟲就會被故事打得『望影而逃』！」

快活仙婆搖頭道：「天快亮了，等到青城山中，再講這未完的……」

嚴霜急忙接了話：「師父，青城能不能不去了？」

快活仙婆道：「已經到了山脚啦，妳却又想改主意！」

嚴霜道：「人家說，春日是遊山佳季，如今……」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妳想在回程中再遊青城？」

嚴霜道：「行不行嘛師父？」

快活仙婆喟吁一聲，道：「妳就是我的魔障，好吧。」

嚴霜笑了，道：「那師父可能講未完的故……」

快活仙婆盯了嚴霜一眼，道：「好呀！妳在和師父動心眼兒！」

嚴霜撒個嬌，依在快活仙婆懷裏，道：「徒兒怎麼敢，祇是那故事太好聽了，徒兒……」

快活仙婆點點頭，接口道：「其實我也想一口氣把故事說完，省得妳整天什麼事不想，一顆心就放在這個故事上，沒個完結。」

嚴霜的磕睡蟲，眞的被這句話打得沒了踪影，慌不迭的從「熱茶壺」裏倒了杯茶，遞給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一笑，道：「瞧妳這股子熱心勁，大有祇要能聽故事，幹什麼都行的意思，當心，別讓人拿故事騙走妳！」

嚴霜臉一紅，道：「不來啦，人家也不是小孩子，會受騙！」

快活仙婆道：「妳不信？」

嚴霜道：「不信！」

快活仙婆一笑，道：「我看那『王克業』一張小嘴巴，就滿甜的！」

嚴霜却分辯道：「才不呢，他說的話，全有道理！」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妳聽聽，還說不呢，他說的話有什麼道理？祇有一個道理，就是妳喜歡聽，這個道理比什麼道理都要緊！咱這麼說着，總有一天，妳會叫他那張能言善道甜又生脆的小嘴巴，把妳說到他的家裏去！」

嚴霜臉紅了，心裏甜甜的，沒有分辯。

快活仙婆又是輕哦一聲，道：「說對了心思啦？」

嚴霜嬌嗯一聲，道：「沒說對，徒兒不願意聽這些話。」

快活仙婆道：「當眞不願意聽？」

嚴霜道：「嗯！現在衹想聽故事！」

快活仙婆聳肩一笑，道：「難怪男孩子們都說：女子心，海底針！」

嚴霜不讓快活仙婆再說下去，接了話：「師父，您講故事好不好？」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好吧，既然決定不上青城，乾脆明天再在這『馬家渡』休息一天，今夜我成全妳，把故事說完！」

嚴霜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

嚴霜雖說不算小了，但總還未成年，歡喜起來，確實能什麼都不管，如今她就高興的拍手直跳！

壞了！她蹦跳拍手，出了毛病！

隔鄰有人開了腔——「哦！我說隔壁的姑娘，這不是妳的府上，深更半夜，妳就算有心事睡不着，請別打擾別人好不？」

嚴霜一吐舌頭，看了看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微微一笑，道：「傻丫頭，高興起來就沒了樣子，這下子好了吧？」

嚴霜悄聲道：「徒兒忘了。」

快活仙婆道：「故事還聽嗎？」

嚴霜道：「聽聽，當然聽！」

快活仙婆一指隔壁，道：「又要惹人閒話嘍？」

嚴霜道：「咱們小聲點嘛。」

快活仙婆搖頭道：「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幹麼悄沒聲的？」

嚴霜大眼睛一轉，道：「對，再說要聽到緊張處，徒兒難免又管不住自己了，師父，咱們乾脆多穿件衣服，外面說去！」

快活仙婆道：「好主意，不過師父可沒有那麼大的癮頭！」

嚴霜小嘴一咕嘟，道：「那怎麼辦？」

快活仙婆笑了笑，突然！彈指將油燈打熄，道：「睡了，明天再講一樣！」

嚴霜這下子可眞急了，道：「好師父，您明明知道，現在我根本睡不着了，您不講，豈不是要我一夜睁着眼來胡思亂想？」

快活仙婆道：「妳不會胡思亂想的！」

嚴霜剛要接話，快活仙婆已悄聲又道：「又有來照顧咱們師徒的人了，妳別開口！」

嚴霜才知道，師父剛剛爲什麼突然熄滅了燈。

快活仙婆話說完之後，已閃身到了窗旁，嚴霜如今業已經驗不少，用不着吩咐，她就躲到了門後！

適時，店房院落中，由房脊上飛落下來四條黑影！

但却不似快活仙婆所說，是找她們師徒的！

因爲這四條黑影，已毫不猶豫的欺向另外的客房！

這間客房，是間隔着嚴霜師徒三個門的一間，房子和嚴霜師徒所住的，是一模一樣同等大小！

四條黑影脚步輕到幾乎無聲，嚴霜尖着耳朶也沒有聽出一絲聲音，且却休想瞞得過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一招手，嚴霜閃到了師父的身旁，快活仙婆悄悄推開窗戶，露出一隙，輕聲道：「妳別動，就這樣偷偷的看，師父要出去瞧瞧！」

嚴霜低低地說道：「徒兒也去！」

快活仙婆把臉一板，道：「妳當眞也要出去？」

嚴霜心頭猛地一凜，搖頭道：「徒兒不去了！」

快活仙婆又有了笑意，和氣的說道：「這四個人，不是妳從前所遇上的那些濃包，妳那三招雖然仍舊有用，只是輕身功力太差，必然被他們發覺！再說，那三招並不是眞沒有敵手，譬如在峨嵋，妳就幾乎喪命，唬人於不知可以，動上手就差多了！何況這四個東西，是出了名的兇人，不但功力好，經驗多，並且對敵不分男女老幼，都很小心而手辣！」

嚴霜衹有點頭的份，她心中有個說不出的奇怪念頭，就是竟然眞的十分敬畏這個奇特的師父了！

快活仙婆此時又道：「這四個兇人到此，對手必然是十分難惹的人物，而且還準是高手，所以師父才想出去看看！妳乖，就這樣偷偷瞧也是一樣，師父去去就來，別出聲，萬一要被他們發現，別慌張，叫師父一聲就行！」

話聲中，快活仙婆已開啓了門戶，一閃而逝！

嚴霜聰明，把那支窗戶的横木，夾在窗檽上，仍然僅僅露出一線縫隙，但却用不着担心窗動發聲和勞累了！

（未完・十八）